

识人三经

之三

通过语言举止识人
通过心理看人
通过人品看人
通过世事看人心

长短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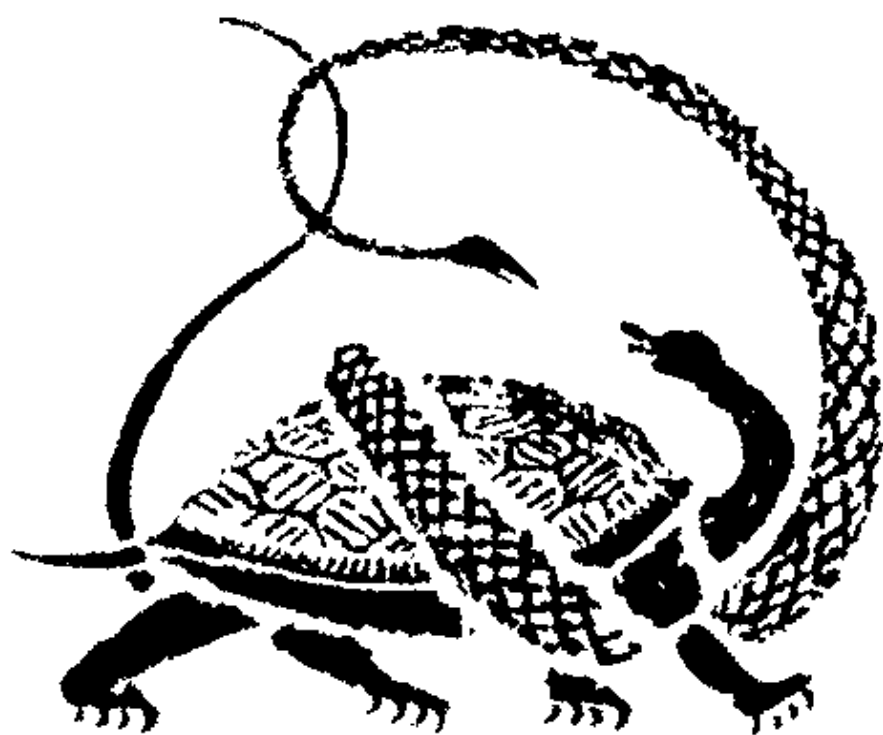
（唐）赵蕤著
刘国建 注译

长安出版社

《识人三经》之二

长 短 经

[唐] 赵 蕤 著 刘国建 注译



長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短经/(唐)赵蕤著;刘国建注译.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9

ISBN 7-80664-263-3

I.长... II.①赵...②刘... III.人才学-中国-唐代

IV.C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3687号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郝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邮编130061 电话8569938)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插页 281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定价:19.00元

1140-2065

《识人三经》编委会

主 副 编	编 主 委	朱立春	管曙光	
		刘国建	陈玉娥	李莹
		李新宪	石玉华	张瑞玲
		孙风梅	管慧玲	陈襄民
		石维波	马明	袁广林
		李旭雨	李立	王光公
		林林	尹相	张长仁
		吴由		
资料整理		黎洁	张苏民	关庆云
		廖江	孔子玉	梁宪昌
		刘形	李艳丽	

前 言

中国数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就是人的智力不断提高、智慧不断扩充的历史，是一部人才发展史。可以说，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是一个亘古不朽的话题。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明白，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尚书》中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周书》中说：“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吕氏春秋》说：“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唐太宗李世民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明太祖朱元璋说：“贤才，国之宝也。”所以，古人十分重视人才，讲究用人之道，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和概括用人方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学理论。

历史上的人才学思想非常丰富，从用人制度（禅让、养士、九品中正制、察举、科举）到用人方法，从用人原则到用人艺术，从用人之道到用人之忌，从用人的成功经验到用人的种种失误，从对人才的“月旦”（品评）到人才学著述，无不凝聚着古今一贯的人生经验，无不闪耀着圣贤哲人的智慧之光，这是一笔丰富宝贵的古代文化遗产。

如何用人，这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而用人的基础或前提则是识人、知人，或曰观人、察人。宋代陆九渊说：“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人才难得，关键在于难知。如果能知人，则得人也就不难了。所以自古以来，用人难，知人更难。

那么，如何去识人，去知人，去发现人才呢？在这个问题上，古人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古老的“六戚”（父、母、兄、弟、妻、子）观人法；

——《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中提出的“六征”观人法：观诚、考志、视中、观色、观隐、揆德；

——《史记·魏世家》中魏文侯大臣李克提出的五条标准：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

——刘劭《人物志》中提出的“八观”、“九征”观人法：“八观”：观其夺救，以明间杂；观其感变，以审常度；观其志质，以知其名；观其所由，以辨依似；观其爱敬，以知通塞；观其情机，以辨怨惑；观其所短，以知所长；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九征”：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

——诸葛亮提出的鉴别人才的七种方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患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记载识人用人思想和方法，趣闻和轶事的文献十分丰富，可以说遍及经、史、子、集，见诸儒、道、法、墨、名各家。发掘、整理、研究和批判地吸收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对于今天识别和选拔、培养和使用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为此，我们围绕如何识别和观察人才这个核心，从古代典籍中精选了《人物志》、《长短经》、《观人学》三种，加以整理，名之为《识人三经》，奉献给读者。

《人物志》，为刘劭所著。刘劭，字孔才。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人物志》是我国第一部人才学专著，是一部以唯物主义的元气一元论为基础，以阴阳五行的朴素辩证思想为

指导，将人才学、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融于一体的科学论著，可以说，它奠定了中国人才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人物志》融诸家学说，集道德、仁义、才能、功利诸观点，融会贯通，用来品评人物，物色人才。

《人物志》以人君为核心，以各类人才为主导，将不同人才的生理、心理、个性、才能、政治风格和道德修养等，巧妙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件多维结构的理论珍品，构思精巧，表达精美。

《长短经》，唐人赵蕤著。赵蕤操行高尚，屡召不仕。潜心研读，学问博大，桃李满天下。唐代一大批著名的文臣武将即出自于赵蕤的门下。如果说兵家谋略侧重于军事（以《孙子兵法》为代表），法家谋略侧重于政治（以《韩非子》为代表），纵横家谋略侧重于外交（以《鬼谷子》为代表）的话，那么赵蕤的《长短经》则集前代谋略思想的大成，全方位阐发了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他以历史学家的博大，政治家的敏锐和谋略家的睿智，结合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分六十多个标题，淋漓尽致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同时升华出深邃的谋略思想，令人体味无穷。

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把正确识人用人当作为政之首，赵蕤亦不例外。他以较大篇幅论述各种人才的特点及其划分标准，识别人才的方法，以及如何驾驭、使用人才等核心问题。其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或君御臣，或臣事君，或上御下，或下事上；大到政治、军事、外交，小到人际交往、人伦纲常；或通过人心看时势，或通过世事看人心；或通过容色举止看人心；或透过人心看举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长短经》称作我国古代第一部人才学专著，并不是浮夸之语。我们这里选取了集中论述识人用人的章节加以注译，以飨读者。《长短经》的注文是赵蕤本人所著。

或疏通文字，或阐发文义，或铺陈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我们均予以保留，供读者作参考。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注文部分只作简注，不作翻译。

《长短经》底本采自《四库全书》，另以《读画斋丛书》本及其它较早的版本作参校本，择善而从。限于篇幅，不出校记。

《观人学》，为邵祖平所著。邵祖平，字潭秋，江西南昌人，民国时期学者，与国学大师章炳麟交情深厚，曾执教于浙江大学，一生致力于国学研究，精通典籍，治学严谨。本书就是其于浙江大学期间写成的。初版于1931年。

《观人学》甄采古籍，旁征博引，思接千载，全书征引经、史、子、集百余种，涉及儒、道、法、名诸家学说，条分缕析，持论平正，内容博大精深，行文汪洋恣肆。

《观人学》回顾了观人学理论与实践的形成与发展，论述了这一理论对社会对国家的实用价值，所用大量例证，均出于典籍或信史。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观人学的著作。

本书采用的体例是原文、注释和译文三部分。对原文，特别是对《观人学》的原文做了大量的校订工作，改正了许多错讹之处；注释力求准确；译文力求明白晓畅。

朱立春

2001年4月8日

《长短经》自序

赵 蕤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

及三王，扶顛定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長短術，以經論通變者，并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為十卷，名曰《反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為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夸欲，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目 录

自 序.....	赵 蕤 1

卷一（大政）

大体第一	1

“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张良、萧何、韩信都是人中豪杰，但都为刘邦所用，这就是刘邦夺取天下的原因。

任长第二	5

任长惟长。秦代隐士、张良老师黄石公说：“富于智慧的人、勇敢的人、贪婪的人、愚鲁的人，这些人都应使用。”但问题是怎样使用。

品目第三	10

君王若要王位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最关键的就在于对人才的鉴别和正确使用。所以，孔子把人分成了五类。

量才第四	15

经书上说：智慧如不尽的源
洋，其行为可做表率，这是人师；
智慧足以与人交流，其行为可帮助
人、供人借鉴，这是朋友……

知人第五 21

孔子认为，人心比山川险恶。
如何能够不为外表所迷惑，去伪存
真，洞悉他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呢？

论士第七 37

谚语说：“浴不必江海，要之
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
不必贤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贵
种，要之贞好。”

卷二（德行）

君德第九 52

曹操富于智慧，长于筹算，很
难有人与之相敌，所以能奠定帝王
基业。但他谲诡无常，疑心颇重，
暴虐无比，所以人称“治世之能
臣，乱世之奸雄”。

臣行第十 89

作为臣下，有正邪之分。圣
臣、大臣、忠臣、智臣、贞臣、直

臣，是为六正。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是为六邪。作为领导者，如何区分正邪之人呢？

德表第十 117

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准则有九条：不要以富有而自恃，不要以受宠而有恃无恐，不要因自己的能力而骄傲，不要经常发怒……

理乱第十二 124

身处逆境是对一个人的德才品性最好的考验。不能做到“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就不够领导者的资格。

卷三（权变）

反经第十三 130

五帝三王有八种治世之术，假如运用不当，就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而让坏人掌握就更会贻害无穷。

是非第十四 142

为人处世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为官作人也有两种方式。《诗经》

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管子认为：“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卷五（霸纪中）

七雄略第十八 191

谚语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是因为扶持它的腿众多。”这在现实中给人们哪些启示呢？

卷七（权议）

惧戒第二十 247

荀子说：“能够除去祸患的人就会得到幸福，不能除去祸患的人则为祸患所伤害。”趋利避害是有方式方法的。

时宜第二十一 311

事情往往有目标相同、方法相同，但其结果却截然不同的情况，这是因时势不同所造成的。所以，要因时、因人、因地而宜。

卷八（杂说）

钓情第二十二 322

韩非子提醒说：“与上司谈论大人物，就容易让人觉得你在离间

他们关系；同上司谈论小人物，则又有卖弄权势的嫌疑……”

诡信第二十三 332

历朝历代都有诡诈而被视为忠信的人。所以，抑亦通变，适时所为，见机而作，才是人生的真谛。

忠疑第二十四 339

毁誉、是非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同样的事情，如果观察的角度不同，看法就会迥然各异。

用无用第二十五 344

古人说：“捉住鸟的，只是罗网的一个小孔。但只设置一个小孔的罗网，肯定捉不住鸟。”

恩生怨第二十六 346

凡怨恨者，不会去怨恨他所疏远的人，肯定是怨恨他所亲密的人。孟子认为，自己被兄弟射杀与被他人射杀，感觉肯定不一样。

诡顺第二十七 348

与自己喜欢的人相处容易，与

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难，但这是一门学问。

难必第二十八 358

俗语说：“因暂时的利益相交的，共同的利益没有了，交往也就随之疏远。”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大私第三十 362

管子说：“懂得给予就等于获取的道理，就是为政的法宝。”这也是大私与小私的区别。

败功第三十一 364

富于智慧的人做事，能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昏智第三十二 367

“夫神者，智之渊也，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则心平。”神清智明的人做事没有成功，不是由于愚笨，而是声色、势利、怒爱使然。

卑政第三十三 371

《淮南子》说：“对落水的人，给他金玉财宝，不如给他一条普通的绳子。”

诡俗第三十五 375

“孟孙氏厌恶攻击我，这如好比治病的药石；而季孙氏爱我，好比是传我一种难以觉察的热病。热病的毒素更为深厚，而药石却能为我治病。”

息辩第三十六 378

即墨大夫治理即墨以来，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吏治清廉，但有很多诋毁他的言论传到齐威王那里，因为他不是国王的近臣。

量过第三十七 381

齐国宰相管仲九次会盟天下诸侯，很有作为，但孔子却小看他：“管仲的气度太小了！”

势运第三十八 383

文子说：“人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物多则欲者，求赡则争止。”

《左传》说：“不要傲视礼仪。”
《曲礼》说：“不可不敬。”但是，
古往今来，也有以傲慢为礼的。

卷一（大政）

大体第一

【原文】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上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垂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译文】

我听老子说过：“用正当的方法治理国家，用诡奇的方法用兵打仗，用清静无为的方法夺取天下。”荀子说：“做国君的人以知人善任为己任，普通百姓则以提高发挥自身的能力为己任。”（西晋）傅子说：“士大夫

恭谨各自的职守，诸侯国王治理好自己的封国，三公总揽各方从长计议，这样，天子就可以躬行修身达到天下大治了。”

如何证明这个道理呢？

在尧的时代，舜做司徒（官名），契做司马（官名），禹做司空（官名），后稷做田畴（官名），夔做乐正，垂做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做驱禽。以上九个方面的事情，尧一个方面的事情也做不了，为什么尧却做了君主，而另外九人却做了他的臣子呢？因为尧了解他们九人各自的才能，使九人各尽其才，才尽其用，尧得以在九人事功的基础上称王于天下。

【原文】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帟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能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译文】

汉高祖说：“在营帐中筹策运谋就可以决定千里之外战场上的胜利，我不如子房（张良字子房）；稳定国家局势，安抚百姓，保障军饷军粮源源不断输往前线，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雄师，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但却都能为我所用，这就是我之所以能够夺取天下的原因。

【原文】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

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议曰：《淮南子》云^①：“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宫室也。”孙卿曰：“夫人主故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议曰：《申子》云^②：“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③：“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通乎用非其有也。议曰：孙卿云：“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篚、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昔者周厉王好利^④，近荣公^⑤，芮良夫谏曰^⑥：“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怨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后厉王果败。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注释】

①《淮南子》：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率其众门客所撰。又称《淮南鸿烈》。一般认为是道家著作，亦有人认为是杂家著作。

②《申子》：战国时期申不害著。内容多及刑名权术，属法家著作。已失传。

③《尸子》：战国时期尸佼著。属杂家著作。

④周厉王（？～前828）：西周国王。因其统治暴虐，引起国人暴动，被迫出逃，并死于外地。

⑤荣公：周厉王的宠臣，封于荣（今陕西户县），故称。

⑥芮良夫：周厉王时期的大臣。反对周厉王重用荣公。

【译文】

因此说，知人善任是做帝王的人应具备的素质和修养；善于处理具体事物是做臣子的人应具有素质；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东西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物品的主宰；渺茫遥远不可及的东西正是事物的本源。鼓音不在五音（宫、商、角、徵、羽）之列，却是五音的主导；通晓帝王之道的人不具体去做众官所做的事情，却是具体理事的人的主导。君主恪守任人之道，百官各司其事，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先王明悉这一道理，所以善于利用他人的长处如同自己所有一样，这是通晓为君之道的表现。不通晓为君之道的人则不然：凡事事必躬亲而不重用有才能的人；不能任用能人，能人必定厌恶他从而远商他。这就是君王的事业受到损害、政权日趋危机的原因。商汤、周武在一日之内便拥有了夏朝、商朝的政权和财货，而把所取得的土地分封给各诸侯，天下人莫不心悦诚服；把所取得的财货赏赐给臣民百姓，天下的人都相互劝勉，拥护商汤、武王做天子。这是商汤、周武精通充分利用自己所不具备、他人所具备的长处的道理所致。所以说，设官分职是为君之本；委任官职，劝勉督察是为君之本；善于谋划，不知疲倦是为君之本；宽厚待人是为君之本；胸怀宽博，含垢藏疾是为君之本。做国君的人如果具备做国君的素质，使臣民对国君既敬畏又爱戴，这是做帝王的能够成就大业的最根本的前提。

任长第二

【原文】

臣闻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俦，而可备责耶？夫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论其大体则弘略而高远，历纤理微则宕往而疏越。充厉之人，不能回挠，其论法直则括据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造权谲则偶恍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理小则迂。策术之政，宜于理难，以之理平则无奇。矫亢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其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民劳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昔伊尹之兴土工也^①，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②，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

【注释】

①伊尹：商代大臣。本是有莘氏陪嫁至商的奴隶，受商汤赏识，任为冢宰。辅佐商汤灭夏，建立商朝。

②眇者：眇，一只眼瞎，这里泛指瞎子。

【译文】

我听说识别人才、考核才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面。若非圣人，谁能兼通百行、穷极事物的道理呢？所以舜集合部属，根据各人不同的才能，授予相应的职

位；汉初序列功臣，对三杰所封的爵位和官职也不一样。更何况还有与此不同的种种复杂人等，怎能求全责备呢？过去，伊尹负责土木建设时，让膀大腰圆的人背土，让瞎子推车，让驼背的人涂地铺路，使人们各自发挥利用自己的特点和长处。

【原文】

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①。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②。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③。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

【注释】

①大行：古代官名。掌接待宾客。

②司田：古代官名。掌农田农事。

③大理：古代官名，掌刑狱。

【译文】

管仲说：“升降、揖让、进退、起居等方面的礼节，我不如隰朋熟悉，请任命他做大行；开垦土地、聚集粮食，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这些方面我不如宁戚，请任命他做司田；在广阔的战场上，能指挥战车奔突而不乱，将士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战鼓擂响后三军将士视死如归，这方面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命他做大司马（掌管军事的官职）；决疑理案，公正无私，不杀无辜，不诬陷无罪之人，这方面我不如宾胥无，请任命他做大理；敢于犯颜直谏，尽忠报国，不避杀身之祸，不屈服

于富贵权势，这方面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他做大谏。君王如果想治国强兵，任用这五人就行了；如果要想做天下的霸主，则非用我管夷吾莫属。”

【原文】

黄石公曰^①：“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

魏武诏曰^②：“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韩^③，仲舒当戎^④，于公驰说，陆贾听讼^⑤，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议曰：魏桓范云^⑥：“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⑦，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⑧。”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⑨，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⑩，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⑪，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围敌^⑫，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⑬，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⑭，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⑮，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注释】

①黄石公：秦代隐士。相传为圯上授张良《太公兵法》的老人。

②魏武：魏武帝曹操。

③韩信（？～前196年）：汉初诸侯王，军事家。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因谋反被降为淮阴

侯。前196年被吕后所杀。

④仲舒：即董仲舒（前197～前104年）。汉代思想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从而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⑤陆贾：西汉大臣。以出色的辩才而著称。有《新语》十二篇传世。

⑥桓范（？～249年）：三国时期曹魏大臣。

⑦舅犯：即狐偃。晋文公舅父。随晋文公在外流亡19年。晋文公流亡到齐国时，得齐女，不愿离去，舅犯等将晋文公灌醉，车载而行。所谓“舅犯之计”，即指此事。

⑧周勃（？～前169年）：西汉大臣。辅佐刘邦平定异姓王之乱。吕后死后，与陈平等定计诛杀诸吕，迎立文帝。

⑨商鞅（约前390～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卫国人，姓公孙，名鞅，亦称卫鞅。因军功封于商，故名。秦孝公时在秦国主持变法，使秦国日益强大。著有《商君书》29篇，《公孙鞅》27篇。

⑩苏、张：指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张仪。苏秦奔走于山东六国，主张六国纵亲，以御强秦。张仪主要任职于秦国，主张连横，以破六国的合纵。

⑪白起（？～前257）：战国时秦国著名将领。长平之战大败赵军于长平，坑杀赵国降卒40余万，使赵国元气大伤。

⑫子胥：即伍子胥（？～前484年）。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与孙武辅佐吴王伐楚，五战入郢都掘楚平王墓。反对吴王北上伐齐，称霸中原，主张讨灭越国。后受太宰嚭诬陷，被吴王赐死。

⑬尾生：战国鲁人。相传曾与女子相约于桥下，女子未来而洪水先来，仍不肯离去，抱柱而死。

⑭王嘉：汉末大臣。为人刚直，因得罪哀帝的宠臣

董贤而入狱，绝食而死。

⑮许子将：东汉名士、评论家。喜品评人物。

【译文】

黄石公说：“富于智慧的人，勇敢的人，贪婪的人，愚鲁的人都要加以任用。富于智慧的人乐于建功立业，勇敢的人矢志不渝，贪婪的人为取得利益而不顾一切，愚鲁的人不贪生怕死。要根据他们的性情分别予以使用，这是用兵的微妙方法。”

《淮南子》说：“天下的物品没有比溪毒更骇人的了，然而良医却把它装在药袋中收藏起来，因为它能用来治病。麋鹿上山的时候，大章（传说善走的人）都追不上它；而等它下山的时候，连三尺的牧童都能追上它，这是麋鹿上山和下山的本领有所不同的缘故。北方的胡人善长马术，南方的越人便于舟船，情形不同，种类互异，若让越人骑马、胡人操舟，则于事理相背。”

魏武帝的诏书上说：“富于进取精神的人未必有高尚的德行；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未必有进取的精神。难道陈平算得上德行高尚，苏秦算得上守信的人吗？然而陈平辅佐刘邦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使弱小的燕国自强于诸侯之林。这是人的特长得以充分发挥的缘故。”

由此看来，假若令韩信著书立说，令董仲舒统兵打仗，令于公（善断狱）游说诸侯，令陆贾听讼断狱，他们必定难以建立济世的功勋，而扬名于今日。所以任用人的长处的道理和方法，是不可不认真研究的。

品目第三

【原文】

夫天下重器^①，王者大统^②，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格：法。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所谓上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率犹迷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也。越，过也。孙卿曰：“夫君子能为可责，不能使人必责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怨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谓之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闲，法也。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身也。富则天下无菹财，菹，积。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圣者也。邻，以喻界畔也。

《庄子》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也，游居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也，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遁世之人也，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③。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亡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注释】

①重器：这里指治理天下的关键。

②大统：亦指治理天下的原则。

③彭祖：传说为颛顼的玄孙，生于夏代，至商末时已近八百岁。古人以彭祖作为长寿的象征。

【译文】

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王位的稳定和延续，莫不决定于对人才的鉴识和正确使用。所以，孔子说：“人可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圣人和贤人。能详察这五种人并分别妥当运用的，就算完全掌握了治国安邦的方法了。”

所谓庸人是指：胸无大志，不求声名，谈吐中缺乏有教养的语言，既不能选择贤明之主赖以托身，又不能以自己的努力安身立命，目光短浅，不识大局，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随波逐流毫无主见。这样的人就是庸人。

所谓士人是指：胸中有目标，行动有计划，虽然不能穷尽道术的本义，但也能言有所据；虽然不能遍行百善之美，但总有可称道的善行美德。智慧并非多多益

善，贵在精通；说话演讲也并非多多益善，贵在抓住要领；做事也不必贪多，贵在明了做事的原因目的和方法。道理既明，言而有行，行而有果，这样，人的志向就如同性命与形体关系不可动摇一样。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浮。这样的人就是上人。

所谓君子是指：出言忠诚守信，不避忌讳，充满仁义之举而面无愧耀之色，思路清晰，通情达理而语言谦和，行动扎实，信守原则，自强不息，看起来超过他们很容易，但终究不可企及。这样的人就是君子。

所谓贤人是指：德不超越礼法约束的范围，行为合乎规范，其语言足以令天下的人效法而不会引起人们的诋毁，其道德思想足可用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道德的本体。引导百姓致富而百姓不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取财货；引导人们施舍，天下人不因此而忧贫。这样的人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是指：其德足可以同天地相类比，变通无穷，洞悉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协和万物顺应自然。奉行符合道德的统治方法，使万民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性情和才能，圣明的统治可与日月同辉，教化的推行若有神助，百姓不知道他的道德，时常见他的人也不知道正是自己的邻人。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原文》

《铃经》曰^①：“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则人之杰也。”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季子^②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乎。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为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

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①。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治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②。

清节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③。法家之流，不能创思图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为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④。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遵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⑤。能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⑥。辩不入道，而应对给资，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家语》曰^⑦：“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则天下理也。”此之谓矣。

【注释】

①《铃经》：即《玉铃经》。古代兵书。

②延陵：春秋时吴王的第四子。封于延陵，称延陵季子。

晏婴（？～500年）：春秋时齐国大夫。齐景公时任齐相，以机敏善辩、直言极谏而著称。传世《晏子春秋》为战国时人搜集他的言行事迹编辑而成。

③吕望：即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封于齐。善用兵。相传《六韬》为太公所作。

④子产（？～前522年）：即公孙侨、公孙成子，字子产。在郑国执政期间实行农业改革，把刑书铸在大鼎上、不毁乡校，听取国人意见。西门豹：战国魏文侯时任邺令，破除当地“河伯娶妇”的迷信，并开凿水渠十二条，引漳河水灌溉农田。

⑤子夏：孔子的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是由他传授下来的。

⑥张敞：西汉大臣。曾任京兆尹、冀州刺史。敢于直言极谏，所任皆有治迹。赵广汉：西汉大臣。曾任京兆尹、颍川太守。执法不避权贵，曾诛杀豪强，后被杀。

⑦陈平：汉初大臣。刘邦的重要谋士。史载曾为刘邦六出奇计。吕后死，他与周勃定计诛杀诸吕，迎立文帝，任丞相。韩安国：西汉大臣。因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而著名。武帝时官至御史大夫。

⑧毛公：汉初传授《诗经》的学者。贯公：毛公的学生。以治《诗经》著名。

⑨《家语》：即《孔子家语》。原书 27 卷，已佚。今传世的《孔子家语》10 卷系三国时王肃伪作。

【译文】

《铃经》上说：“一个人的德行足以博及和感召远方的百姓，诚信足以统一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学识足以明鉴历史的经验，才能足以雄冠当世，无与匹敌，这样的人可称为人中的精英；制定的法律足以成就教化之功，其行为足以修节义，仁爱之举足以博得众人，眼睛的明亮足以洞悉下情，这样的人可称为人中之俊；言行举止足以为大众的仪表，智慧足以决断嫌疑，节操足以惊诫贪婪鄙薄的人，诚信足以感召异邦之人，这样的人可称为人中的豪士；坚守节操而不屈服，恒守大义而不愤怒，被人嫌弃而不苟且求免，见到利益而不无原则地夺取，这样的人可称为人中杰士。”

《家语》说：“古代英明的君王必然尽知天下良士的名字，既知道他们的名声，又了解他们的实际才干，然后授予他们高官爵位以示尊崇，这样就能达到天下大治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量才第四

卷一

(大政)

量才第四

一五

【原文】

夫人才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制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

故伊尹曰：“智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于万物之情，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汉文帝问陈平曰：“君所主何事？”对曰：“陛下不知臣弩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行其职。”上曰：“善！”汉魏相书曰^①：“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人服。’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日月为纪。各有常职，不得相干。明主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敬授人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余矣。此燮理阴阳之大体也。”事具《洪范》篇。

不失四时，通于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②。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通于人事，行犹举绳，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蜀丞相诸葛亮主簿杨颉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

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才，司寇之任

也。术家之才，三孤之任也。臧否之才，师氏之任也。伎俩之才，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才，保氏之任也。文章之才，国史之任也。骁雄之才，将帅之任也。

【注释】

①魏相：西汉大臣。宣帝时官至丞相。

②九卿：中央政府的九大职能部门的首长。名称时有变化。秦代以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为九卿。

【译文】

人的才能参差不齐、大小不同。好比用容器盛物品，一升的容量难装下一斛容量的东西，满则外溢，溢则丢弃。用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用非其才，怎么会不失败呢？所以伊尹说：“智慧精通事物运行的法则，临机制变，至于无穷，通晓世情物理，其言足以调和阴阳，端正四时，节制风雨，这样的人可以推举做三公。”可见三公做的事情常常符合“道”的标准。奖励农桑，不失四时，精通土地山川的道理，能化不畅通为畅通，化不顺利为顺利，这样的人可推举做九卿。可见九卿所做的事情常符合“德”的标准。通晓世事人情，做事颇得要领，通晓赋税差粮方面的事情，保障国库充实，这样的人可推举做大夫。可见大夫所做的事情符合“仁”的标准。忠诚正直，犯颜直谏，不怀奸诈之心，去私立公，言有法度，这样的人可推举做列士。可见列士所做的事情常常符合“义”的标准。道德仁义确立了，天下就能走向正轨。

【原文】

太公曰：“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闾巷，察奸伺

祸。权数好事，夜卧早起，虽剧不悔，此妻子之将也；先语察事，勤而与食，实长希言，财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切切截截^①，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嫉贼侵凌，斤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外貌作作，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经》曰：“夫将虽以详重为贵，而不可有不决之疑；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惑。”此论将之妙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守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勋勋纷纷，邻国皆闻，出入豪居，百姓所亲，诚信缓大，明于领世，能效成事，又能救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聪明秀异，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若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修常而不可以应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料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行能决之，然后乃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后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注释】

①切切(dāo)截截：切切，忧念貌。截截：决断之貌。

【译文】

太公说：“平日多言多语，而且恶语伤人，懒睡不起，为众人所憎恶。这样的人可使他在街巷拦截行人，举察奸情祸患。喜弄权术，特别好事，晚睡早起，虽劳无悔，此等人只配去统率妻子儿女，可称为妻子之将。

富于先见之明，洞察事理，做事勤奋，与下属同食，忠实厚道，分配财物平均，这样的可做十人的首领。对上殷勤备至，恭敬无比；对下不听劝谏之言，动辄施以刑罚，不留情面，不避亲戚，这样的人可以做百人的首领。诉讼辩论中争强好胜，对敌人嫉之如仇，以刑罚治军，整齐部众，这样的人可做千人的首领。外貌谦逊，语言适时得体，了解部属的饥饱和甘苦，这样的人可做万人的将领。谨慎小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亲近贤者，听取他们的谋略，使用人有分寸，有节制，说话不傲慢，忠正诚实，这样的人可做十万人的将领。为人温良厚道，一心一意，遇贤者即予举荐，不徇私枉法，这样的人可做百万人的将领。功名显赫，声震四邻，出则有盛大的仪仗，入则有豪华的居所，尽管如此，百姓却能亲附他，诚实守信，宽缓大度，明悉治世的方法，能圆满完成既定的任务，又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败为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厚爱天下的人如同自己的妻子儿女一样，这样的人属英雄之辈，可做天下的君主。”

【原文】

经曰：“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警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欲观其亡，必由其下。

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机，得失之要。

孙武曰^①：“主孰有道？昔汉王见圉荥阳，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礼，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宜各去两短，集其两长，天下指麾即定矣。”

魏太祖谓郭嘉曰^②：“袁本初地广兵强^③，吾欲讨之，力不能敌，何如？”嘉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惟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嘉窃料

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虽兵强，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旋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耳；公外简易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能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计少决，失在事后；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之，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而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曹公曰：“吾知之，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所以为吾奉也。”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为所擒。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兵精，必能济大事也。”

将孰有能？袁绍率大众攻许都，孔融谓荀彧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计谋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令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许攸贪而犯法必不能纵，不纵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后许攸贪不奉法，审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颜良临阵授首，田丰以谏死，皆如彧所料也，吾以此知胜之谓矣。”

【注释】

①孙武：即孙子。齐国东安人。以兵法 13 篇求见吴王阖庐，被吴王重用为将军。孙子率兵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有《孙子兵法》传世，被世界公认为兵法经典。

②郭嘉：曹操的谋士。

③袁本初：即袁绍。东汉末大臣。曾一度成为汉末最大的割据势力，公元 200 年官渡之战，被曹操打败，不久病死。

【译文】

经书上说：“智慧之富如不竭的源泉，行为可为人表率的人，可做人的老师；智慧足以与人切磋砥砺，行为可以为人辅佐、供人借鉴的人，可做人的朋友；秉法守职不敢胡作非为的人，可做低级的官；能鞍前马后侍奉主人，主人一呼而数应的，可做人的仆从。所以，英明的君主用老师辅佐自己治理国家；次一等的君主重用朋友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再次一等的人重用低级官吏辅佐自己治理国家；而危亡君主则重用奴才仆从辅佐自己治理国家。”要观察一朝的兴亡，只看君主重用的人就可以了。所以说，明眼人同明眼人才能相互看得见，耳聪的人与耳聪的人才能相互听到声音，志向相同的人才能结为团体，君主不贤，就不会重用贤人。因此，君主身边的左右辅佐以及他所重用的人，直关政局的得失和王朝的存亡。孙武说：哪一国的君主通明道义，哪一方的将帅有才能，据此便可以判断谁胜谁负了。

知人第五

卷

一

(大

政)

知

人

第

五

二

【原文】

臣闻主将之法，务览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汉光武聪听之主也，谬于庞萌；曹孟德知人之哲也^①，弊于张邈。何则？夫物类者，世之所惑乱也。故曰：狙者类智而非智也，狙、音自舒反，慢也。愚者类君子而非君子也，戇者类勇而非勇也。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骊牛之黄似虎；白骨疑象；砮砮类玉^②。此皆似是而非也。《人物志》曰：“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谄锐似精而去速；诤者似察而事烦；许施似惠而无终；面从似忠而退速。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权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实也？”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长，竹两反。有顺怀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钗。”音汗。

【注释】

①曹孟德：即魏武帝曹操。曹操，字孟德。

②砮砮（wǔ fú）：美如玉的石头。

【译文】

我听人说驾驭将帅的方法，务必明悉英雄们的内心

世界。然而人不容易被了解，了解人也确非易事。汉光武帝是一位善于听取并明辨各种意见的人，但却犯了谬信宠萌的错误；曹操算得上知人善任的楷模，但却被张邈所蒙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因为世上的事物纷繁复杂，乱人心目。探头探脑、喜欢窥伺别人的人貌似聪明但实际上并不聪明，愚鲁的人貌似君子但却不是君子，憨直的人貌似勇敢实际上并不勇敢，亡国之君好像是智多谋，亡国之臣好像忠心耿耿，莠草的幼苗好似庄稼，黑黄相间的牛皮类似虎皮，白骨类似象牙，赤底白彩的石头酷似美玉，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例子。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了解人心比预测天候变化还要困难；天还有春夏秋冬朝暮等较为固定的循环周期，而人却与此不同。人外貌淳厚，但其真实的情感却深藏心底。有的人外貌温逊而内心骄傲，有的人貌有长者之风实际却品行不端，有的外貌温顺而内心刚直，有的貌似坚强果断实则软弱少断，有的貌似舒缓而实则刚猛。”

【原文】

太公曰：“士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威威而无成者，有如敢断而不能断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倭倭拖拖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内怯者，有梦梦而反易人者。无使不至，无使不遂。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见其际。”此士之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桓范曰：“夫贤愚之异，使若葵之与莧，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类似而非，是类贤而非贤。”杨子《法言》曰^①：或问难知曰：“太山之与蚁蛭^②，河海之与行潦，非难也。大圣与夫大佞，难也！於乎，唯能别似者，为无难矣！”

【注释】

①《法言》：西汉时杨雄摹仿《论语》体裁写成，

共13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②蚁蛭(dié)：亦称蚁封、蚁冢。蚂蚁做窝时堆在洞穴口的小土堆。

【译文】

太公说：“士人有的貌似严正而实际心怀叵测，有的貌似温和善良而实际却男盗女娼，有的外貌恭敬而内心骄傲，有的外貌富于情感而实则无情无义，有的表面威风凛凛实际却一事无成，有的遇事敢于处断却又无能力处断，有的外貌三心二意，游移不定，内心却忠实如一，有的貌似拖拖拉拉而实际做事却效率很高，有的人貌似勇敢而内心胆怯，有的貌似痴颠反而赢人。总之，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普通大众所鄙视的，圣人反而将其视为宝贝，普通人难以理解的人和事，只有圣明的人才能理出头绪来”这讲的是人的外貌与实情不相符合的情况。

【原文】

知此士者而有术焉。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又曰：委之以财，以观其仁，临之以利，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又曰：悦之以色，以观其不淫。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观其勇。又曰：惧之以验其特。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又曰：醉之以酒而观其则。又曰：醉之以酒，观其不失。《庄子》曰^①：“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吕氏春

秋》曰^②：“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又曰：達，視其所舉也。富則觀其所養，又曰：富視其所與。又曰：見富貴人，觀其有禮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驕逸者謂仁也。听則觀其所行，行則行仁，近則觀其所好，又曰：居視其所親。又曰：省其居處，觀其貞良。省其交游，觀其志比。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父，言則言道。窮則觀其所不愛，又曰：窮則觀其所不為非。又曰：貧視其所不救。賤則觀其所不為，又曰：貧賤人觀其有德守也。喜之以驗其守，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觀其輕。樂之以驗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娛之以樂，以觀其儉。怒之以驗其節，節性也。又曰：怒之仇，以觀其不怨也。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則哀。苦之以驗其志。”又曰：驗之，以觀其能安。《經》曰：“任寵之人，觀其不驕奢；太公曰：富之以不驕奢者，義也。疏廢之人，觀其不背越；榮顯之人，觀其不矜夸；隱約之人，觀其不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于童齒，皆有端緒。故文本辭繁，辯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慎生畏懼，廉起不取者也。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其私；老者，觀其思慎；強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間，觀其慈孝；兄弟之間，觀其和友；鄉黨之間，觀其信義；君臣之間，觀其忠惠。”太公曰：付之而不轉者，忠也。此之謂觀誠。傅子曰：“知人之難，莫難于別真偽。設所修出于為道者，則言自然而貴玄虛；所修出于為儒者，則言分制而貴公正；所修出于為縱橫者，則言權宜而貴變常。九家殊務，各有所長，非所謂難。所謂難者，以默者觀其行；以語者觀其辭；以出者觀其治；以處者觀其學。四德或異，所觀有微，又非所謂難也。所謂難者，典說詭合，轉應無窮，尋而言高，貪而言廉，賊而言仁，怯而言勇，詐而言信，淫而言貞。能設似而亂真，多端以疑暗。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所甚疾也。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立不易，方貞觀之道也。九流有主，貞一之道也。內貞觀而外貞一，則執偽者無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設，但貴其實事之效，則是非之驗立可見也。”故韓子曰^③：“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暗者不識。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窮矣。發齒吻、視毛色，雖良不能。必馬

连车骖驾，试之行途，则臧获定其驽良^③。观青黄，察瑕销，虽欧冶不能^④。必剑断狗马，水截蛟龙，虽愚者识其利钝矣。是知明试贵实，乃圣功也。”

【注释】

①《庄子》：亦称《南华经》。庄子及其后学者所著。具有较高的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②《吕氏春秋》：战国时期曾任秦相的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本书汇集了先秦时期各学派的思想，故属于杂家。

③韩子：即韩非。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著有《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

④臧获：古代对奴仆的称谓。

⑤欧冶：古代传说中的铸剑巧匠。

【译文】

真正了解这些外貌与实情不符的人还是有方法的。详细察问，听他说些什么；追问他说的话，应观察他如何应变；略施计谋，看他是否诚实；公开地广泛地询问，看他在群众中是否有德行；让他到偏远的地方管理财货，看他是否廉洁；用美色去引诱他，看他是否贞洁；告诉他欲使他赴危难之地，看他是否勇敢；让他喝醉酒，看他是否失态。

庄子说：“让人赴任远方，以观察他是否忠诚；让人在身边供职，以观察他是否恭敬；让人处理繁杂棘手的事情，以观察他的才能；向人突然提出问题，以观察他是否机智；同人约定紧迫的会合时间，以观察他是否守信；置人于危难之处，以观察他的气度和神色。”

《吕氏春秋》说：“当人通达得意之时要看他是否骄慢失礼；显贵时要看他举荐什么样的人；富有时要看他是否能恩及大众，广泛施舍；听人的言辞，还要看人的

行动；交游则看他喜欢什么人；对生活起居、日常事物，要看他说些什么话；当人身处困境时，要看他不喜欢做的事情；贫贱时，要看他不肖于做什么事；投人所好，以检验他的操守；使人欢乐，以检验他回避什么；令人愤怒，以检验他自我节制的能力；做出令人悲哀的事情，以检验他是否有仁义之心；置人于艰苦的环境，以检验他的志向是否坚定。”

经书上说：“受任用和宠信的人，要观察他是否因此而骄傲奢侈；被疏远和罢黜的人，要观察他是否因此而实施背逆和越轨的行为；荣耀显赫的人，要观察他是否因此而矜夸；名位不显耀的人，要看他是否能做到不畏惧权贵；年少的人，要看他是否恭敬好学、对兄弟爱护谦让；壮年人，要看他是否能做到脚踏实地、廉洁奉公；老年人，要看他是否能做到思虑谨慎，虽然缺少很多东西，但仍不超越礼法去获取；父子之间，要看做父亲的是否慈爱，做儿子的是否孝顺；兄弟之间，要看他们是否相互和睦友爱；乡里之间，要看他们是否相互遵守信义；君臣之间，要看臣对君是否忠心耿耿，君对臣是否宽大恩惠。”以上讲的是观察诚心的方法。

【原文】

《人物志》曰：凡有血气者，莫不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其在体也，木骨金筋，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也。“骨植而柔立者，谓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质也。木则垂阴，为仁之质。质不弘毅，不能成仁。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火则照察，为礼之本。本无文理，不能成礼。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为信之基。基不贞固，不能成信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

也。水流疏达，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故曰，直而不柔则木，木强微讦，失其正色。劲而不精则力，负鼎绝鞅，失其正劲。固而不端则愚，惠己自是，陷于愚慧。气而不清则越，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而不平则荡。好智无涯，荡然无已。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①，神者，智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也。明暗之实在于精，精者，实之本。精清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筋者，势之用也。故筋劲则势勇，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骨者，植之机。故骨粗则植强，骨细则植弱。躁静之决在于气，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於躁，气冲决於静。惨怛之情在于色^②，色者，精之候。故色惨由情惨，色怛由情怛也。衰正之形在于仪，仪者，形之表。故仪衰由形殆，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容者，动之符。衰动则容衰，态正则容度也。缓急之状在于言。言者，心之状。心怒则言缓，心偏则言急也。若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泽，仪崇容直，则纯粹之德也。”

【注释】

①陂(bì)：不平。

②怛：喜悦。

【译文】

《人物志》说：“内骨刚毅而外表柔和的称为宏毅；所谓宏毅，是仁的本质的体现。语辞清新而爽朗的，称为文理；所谓文理，是礼的本质的体现。形体端正健壮的，称贞固；所谓贞固，是守信用的基础。筋力强劲而有神气的，称为勇敢；所谓勇敢，是行使义举的关键；气色平和畅达的，称为通微；所谓通微，是智慧的本原。以上五特质都具备的，称为五常。所以说，虽然正直而不刚强，就如同树木一样容易弯曲；强劲而不精致

则显得鲁笨；固执而不端正则显得愚蠢；辞气不清顺则越发无成；畅达而不平和则失之放荡。然而，平与不平的关键在于是否有神气，明智或昏暗取决于精气的明惠或污浊，勇敢或怯懦取决于筋力是否强劲，坚强或软弱取决于骨架的粗细，浮躁或沉静取决于气的旺盛或冲和，惨、悦的情感表现在人的气色上，形貌的衰败或正肃取决于仪表，态度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容颜的变化上，缓急的情状表现在言语上。如果气质素雅平淡，内心富于智慧，外貌开朗，筋骨强健，声音清爽，气色和悦，仪容高尚端正，这是道德纯粹的表现。

【原文】

“夫人有气，气也者，谓诚在其中，必见诸外。故心气粗厉者，其声沉散；心气详慎者，其声和节；心气鄙戾者，其声粗犷；心气宽柔者，其声温润。信气中易，义气时舒，和气简略，勇气壮立。此之谓听气。以其声，处其实。气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咸发乎声。听其声，察其气，考其所为，皆可知也。

又有察色。察色谓心气内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诚智必有难尽之色，又曰：诚志必有明达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又曰：诚勇必有矜奋之色也。诚忠必有可观之色，诚洁必有难污之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质色浩然固以安，伪色曼然乱以烦。此之谓察色。《人物志》曰：“夫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仁固之精，恹然以端^①；勇胆之精，睥然以强^②。夫忧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病之色，乱而垢理；喜色愉然以悻，愠色厉然以杨；垢惑之色，冒昧无常。是故其言甚悻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已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之类，虽欲违之，精色不从，威愕以明，虽变可知也。

【注释】

①恹然：忠诚、厚笃之貌。

②晬然：光艳貌。

【译文】

“人都有气，所谓气，如果真诚的情感潜藏于内心，那么就必然要在气上表现出来。所以心气粗豪的人，发出的声音就沉重散慢；心气安祥谨慎的人，发出的声音就平和有节奏；心气鄙薄暴戾的人，发出的声音就粗犷；心气宽广柔和的人，发出的声音就温和滋润。信气中庸平易，义气稳定舒展，和气简略，勇气雄壮。”这是“听气”的方法。

还有“察色”的方法。所谓察色，是说内在的心气都可从气色上观察出来。富于智慧的人必然有令人说不清、道不尽的气色，仁慈的人必然有令人尊敬的气色，勇敢的人必然有无所畏惧的气色，忠心耿耿的人必然有令人赏心悦目的气色，高雅廉洁的人必然有不可玷污的气色，贞洁的人必然有令人信赖的气色。表现一个人本质的气色浩然博大，具有稳定性；不能表现一个人的本质的伪装的气色，蔓然纷乱。这是“察色”的方法。

【原文】

又有考志。考志者，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其气宽以柔，其色检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每自见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胜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废其所不能者，是损人也。太公曰：“博人辩辞，高行议论而非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之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者，是质人也。又曰：与之不为喜，夺之不为怒，沉静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质静人也。议曰：太公云：“朴其身头，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得，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质人之中有如此之伪者也。”若其貌曲媚，其言谀巧，饰其见物，

务其小证，以故自说者，是无质人也。议曰：晏子云：“谗夫佞人之在君侧，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诚于中者，必谨小诚于外，以成其大不诚。此难得而知也。”荀悦曰：“察人情术，观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悦于己者，必佞人也；观其言行，未必悦己而合于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以事而志不惑，深导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荣之以物而不娱，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迁，临货而不回者，是果正人也。议曰：孔子称：“取人之法，无取健。健，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乱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迁动，慑之以威而气恇惧者^①，是鄙心而假气人也。又曰：若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诺而不决者，是情弱之人也。设之以物而数决，惊之以卒而屡应，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议曰：太公云：“有名而无实，出入异言，扬美掩恶，进退为功，王者慎勿与谋。智思之人，弊于是矣。”若难设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是愚悞人也^②。议曰：志士守操，愚悞难变，夫不变是同而愚智异者，以道为管也。何以言之？《新语》云^③：“夫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故君子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乱阿谀之词。虽利以齐鲁之富而志不移，设以乔松之寿而行不改^④，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观其道业。”此其所以与愚悞异也^⑤。若屏言而勿顾，自私而不护，非是而强之，是诬嫉人也。议曰：刘备以客见诸葛亮而贤之，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曹氏之刺客。”后果然。夫奸人容止大抵如是。何晏、夏侯玄、邓扬等求交于傅嘏而不纳也^⑥。或怪而问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键，贵同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败衅，妒前而无亲。以吾观此三人，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后皆如嘏言。夫妒之行有如此者。

此之谓考志。《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谦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守也，志大所以堪物任也，小心所以慎咎悔也。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心小也；

‘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俊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

【注释】

①怵（kuāng）：怯弱貌。

②《新语》：西汉学者陆贾著。主要论证了秦朝之所以灭亡、汉之所以兴旺的道理。

③乔、松：指古代传说中的仙人王乔和赤松子。

④恨（hèn）：即狠；毒辣。

⑤何晏：曹魏时期著名文学家。官至吏部尚书。后被司马懿诛族。夏侯玄：曹魏时期的著名文学家。邓扬：曹魏大臣。傅嘏：思想家。历任魏、晋大臣。

【译文】

还有“考志”的方法。所谓考志，是指同考察的对象交谈，以考察他的志向。如果某人声气宽厚柔和，神色检点而不谄媚，先于人施礼，后于人发言，每每主动向人公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这样的人是对人有益处的人。如果某人神色傲慢，盛气凌人，说话往往压人一筹，隐藏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不及之处也不虚心弥补，这样的人是于人有损的人。如果某人外貌刚直而不可欺侮，说话正直无私，不粉饰自己的美德，也不隐瞒自己的错误，也不掩盖自己的过失，这样的人是质朴的人。如果外貌曲婉媚人，说话阿谀乖巧，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多方修饰，以显示自己，这样的人是不具备质朴品德的人。见到自己喜欢的物品还是自己厌恶的物品都不在神色上表现出来，不因烦乱事情的困扰而搅乱了自己的志向，诱之以利而初衷不移，面临淫威面不低声下气，这样的人是正直面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如果因对外物的喜好或厌恶而变易初衷，因烦杂事情的困扰而抛弃

了自己的志向，诱之以利而心迷意迁，在威势的逼迫面前惊恐不安，这样的人是心灵卑鄙、志气不坚的人。为他设置种种障碍而屡能处断解决，飞兵突降而屡能应变，语言虽不文雅，但却充满了智慧，这样的人是富于才思的人。如果以物象作比喻也难以启发他的思智，用语言阐述也不能使他明白道理，守残抱缺而不知变通，固执一念而不知改革，这样的人是愚鲁固执的人。如果私下风言风语而无所顾忌，自私自利而不爱护他人，明知是错误还要强制而行，这样的人是诬罔嫉妒的人。以上就是“考志”的方法。

【原文】

又有测隐。测隐者，若小施而好得^①，小让而大争，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隐于仁贤。孙卿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曷足称大君子之门乎？”

若问而不对，详而不详，貌示有余，假道自从^②，困之以物，穷则托深。此隐于艺文也。又曰：虑诚不及而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而色亦有余，此隐于智术者也。《人物志》曰：“有处后特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解；有因胜错失穷而称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数似者，众人之所惑也。”

若高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而称说，以诈气临人。此隐于廉勇也。议曰：太公云：“无智略大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将。”此诈勇之弊也。

若自事君亲而好以告人，饰其物而不诚于内，发名以君亲，因名以私身。此隐于忠孝也。此谓测隐矣。《人物志》曰：“龙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矜言瑰姿，内实乖违。人之求奇，不以精测其玄机，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真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何自得哉？胡须测隐焉。

【注释】

- ①小施：较少的施舍、给予。
②自从：自我放纵；从，通纵。

【译文】

还有“测隐”的方法。所谓测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如果某人施小惠而得大利，在局部利益上退让而在整体利益上争夺，信誓旦旦以急取人心，伪装爱以示忠厚，伪装行为高洁以邀取名声，这样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真面目隐藏于仁贤的外衣里；如果问而不答，谈吐详细却不完全，表现出学问有余、道义在身的样子，如果被某些事物所困惑，无从解答，则托言高深，这样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真面目隐藏于艺文的外衣里；如果故意说清雅崇高的语言冒充廉洁，装作厉害的样子以示勇敢，内心恐惧而外表镇定，急于取悦于人，吹牛说假话在大众面前装英雄，这样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于廉洁勇敢的外衣里；虽然曾事奉君主和父母双亲，但却喜欢以此向人炫耀，向君主或双亲奉献物品但并不出于诚心，因事奉君主或双亲为自己捞取功名，这样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真面目隐藏在忠孝的外衣里。以上便是“测隐”的方法。

【原文】

夫人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假节以惑视听者，曰毁志者也。《人物志》曰：“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讦讦善；纯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数过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观其依似则毁志可知也。

若饮食以亲，货赂以交，损利以合，得其权誉而隐于物者，曰贪鄙者也。太公曰：“果敢轻死，苟以贪得，尊爵重禄，

不图大事，待利而动，王者勿使也。”

若小知而大解，小能而不大成，规小物而不知大伦，曰华诞者也。《文子》曰^①：“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诚其大略非也，同里之行，未足多也。”

【注释】

①《文子》：作者已不可考，相传为老子的学生号计然的人所作。此书以老子“道”的思想为核心，杂糅名、法、儒、墨名家，亦有剽窃《淮南子》的内容。

【译文】

如果人言行不一，前后不一，内心和外表不合，弄虚作假以迷惑视听，这样的人就叫做毁志的人。如果以酒肉交朋友，以贿赂拉关系，或损人或利人则以是否迎合自己为标准，为物欲所蒙蔽而醉心于权势和名誉，这样的人叫做贪鄙的人。如果小聪明大糊涂，有一定的才能但却不成大事，见到小的利益便忘掉了人伦大理这样的人叫做华诞之人。

【原文】

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无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议曰：鱼豢云^①：“贪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处所然耳。”是知别恭俭者，必在于富贵人也。有隐约而不惧，安乐而不奢，勋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爱以事亲，情乖而不叛，力竭而无违，曰忠孝者也。此之谓揆德。桓范曰：“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恶亡国之失士。然犹授任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

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术谋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识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趋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言语之人，以辩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凡此之类，皆谓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矣。”又曰：“夫务名者不能出己之后，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鱼豢：曹魏时任郎中。撰《魏略》30卷，记传体。已佚。

【译文】

还有“揆德”（即测度德行）的方法。如果某人言语忠诚，行为坦荡，胸怀大志，不徇私利，博施恩泽而不图回报，性情忠厚溢于言表，外貌朴拙安祥，这样的人是有仁心的人。如果能够临机制变，出穷困之境步入康庄大道，投身功名能够如愿，这样的人叫做有智慧的人。如果身居高贵之位，富于财货，但却恭敬俭朴，既有威严，又礼貌待人，不骄不躁，这样的人叫做有德的人。如果隐身自好，不畏权势，处身安乐却不奢侈，功勋卓著而不变初衷，喜怒之情均有节制，这样的人叫做有操守的人。如果能恭恭敬敬事奉君主，恩爱情深事奉亲人，即使君主性情乖戾也不生叛逆之心，事奉父母竭尽全力而不违背父母的心愿，这样的人叫做忠孝之人。这些就是“揆德”的方法。

【原文】

夫贤圣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尽与游处，何以知之？故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必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

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务以流，数抒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者，谓兼也。好陈己善，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谓偏也。是故仲尼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诚露，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①，疾空空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②，人焉廋哉？

【注释】

①狂狷：狂妄急躁。狷，器量狭小而急躁。

②廋：露天的谷仓。这里用作动词，掩盖的意思。

【译文】

圣贤所称誉的莫过于聪明，聪明的最可贵之处莫过于知人。能够洞察人的全貌，了解人的长处，那么各种各样的人才便会得到适合发挥各自才能的位置，随之，各项事业也就会繁荣兴旺。所以孔子曾以六种弊端告诫有专长的人才可能发生的相应的失误，想使激进狂躁的性格与呆滞的性格相中和。他讨厌无能而又不讲信用的人，并讲明虚伪的东西终究会被识破的。考察人们希望得到什么，安心于什么，并观察他赖以得到的方法和途径，了解他的日常行为，人又怎能掩盖住自己的真面目呢？人又怎能掩盖住自己的真面目呢？

论士第七

卷

一

(大

政)

【原文】

臣闻黄石公曰：“昔太平之时，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罚，德同无以相加，乃揽英雄之心。故曰：得人则兴，失士则崩。”何以明之？昔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往而不得见，从者止之。桓公曰：“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上。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

《书》曰^①：“能自得师者王。”何以明之？齐宣王见颜觸曰^②：“觸前。”觸亦曰：“王前。”议曰：夫觸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觸为慕势，不若使王为趋士。宣王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者贵乎？”对曰：“昔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百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言之，生王之头，曾不如死士之垄。”宣王竟师之。

宣王左右曰：“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之钟，东南西北，莫敢不服。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于农亩之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觸曰：“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舜起农亩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人者，乃四世。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哉？《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其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其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掘。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夸其名华而无其实德也。是以尧有九佐，舜有十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

论

士

第

七

三

七

羞通問，不愧下學，而成其道。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谷。夫孤寡者，困賤、下位者也，而侯王以是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名，實以明乎士之貴也。”

【注释】

①《书》：即《尚书》。亦称《书》、《书经》。儒家经典之一。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及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相传为孔子选编而成。

②颜闕：战国时期齐国隐士。曾说齐宣王礼贤下士，颇为齐王赏识。但不为富贵所动，隐居不仕。

【译文】

我听黄石公曾经说过：“从前世道太平时，诸侯有两个师的军队，方伯有三个师的军队，天子有六个师的军队。世道混乱则叛逆纷起，王权衰落，恩泽枯竭，则诸侯不朝，相互攻伐。诸侯彼此声望不相上下，军事实力相当，所以纷纷招揽天下英雄。所以说得到了人才就兴，失去了人才就崩溃。”用什么作证明呢？从前齐桓公去拜访小臣稷，一日三往都未能见到，随从们都劝齐桓公不要再去了，齐桓公回答说：“士人中不以爵禄为意的，当然就轻慢他的君主；君主中无意做天下霸主的人，同样也轻视有才能的谋士。纵然这位先生轻蔑爵禄，我岂敢轻蔑天下的霸主呢？”五次拜访才得以相见。《尚书》上说：“能主动拜他人做老师的人便能称王天下。”这又以什么作证明呢？齐宣王召见颜闕时说：“颜闕，到我跟前来！”颜闕回答道：“请大王到我跟前来！”齐宣王勃然作色道：“做国王的尊贵呢，还是做士人的尊贵？”颜闕回答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时，曾下令说：‘有敢到柳下季坟墓周围五百步内打柴的，死罪不赦。’又下令说：‘有能得齐王首级的，封万户侯，并赐

金千镒。’由此可见，活着的大王的头颅竟不如已死的士人的坟茔。”齐宣王最终拜颜觸为师。

【原文】

谚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何以明之？淳于髡谓齐宣王曰^①：“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悦之。”髡曰：“古有骐骥，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有豹象之胎，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有毛嫱、西施，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尧舜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

鲁仲连谓孟尝君曰^②：“君好士未也。”孟尝君曰：“文不得士故也。”对曰：“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岂皆骐骥、騄耳哉？后宫十妃，皆衣绡纈，食粱肉，岂有毛嫱、西施哉？色与马取于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好士未也。’”

张敞与朱邑书曰：“饥者甘糟糠，饱者厌粱肉。何则？有无之势异也。昔陈平虽贤，须魏倩而后进；韩信虽奇，赖萧何而后信。故士各达，其及时之宜。若待古之英隽，必若伊尹、吕望而后荐之，则此人不因足下而进矣。”《淮南》曰：“待腰袅、飞兔而后驾，则世莫乘车矣；待西施、洛浦而后妃，则终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隽而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注释】

①淳于髡：战国时齐国大夫，学者。博学，有辩才。

②鲁仲连：战国齐人。善计谋，常周游列国，排解纷难。孟尝君：即田文。战国齐国贵族，曾任齐相。门下食客三千，为战国四大君子之一。

【译文】

谚语说：“洗浴不一定要到江海中去，能洗掉污垢

就行；骑马也不一定要骐驎这样的名马，只要马跑得快跑得远就行；士人不必要求他们具有贤德，贵在懂得治国用兵的道理；女子也不必要求他们一定是大家闺秀，贵在贞洁漂亮。”用什么来说明这个道理呢？从前，淳于髡曾对齐宣王说：“古代的君王喜欢马，大王您也喜欢马；古代的君王喜欢美味，大王您也喜欢美味；古代的君王喜欢美色，大王您也喜欢美色；古代的君王喜欢有才能的士人，唯独大王您不喜欢。”齐宣王说：“这是因为国中没有人才啊，如果有，我当然也会喜欢他们的。”淳于髡说：“古时有骐驎这样的名马，今世已经没有了，而大王却能从众多的马中选取上好的，这说明大王是喜欢马的；古时有豹胎、象胎这样的美味，今世已经没有了，而大王都能从众菜中挑选出可口的佳肴，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味的；古时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人，今世已经没有了，而大王却能从众多女子中挑选出很多美女，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色的；如果大王一定要坐等尧舜禹汤一类的人才主动汇聚到大王身边，而后再喜欢他们，那么，尧舜禹汤这样的人才恐怕还不喜欢像大王这样的人呢。”

【原文】

《语》云：“琼艘瑶楫，无涉川之用；金弧玉弦，无激矢之能。是以分絜而无政事者，非拨乱之器；儒雅而乏治理者，非翼亮之士。”何以明之？魏无知见陈平于汉王，汉王用之。绛、灌等谗平曰^①：“平盗嫂受金。”汉王让魏无知。无知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闻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于胜负之数，陛下假用之乎？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哉？”汉王曰：“善。”

【注释】

①绛：即绛侯周勃。西汉大臣。与陈平等诛杀诸吕，迎立文帝，任右丞相。灌：即灌婴。西汉大臣。曾与周勃等诛杀诸吕，迎立文帝，任太尉、丞相。

【译文】

古语说：“用琼玉制成的船和桨没有渡江济河的功用；用金制成的弓、用玉制成的弦没有射箭的功能，”因此，品德高洁而无政治才能的人，不是拨乱治国的人才；有儒雅风度但缺乏治军理国才能的人，算不上辅佐帝业的人才。”用什么事实来说明这个道理呢？魏无知把陈平推荐给汉王刘邦，刘邦重用了陈平。绛侯、灌婴等向刘邦诋毁陈平说：“陈平早年偷他的嫂子，在军中又收受贿赂。”汉王因此责备魏无知，无知回答说：“我所推荐的是陈平的才能；陛下听别人讲的却是陈平的品行。今天即便有守信如尾生、行孝如孝己这样的人跟随陛下，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命运亦毫无用处，陛下能任用这样的人吗？如今楚汉相争，我推荐像陈平这样的奇谋之士，是考虑到他们的才能计策的确有助于陛下的帝王之业而已。即便偷他的嫂子、收受贿赂，又有什么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呢？”汉王说：“你说的太好了。”

【原文】

黄石公曰：“有清白之士者，不可以爵禄得；守节之士，不可以威胁。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守节之士，修其道。”何以明之？郭隗说燕昭王曰①：“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厮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恣睢奋击，呶藉叱咄，

则徒隶之人至矣。”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也。

【注释】

①郭隗：战国时燕国人。燕昭王欲招揽人才，以报齐仇，向他问计。他说就请先从重用我郭隗开始，昭王便延以为师，并为他筑宫。于是，乐毅等贤才相继而至。

【译文】

黄石公说：“清正廉洁之士，不能用爵禄相感召；坚守气节之士，不能拿严酷的刑罚相威胁。招揽清正廉洁之士，必须待之以礼，招揽坚守气节之士，必须动之以道义。”何以证明呢？从前郭隗游说燕昭王说：“称帝者重用老师，称王者重用朋友，称霸者重用臣子，亡国之君重用奴仆。若能屈身事奉有才能的士人，北面而拜，尊为老师，那么，比自己强百倍的人才就会到来；若能主动接近别人，肯定别人的长处，虚心向别人请教，而后洗耳躬听，那么，比自己强十倍的人才就会到来，别人接近我，我就接近别人，别人以礼待我，我也以礼待人，这样只能召来同自己才能相当的人才；若凭几而坐，指手划脚，颐指气使，则只能召来厮役一类的人；若骄横暴躁，斥责叫骂，则只能召来婢隶之人。”这些讲的是古代以适当的方法招揽贤士的道理。

【原文】

黄石公曰：“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矣。”何以明之？魏文侯太子击礼田子方^①，而子方不为礼，太子不悦，谓子方曰：“不识贫贱者骄人乎？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大夫骄人而亡其家。贫贱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乎？”

宋燕相齐，见逐罢归，谓诸大夫曰：“有能与我赴诸侯乎？”皆执杖排班，默而不对。燕曰：“悲乎，何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陈饶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则有不平之心，是失之于己而责诸人也。”燕曰：“其说云何？”对曰：“三升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是君之过一也。果园梨、栗，后宫妇女，以相提掣，而士曾不得一尝，是君之过二也。绫纨绮縠，美丽于堂，从风而弊，士曾不得以为缘，是君之过三也。夫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之所轻，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犹铅刀畜之，于将用之，不亦难乎？”宋燕曰：“是燕之过也。”

【注释】

①田子方：战国时人。师于子贡。与子夏、段干木同为魏文侯所礼遇。

【译文】

黄石公说：“礼，能够使士人纷至沓来；赏，能够使士人视死如归。用礼来感召士人，用赏来指示士效死命的方向，那么，所求的人才都能得到。”用什么来证明呢？魏文侯太子击向田子方行礼，田子方却不还礼，太子很不高兴，向田子方说：“不知是贫贱的人可以骄慢无礼呢，还是富贵的人可以骄慢无礼？”子方回答说：“贫贱的人可以骄慢无礼，富贵的人岂敢骄慢无礼！做君主的如果骄慢无礼就会亡国，做大夫的骄慢无礼就会亡家，贫贱的人若有不得意之处，穿起鞋子就走，到哪里去还能得不到贫贱？”

宋燕在齐国任相，后罢官而归，对诸大夫说：“有谁愿同我一块儿去见诸侯？”诸大夫执杖而立，沉默不语。宋燕叹息道：“为什么士大夫如此易得而难用呢？”陈饶回答说：“您认为士大夫易得而难用，这是因为您

不善于使用；您不善于使用他们，他们就会有不平之心。这是您自己的过失，反而去责备他人。”宋燕问：“这话是什么意思？”陈饶回答说：“用三升黄米不足于养士，而您的鸭鹅所吃的粟米食用不尽，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果园的梨栗，后宫妇女随意享用，而士大夫却不曾尝一口，这是您的第二个过失；您的殿堂上用绫罗绸缎作装饰，都被风吹破了，而士大夫却与这些东西无缘，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财货，是君王所应轻视的东西；为人效死赴命，是士大夫非常慎重的事情。做君王的不能轻视自己本应轻视的东西，而却想要士大夫履行自己所重视的为人主效死赴命的职责，这就好比收藏了一把铅刀，却要当作宝刀来用，这岂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吗？”宋燕如梦初醒，说：“是我的过失。”

【原文】

《语》曰：“夫人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德合则未见而相亲，声同则处异而相应。”韩子曰：“趋舍同则相是，趣舍异则相非。”何以明之？楚襄王问宋玉曰^①：“先生其有遗行欤？何士人众庶不誉之甚？”宋玉曰：“夫鸟有凤而鱼有鲸，凤皇上击九万里，翱翔乎窈冥之上，夫蕃篱之鹦，岂能与料天地之高哉？鲸鱼朝发于昆仑之墟^②，暮宿于孟津^③，夫尺泽之鲋，岂能与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鲸，士亦有之。夫圣人瑰琦意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议曰：世之善恶，难得而知，苟非其人，莫见其际，何者？夫文章为武人所嗤，未必鄙也；为扬、马所嗤，此真鄙矣。夫人臣为桀、纣所毁，未必为愚也；必若尧舜所毁，此真愚矣。世之毁誉不足信也。故曰：不夜出，安知有夜行人？太公曰：“智与众同，非人师也；伎与众同，非国工。”老子曰：“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曰：凡人所贱，圣人所贵。信矣哉！

【注释】

①宋玉：楚人。战国时期著名辞赋家。相传为屈原

的弟子。

②昆仑之墟：这里指黄河源头。

③孟津：古代黄河津渡名。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相传周武王伐纣，在此会盟诸侯并渡河，故又名盟津。

【译文】

古语说：“人们彼此都有同样明亮的眼睛，才能相互看得见；耳朵一样聪敏的人，才能相互听得见对方的声音；德行相合的人，即使没有相见，也会彼此感到亲切；声音相同，即使相处异地，也会彼此相应。”韩子说：“取舍相同的人就会相互肯定，取舍不同的人就会相互非难。”用什么来说明这一道理呢？从前，楚威王问宋玉说：“先生莫非有什么不端正的行为吗？为什么士人百姓都特别不赞赏你呢？”宋玉回答说：“鸟类中有凤凰，鱼类中有鲸鱼。凤凰能搏击直上九万里高空，翱翔于窈冥的青天之上；篱笆间的鹪雀岂能参与尝试天地的宽广和崇高？鲸鱼早晨从昆仑山脚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孟津；数尺深的小泽鲋鱼，岂能去参与体量江海的博大？所以说不但鸟类中有凤，鱼类中有鲸，士人中也有非同寻常之辈。圣人非凡的思想和行为超然独处，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我的作为呢？”

【原文】

《语》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说春申君，春申君悦之。汗明欲谈，春申君曰^①：“仆已知先生意矣。”汗明曰：“未审君之圣孰与尧？”春申君曰：“臣何足以当尧？”汗明曰：“然则君料臣孰与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请为君审言之。君之贤不如尧，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贤舜事圣尧，三年而后乃相知矣。今君一时而知臣，是君圣于尧而臣贤于舜也。”

【注释】

①春申君：战国时楚国贵族。博学多闻，长于论辩。门下有食客三千。为战国四君子之一。

【译文】

古语说：“了解人不容易，人不容易被了解。”用什么来证明这个道理呢？汗明去游说春申君，春申君很高兴。汗明正要开口，春申君说：“我已经知道先生的来意了。”汗明说：“我不知道您若与尧相比谁更圣明？”春申君说：“我怎么能同尧相提并论呢？”汗明说：“那么，您认为我与舜相比怎样？”春申君说：“先生可比作舜。”汗明说：“不是这样。请允许我把话说清楚。您的圣贤不如尧，我的才能赶不上舜。以贤著称的舜事奉以圣明著称的尧，历时三年，他们才相互了解。而今您却在瞬间了解了我，这说明您比尧更圣明，而我比舜更贤。”

【原文】

《记》曰：“夫骥唯伯乐独知之，若时无伯乐之知，即不容其为良马也。士亦然矣。”何以明之？孔子厄于陈、蔡^①，颜回曰：“夫子之德至大，天下莫能容。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

故曰：文王明尧则主可知，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穀梁传》曰^②：“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鞲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鞲贯谓交午剪发；成童谓八岁以上。就师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孔子曰：“内行不修，己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

【注释】

①陈、蔡：地名。在今河南淮阳、上蔡。

②《穀梁传》：《春秋》三传之一。相传为战国时期穀梁赤所作。

【译文】

《礼记》上说：“骐驎这样的千里马唯独伯乐能够发现它，如果当时没有伯乐这种慧眼独具的人，世人就不会把它当作千里马来看待。人才也是这样。”何以证明这一点呢？从前，孔子被困于陈蔡，孔子的学生颜回说：“您老先生的德行无比高尚，天下如此之大，却没有相容之地。然而，您却依然努力推行，世上不采纳您的治国理想，这是各国国君的耻辱。您老先生有什么过错呢？”《穀梁传》说：“孩子生下来以后，不能免于水火之灾，这是做母亲的罪过；孩子进入童年后，却不拜师就学，这是做父亲的罪过；拜师就学后，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这是自身的过错；心志已经开通，而名誉却不为人知，这是朋友的罪过；名誉虽然广播四方而有关部门却不予举荐，这是有关部门的过错；有关部门予以举荐，而做君王的却置而不用，这是做君王的过错。”

【原文】

《论》曰：“行远道者，假于车马；济江海者，因于舟楫。故贤士之立功成名，因于资而假物者。”何以明之？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材不足也。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以为金炉大钟^①，而不能自为壶鼎盘盂，无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润众庶，而不能自饶其家，势不便也。故舜耕于历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于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

之尧，太公因之周文，君子能修身以假道，不能枉道而假财。慎子曰：“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矣。”韩子曰：“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有势之与无势耳。故势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③，非其身轻而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娄易于百步而难于眉睫^④，非百步近而眉睫远，道不可也。”

【注释】

①欧冶：古代传说中的铸剑巧匠。

②慎子：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者慎到。著有《慎子》一书。提倡法治思想。

③乌获：战国时期秦国的大力士。

④离娄：又称离朱。古代传说中的明目之人。能视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译文】

有论说道：“行远路的人，需借助于车马；渡江海的人，需借助于舟船。因此。贤士立功成名，也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如何证明这个道理呢？公输子能够借助君主的材木来建构宫室台榭，但却不能为自己建造一所狭小的房屋，这是建筑材料不足的缘故。欧冶能够用国君的铜铁铸造金炉大钟，却不能为自己造一些壶鼎盘盂，因为这些东西对他没有什么用处。君子能够利用君主的朝政团结百姓，辅济众生，但却不能因以自富。这是其势不便的缘故。所以舜当年在历山躬耕时，其恩泽不能普及州里；姜太公在朝歌宰牛时，其利不能推及妻子儿女。等他们被重用以后，其恩泽流遍八荒，德行溢满四海。所以舜的才能的发挥是借助于尧，太公才能的发挥是借助于周文王。君子只能借道来修炼自身，而不能图谋财利背弃了道。

【原文】

语曰：“夫有国之主，不可谓举国无深谋之臣，合朝无智策之士，在听察所考精与不精，审与不审耳。”何以明之？在昔汉祖，听聪之主也，纳陈恢之谋，则下南阳。不用娄敬之计^①，则困平城^②。广武君者^③，策谋之士也。韩信纳其计，则燕、齐举。陈余不用其谋^④，则泚水败。由此观之，不可谓事济者有计策之士，覆败者无深谋之臣。虞公不用宫之奇之谋^⑤，灭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蹇叔之哭^⑥，不能济崤澠之覆；赵括之母^⑦，不能救长平之败。此皆人主之听，不精不审耳。天下之国，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

议曰：天下无灾害，虽有贤德，无所施材。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昏乱，有忠臣。”《淮南子》曰：“未有其功而知其贤者，唯尧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陆机云^⑧：“飞轡西顿，则离朱与睢眇收察，悬景东秀，则夜光与砥砧匿曜。是以才换世则俱困，功偶时而并劬。”以此推之，向使殷无鸣条之事^⑨，则伊尹有莘之媵臣；周无牧野之师^⑩，则太公渭滨之渔者耳。岂能勒石帝籍，策勋天府乎？故曰：“贤、不肖者，才也；遇与不遇者，时也。”诚哉，是言也。

黄石公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夫英雄者，国家之干；士民者，国家之半。得其干，收其半，则政行而无怨。知人则哲，唯帝难之。”慎哉！

【注释】

①娄敬：汉高祖刘邦的谋士。齐人。又名刘敬。建议刘邦定都关中，被刘邦采纳，因赐姓刘。汉立，封关内侯。刘邦败于匈奴，他又提出和亲主张，刘邦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命他出使匈奴，缔结和约。

②平城：古地名。在今山西大同市。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围困于此，后用陈平之计，才得以脱离险境。

③广武君：即李左车。秦汉之际著名谋士。韩信曾请他做军师。

④陈余：秦末魏国名士。大梁（今河南开封）人。陈胜起义后，他与张耳从武臣占据赵地。武臣被杀，他又与张耳立旧贵族赵偁为王。后因项羽封张耳为王，他为侯，不平，与张耳绝交，并击走张耳，自为代王。在韩信破赵之战中兵败被杀。

⑤宫之奇：春秋时期虞国的大夫。公元前658年，晋献公贿赂虞公，借道伐虢，虞公许之。宫之奇力谏无效。前655年又借道伐虢，宫之奇再谏无果。晋得以灭虢，回师灭虞。

⑥蹇叔：春秋时期秦臣。秦穆公欲伐郑，蹇叔力谏无果，后果败于殽。

⑦赵括之母：战国时赵国大将赵括的母亲。赵王欲任用赵国已故大将赵奢之子赵括为将，以迎击秦军，赵括之母力谏不能用赵括为将，赵王不听，导致长平之败，40万将士被秦军坑杀。

⑧陆机：西晋时期文学家。后人辑有《陆士衡集》。

⑨鸣条：古地名。在今山西运城市。商汤讨伐夏桀，即会战于此。

⑩牧野：古地名。在今河南淇县西南。周武王伐商，大败殷军于此。

【译文】

古语有言：“作为一国之主，切不可轻易说：举国上下竟没有一位深谋远虑的大臣，满朝文武，竟无一名充满智慧的善于筹划之上。关键在于国君对人才的听闻考察精当不精当，仔细不仔细而已。”何以说明这个道理呢？从前的汉高祖堪称善于纳谏的聪听之主，采纳了陈恢的计谋，则一举攻下了南阳；不用娄敬之计，则被匈奴困于平城。广武君是一位智谋之士，韩信采纳了他的计策，便顺利攻下了燕、齐；陈余不用他的谋略，结果兵败泚水。由此看来，就不能说事情成功了是因为手

下有计策之上，遭致了失败是因为手下没有深谋远虑之臣。虞国的国君不用宫子奇的谋划，因而被晋国所灭；仇由不听赤章的谏言，对智氏手软而亡国；蹇叔哭谏，不能挽救崤澠之战的惨败；赵括的母亲不能挽救赵军在长平之战的覆亡。这些都是做人主的纳谏不精密周到所致。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忠臣谋士。黄石公说：“把敌国的英雄都网罗在自己的周围，则敌国就会陷入困境。”所谓英雄，是一个国家的栋梁骨干；士大夫和百姓占国家力量的一半。能够得到国家的栋梁和骨干，便得到了国家力量的一半，那么政令就能通行无阻，而百姓无怨言。能够识别人才、发现人才的，才称得上圣哲，唯有帝王最难做，一定要谨慎啊！

卷二（德行）

君德第九

【原文】

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伏羲、女娲、神农，称三皇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礼赏功，美而无害。黄帝者，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时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颡项者，养材以任地，裁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厉。高辛者，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人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帝尧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虞舜者，善无微而不著，恶无隐而不彰，任自然以诛赏，委群心而就制，故能造御乎无为，运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而若自有者，此五帝之德也。

【译文】

三皇虽然没有留下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但他们的教化之德流遍四海，以致天下人无法量算他们的功德。

做帝王的人，如果能够遵守顺应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有言有令，天下就会太平无事。君臣礼让，相互推让已有的功劳，德化流遍四海，百姓深受其恩德却不知恩德从何而来。所以，任用臣子，不必实行礼法奖赏制度，就能做到美满而无害。

【原文】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议曰：韩信云：“项王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特劫于威，强服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诸葛亮曰：“荆州之名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今将军诚令猛将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由此言之，人心不服，其势易破。故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设矩备衰，有察察之政，兵甲之备，而无争战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昔三代明王，启建洪业，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则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宜，救弊之术，此三王之德也。霸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士疏，赏毁士不为用。《左传》曰：“楚国宋，宋如晋告急。先轸曰^①：‘报施救患，取威定伯，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使郤穀将中军。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恭。’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人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此五霸德也。

故曰：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议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故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之所责矣。故虞南云^②：“彼秦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

吞并，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

【注释】

①先轸：春秋时晋国执政。勇谋兼备。晋楚城濮之战，先轸率军大破楚军。后又与秦军战于崤（在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俘秦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又与狄战，冲入狄阵战死。

【译文】

做君王的要以道制人，使人心悦诚服。设立制度规矩，是为了防备衰败的事情发生，虽有督察的政体和机构，虽有坚甲利兵的武备，但却没有挑起战乱、涂炭生灵的用心。天下太平时，君臣之间互不猜疑，国家稳定，君主安心，做大臣的能以义引退，上下关系也能美满而无害。天下的霸主控制士人靠权变和谋略，招揽结交士人靠守信用，任用驱使士人则靠奖赏。如果信用衰败，那么士人就会疏远他；奖赏不行，则士人就不为所用。所以说，治理国家的根本是“刑”和“德”。二者互为依存的条件，相辅相成。如同天必须靠白天黑夜、春夏秋冬等阴阳的变化才能形成岁月的更替运行一样，人则必须依靠刑和德两个方面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所以说，即便圣人治国理政，也不能偏用一方而舍弃了另一方。所以说，治理天下用德多、用刑少的，是五帝的政治；刑和德相半而用的，是三王的政治；用刑多用德少的，是春秋五霸的政治；纯用刑治国，虽达到了一时的强盛，但最终灭亡了的，便是秦朝的政权。

【原文】

或曰：“王霸之道，既闻命矣。敢问高、光二帝，皆拔起垅亩，芟夷祸难，遂开王业。高祖豁达以大度，光武谨细于条目，名擅其美，龙飞凤翔，故能拨乱庇

人，拯斯涂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为优劣乎？”

曹植曰^①：“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纯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②，嬖妾被人彘之刑^③。赵王幽囚^④，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然其枭将画臣，皆古今之所鲜，有历代之希觐，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

世祖体乾灵之体德，禀贞和之纯精，蹈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⑤，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⑥，遭炎精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⑦，马援一见而叹息^⑧。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⑨；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僭，言行则无秽，量事则势微，论辅则臣弱，卒能握乾图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铭其休烈，诗书载其懿勋。”故曰：光武其优也。荀悦曰：“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奋剑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士，龙兴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宇，八载之间，海内克定，遂荷天衢，登建皇极，上古以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楚鱼断蛇，异物同符，岂非精灵之感哉？”《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斯之谓矣。夏尚忠，忠之弊野朴，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文之弊薄，故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汉承其弊，得天统矣。孔融曰：“周武从后稷以来至其身，相承积十五世，但有鱼鸟之瑞^⑩。至如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五，白蛇分，神母哭，西入关，五星聚，又武王伐纣，斩而梟之。高祖入秦，赦子

嬰而遣之。是其寬裕又不如高祖。”虞南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汉高之臣，三杰是也。光武之位，二十八将是也。岂得以邓禹、吴汉匹于张良、韩信者乎？然汉高功臣皆强盛诛灭，光武佐命悉用。优秩安全，君臣之际，良可称也。绝长补短，抑其次焉。”由此言之，夫汉高克平秦、项，开创汉业，衣冠礼乐，垂之后代，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也。

【注释】

①曹植（192～232年）：三国时魏诗人。字子建。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因富于才学，早年曾备受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及曹丕、曹叡相继为帝，备受猜忌，郁郁而死。宋人辑有《曹子建集》。

②凶妇：这里指吕后。

③人彘：刘邦死后，吕后把曾受刘邦宠爱的戚夫人断去四肢，割掉舌头，挖去眼睛，扔进粪坑，称“人彘”。

④赵王：戚夫人所生，刘邦死后，被吕后杀死。

⑤亚圣：即孟子。

⑥阳九：古代术数家的说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初入元一百零六岁，外有灾岁九，称为“阳九”。因以指灾难之年或厄运。

⑦窦融：东汉大臣。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新莽末，割据河西。后归刘秀，协助攻灭隗嚣，封安丰侯，任大司空。

⑧马援：东汉将军。新莽末，依附割据陇西的隗嚣，后归刘秀，参加攻灭隗嚣的战争。后任陇西太守，封新息侯。屡有战功。

⑨吐握：相传周公礼贤下士，一次正在吃饭，有贤人来访，他赶快将饭从口中吐出，接待来客，如此者三，称周公“三吐握”。

⑩鱼鸟之瑞：周武王时，白鱼跃入舟中，赤鸟落在屋顶。

【译文】

人问：“称王称霸的道理和方法已领教了。请问：汉高祖和汉光武二位帝王都是由普通百姓崛起发迹，扫平祸难，终于建立了帝王之业。汉高祖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汉光武则谨慎小心。二位各有所长，都能龙飞凤翔，拨乱反正，保护百姓，挽生灵于涂炭之中。然而，如果要把二位帝王的德行和威望作比较，哪一位更强一些呢？”

曹植说：“从前，汉朝初兴之时，汉高祖因反抗暴秦而起义，随之又消灭了强盛一时的楚霸王项羽，光复天下，其功劳可与商汤、周武的业迹相媲美，为刘氏王朝奠定了基业，其人堪称帝王中的元勋，其功业更是人君盛事。然而他的品德不纯，其行为更不符合纯正的王道，所以在他身没驾崩之后，果然使得凶妇吕氏得以大发酷虐之心，使高祖的嬖妾惨遭‘人彘’之刑，赵王被幽囚毒死，祸害殃及自己的亲生骨肉，致使诸吕专权，汉家江山险些移名改姓。凡此种种，难道不是高祖缺乏计议、浅于谋虑，以至造成如此惨痛的结局吗？然而他手下的枭勇之将，智谋计策之臣，却都是古今少有，历代罕见的。高祖能够对他们量才擢用，善于采纳他们的意见，并密切注视着他们的行动，所以能够兼并天下，建立帝王之业。

汉光武帝体验到了天地自然的美德，禀承了贞和的精神品质，通晓幽深精微的道理，胸怀仅次于圣人的才华。他的德行表现在，聪颖明达，博闻多识，富于智慧而又开明宽恕，谨慎周密，乐善好施，爱护百姓。正值大旱的灾年，汉家王朝又面临衰败的厄运，忽然如雷霆万钧，光武帝毅然奋起义兵，奋展武略扫除残暴势力，军未出南京，王莽便死于西都。汉光武用兵的特点是，庙算已定，而后出动，拟定出应付各种非常情况的数种

方案后，才肯挥师而进，所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博施仁爱以团结众生，广推恩德以感召偏远。所以窦融闻声而归附，马援一见而叹息相会恨晚。汉光武敦睦九族，有唐尧虞舜的称誉；高尚纯朴，有伏羲的品德；谦虚待人，博采众议，有周公吐哺握发的辛劳；心系国家兴亡之事，事必躬亲，有夙兴夜寐的勤劳。因此，若计算他的功劳，则光武与高祖的业绩就不一样，若比功业的宏伟，则光武又与高祖的事绩不为同类。宣扬他的恩德则毫无非议之处，谈起他的品行则洁白无瑕，衡量他的实力则比汉高祖微薄，论他的辅臣则比汉高祖的弱小，然而，终于能把握并实现了建立帝业的征兆，建立了不可磨灭、留传万古的功业，金石上记载着他的美名，诗书上记载着他的功绩。所以说，相比之下，还是光武帝略优于汉高祖。”

【原文】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①，无取邓通之梦^②，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汉文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施以利民。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责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亲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人，是以海内殷富，兴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或问傅子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对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为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赞》曰：“孔子称：‘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弊，纲密文峻而奸

究不胜。汉兴，扫除苛烦，与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人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武帝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人，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法，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齐斯人，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推此而言之，彼汉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注释】

①新垣：即辛垣平。汉文帝时官至上大夫，以望气附会人事而著名。后被人告发行诈，诛死。

②邓通：西汉臣。文帝时官至上大夫。颇受文帝宠幸，前后赏赐无数，并赐给蜀郡严道铜山，许其铸钱，邓氏钱遍天下。景帝时免官，财产被没收，穷困而死。

【译文】

人问：“班固曾说过周代帝王中值得称颂的应首推成王和康王，汉代帝王中值得称颂的应首推汉文帝和汉景帝，这样的评价妥当吗？”虞世南说：“周成王和周康王上承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余业，又以周公和召公这样的圣贤为宰相，教化的是纯朴厚道的百姓，因用的是先王积累的仁德，所以政令的畅顺，比作疾风吹伏草一样，也不为过分。到了汉高祖开立汉朝的基业时，百事待举，日不暇给，秦朝政治的弊端仍有残存。汉文帝体怀仁恕之心，遵奉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荡涤秦朝、项羽

的酷刑暴政，恢复轩辕、大昊时的纯朴之风，以至于刑罚措置不用，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假若文帝不沉溺于新垣平的虚妄之说，不要理睬邓通推自己上天的梦幻，那么，文帝的政治，几乎近于王道了。至于汉景帝与周康王相比，则尚有自惭之处。”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与前代哪个帝王相比？”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了祖上六世经营的业绩，海内殷富，又富于伟人的素质，所以能总揽英雄，驾驭豪杰，对内推行、弘扬礼乐制度，对外拓宽疆域，其文治武功，焕然可述，比前代的秦始皇还要略胜一筹。至于武帝骄傲奢侈，为政暴虐，则略次于秦始皇。两人都属于‘功有余而德不足’的帝王。”

【原文】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①；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②。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光，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海，周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沈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寤。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縢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启金縢，信国史，而后乃寤哉？使成、昭钧年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大将军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宠，欲诛之，乃诈为帝兄燕旦上书，称光行上林称蹕等事^③。帝不信。

【注释】

①管、蔡之乱：周成王年少继位，由其叔父周公旦辅政。成王的另外两叔父管叔和蔡叔联合发动叛乱，周公发兵平息了叛乱。

②燕、盖、上官之谋：汉昭帝即位，霍光等受命辅政。昭帝之兄燕王旦、盖长公主以及与霍光同时受命辅政的上官桀等图谋政变，拥立燕王，被霍光镇压。

③蹕 (bì)：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禁行，称警蹕。这里称霍光出行称蹕，暗指其有篡汉自立的野心。

【译文】

从前周成王幼年继承帝位，而暴发了管蔡等四国的叛乱；汉昭帝幼年继位，也有燕、盖、上官等人的逆乱之谋。周成王不怀疑周公，汉昭帝委任霍光，这两位帝王相比，哪个为先，哪个为后？

魏文帝说：“周成王秉承了其父母的优秀品质，又有周公、召公做保傅，吕望做太师，刚会讲话时就有行人（司仪之官）教他言辞，刚会迈步就有相者（礼仪之官）教他步伐仪表，他的眼睛从小就看够了威仪美容，耳朵充满了德义之声，堪称沉浸于玄妙的河流中，沐浴在徐徐的清风里。尽管如此，仍有惭愧之处，轻信了管、蔡二叔的诽谤言论，使周公东迁，致使皇天发怒，以明示成王的过错，成王因此而觉悟。周成王不能明察周公的圣德，而相信金縢书的教导之言，岂不是太糊涂了吗？而汉昭帝既没有像周武王那样圣明的父亲，又没有像邑姜那样贤淑的母亲，养育他的是盖长公主，辅佐他的是上官桀、霍光。保育他不具有仁孝的品质，辅佐他的人又无隆平世治的才能，可以说是生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性情仁德，行为合礼，十四岁时就聪敏过人，发觉燕王诬告书信的虚诈，

洞明霍光忠诚无私，哪里像周成王那样，开启金縢见了周公遗书、问了史官之后才恍然大悟的人呢？如果使周成王和汉昭帝成年继立，再互换一下朝代的位置、手下的大臣以及彼此的礼乐制度，恐怕汉祚未必少，而周祚未必多呢。”

【原文】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侔欤？”^①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②，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③。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侔，恐非其侔。”议曰：元帝之为太子，尝谏宣帝，以为持法太严。帝作色曰：“我汉家以霸王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化，用害政乎？”虽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远，然宽猛之制有自来矣。昔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言缓刑之美也。郭嘉说曹公云^④：“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严刑之当也。故《传》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书》曰：“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曰：“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由此观之，但问时代何时耳。严刑恶足小哉。

【注释】

①侔(chóu)：同类。

②闾阎：里巷的门。一般借指里巷或普通百姓。

③申、韩：指申不害和韩非。二人均为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④郭嘉：曹操的谋士。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

【译文】

有人问：“汉宣帝政事明察，是不是汉光武一类的

人物？”虞世南说：“汉宣帝兴起于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因此能够留心政事，提拔重用贤臣良将，但考察他循名责实、峻法严令这些措施，都出自申不害、韩非法家一派的主张。古语说：‘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讲求仁义，是图谋王道的君主；宣帝则推崇刑名，是图谋霸道的君主。今天把二人相比，恐怕不是一类的人物。”

【原文】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议曰：元帝多才多艺，善鼓琴瑟，虽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则？徐幹《中论》曰：“夫详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谓‘详小事、察近物’者，谓耳聪于丝竹歌谣之和，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口给于辩惠切对之词，心通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于射御书数之巧也。所谓‘远数、大道’者，谓仁足以覆焘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明足以照见四方，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以应变无端，义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废兴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矣。”昔鲁庄多伎艺，诗人刺之。鲁昭美容仪，有出奔之祸。由是言之，使人主视如离娄，听如师旷，射如夷羿，书如史籀，可谓善于有司之职，何益于理乎！匡衡《谏元帝政书》曰：“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必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今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议论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此守文也。”

【译文】

有人问：“汉元帝颇具才艺，温文尔雅，算得上爱好艺文的良主吗？”虞世南说：“做君王的才能在于文德武功而已。文方面的才能表现在经天纬地、词令典策；

武方面的才能表现在禁绝残暴，消弭兵乱，安定百姓，和睦众人。这才是君王应当追求的治国宏图。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这些都是戏子伶官的职责，难道是天子所应做的事吗？”

【原文】

或曰：“观伪新王莽^①，谦恭礼让，岂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骄淫暴虐，何先后相背甚乎？”虞南曰：“王莽天姿惨酷，诈伪人也。未达之前，徇名求誉；得志之后，矜能傲物。飭情既尽，而本质存焉。愎谏自高，卒不改寤，海内冤酷，为光武之驱除焉。”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衰成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国必闻，在家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也？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业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②，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夺之祸。推此言之，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及其篡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谓黄、虞后出也。乃矜其威诈，滔天虐人，是以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内外怨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墟，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蛙声，余分润位，为圣王之驱除云。”吴王孙权论吕蒙曰^③：“子明少时孤谓不谄剧易，果敢有胆而已。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④，图取关羽胜于子敬^⑤。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而外为大言耳。孤亦怒之，不苟责也。”此驱除之意也。

【注释】

①王莽（前45～前33年）：新王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23年在位。字巨君，汉元帝皇后侄。汉末，以外戚掌握政权，逐步篡汉自立，改国号为新。在位期间实行改制，引起全国政治、经济混乱。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后王莽被杀。

②国统三绝：汉哀帝、汉成帝、汉平帝均无后代，故称国统三绝。

③吕蒙：三国时期孙权手下名将。随孙权攻战各地，任横野中郎将。后随周瑜、程普大破曹操于赤壁。鲁肃卒，代统其军，破关羽，占荆州。

④公瑾：三国时吴国名将周瑜，字公瑾。

⑤子敬：三国时吴国名将鲁肃，字子敬。

【译文】

有人问：“考察伪新朝的王莽，谦恭礼让，难道还算不上一代名士吗？等到做了宰相，居身隆尊之位后，则骄淫暴虐，为什么前后的作为如此南辕北辙呢？”虞世南说：“王莽天性是惨酷诈伪之人。没有显达以前，伪装谦恭，沽名钓誉。得志以后，矜恃才能、傲视外物，撕去了昔日的伪装后，其本质便暴露无遗了。刚愎自用，拒不纳谏，始终未能改悔醒悟，致使冤酷遍海内，终于被汉光武帝所铲除。”

【原文】

夏少康^①、汉光武皆中兴之君，孰者为最？

虞南曰：“此二帝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其名则同，其实则异。何者？光武之世，藉思乱之民，诛残贼之莽，取乱侮亡，为功差易。至如少康，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羿及寒浞^②。藐然遗体，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于他国。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近之亲，遭离乱之难，庇身非所，而能崎岖于丧乱之间，遂成配天之业，中兴之君，斯为称首。”魏高贵乡公问荀顗曰^③：“有夏既衰，后相殄灭，少康收辑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垄亩，芟夷秦、项。考其功德，谁为先后？”顗对曰：“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汉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上曰：“少康先于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隶，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谋，卒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能济斯勋乎？汉祖因土崩之势，收一时之权，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因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其子，身没之后，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

康而下汉祖矣。

【注释】

①少康：传说中的夏国王。姒姓。相的儿子。寒浞杀死相后，少康生在母家有仍氏，为有仍氏牧正，后又逃奔有虞氏为庖正，有田一成（方十里），有众一旅（五百人）。后在有鬲氏帮助下，攻杀寒浞，恢复了夏朝统治。史称“少康中兴”。

②羿：传说中夏代东夷族首领。原为有穷氏部落首领，善射箭。推翻夏代统治，夺得太康王位。后因荒于狩猎，不理政事，被家众杀死。

③高贵乡公：即三国曹魏皇帝曹髦。公元254～260年在位。初封高贵乡公。公元254年，司马师废曹芳，立他为帝。他不甘心做傀儡，率宿卫数百攻司马昭，为昭所杀。死后无号，史称高贵乡公。

【译文】

夏朝的少康、汉光武帝都是中兴之主，二人相比，哪位更优？虞世南说：“这两位帝王都能兴复先祖的帝王之业，其名虽然相同，而实际则是有区别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汉光武之世，借助想造反的民众，诛灭了残贼王莽，这是取思乱之民众凌侮行将灭亡的残贼，成功较为容易。至于少康之时，夏朝被灭已经两代，少康的母亲怀着胎孕，逃到别的国家生了少康。少康既不能得到正常的家庭教育，又没有强有力的亲近保护，身遭离乱之难，而无安身之所。但少康却能在丧乱之中历尽曲折，排除困难，最终成就了帝王大业。在中兴之君中，应首推少康。”

【原文】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虞南

曰：“桓帝赫然奋怒，诛灭梁冀^①，有刚断之节焉，然阉人擅命，党锢事起^②，非乎乱阶始于桓帝？古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灵帝承疲民之后，易为善政，黎庶倾耳，咸冀中兴。而帝袭彼覆车，毒逾前辈，倾覆宗社。职帝之由，天年厌世，为幸多矣。”议曰：桓帝问侍中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对曰：“汉中主。”“何者？”“尚书令陈蕃任事则理，中常侍黄门预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此中主之谓也。”虞南曰：“夫泯江初发，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远也，方舟而后能济。元帝之时而任弘恭、石显，暨于桓、灵，加以单超、张让，既攸彝伦，遂倾宗国。其所由来者渐矣，故曰：‘荧荧不灭，炎炎奈何。’言慎其始也。呜呼，百代之后，其鉴之哉。”古语曰：“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曰：“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由此言之，是知昏乱之君，将以开圣德矣。

【注释】

①梁冀：东汉外戚，两妹为顺帝、桓帝皇后。任大将军，专擅朝政长达二十余年。执政期间，骄奢横暴，强迫百姓数千为奴，称“自卖人”。后桓帝与宦官联手诛灭梁氏，梁冀被迫自杀。

②党锢：东汉桓帝时宦官专权，世族李膺等人联合郭泰、贾彪等太学生，抨击宦官集团。后有人勾结宦官诬告他们“诽讪朝政”，李膺等200多人被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汉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专权，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等合谋欲诛杀宦官，事泄被杀。灵帝与宦官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后陆续杀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译文】

人问：后汉衰败战乱，根源在桓帝和灵帝两位君主，二人政治的腐败哪一个更为严重？虞世南说：“汉桓帝对外戚专权奋然动怒，诛杀了以梁冀为首的外戚势

力，还算有刚猛果断的气魄。然而，继之却是宦官专权，‘党锢之祸’祸乱之根，就起始于桓帝。古语说：‘天下嗷嗷待哺，正是新主可资利用的良机。’汉灵帝继位时，正值人民疲惫之时，推行德政，安抚百姓较为容易，天下都渴盼出现中兴的局面。然而灵帝却重蹈桓帝覆辙，其为政的酷毒有过于前辈，终于倾覆了汉家的社稷。像灵帝这样的人居然没有死于非命，实在是他的幸运啊！”

【原文】

自炎精不竞^①，宇县分崩，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刘玄德凭蜀汉之阻，孙仲谋负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三方之君，孰有优劣？

虞南曰：“曹公兵机智算，殆难与敌，故能肇迹开基，居中作相，实有英雄之才矣！然譎诡不常，雄猜多忌，至于杀伏后^②，鸩荀彧^③，诛孔融，戮崔琰^④，娄生毙于一言，桓劭劳于下拜。弃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论西伯，实非其人。许邵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斯言为当。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吕之俦匹。臣主同心，鱼水为譬，但以国小兵弱，斗绝一隅，支对二方，抗衡上国。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骋其长算，肆关、张之武，尽诸葛之文，则霸王之业成矣。孙主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陈寿云：“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所以基宇亦狭。”张辅曰：“何为其然？夫拨乱之主，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一身善战不足恃也。诸葛孔明达礼知变，殆王佐之才。玄德无强盛之势而令委质，关侯、张飞皆人杰也，服而使之，夫明暗不相为用，能否不相为使。武帝虽处安强，不为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间乎？若令玄德据有中州，将与周室比隆，岂徒二杰而已。”魏帝问吴使赵咨曰：“吴王何等主也？”咨曰：“聪、明、仁、知、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对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

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

孙策疮甚，呼弟权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东，我不如卿。”陈寿云：“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人之杰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也。”

【注释】

①炎精：这里指刘汉王朝。汉朝承火德，故称炎精。

②伏后：汉献帝皇后。伏后曾致书其父伏完，要他设法诛杀曹操，事泄，伏后被杀。

③荀彧：曹操的谋士，因反对曹操称魏王而被杀。

④崔琰：曹操的尚书。遭人诬告被杀。

【译文】

自从汉祚日衰，天下分崩，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刘备凭借蜀汉山川的险阻，孙权则凭江淮的险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都是开启帝王之业、图谋称霸天下的君主，三方君主，彼此优劣如何？

虞世南说：“曹操用兵富于智慧，长于筹算，很难有人能同他相匹敌，所以能奠定帝王的基业，居中作相，控制汉朝政权，的确具有英雄的才气。然而却谄谀无常，疑心重重，颇多猜忌。至于杀害伏皇后，毒死荀彧，诛杀孔融，屠戮崔琰，娄圭因一言不慎而丧命，桓劭劳于下拜而命不保，抛弃仁德，专任刑罚，暴虐非常，有人说他像西伯文王，其实，远不是这样的人。许邵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刘备对刘璋礼如宾客，委诸葛亮以重任而毫无猜疑之心，作为君王的品德，这是最为高尚的。至于诸葛孔明，为命世奇才，堪与伊尹、吕望等圣贤相媲美，臣主同心同德，如鱼水相得。但是，因国小兵弱，屈居西南一隅，仍须支应魏、吴两方，与大国强国相抗衡。如果使刘备和曹操易地而居，充分发挥自己长于谋算的

优势，让关羽、张飞的武略充分施展，让诸葛亮发挥自己的智谋，霸王之业就能够成功了。孙权继承了他的兄长孙策的基业，用前朝老臣做宰辅，又有长江天险做屏障，仅得以自存而毫无进取，据此来看，若同曹操、刘备相比，怕是望尘莫及的啊！”

【原文】

晋宣帝雄谋妙算，诸葛亮冠世奇才，谁为优劣？虞南曰：“宣帝起自书生，参佐帝业，济世危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而多仗阴谋，弗由仁义，猜忍诡伏，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①，委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君子不为。以此伪情，行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侍也。”吴张微《默记》论诸葛亮、司马宣王二相优劣曰：“汉朝倾覆，天下分崩，二公并遭值际会，托身明主。孔明起蜀汉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盖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

【注释】

①李胜：三国曹魏臣。任荆州刺史时，奉曹爽之命去探望在家养病的司马懿，以便了解其有无异动。司马懿深知李胜来意，便装出病重的样子给李胜看，李胜信以为真，报告曹爽说“勿以太尉为忧”。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逮捕曹爽、李胜等人，夷族。

【译文】

晋宣帝雄谋妙算，诸葛亮冠世奇才，二人相比，谁优谁劣？虞世南说：“宣帝司马懿本一介书生，后来参与辅佐帝业，匡济世事危难，清理弘扬王道，文武韬略，的确有诸多值得称倾之处。然而他为政用兵，多依

仗阴谋诡计，不用仁义之道，猜忌、残忍、诡诈、埋伏之属盈脑满胸。至于假痴不颠、以谬言蒙骗李胜，把玄学家何晏下狱，都是愧心负理的行为，是君子决不做的事情。司马懿往往用这种诈伪之术待人接物。假设使魏与蜀势均力敌，会兵中原，以司马仲达的奸谋同诸葛亮用兵的谋略相比，恐怕还不是诸葛亮的对手。”

【原文】

或曰：“晋景、文兄弟孰贤？”魏明帝崩，立养子齐王芳，遗诏使曹爽与司马宣王辅政。宣王诛爽自专政。宣王薨，子景王名师字子元代立辅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景王薨，弟文王名昭字子上又代立辅政，杀高贵乡公，立陈留王。后陈留王以魏禅，晋武帝名炎字安世即位，平吴，天下一统。及子惠帝立，天下大乱，五胡入中原矣。

虞南曰：“何晏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①。唯儿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②。’故知王佐之才，著于早日，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钦、俭称兵^③，全军独克，此足见其英图也。虽道盛三分，而终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节不亏，侯服归全，于斯为美。太祖嗣兴，克宁祸乱，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时，厥功为重。及高贵篡历，聪明夙智，不能竭忠协赞，拟迹伊周，遂乃伪谤士颜，委罪成济^④，自貽逆节。终享恶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干宝《晋总论》曰^⑤：“昔汉宣帝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值魏太祖创业之初，筹画军国，嘉谋屡中，遂服輿辇，驰驱三世。性深阻有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能西擒孟达，东举公孙渊，内夷曹爽，外袭王陵，屡拒诸葛亮节制之兵，而东支吴人辅车之势。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矣。世宗承基，太祖继业，玄、丰乱内，钦、诞寇外，潜谋虽密而在机必兆，淮、浦再扰而许、洛不震，咸黜异图，用光前烈。然后推轂钟、邓，长驱庸蜀。三关电扫，刘禅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当非常之礼，终受备物之锡。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节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故人咏维新，四海悦劝矣。泛舟三峡，介马桂阳，役不二时，江湘未同。夷吴、蜀之垒垣，通二方之险塞。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人乐其生，百代之一

时也。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杨骏被诛，母后废黜，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寻以二公、楚王之变^⑥，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阇伯、实沈之隙岁构^⑦。师尹无具瞻之责，而顛坠戮辱之祸日有。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李辰石冰倾之於荆、杨，刘渊王弥挠之于青、冀。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何哉？树立失权，托附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⑧，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僻^⑨，思郭钦之谋而悟夷狄之有衅^⑩，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⑪。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乐声，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而临之哉？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也。

【注释】

①夏侯太初：夏侯玄，字太初。

②司马子元：司马师，字子元。

③钦、俭：指文钦和毌丘俭。文钦时任扬州刺史，毌丘俭时任镇东将军。正元二年（公元255年）二人矫诏讨伐司马师，结果兵败，毌丘俭被杀，文钦逃往东吴。

④成济：曹魏高贵乡公时任太子舍人。高贵乡公因司马昭专权率数百人去杀司马昭，中护军贾充迎战高贵乡公，并责成成济前往刺杀魏帝。司马昭为保护贾充，便把刺杀魏帝的罪责推在了成济身上。

⑤干宝：东晋史学家。主修国史《晋纪》。又好神奇轶闻，撰《搜神记》。

⑥二公：指张华、裴頠。张华，西晋文学家，晋惠帝时官至司空。裴頠，西晋哲学家。官至尚书左仆射。二人均为赵王司马伦所杀。楚王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中，贾皇后利用楚王司马玮及皇室诸王的力量诛杀外戚杨骏，以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又使楚王玮杀亮，接着又以滥杀的罪名杀楚王玮。

⑦阇伯、实沈之隙：阇伯、实沈相传是高辛氏（帝喾）的儿子，兄弟不和，时动干戈。

⑧阮籍：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文学家、

思想家。蔑视礼教，其行为多不遵礼法。后来常用醉酒的办法以求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自保。

⑨庾纯、贾充之事：指西晋时期河南尹庾纯等人与车骑将军贾充为争夺统治权而展开的斗争。

⑩郭钦之谋：晋武帝时，侍御史郭钦曾向武帝建议把魏晋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外迁，严加防守，未被采纳。

⑪《钱神》：即《钱神论》。西晋鲁褒著。

【译文】

有人问：“晋景帝、晋文帝二兄弟哪位更贤明？”

虞世南说：“何晏曾说：‘唯有思想深邃，才能通晓天下发展的道理，夏侯太初就是这样的人；唯有机敏多智，才能成就世事功业，司马子元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做君王宰辅的才能，在早年就能显露出来。当司马懿诛杀曹爽之际，便显示了景帝的智略，派文钦、毋丘俭统兵迎拒吴将诸葛恪，前后夹击，全歼敌军，据此足见其智略和英明。虽然他智略胜人三分，但最终只能北面称臣；虽然威名振主，但始终坚守臣节，不曾有割据称雄之举，堪为典范。晋文帝司马昭执政时，扫平祸乱，南定淮海，西平蜀汉，兵战工役不违农时，这是他最大的功勋。高贵乡公继承帝位后，他本来聪明早智，而司马昭却不能尽忠辅佐，反而援引伊尹、周公摄政旧例，专擅国政，以至发展到诽谤杀害天子的地步。而后他开罪于成济（司马昭心腹，刺死高贵乡公），但毕竟自负叛逆之节，落得一个杀害天子的恶名。这些不雅的评价言论，是不容磨灭的。”

【原文】

东晋自元帝以下，何主为贤？虞南曰：“晋自迁都江左，强臣擅命，垂拱南面，攻非己出。王敦以盘石之宗^①，居上流之要，负才矜地，志怀问鼎，非肃祖之明

断^②，主导之忠诚，则晋祚其移于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群贤，因漙、洄之遗黎，乘刘、石之衰运，则克复中原，不难图也。”元帝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后肅祖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内外，将谋为逆。帝与王导、温峤等决计征敦。敦败死也。

【注释】

①王敦：东晋大臣。出身士族。西晋灭亡，与其堂弟王导拥立琅邪王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任大将军、荊州牧，拥重兵镇守武昌。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因司马睿抑制王氏家族，起兵攻入建康（今南京），杀晋元帝宠臣刁协等，回镇武昌。晋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他再次进兵建康，病死军中。

②肅祖：即晋明帝司马绍。公元322年～326年在位。

【译文】

东晋自元帝以下，哪一位皇帝算得上贤明之主？虞世南说：“晋朝自从迁都江左，强臣专擅朝命，皇帝形式上垂拱南面，政令却不能由自己决定。大将军王敦作为能决定朝政的王氏家族的成员，拥兵长江上游，凭仗自己的才能和有利的地理形势，心怀叛逆问鼎之志，如果不是晋明帝审慎明断，王导忠心耿耿，司马氏政权早被王氏取而代之了。如果晋元帝年寿能长一些，仗任手下的众多贤臣，以及从洛阳南迁的精锐部队，乘刘曜、石勒的衰败之机，北上收复中原，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原文】

或曰：“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①，而遂至灭亡，何也？”桓玄字敬道，父温。大司马玄博综术艺，以雄豪自处。晋安帝以为丞相，封楚王，遂禅位。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似于暄寒，然后万姓乐推而不

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末衰乱，威不逮下，故玄得肆其爪牙，以侥幸之余，而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鬻子》曰^①：“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由此言之，豪雄小智，何益于乐推哉？

【注释】

①桓玄：东晋名将。桓温之子。公元403年，代晋自立，国号楚。不久，即被北府兵将领刘裕讨灭。

②《鬻子》：周代鬻熊传。今本疑伪作。

【译文】

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而最终遭致灭亡，这是为什么呢？虞世南说：“作为人君的度量和胸怀，必须做到虚怀应物，其函量如上天一样博大，如大地一样能容，还要取信于民，与百姓关系亲密，这样，百姓才乐于拥戴。而桓玄这个人，具有浮夸狡诈般的小聪明，却不具备宽宏博大的高尚德行。正值晋末衰败混乱，朝命失去了权威，桓玄才得以割据称雄，僭越帝号，侥幸之余，又遭到晋军强有力的讨伐，归于灭亡，这是他本应得到的下场。”

【原文】

宋祖诛灭桓玄^①，再兴晋室，梁代裴子野优之于宣武^②，其事云何？

虞南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纓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

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譙纵于庸蜀^①，禽姚绍于崤函^②，克慕容超于青部^③，泉卢循于岭外^④。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则汉祖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此为优矣。”裴子野曰：“宋武皇帝苛迹多于魏武，大德厚于晋宣。拔足行间，却孙恩奴聚之众；奋臂荆、郢，扫桓玄盘石之宗；方轨长驱，则三齐无坚垒；回戈内赴，则五岭靡余妖。命孙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摧朱龄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来王；羌胡畏威，反为表里。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然后请呼上帝，步骤前王，光有帝图，谓之义取者也。”又曰：“桓敬道有文武奇才，志雪余耻，校动离乱之中，奄有天下而不血刃，既而啸命六合，规模进取，未及逾年，坐盗社稷，自以名高汉祖，事捷魏晋，思专其侈以冀恭己。若王谧、桓谦以人望镇领袖，王綏、谢混以后进相光辉，群从兄弟，方州连郡，民骇其速而服其强，无异望矣。高祖于时，朱方之一匹夫也，无千百之众，纠合同盟，电击二州，未及半旬，荡清京邑，号令群后，长驱江汉，推亡楚于匪隙，援衰晋于已颓，自轩辕以来，用兵之疾，未始有也。自非雄略不世，天命底止，焉能若此者乎？于是人知枕璧而王迹兴矣。”

【注释】

①宋祖：即南朝宋高祖刘裕。刘宋王朝的建立者。初为北府兵将领，桓玄代晋自立后，参与讨伐桓玄的战争。公元420年代晋自立，建立宋朝。

②裴子野：南朝梁朝史学家。

③譙纵：十六国时期后蜀国君。公元405~413年在位。

④姚绍：十六国时期后秦将领。刘裕北伐时，他曾率兵据关迎战，被刘裕攻破。

⑤慕容超：十六国时期南燕国君。公元405~410年在位。

⑥卢循：东晋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的妹夫。初随孙恩起义，恩死，他统恩余部转战浙东一带，泛海南下至广州，赶走刺史吴隐之，自领州事，后受招安为广州刺史，公元410年，乘刘裕北伐之机，进兵建康，兵败自杀。

【译文】

宋祖刘裕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梁代的裴子野认为刘裕胜过晋宣帝司马懿和魏武帝曹操，事实是这样的吗？

虞世南说：“魏武帝曹操是东汉宦官曹腾的孙子，累世荣耀显达，在汉室为官达三十余年。在董卓之乱时，便同山东诸侯一道起兵，诛灭了元凶董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所致。晋宣帝司马懿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控制全国的局势，又居于安稳的形势，奉皇上明诏而诛伐逆贼，居高临下，以高屋建瓴为比喻，并不过分。南朝宋祖刘裕以普通百姓从戎征战，首创大业，他能在旬月之间，平定叛乱，重新稳定晋朝的江山。他凭借半州之地、一郡的兵马，斩谯纵于巴蜀，擒姚绍于崤函，破慕容超于青部，斩卢循于岭外，战旗所指，无往而不胜，论其豁达，有汉高祖之风；制胜胸襟，则可与汉光武相匹敌。可惜他在位时日很短，否则，其志未可估量。他比魏武帝、司马宣王优秀。”

【原文】

宋孝武、明帝^①，二人孰贤？虞南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割剪枝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乘衅，宰制天下，未逾岁稔，遂移龟玉。臧滕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社倾沦，非不幸也。”孝武名骏，文帝第三子也，为江州刺史。弟劭既弑逆帝，与颜竣于江州起义征劭，平之，明帝名彧，文帝第十一子，即位，尽杀孝武诸子，务为雕饰，天下骚然，崩，子昱立，无道，萧道成杀子。

【注释】

①宋孝武：即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字休龙。公元453~464年在位。宋文帝第三子，封武陵王。文帝为太

子刘劭所杀，他起兵讨灭刘劭，被拥立为帝。宋明帝：即南朝刘宋皇帝刘彧，字休炳。公元466~472年在位。宋文帝第十一子。

【译文】

又问：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哪位较贤明？虞世南说：“二人残忍的性格，真可谓异体而同心。诛戮贤良，残害骨肉之亲，朝内没有像陈平、周勃这样的宰相，外又缺乏像春秋时期晋国和郑国间稳固强大的姻亲，将国器权柄委予昏聩无知的大臣手中，故使萧齐氏乘内乱之机，掌握了宰制天下的大权，不到一年，刘氏的龟玉宝器便移到萧齐手中了。好比箱子封锁得很牢固，正好方便了大盗的偷窃，千思百虑唯独没有料及江山会移至他人手中，令人叹息：社稷的倾覆，也是命该如此啊！”

【原文】

齐建元、永明之间^①，号为治世，诚有之乎？

虞南曰：“齐高创业之主^②，知稼穡之艰难，且立身俭素，务存简约。武帝则留意后庭^③，雕饰过度，然能委任王俭^④，宪章攸出，礼乐之盛，咸称永明。宰相得人，于斯为美。”议曰：予言卫灵公之无道，康子曰：“夫如是，奚为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为丧？”此言委任有德之美也。田单相齐^⑤，过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田单解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田单之厚施，将欲以取我国乎？不旱困之，恐后之。”此言委任有德之恶也。故齐侯恶陈氏厚德，晏子谓齐侯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可以止之。”齐襄恶田单厚施，贯珠者谓襄王曰：“王不如嘉单之善，令曰：‘寡人忧人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人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单之善亦王之善也。”后里闾相与语曰：“单之爱人，乃王教之也。”夫收臣下之权，宜如晏子及贯珠者。昔汉祖疾甚，吕后问为相，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慈，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宋高祖大渐，戒太子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⑥，徐美之、傅亮当无异图^⑦。

谢晦常从征伐^⑥，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可以会稽处之。”夫任贤用能，宜如汉高及宋祖矣。

【注释】

①建元：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年号。永明：南朝齐武帝萧赜年号。

②齐高帝：南朝齐的建立者萧道成。公元479~482年在位。

③齐武帝：即萧赜。齐高帝的长子。公元482~493年在位。

④王俭：南齐大臣、学者。好学博闻，历任侍中、尚书令、中书监等。

⑤田单：战国时期齐相，军事家。即墨之战，他曾以反间计和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被燕占领的齐地。

⑥檀道济：南朝刘宋著名将军。征伐多建奇功。文帝时遭忌被杀。

⑦徐羨之：南朝刘宋大臣。官至司空、录尚书事。刘裕死，受顾命辅佐少帝。后废少帝，立文帝。文帝心有余悸，反以杀少帝之罪逼其自杀。傅亮：南朝刘宋大臣。刘裕时任中书令。刘裕死，受顾命辅少帝。后与徐羨之等废少帝迎立文帝。后受文帝猜忌，以杀少帝之罪被文帝杀害

⑧谢晦：南朝刘宋大臣。士族出身。刘裕死，受命辅少帝，废少帝立文帝，又遭文帝猜忌，被杀。

【译文】

齐建元（齐高帝年号）、永明（武帝年号）之间，被称为治世，史事果真如此吗？虞世南说：“齐高帝作为开国创业的皇帝，颇知稼穡之艰难，而且自身生活节俭朴素，无论为政和生活，都务求简约。齐武帝则沉溺后宫，生活奢侈，雕饰过度。然而，还能任用王俭这样

的贤良之臣，宪章朝仪都由他规划和推出，礼乐之盛，都称颂作永明。所任用的宰相得力，这一点是很值得称颂的。

【原文】

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后如一。或身被贼杀，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乎？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已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隔，规献无由，多以位升，罕由德进。此五君者，禀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宵人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亡身，理数然也。”议曰：贾生云^①：“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职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师，是与太子要者也。乃孩抱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义、礼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翼卫之，使与太子居处。故太子乃生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

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齐地，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犹生长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②，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木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视杀人若刈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从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也。”

晋惠帝太子遹有罪，阎纂上书谏曰：“臣伏念遹长养深宫，沉沦富贵，受饶先帝，父母骄之。每见选师傅，下至郡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綰、周文洗马食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遂使不见事父君之道。古礼，太子以士礼与国人齿，欲令知贱，然后乃贵。自顷东宫，亦微太盛，所以致败，非但东宫，诸王师友、文学亦取豪族力能得者，岂有切磋，能相长益？今遹言语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选师傅。置游谈文学，皆选寒门孤臣、以学行自立者，及涉履艰难、名行素立者，使与游处，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但道古今孝子事亲、忠臣事君，及思愆改过，皆闻善道，庶几可全。”由此观之，故太子者，选左右俾谕教之，最急也。

【注释】

①贾生：即贾谊。西汉大臣。政论家。文帝时为博士、太中大夫。著有《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

②赵高：秦朝宦官。秦始皇死，与李斯伪造遗诏，逼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任郎中令，居中用事，控制朝政。后杀李斯，任中丞相；又杀二世，立子婴，不久，被子婴所杀。

③太子遹：晋惠帝之子。自幼聪敏，为晋武帝所宠爱。武帝死，惠帝痴呆，皇后贾南风无子，太子遹颇遭贾皇后恶恨，终为贾皇后杀害。

【译文】

南朝宋、齐两个朝代，有五位被废的君王，都是骄淫狂暴之辈，前后并无二致。这五位被废的君王中，有的被逆贼所杀，有的倾坠社稷，丢掉了帝位，难道是他们生性顽凶，自取灭亡，为上天所抛弃，从而使其帝王大业付诸东流了吗？虞世南说：“极端的聪慧和愚鲁都是天生的，而天赋一般的人是否能成为杰出的人才则要靠后天的训导和教习。而自宋齐以来，太子的师傅都是形同虚设的备员而已。品位较低的属僚即便能发现问题，欲图劝导规谏，却又碍于贵贱之礼而无法办到；而且，官位的晋升也多根据原有的爵位和资格，很少根据德行的优劣来决定。这五位被废的帝王，才气平庸，既没像周公、召公那样的德才兼备之人做老师，又听不到良朋益友的规劝，整日同奴才小人婢妾宫女厮混，以较低下的天赋，周旋于奴才小人中，最后遭致覆国亡身的下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原文】

梁元帝聪明才学，克平祸乱，而卒致倾覆。何也？元帝，梁武帝第七子，名绎，为荆州刺史，破侯景，都荆州，为西魏万纽于谨来伐，执帝害之。虞南曰：“梁元聪明伎艺，才兼文武，仗顺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称者。但国难之后，伤夷未复，信强寇之甘言，袭偏心于怀楚，蕃屏宗支自为仇敌，孤远悬僻，莫与同忧，身亡祚灭，生人涂炭，举鄱、郢而弃之，良可惜也。”议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智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知人则无乱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过人之才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智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不免于乱矣。”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宇内，为一代之明主乎？”虞南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观其卑躬历士，法令严明，虽勾践、穰苴无闻於天下^①。此猛将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由此观之，夫拨乱反正之主，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一身善战，不足恃也。故刘向曰^②：“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使艺善战，何益哉？”

【注释】

①穰苴：即司马穰苴。春秋时期齐国大夫。田氏，名穰苴，官司马。精通兵法。

②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另有《新序》、《说苑》等传世。

【译文】

梁元帝聪慧有才学，能够克平祸乱，而最终仍然导致帝位倾覆，这又是为什么呢？虞世南说：“梁元帝聪明而富有技艺，文武兼备，顺应民心，讨伐叛逆，报雪家国之冤，功成事就，其功业的确有可称道之处。但国家遭难之后，满目疮痍，尚未恢复，却轻信了强寇的甜言蜜语，即位于楚都江陵，摒弃宗室兄弟，视若仇敌，

放他们到孤远悬僻之地，结果造成无人与他共同分忧国事，最后落得身亡国灭，生灵涂炭，鄢郢之地弃于敌手，实在可惜。”

【原文】

后齐文宣帝，狂悖之迹，桀、纣之所不为，而国富人丰，不至于乱亡。何也？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第二子，受后魏禅也。虞南曰：“昔齐桓奢淫亡礼，人伦所弃，假六翻于仲父，遂伯诸侯。宣武帝鄙秽忍虐，古今无比，委万机于遵彦，保全宗国，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犹存者也。”议曰：殷有三仁^①，太康有五弟^②，亦皆贤者而国为墟，何哉？需子曰：“君子与人之谋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见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也。故虞公不用宫之奇谋，贼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天下之国，莫不有忠臣谋士，但在用与不用耳。苟为不用，反贻君误贤，人君子安能救败乱乎？”

陈武帝起自草莽，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虞南曰：“武帝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扫重氛于绛阙，复帝座于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谋长算，动无遗策，实开基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则优矣。”

【注释】

①三仁：殷纣王时的微子、箕子、比干。纣王荒淫残暴，微子离去，箕子劝谏被囚禁，比干被剖心。孔子称他们为“三仁”。

②五弟：即夏王太康的五位弟弟。太康失国，五弟便作“五子之歌”，追求其祖夏禹的训诫。

【译文】

后齐文宣帝狂妄暴虐，灭绝天理，其作为比之桀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文宣之世，国家殷富，

人民丰衣足食，不至于乱亡，这是为什么呢？虞世南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逸，不遵守礼法，为一般人伦所不齿。但他把大权委予管仲，遂使齐国成为诸侯的霸主。神武帝和文宣帝贪鄙残忍，疯狂暴虐，无与伦比。然而，他把朝政大权委予杨愔，宗庙社稷得以保全。这是因为他善于任用人才，所以才不致江山移位。”

陈武帝起自草寇，最终开创了帝王大业， he 可以和近代以来哪一位国君相比？虞世南说：“武帝以其奇才远略，胸怀匡复社稷的远大志向，其作为如同巨龙跃于江海，雄豹应变于岭外，他扫除宫廷的威胁，使处于危难中的国君恢复帝王的宝座。他西抗北周的军队，北克北齐的来犯之师，他精于谋略，长于料算，动而必成，万无一失，堪称开国奠基的一代英主，拨乱反正的盖世雄才。把他同宋祖刘裕相比，则略显逊色，若同齐高祖高欢相比，则又略胜一筹。”

【原文】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侔乎？

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治，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迩，文武制置，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咸同书轨，率土黎献，企伫太平。自金陵灭后，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堕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下室。仁寿雕饰，事将倾宫，万姓力殫，中民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猫鬼事起，秦王妃及仆射杨素母皆坐焉。纲维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鸣^①，皇枝剿绝，废黜不辜，树立所爱。废太子勇为庶人^②，立晋王广也^③。功臣良佐，诛翦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十世不永，岂天亡乎？”议曰：汉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④，叔孙通谏曰^⑤：“昔晋献公以骊姬故^⑥，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天

祀。此陛下所亲见。今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通曰：“太子乃天下本，本之一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乃听之。袁绍爱少子尚，乃以太子谭继兄后。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以长，上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不从，后果构隙。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在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有旨哉。

【注释】

①牝鸡晨鸣：此指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干预朝政，而文帝事事依从。牝鸡，即母鸡，喻指皇后。

②杨勇：隋文帝长子。隋朝建立后，被立为太子，参决军国大事。后遭皇后独孤氏及其弟杨广等人的猜忌被废为庶人。杨广杀父自立后，被赐死。

③杨广：即隋炀帝。文帝次子。公元604~618年在位。初为晋王，其兄杨勇被废为庶人后，得立为太子。后杀父自立。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导致国灭身亡。

④赵王如意：汉高祖刘邦之子，戚夫人所生。刘邦宠爱戚夫人，欲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因大臣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刘邦死后，赵王及其母戚夫人都遭吕后杀害。

⑤叔孙通：曾为秦博士。秦末，先属项羽，后归刘邦，任博士。汉立，与儒生共立朝仪。后任太子太傅。

⑥骊姬：春秋时期骊戎国君之女。晋献公克骊戎，夺立为夫人，生奚齐。深得献公宠爱，欲立奚齐为太子，于是潜杀太子申生。重耳等群公子皆出奔。献公死，奚齐继立。后被晋大夫里克所杀。

【译文】

隋文帝杨坚起自布衣百姓，最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把他同晋武帝划为一档，是否妥当？虞世南说：“隋文帝借外戚的重要地位，趁北周王室衰微之机，专权朝政，并最终取而代之，登上

了皇帝的宝座。他专心政治，博施恩泽，所以能够使新旧臣僚各得其所，进而安定天下，文治武功，皆有可称道之处。到后来他平定江淮，统一天下，全国百姓都渴盼从此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但自平定南陈以后，隋文帝的生活奢侈起来，虽然威震四海，但仍然欲壑难填，珠光宝器填满了内府，江南美色充斥后宫。仁寿年间，隋文帝大兴土木，百姓差役繁重，力不能胜，中产之家亦纷纷破产。再加上晚年心怀猜忌，巫蛊（利用巫术诅咒人）一案，杀了爱子杨俊之妃，又将大臣杨素之母下狱。至此，国家纲纪紊乱，礼教衰亡，甚至听信独孤皇后之言，残杀皇室骨肉，废黜无辜太子杨勇，另立杨广为太子，功臣良相，诛杀殆尽。隋文帝晚年的过失多于晋武帝，隋朝未能长久，能说是上天要使它灭亡吗？”

【原文】

或曰：“王霸之略，请事斯语矣。敢问歿而作谥^①，及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之耳目，其事奚象？”对曰：“古之立谥者，将以戒夫后代，随行受名，君亲无隐。今之臣子不论名实，务在尊崇，斯风替也久矣。”

昔季康子问五帝之德于孔子，孔子曰：“夫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时替化，育以成物。”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七十日，化生长育。其神为五帝纬。五帝，五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生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昊配木，勾芒为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为火正也。少昊配金，蓐收为金正也。颛顼配水，玄冥为水正也。黄帝配土。后土为土正也。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尚。从其所王之德次焉。木家次位火也。木家尚赤，以大德义之府，循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家宜尚白，为土者，四行之主，主于四季。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故土家尚木色青也。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及汉之初，臣贾谊以为汉土德，

以五行之传，从所不胜。传移之传也。五行相代，常从木水火土相胜之法也。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庖牺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得天统矣。昔共工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故皆不永也。以吾观之，帝王之兴，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后，以定五德。何以明之？汉，尧后也。尧，火德王，故汉为火焉。袁绍时耿包曰：“赤德衰尽，袁为黄后，以为袁舜后，舜土德，君故劝进焉。”是知帝王之兴，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后，有自来矣。今秦，颛顼后，水德也。故秦为水德焉。以此观之，虽百代可知也。

【注释】

①谥：古代帝王、贵族、大臣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被人加封的带有或褒或贬意义的称号。

【译文】

有人问：“称王称霸之韬略的优劣得失，于以上诸位帝王的事迹中即可窥见其大概了。那么，请问帝王死后的谥号，以及改换正朔、变易服色，以便令人耳目一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回答说：古代之所以为帝王立谥号，目的在于以此告诫后代。谥号根据帝王的生前事迹而立，对君王的亲族也不加隐讳的。今天的臣子为帝王立谥号，也不管名与实是否相符合，唯求尊崇，这种风气替代古代立谥的原则已经很久了。

从前，季康子向孔子请教五帝的德行，孔子说：“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五行分裂，才化育成万物，五行之神即为五帝之纬（行星）。古代的王改朝换代时，变易称号，都是取法于五行更替的道理。按照五行的顺序而变换称王，终始相生，也是仿照五行相生的道理。所以生为明王，死后以五行相配。因此，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少皞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上。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不同的崇尚，根据其称王时所崇尚的德来排列次序。

如夏后氏因金德而称王,所以崇尚黑色;殷人因水德而称王,所以崇尚白色;周人因木德而称王,所以崇尚红色。这便是三代所崇尚的德和色各不相同的原因。”到了汉初,公孙弘、贾谊认为汉应为土德,顺从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就能无往而不胜。秦为水德,所以汉根据土德而灭了秦朝。刘向、刘歆父子认为汉高祖出震(八卦之一,雷之象),庖牺氏最初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五行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又经唐、虞、三代,排到汉应为火德。所以高祖初发迹时,有神母夜间哭号,高祖应赤帝的符兆,才得以继天下大统。从前,共工氏曾以水德居于木德和火德之间,同秦国一样,因他们都不符合五行生克的序列,所以命运都未能长久。由此看来,按照五行生克的次序来推演,即便百代以后的事,也是可以预先推知的。

臣行第十

卷二
(德汗)

臣行第十

八九

【原文】

夫人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虚心尽意，口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或问袁子曰^①：“故少府杨阜^②，岂非忠臣哉？”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③，其谏语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国家昏乱，所为不谏，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注释】

①袁子：即袁宏。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字彦伯，

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著有《后汉纪》、《竹林名士传》、《东征赋》、《北征赋》等。

②杨阜：汉魏时期的名臣。魏明帝时任少府，敢于犯颜直谏，人称有公辅之风。

③陈群：三国时期曹魏大臣。初从刘备，后归曹操。建议选任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魏明帝时官至司空、录尚书事。

【译文】

作为大臣，当某些事情尚未萌芽，形迹尚未表现出来时，而能够走在众人之先，对事物发展之存亡得失的机理洞若观火，并能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患于未然，使自己的君主超然立于不败之地、显荣之处。能做到这一点，可称之为“圣臣”。能谦虚谨慎，尽职尽责，时常向主上进献好的建议，用礼义来劝勉主上，以长远之策来晓谕主上，称颂推动主上的美德美政，匡救主上的恶德恶政，这样的人，可称之为“大臣”。为政辛劳，早起晚睡，不断为国举荐贤才，持之以恒，经常以往古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教育主上，以使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的人，可称为“忠臣”。能明察事物发展的成败之势，及早采取补救措施，堵塞漏洞，根绝祸源，转祸为福，使君主终无罹患之忧，这样的人，可称之为“智臣”。遵纪守法，忠于职守，不受贿赂，饮食节俭，这样的人，可称为“贞臣”。在君昏国乱之时，能够做到不阿时弊，敢于犯颜直谏，这样的人，可称之为“直臣”。这六种类型，总称为“六正”。

【原文】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①。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

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中实险诋，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②，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桓范《世要论》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谗乎？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谄乎？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注释】

①具臣：备位充数之臣。具，准备。

②比：勾结。

【译文】

安于官位，贪取俸禄，不务公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缺乏主见和独立的人格，这样的臣僚，可称为“具臣”。凡是主上所说的，都一味加以赞美，凡是主上所做的，都一味加以肯定，暗中询访主上所喜好的东西，然后设法搞到这些东西向主上进献，以快主上之耳目，奉承拍马，迎合主上，而不顾将造成的祸害，这样的臣僚，可称为“谀臣”。内怀险诈之心，外貌唯唯喏喏，舌巧如簧，面泛媚色，嫉贤妒能，对自己所要举荐的人，只宣扬他的优点而不指出他的缺点；对自己想要

贬退的人，则只宣扬他的缺点而不同时指出他的优点，以至造成主上赏罚不当，号令不行，这样的人，可称为“奸臣”。其智慧足可以文过饰非，其舌辩的才能足以说动主上，对内分离骨肉之亲，外则能使满朝文武相互猜忌，造成混乱，这样的人，可称为“谗臣”。专擅国柄朝政，颠倒轻重，结党营私，壮大私人势力，矫诏窃命，居身显位，目中无人，这样的臣僚，可称为“贼臣”。用佞邪之言谄媚主上，陷君主于不义之地，结纳朋党，以堵塞主上聪听之路，使主上不明真相，黑白颠倒，是非无闻，使君主的恶名布于境内，传播至四邻，这样的臣僚，可称为“亡国之臣”。以上六类大臣，统称为“六邪”

【原文】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①，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黜。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诘，道同委蛇，盖谓是也。”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吏也。”朱云庭诘张禹曰^②：“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塞义。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注释】

①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春秋时期，陈国大夫御叔

之妻夏姬在御叔死后便与陈灵公及朝中大夫私通，陈国大夫泄冶犯颜劝谏，陈灵公使用刺客杀了泄冶。

②朱云、张禹：二人均为西汉大臣。

【译文】

子贡向孔子问道：“陈灵公君臣居然在朝中淫乱，泄冶毅然进谏反而被杀。泄冶的事迹同比干（殷纣王大臣，因力谏纣王被杀）相同，他的行为可称得上仁吗？”孔子回答说：“比干同纣王的关系，从血亲方面说，他是纣王的叔父；从官职上说，他是少师，款款忠心，唯在保存社稷宗庙而已，所以，他以必死的决心向纣王进谏，希望能以自己的死来唤起纣王的悔悟，这样的情愫就出于仁。泄冶身为下大夫这样的小官，同君王并无骨肉之亲，却冀希于得到陈灵公的宠爱，因而不肯离去，以区区之身，欲图匡正整个国家淫昏的风气，虽然是为君而捐躯，但结果并无益于国，像泄冶这样的人可算是怀恋官禄的人。《诗经》上说：‘民自多僻，无自立辟’，说的不正是泄冶谏陈灵公这样的事情吗？”

有人问：叔孙通对秦二世颇阿谀谄媚的言行，这样做对吗？司马迁说：“根据不同的君主而采取不同的立身处世的原则，这是前代哲人所赞同的。叔孙先生顺应世事，揣度时务，制定礼法及处世进退的变化，都能据时势的要求而变化，最终成为汉家一代儒宗。古代的所谓君子，正直而不坚挺固执，貌似弯曲面并不诚心屈服，大直若屈，其方法灵活多变，如同蜿蜒曲折的小道，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①，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范曄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岵嶮之中，而与腐夫

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注释】

①窦武：东汉大臣。灵帝时拜大将军、封闻西侯，掌握朝政。起用反对宦官的力量，又联络太学生，与陈蕃等人谋诛宦官，事泄，兵败自杀。陈蕃：东汉大臣。字仲举。桓帝时任太尉，灵帝时任太傅。与大将军窦武等谋诛宦官，事败被杀。

【译文】

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像窦武、陈蕃这样的人，同宦官在朝中争衡，最终被宦官所杀害，难道也不值得称颂吗？”范曄回答说：“东汉桓帝、灵帝之世，像陈蕃一般人，都能树立风声，与昏政乱俗相抗衡，在艰难险阻中前进，与宦官作斗争，而最终遭致败亡，其原因，并不是他们被时雾尘埃遮住了眼睛，不能够洁身自好，独善其身。而是因为他们可怜世人，以脱离世俗为清高，致使人伦冷漠，互不关心。陈蕃等人把消极循世作为不义之举，所以，虽屡遭贬斥而不肯离去；以恢复仁心为己任，虽道路漫长而斗志更加激昂。待峰回路转，重新出任后，陈蕃便出谋献策，协助窦武，欲图铲除阉患，可谓万代难逢的时机，虽然没有获得成功，然而他们的信义之举也足以激励世人引导世道人心啊。”

【原文】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①，可谓义乎？”范曄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

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②。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跣号泣，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注释】

①张超之难：东汉末年，广陵太守委政务于臧洪。曹操围雍丘（今河南杞县），臧洪向其盟友袁绍求救，袁绍不肯出兵，雍丘城破，张超被诛族，臧洪因此与袁绍绝交。后绍攻洪，城破被杀。

②趣：同趋。

【译文】

有人说：“臧洪死于张超之难，称得上义举吗？”范曄回答说：“张超被曹操围困于雍丘时，臧洪急于救朋友出危难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看他顿足呼号，束甲请战的举动，着实令人赞叹。豪杰霸主的行为取舍原则，恐怕与守义之心不同吧？他们之间或缔谋连衡，或以诡诈算计相加，都根据形势于己的利害而变化罢了。况且，当时张超的偏城已危在旦夕，曹操与袁绍正值敦睦友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臧洪仍幻想借助自己的往日旧友袁绍的力量，以解张超于倒悬之危，忿恨之师，为兵家所忌。臧洪虽然胸怀申包胥哭秦庭之节义，却不能收到保存楚国的实际效果。”

【原文】

或曰：“季布壮士^①，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

是乎？”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骞音骑连反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议曰：太史公曰：“魏豹、袁越虽故贱^②，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又《蔺相如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管子曰：“不耻身在縲绁之中^③，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此皆士之行己，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注释】

①季布：汉初名将。楚人。楚汉战争中，为项羽部将，数困刘邦。汉立，被刘邦追捕，剃发为奴。由朱家通过夏侯婴向刘邦进言，得赦免。成为汉初名将。季布本为楚地游侠，重信义。人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②魏豹：汉初诸侯王。战国时魏国贵族。陈胜起义时立其兄咎为魏王。后咎被秦军所败，自杀。魏豹逃亡楚地，向楚怀王借兵数千，攻下魏地二十余城，自立为魏王。后随项羽入关，改封西魏王。后属汉，复叛，为韩信所俘。后为汉将所杀。彭越：汉初诸侯王。楚汉战争中归刘邦，屡建奇功。汉立封梁王。后被人诬告谋反，为吕后杀害。

③縲绁（léi xiè）：捆犯人的绳索。泛指被囚禁。

【译文】

季布是一位著名的壮士，竟然能做到摧刚为柔，剃发为奴，四处逃匿，这样的行为也值得称赞吗？”司马迁说：“以项羽惊天动地的气概，而季布居然还能以自己特有的英雄气概名显于楚军，并屡次率军斩将夺旗，不愧壮士。然而到后来项羽战败，季布也为汉王所通缉，为避免刑戮，削发为奴，以免一死，又是何等的卑下！他一定是自认胸怀非凡的才能，所以虽倍受侮辱，但却并不以此为羞，其目的在于伺机施展自己尚未发挥的才能，所以最终成为汉代的名将。贤者的确把死节看得很重，但这样的死，并不同于婢妾贱人因一时感愤而自杀的死法，这样的自杀，并不是勇敢的表现，而是黔驴技穷，无路可走的表现。”

【原文】

或曰：“宗慙之贱也^①，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为长史，何如？”裴子野曰^②：“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闷，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③。降志辱身，挽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贵骋群雄之上，韩、黥之志也^④。卑身之事则同，居卑之情已异。若宗元干无忤于草具，有韩、黥之度矣。终弃旧恶，长者哉！”宋宗慙之贱也，州人庾业丰富，待客必方丈，其为慙设，则粟饭，慙亦致饱。及为豫州，请业为长史也。

【注释】

①宗慙：南朝刘宋名将。官至豫州刺史监五州诸军事。少时贫寒，任侠尚武。为同乡大族庾业所轻。后来做了豫州刺史，不念旧恶，请庾业做了长史。

②裴子野：南朝史学家、文学家。《三国志注》作者裴松之之曾孙。著述颇丰。

③曾、原：即孔子的学生曾参、原宪。二人均不为贫穷所累，怡然自乐。

④韩、黥：指西汉大将韩信、黥布。韩信少时贫寒，曾受胯下之辱。英布曾坐法黥面。二人均受辱不羞，成就了一代名将。

【译文】

人问：“宗慙身份微贱之时，曾被庾业所轻视，到后来他贵为一州太守时，反而请庾业出任自己的长史，这样的做法该如何评价？”裴子野说：“贫贱时没有戚容，没有忧闷，恬然自得，安之若素，如此博大的胸怀，有曾参、原宪一般的德性；降志辱身，俯眉折腰，忍心屈居于平庸之辈的手下，贵则能驰骋于群雄之上，如此能屈能伸，是韩信、黥布一类大丈夫的情怀和志向。居卑贱之位时行事相同，但情感则有所不同。像宗慙受之粗茶淡饭而面无愠色，颇有韩信、黥布那样的度量，而且不念旧恶，的确有长者之风啊！”

【原文】

世称酈寄卖交^①，以其给吕禄也^②，于理何如？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③，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徐庶母为曹公所得^④，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流涕

曰：“不救有二也。”

【注释】

①酈寄：西汉臣。与吕禄交情深厚。吕后死，周勃、陈平等谋诛诸吕，酈寄有意到吕禄府中喝酒闲谈，麻痹吕禄，周、陈之谋得以成功。

②吕禄：吕后之侄，掌握禁军。

③王陵：西汉大臣，官至右丞相、太傅。

④徐庶：三国颍川（今河南禹州）人。初与诸葛亮交友，后归刘备，乃荐诸葛亮于刘备，曹操取荆州，随刘备南行，因其母为曹军所执，被迫归曹。官至右中郎将。

【译文】

世人都说酈寄（与吕禄友善，周勃为除掉诸吕，便劫持酈寄之父酈商，逼迫酈寄骗吕禄出游，周勃趁机入据北军，除掉了诸吕）欺骗吕禄是卖友的行为，应该如何评价？班固说：“所谓出卖朋友，是指见利而忘义的行为。而酈寄之父身为功臣被周勃劫持，虽然摧灭了诸吕，但安定了汉家社稷，从保存国君和亲人这两方面来说，酈寄之举都是值得称赞的。”

人问：“靳允不救至亲而死守城池，算得上忠吗？”徐众说：“靳允与曹操的关系不是君臣关系；而母亲，则是自己的至亲，从义的要求来说，应弃城而救母。从前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拘执，王母认为刘邦定能得天下，因此自杀以巩固王陵事奉汉王的决心。这说明，只有内心无所牵挂，才能全身心投入所从事的事业，为人主效死尽节。卫公子开方在齐国做官，十年不归。管仲认为，开方既然对自己的至亲都不怀心上，怎么会诚心爱他的国君呢？这样的人不宜做宰相。因此说，若要寻求忠臣，就必须到孝子中去寻求。靳允应该先营救自己的母亲。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所得，刘备当即放徐庶赴曹营

探母。如果要想得天下，就必须恕量母子亲情，由此看来，曹操也应该遣靳允先救他的母亲。”

【原文】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①：“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②，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③，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注释】

①王朗：三国曹魏大臣。初从陶谦、孙策，后应曹操之召，潜返中原。曹魏立国后，官至司空、司徒等职。

②单父（shàn fǔ）：古地名。在今山东单县。

③邺：古地名。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

【译文】

魏文帝问王朗等人道：“从前子产治理郑国时，没有人能够欺负他；子贱（孔子的弟子）治理单父时，人们不忍心欺负他；西门豹治理邺时，人们不敢欺负他。这三个人的才能，以做君王的品德来衡量，哪一个最优？”王朗等回答说：“君王如果推行德政，那么，他的臣下因感受其主的仁义之举，因而不忍心欺骗他；君王能够明察秋毫，那么，他的臣下害怕被察觉，因而不敢欺骗他；君王严刑峻法，那么，他的臣下害怕获罪，因而不敢欺骗他。推行德政，用仁义之举相感化，这同对百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百姓有廉耻之心，从而达到能够自我约束，二者的实质和效果都是一样的。君王明察秋毫，使臣下谨慎小心，如履薄冰，这种方法同导

之以政，齐之以刑，百姓虽然免于罪过，但并无廉耻之心，二者的效果是一样的。任德与任刑二者的悬殊之大，好比称锤同所称物体的区别，绝不是钩铢、斤两之间的差别。”

【原文】

或曰：“季文子^①、公孙弘^②，此二人皆折节俭素，而毁誉不同，何也？”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③，参也鲁^④，师也辟^⑤，由也喭^⑥。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矣！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吁！何为其然？夫肖貌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膩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注释】

①季文子：鲁国贵族。历相宣、成、襄三公。以廉洁清俭而著称。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

②公孙弘：西汉大臣。武帝时官至丞相，封平津侯。曾建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

③柴：即高柴，字子羔。孔子的学生。

④参：即曾参。孔子的学生。

⑤师：即颛孙师，字子张。孔子的学生。

⑥由：指仲由。孔子的学生。

【译文】

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弘二人都能甘心居下，生活俭朴，然而却毁誉不同，这是为什么呢？”范晔说：“想通过仁爱之举而获取利益的人，往往借仁爱的名义去获取个人利益；而真正体会到义的精髓的人，不必时时处处去考虑何谓义举，但却时时处处合乎义的要求。季文子的妾不穿帛做的衣服，鲁国人传为美谈；而公孙弘身穿布衣，汲黯却讥讽他故作朴素，是伪诈之举。同样的事实却毁誉不同，是什么道理呢？莫非是以朴素为体与以朴素为利的区别吧？所以古书上说：‘真正具有仁爱之心的人，以推行仁爱之举为安；狡猾的人却是通过仁爱之举谋取私利；畏惧获罪的人，则是勉强行施仁爱之举。’比较仁爱之举，其事功效果没有什么差别；但若考察以上仁爱之举的实质，却是彼此不同的。以仁爱之举为安的人，是本性善良而自觉行仁；欲通过推行仁爱之举获利的人，是努力行仁；勉强行施仁爱之举的人，则是不得已而为之。三种仁举相比较，以仁为安的人，最可称道。”

【原文】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其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预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一期之功，而乃

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①。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卒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兵耳。”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战之胜，诈之可也。若海内纷纷，雌雄未决而失信于天下，败亡之道也。当亡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赵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何晏之论当矣。

【注释】

①贼：害。

【译文】

有人问：“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称得上是奇将吗？”何晏说：“秦将白起迫使赵军投降后，却背信弃义，坑杀赵军四十万，这难道仅仅是残酷狂暴之举吗？以后恐怕很难再得志了。假若使人们预知即便投降，也不免于死，那么，即使是赤手空拳，其势也令人畏惧，更何况四十万披坚执锐的将士呢？天下人看到投降秦军的将领，头颅堆积如山；归附秦军的士兵，骸骨成丘，那么日后若再同秦军交战，必抱死战到底的决心，哪会有人肯降服？哪会有城池能轻易攻下？白起的这种做法，虽然能够消灭了赵军四十万生命，但也同时更加强了天下守疆抗秦的战斗力和决心。所以说，虽然表面上侵占了别人的土地，实际上却削弱了自己的

军事实力和本来有利的军事态势；虽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却反而败坏了并吞六国的大计。为什么这样说呢？假设使赵军重新聚合，战马获得新生，日后与秦国的战争再起，就绝非往日之战可比了；况且，秦军今日之举，已经使山东六国抗秦决心更加坚定，战斗力也更强了呢？长平之战后，秦军之所以不敢重新加兵于邯郸，并不是仅仅因为秦国以平原君的救国活动为忧，而是害怕诸侯援兵到来罢了。只是白起讳莫如深，不敢明言而已。而且在长平之战中，秦人凡十五以上，均荷枪赴赵国参战了。以秦这样的强国，十五以上的人已死伤过半，这可称为击破赵军的战功为小，而秦国大伤元气的败举为大。白起之举，又有什么可称奇的呢？”

【原文】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迹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弘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

城，未可量也。”或曰：“乐毅相弱燕，破强齐，合五国之兵，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则仁者之师，咸以为谋谋胜武侯也。可乎？”张辅曰^①：“夫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长啸俟时。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以大位，在抚孺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治内，武以折衝，然后布恩泽於国中之人。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谋谋弘远矣。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②，贪夫自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殆将与伊、吕争烈，岂徒以乐毅为伍哉？”

【注释】

①张辅：西晋大臣。官至御史中丞。为官清正，不阿权贵。

②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伯夷，伯夷不受。后来二人都逃至周。周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而谏。周灭商后，二人隐于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译文】

有人问：“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他奉命集赵、楚、韩、魏、燕五国军队讨伐齐国，连下七十余城，仅剩莒和即墨二城未下。后燕惠王中齐国反间计，将乐毅免职，乐毅被迫出奔。）不屠戮莒和即墨二城，遂使霸图宏业功败垂成，这岂不是重大的失策吗？”夏侯玄说：“看了乐毅致燕惠王的书信，觉得乐毅大体上可称为明晓事物发展的机理、遵守道义、始终不越礼规的人吧？想充分发挥道德的能量，胸怀天下百姓的人，其作为难道应仅仅局限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或者仅仅局限于攻伐兼并吗？以攻伐兼并为目的，是乐毅不屑去做的；以废弃道义的代价来换取燕国的强大，也不是乐毅所追求

的；不屑于蝇营狗苟的小利，不着意追求局部的成功，这本身就是真正的兼并天下之举。进攻齐国这件事，不过是乐毅运用他的机谋以震动四海而已。围困齐城而不加害于城中百姓，使自己的仁爱之心遐迩闻名；弘扬美德而使列国倾慕，则可与商汤周武的事迹相媲美。乐毅以其恢宏的气度，放纵莒和即墨二城，围而不攻；取明信于齐人，以待其自行瓦解；将使即墨和莒二城的百姓对齐王产生怨恨情绪；示人以宏广之路，以待田单等齐将回心转意；大兴对齐国降将宽容和善之风，以申张齐国士人自尊自重的情怀；以此来感召东海之滨，属连华夏之裔，使燕王的恩泽如和熙的春风，人们响应燕王如同渴盼春风沐浴的小草，人们思念拥戴燕王如仰风声，如此，二城必定自动放下武器，归从燕国，王业也将随之兴隆。这样，虽然在即墨和莒两座城池耗费了时间，但在整体上却加快了感召天下的速度。不幸的是燕王中齐反间之计，变易将帅，形势急转直下，攻败垂成，这是突然的事变所致。如果对二城加兵逞威，以残酷的杀戮来昭示四海百姓，二城虽然可能攻拔，那么，霸王之业也便随之付诸东流了。乐毅难道不明白自己有能力迅速攻拔二城吗？只是顾虑攻下城池的同时也损害了王霸事业。乐毅难道还不懂得不速战速决、延误时间易生变故的道理吗？只是顾虑加快攻战速度，也同样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由此看来，乐毅不屠戮二城，其深远的战略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原文】

或曰：“商鞅起徒步，下孝公，挟三术之略，吞六国之纵，使秦业帝，可为霸者之佐乎？”

刘向曰：“夫商君，内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宠，不偏疏远。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之厉戎上，周后

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①，而诸侯信之。此管仲、咎犯知谋也。今商君倍公子印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侯也。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伦也。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尝舍于树下，不忍伐其树，况害于身乎？管仲夺伯氏骀邑三百户，无怨言。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身死车裂，其去霸者之佐亦远矣！然孝公杀之^②，亦非也。可辅而用，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乎！”议曰：商鞅初因景监求见秦孝公，说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时时睡，后又与鞅语，不知膝之过席。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君欢甚也。”鞅曰：“始吾说公以帝道，而曰：‘久远矣，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子孙成事乎？’吾又说以霸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昔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鲁侵地。桓公许之，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与曹沫三败所亡之地。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而还，燕庄公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君，令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诸侯闻之皆从，齐桓公于是始霸。由此观之，商鞅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从鞅言，孝公过也。商鞅牵于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刘向以鞅无霸王之术，谬矣。

【注释】

①原之期：晋文公率兵攻原邑，与城中百姓约，以三日为期，攻城不下，即领兵而去。后三日不下，果然引兵而退。

②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国富兵强。他死后，商鞅被旧贵族诬害，车裂而死。秦孝公并未杀死商

鞅。此处有误。

【译文】

有人问：“商鞅毅然入秦拜谒秦孝公，胸怀富国强兵的谋略，最终使秦国吞并了合纵抗秦的山东六国，成就了帝王之业，可称得上辅佐称霸的人才吗？”刘向说：“商鞅这个人，对内狠抓农耕战备之事，对外重视战功的奖赏，他不阿尊贵受宠之人，不歧视被疏远的人，《书经》所说‘无偏无党。’《诗经》所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所讲的激励将士，周人先祖后稷的劝勉农业，都未必能赶得上商鞅的所做所为。这是秦国之所以能兼并诸侯的根本原因。所以荀子说：‘四世强盛，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命数和规律决定的。’春秋的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等，齐桓公不违背在柯会盟时的诺言（桓公五年，齐伐鲁，鲁败。鲁以向齐进献遂邑请和，齐桓公同鲁君在柯会盟，将要签订盟约时，曹沫持匕首逼齐桓公尽还被侵的鲁国土地，桓公允诺），晋文公不负原之期（最初晋文公流亡在楚国时，曾得到楚国的盛情款待，楚王曾问晋文公将来做了晋国的国王，将用什么来报答楚国。晋文公说，将来若与楚国对阵疆场，他将退避三舍，后来果真履行了诺言），这些是管仲和咎犯进献的谋略。而商鞅却背弃了公子卬的旧恩，背弃了与魏国结好的盟约（商鞅在魏国时，与公子卬是好朋友，后来商鞅率秦军伐魏，公子卬率魏军迎击，商鞅诈称要与魏结盟罢兵，公子卬轻信赴宴会盟，遭秦伏兵袭击，魏军因而大败，被迫割河西之地与秦求和），采用欺诈手段攻破魏国三军之众。所以，山东六国诸侯都慑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内心并不与秦国亲近。假若秦孝公遇上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能够号令山东诸侯，集结六国的军队，讨伐秦国，秦国恐怕要归于灭亡了。只是当时天下没有像齐桓公、晋文公

这样的国君，所以秦国才得以兼并山东六国。商鞅来自以为通晓王霸之德，考察他的所做所为，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前，周公、邵公推行善政，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但人们仍然怀念他。《诗经》中“蔽芾甘棠”的诗句，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人们曾在树下纳凉，当然不忍心砍伐它，更何况曾是朋友，怎么忍心去伤害他的身体呢？管仲曾经剥夺了伯氏骈三百户封邑，而伯氏骈并无怨言。而商鞅对内实行严刑苛法，对外加紧吞并攻战，最后竟落得车裂身亡的可悲下场，所以他距霸王的良佐这样的称号还远着呢。然而，秦孝公杀商鞅也是一个错误。对商鞅这样的人，还可以有引导性、选择性地加以任用，使他推行宽容平和的法规，再注意施行恩德，发扬信义。这样，大概就可称为霸王的良佐了吧？

【原文】

诸葛亮以马谡败于街亭^①，杀之。后蒋琬谓亮曰^②：“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哉？”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习凿齿曰^③：“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视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弩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晋侯使荀偃子与楚战于郟^④，偃子败归而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馆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⑤，公喜而后可知曰：‘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保也。君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若日月之蚀，何损于明？”晋侯使之复其位也。

【注释】

①街亭：古地名。又称街泉亭。故址在今甘肃庄浪东南。

②蒋琬：三国蜀汉臣。为诸葛亮所推重。

③习凿齿：东晋学者。博学多闻。大司马桓温召为从事。温图谋篡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54卷），推蜀为正统，贬曹魏篡逆。

④郿：古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北。

⑤子玉：即成得臣。春秋时期楚国名将。官至令尹。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他违抗楚王之命，贪功恋战，被晋军打败。后自杀。

【译文】

三国时，诸葛亮因马谡兵败街亭，将他斩首。后来蒋琬对诸葛亮说：“从前楚国杀得臣（因与晋国打仗，兵败被楚所杀），晋文公听说后非常高兴，据此可见，楚杀得臣是一个错误。如今天下未定，而你却杀了马谡这样富于智谋的人，难道不可惜吗？”诸葛亮含泪回答说：“孙武用兵，之所以战无不胜，在于军法严明。因此，从前杨干乱法，魏绛毫不留情地杀了他。如今四海分裂，战争的烽烟才刚刚燃起，便废弛军法，还怎么能去讨伐逆贼呢？”习凿齿说：“诸葛亮最终不能兼并曹魏这样的大国，这个结局不正与诸葛亮的行事相适应吗？春秋时期，晋侯看到林父以后必然有助于晋国，所以不因一时的兵败而杀他，后来果然立了大功；楚王不明白得臣对自己的作用，所以杀了他，结果又一次遭致了失败。而蜀汉偏居西南一隅，人才本来就比曹魏少，居然不惜杀掉了俊杰之士，任用那些庸碌之辈，把严明军法置于任用人才的原则之上，没有认真总结北伐多次失败的教训，想成就统一大业，这不是相当困难的事吗？”

【原文】

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对曰：“勃本高帝大臣，众所归向，居太尉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援，鄙寄游说，以谄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托之任，辅弼幼主，天下晏然。遭燕王旦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废昌邑，立孝宣，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祚，参典伊周，为汉贤相。推验事效，优劣明矣。”袁盎问汉文帝曰^①：“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盎曰：“可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刘氏不绝如带，绛侯为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吕氏崩，大臣相与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也。”

后汉陈蕃上疏荐徐稚、袁闳、韦著三人。帝问蕃曰：“三人谁为先后？”蕃曰：“闳生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②，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注释】

①袁盎。即爰盎。西汉大臣。字丝。历任齐相、吴相。他本为游侠。后因“多受吴王金钱”等罪名被御史大夫晁错告发，降为庶人。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之名发动叛乱时，他借机向景帝建议诛杀晁错。后因与梁孝王结怨，被刺杀。

②三辅：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分内史为左右内史，与主爵中尉（后改为主爵都尉）同治长安城中，所辖皆京畿之地，故今称“三辅”。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左右内史、主爵都尉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辖境在今陕西中部地区。

【译文】

有人认为周勃的功劳大于霍光，这样的看法正确吗？

答道：周勃本是汉高祖的大臣，万众仰慕，又身居太尉这样重要的官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这些重臣的支持，又有朱虚侯诸王的援助，郦寄游说诸吕，施以诈术，顺应众心，因而易于成事。而霍光的情形就不同了，他是在仓促之际，受武帝托孤之任，辅佐年幼的汉昭帝，使天下安然无事。燕王刘綰之乱暴发后，他诛除叛乱逆贼，安定了王室。后来，又废除昌邑王，迎立汉宣帝，他执掌汉家王朝的重权，促使汉朝国运中兴，其功名可与伊尹、周公的事迹相媲美，堪称汉家的贤相。考察比较周勃和霍光的事迹，其优劣可自然而然明。

后汉陈蕃上疏皇帝，举荐徐稚、袁闳、韦著三人。皇上问陈蕃：“他们三人谁先谁后？”陈蕃回答说：“袁闳生于大族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谓耳濡目染；韦著在三辅地区长大，颇受礼义的熏陶，正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徐稚，生长于江南礼义风俗卑薄的偏远地区，而能够出人投地，应当以徐稚为先。”

【原文】

或曰：“谢安石为相^①，可与何人为比？”虞南曰：“昔顾雍封侯之日^②，而家人不知，前代称其持重，莫以为偶。夫以东晋衰微，疆场日骇，况永固苻坚字也六夷英主，亲率百万。苻融俊才名相，执锐先驱，厉虎狼之爪牙，骋长蛇之锋镞，先筑宾馆，以待晋君。强弱而论，鸿毛泰山，不足为喻。文靖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谢玄之书，则胜败之数，固已存于胸中矣。夫斯人也，岂以区区万户之封，动其方寸者欤？若论其度量，近古已来，未见其匹。”

隋炀帝在东宫，尝谓贺若弼曰^③：“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④，俱称良将，其间优劣何如？”对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议曰：胆气果敢，猛将也；渊而有谋，谋将也。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议曰：奋捷矫悍，斗将也；御军齐

肃，领将也。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议曰：领一偏师，所向无敌，骑将也；包罗英雄，使群才各当其用，大将也。”太子曰：“善。”

【注释】

①谢安：东晋大臣。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名士。年四十出仕，官至司徒。公元383年前秦王苻坚率百万大军南下，朝廷震恐。他镇定自若，出入如常。出奇制胜，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②顾雍：三国孙吴大臣。官至丞相。

③贺若弼：隋朝名将。字辅伯，河南洛阳人。献灭陈十策，为文帝所重。因灭陈之功封宋国公，官至右武侯大将军。后因议论朝政被炀帝杀死。

④杨素：隋大臣。因灭陈之功封越国公。后任尚书左仆射，执掌朝政。参与宫廷阴谋，废太子杨勇，拥立炀帝。后封楚国公，官至司徒。韩擒虎：隋将。在灭陈战争中，他最先攻入宫城，俘陈后主。因功进位上柱国。史万岁：隋将。进位柱国。后遭杨素忌恨，进谗言于文帝，被杀。

【译文】

有人问：“谢安这样的丞相，可与什么人相比？”虞世南说：“从前顾雍封侯时，连自己家里的人也不知晓，前代人称赞他性格稳重，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谢安做宰相的时代，正是东晋国势衰微，战争形势日益严峻之时。前秦王苻坚，作为六夷英主，亲率百万大军南下；苻融则为俊才名相，率部为先驱，披坚执锐，厉如虎狼之爪牙，锐似长蛇之锋镞，预先筑好宾馆，以备将做俘虏的东晋国君使用。就东晋和前秦的强弱形势而论，用鸿毛和泰山来作比也不为过。而谢安，大敌当前时镇定

自若，拒绝了镇守荆州的桓冲入授京师的请求，接到谢玄从前线送来的大破秦军的捷报后，仍然不动声色，据此可见，胜败之数他似乎早已了然于胸了。像谢安这样的人，难道以区区万户侯的封赏，能够使他乱了方寸、欣喜若狂吗？如果论谢安的度量，近代以来，还未发现能够与他相匹敌的人。”

隋炀帝在东宫做太子时，曾问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都被称为良将，但如果比较他们三人，谁优谁劣？”贺若弼回答说：“杨素是猛将，不是谋将；韩擒虎是一员斗将，而不是一员善于带兵的领将；史万岁是一位善于出偏师破敌的骑将，还算不上一位善于网罗英雄、知人善任的人将。”太子说：“你讲的很有道理。”

【原文】

故自“六正”至于“问将”，皆人臣得失之效也。古语曰：“禹以夏亡，桀以夏亡；汤以殷亡，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①，无敌于天下，而夫差以见擒于越^②；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是以成王处襁褓而朝诸侯，周公用事也；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死于沙丘^③，任李兑也^④。故魏有公子无忌^⑤，削地复得；赵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⑥，而昭王反位；齐有田单，而襄王得国。因斯而谈，夫有国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综人物，论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余议，有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闻。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德也。

【注释】

①阖庐（？～前496年）：春秋末吴国国君。名光。公元前514～前496年在位。他用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他灭徐破楚，曾一度攻占楚都郢。后被越王勾践打

败，重伤而死。

②夫差（？～前473年）：春秋末年吴国国君。阖庐子。公元前495～前473年在位。在夫椒打败越军，乘胜攻破越都，迫使越为属国。继而开邗沟连接江淮，以图北上称霸。前482年，与诸侯会盟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霸，越乘虚攻入吴都。后越国再次兴兵攻灭吴国，他自杀。

③赵武灵王：战国时期赵国国君。名雍。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在位期间实行军事改革，提倡“胡服骑射”。灭中山，破林胡、楼烦，国势大盛。后让位给少子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从而引起内乱。后被李兑围困于沙丘宫，饿死。

④李兑：战国时期赵国大臣。前295年，公子章反叛，他与公子成起兵保卫惠文王，杀公子章等，困死主父于沙丘宫。官至相国。

⑤公子无忌：即魏无忌。战国时期魏国贵族，魏安厘王之弟。号信陵君。公元前257年，曾设法窃得兵符，击杀将军晋鄙，夺取兵权，救赵胜秦。后十年，为上将军，联合五国击退秦军。有食客三千。

⑥申包胥：春秋时期楚国大夫。伍子胥率吴军破楚，包胥赴秦国求救，在秦宫中七日不食，日夜哭泣，秦王被感动而发兵救楚。楚昭王得以返国。

【译文】

以上所谈的从“六正”到“问将”，都是做臣子的得失的典型事例。古语说：禹能做夏朝的王，而桀却使夏朝灭亡；汤能做殷商的王，而纣却使殷商灭亡；阖庐能使吴国强盛而无敌于天下，而夫差却使吴国灭亡做了越国的俘虏；秦穆公能使偏远的秦国名震诸侯，做了诸侯的霸主，而秦二世却使秦朝灭亡、被劫杀于望夷宫。他们同为君王，而功迹却悬殊不等，原因是他们所重用

的臣子相差悬殊。因此，周成王尚处襁褓之中而诸侯来朝拜，这是周公当政的缘故；赵武灵王五十岁时饿死于沙丘，是因为他错用了李兑。所以，魏国因为有公子无忌（即信陵君），就能重新收复已失去的土地；赵国任用蔺相如为相，秦国便不敢加兵于赵；楚国有申包胥，昭王才得以复位；齐国有田单，齐襄王才得以复国。由此看来，身为一国之君，如果不能陶冶世俗，甄别网罗人才，深深懂得臣子邪正的利弊得失，掌握称霸称王的要领，做不到这些，仍然能够立功成名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事例。

德表第十一

卷二
(德行)

【原文】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欲之本同，而迁染之途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①。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载抑流宕，慎其所与，节其所偏。故《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

《人物志》曰：“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②。强毅之人，恨刚不和，不戒其强之唐突，而以顺为挠，厉其亢。是故可与立法，难与人微也。柔顺发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亢为割^③，安其缓。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也。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少忌。雄悍之人，气奋英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恒，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屈也。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也。强楷坚劲，用在桢杆，失在专固。凌楷之人，秉意劲持，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群为虚，强其专。是故可与持正，难与附众也。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博辩之人，论理贲给，不戒其词之浮溢，而以楷为系，遂其流。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也。普博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溷浊。弘普之人，意爱周洽，不戒

德表第十一
二七

其交之混杂，而以介为狷，广其浊。是故可与抚众，难与厉俗也。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狷介之人，眩清激浊，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晋为秽，益其拘。是故可与守节，难与变通也。休动磊砢^①，业在攀跻^②，失在疏越。休动之人，志慕超超，不戒其意之太猥，而以静为滞，果其锐。是故可与进取，难与持后也。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懦。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美其濡。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也。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朴露之人，中疑实确，不戒其质之野直，而以漓为诞，露其诚。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也。多智韬情，权在涵略，失在依违。韬漓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惑，贵其虚。是故可以赞善，难与矫违也。”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

【注释】

- ①牵物：即被物所牵制。这里指被环境所影响。
- ②讦（jié）：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他人的隐私。
- ③剌（guì）：刺伤；伤害。
- ④磊砢（luǒ）：才能卓越；壮大貌。
- ⑤跻：登；升。

【译文】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说，人们先天的嗜好和欲望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后天彼此的教习熏染不同，造成了人们彼此的重大差别。如果对自己严格要求，行为就不至于放肆不轨；如果被物欲牵着鼻子走，就会丧失远大的志向，流于放荡。因此，圣人用理性来教导人，裁抑放荡不羁的行为，慎重人的交往，节制人的偏差。所以《传》说：“明辨好恶，调理情性，做国王的道理和方法尽在其中了。”修身养性的道理和

方法，在于必须认真分析自己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一般来讲，聪明智慧的人，要注意防止钻牛角尖；孤陋寡闻的人，要力戒固步自封、耳目闭塞；勇猛刚强的人，要力戒狂暴；仁爱温良的人，要力戒优柔寡断；性情沉静、安于既有舒适生活的人，要力戒被时代所淘汰；心胸宽广，不拘小节的人，要力戒粗心大意。

《人物志》说：“性格严厉、正直刚毅的人，其长处是刚直不阿匡邪扶正，不足是言辞激烈，不留情面；柔顺安恕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不足是优柔寡断，没有主见；雄悍倔强的人，长处是侠肝义胆、勇于赴难，缺点是易生猜忌之心；精细审慎的人，优点是谦恭谨慎，不足是多虑多疑；刚强坚劲的人，可做栋梁之材，缺点是容易固执；能言善辩的人，优点是善于解释疑难，缺点是容易流于诡辩，失去根本；圆通周到的人，优点是交往广泛，左右逢源，缺点是交往流于滥杂；清正廉洁的人，优点是能安于俭朴，固守节操，缺点是拘泥固执、不善变通；光明磊落、志向超远的人，能够攀登上进，缺点是容易脱离实际，流于空想；性情沉静、行为审密的人，优点是思虑精微，缺点是往往行动迟缓，顾虑重重；质朴无华、坦诚无隐的人，优点是忠诚老实，不足是不够细致机密；富于智慧、胸怀韬略的人，优点是足智多谋，缺点是心眼太活、主意不定。以上讲的都是具有突出才能、而又有严重不足、失之偏颇的人。”

【原文】

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谓“心小”者，虑患未生，戒祸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是非辐凑，中之为毂也；“智圆”者，终始无端，方流四远，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能多”

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也；“事少”者，执约以治广，处静以待躁也。

夫天道极即反，盈则损。故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传》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傲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

【注释】

①毂（gǔ）：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可以插轴。

【译文】

《文子》说：“做人的大体目标是：心追求小，志向追求大，智慧追求圆满，品行追求方正磊落，能力追求强和多，事功追求少。”所谓“心小”，即防患于未然，力戒祸端，谨小慎微，不敢纵欲行事。所谓“志大”，就是有兼并万国，统一风俗，万方辐辏，以我为中心。所谓“智圆”，丰富的智慧，如圆环一般无始无终，如深泉丰富的泉水，流播远方而不枯竭。所谓“行方”，就是刚直不阿，不屈不挠，清正廉洁，虽处穷困之境而不失节操，虽居通达之位而不为所欲为。所谓“能多”，就是文武兼备，行为举止都不逾礼仪。所谓“事少”，就是指为政处事深得要领，以简约的方法统揽和处置繁博的事物，以自己沉静和稳重来等待敌人的浮躁。自然界的规律是：事物的发展一旦走向极端，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盈满之后便会亏损。所以，精明强干、富于智慧的人，要用愚鲁的方式来固守；博闻强记、善于雄辩的人，要用收敛简约的方法来固守；强健刚勇的人，要以畏惧的方式来固守；富贵广大，要通过主动减削的

方法来固守；恩德博施天下的人，要通过谦让的方式来固守。以上五点，是先王用以守天下的法宝。《传》说：“不要首先发难为乱，不要以富有而自恃，不要以受宠而有恃无恐，不要脱离大众、别出心裁，不要傲慢无礼，不要因自己的能力而骄傲，不要经常发怒，不谋求不符合道德的事，不做不符合义的事。”这九条，是古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准则。

【原文】

《玉铃经》曰：“夫以明示者浅，有过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离者孤，亲佞远忠者亡，信谗弃贤者昏，私人以官者浮，女谒公行者乱^①，群下外恩者沦，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报，贵而忘贱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为人择官者失，决于不仁者险，阴谋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凋。”此自理之大体也。孙卿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故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所济弥远。禹汤罪已，其兴也勃焉。“正心”之谓也。尹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

【注释】

①谒：名帖。把自己的姓名、籍贯、官爵及有关事

书于其上，备进见之用。女谒公行，指女人干政。

【译文】

《玉铃经》说：“喜好向人卖弄聪明的人，是浅薄的；不能自己发现自己缺点的人就会自我蒙蔽；迷途而不能返回的，就会随波逐流；因别人言辞不当，便结怨恨之心的人，容易遭致祸端；违背众心的法令就不能通行；先后相悖的法令也会流于空文，爱好发怒而又没有威望的人，容易遭到人的侵犯；好在大庭广众面前侮辱人的人，就容易遭殃；肆意戮辱部属的人，便会处在危险之中；轻慢本应受到尊敬的人，凶多吉少；对人貌合心离的人，必将处于孤立的境地；亲近奸佞小人而疏远忠臣的人，必然要灭亡；轻信谗言而舍弃贤人的人，是糊涂昏庸的人；用封官许愿来笼罗私人感情的人，就会失去事业的基础；女人干预公务，容易造成混乱；部属如果接受了外人的恩赐，斗志就会沉沦；欺凌弱小而取得了胜利，是侵略的举动；名不符实的，就会自我损耗；对自己宽厚而对别人苛薄的人，终将被人所抛弃；吝啬刻薄而又希望得到丰厚收益的人，必然事与愿违；时常忘记给自己的部下奖赏，部下就很难长久为自己所用；如果用人不当，将面临危险；替别人选择举荐官员，是不明智的行为；使不具备仁爱之心的人为重大问题做决策，是十分危险的；机密外泄，必然导致失败；厚敛薄施的人，必然自我凋毙。”以上是自我调理的大体原则。所以傅子说：“树立道德的根本，莫过于正心。”心正而后才能身正，身正而后身边的人才能正，身边左右的人正而后朝廷才能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所以，如果天下不正，则首先要修正国家；国家不正，首先要修正朝廷；朝廷不正，首先要修正身边左右的人；左右不正，要修正自身；自身不正，就要修炼自己的心，达到心正。所以越是能从自

身、从近处修炼做起，其力量的感召范围就越是广远。夏禹和商汤能反躬自责，所以夏商才得以蓬勃发展，这是正心的缘故。

卷

二

（遠

行）

德

表

第

十

一

一

二

三

理乱第十二

【原文】

夫明察“六主”，以观君德。审惟“九风”，以定国常。探其“四乱”，核其“四危”，则理乱可知矣。何谓“六主”？荀悦曰^①：“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议曰：王主者，谓天姿地德。克己恕躬^②，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议曰：治主者，谓抑情割欲。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议曰：存主者，谓拘法守律。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的失常，是谓‘危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处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故王主能致兴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国；衰主遭无难则庶几能全，有难则殆；危主遭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

【注释】

①荀悦：东汉史学家、政论家。字仲豫，颍川颖阴（今河南许昌）人。受汉献帝之命，依编年体改写《汉书》，撰成《汉纪》三十篇。另有《申鉴》五篇。

②躬：自身。

【译文】

明察六种不同类型的国主，就能看出做国君的君德如何，审察九种风气，就可以推定一国的国情；分析一国的“四乱”、“四危”，一国的治乱状况便可一目了然。

什么是“六主”？荀悦说：“以身作则，情性仁厚，心明眼亮，君臣同心同德，做事是为了大众百姓而不是为了自己，这样的君主是能够称王于天下的君主；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虚心好学，身体力行，做事以符合道义为准则，不感情用事，这样的君主是能够使天下大治的君主；勤于政事，恪守祖业，不敢荒疏朝政，做事先公后私，这样的君主是能够守江山的君主；做事违背众人的意愿，争强好胜，公私不分，日常做事得失相半，不符合道德和法度，这样的君主，是致国家于衰亡的君主；做事私情多于道义，私利多于公益，不守制度，政教失常，这样的君主，是使国家处于危险之中的君主；亲近重用谗邪小人，放逐忠君贤良之臣，纵情逞欲，不顾礼仪法度，出宫游乐，不拘王家礼仪禁忌，以个人的好恶和私情赏赐臣下，置法理于不顾，因个人一时的忿怒滥施刑罚，文过饰非，不知悔改，不听逆耳忠言，杀戮犯颜直谏之臣，这样的君主，就称为亡国之主。”

【原文】

何谓“九风”？^①君臣亲而有礼，百寮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唯职是司，此“礼国之风”也。尹文子曰：“上不胜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故禁令行，人人无私，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治国也。”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年长多妾媵，少子孙，疏强宗，衰国也”。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

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欲行，乱国也”。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议曰：夫晋家尚于浮虚^①，所以败也。此之谓也。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叔向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息，长幼不乱，昌国也。农桑以时，仓廩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文子曰：“夫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邀于末也；有余，非多财，节欲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人鲜而费多也。”

【注释】

①“九风”：下文所述共“八风”，疑有误。

②浮虚：魏晋时崇尚玄谈，玄学流行。玄谈又称清谈。当时即有“清谈误国”之说。因玄学玄远缥缈，故人斥之为浮虚。

【译文】

什么是九风？君臣亲睦，彼此相待以礼，朝臣百官和睦融洽而又不随声附和、丧失原则，相互谦让而不你争我夺，做事辛劳而无怨言，忠于职守，这是“礼国之风”；国家礼俗不统一，群臣不能恪尽职守，小人得志，谗贤嫉能，老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君臣相互争高明，群臣争功，大夫争名，老百姓争利，这是“乖国之风”；做国君的欲壑难填，做臣下的是非不断，国无定法，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以奢侈无度为博大，以傲慢无礼为崇高，以滥交为通达，以遵礼为拘束，以守法为固执，这是“荒国之风”；君臣上下相互疏远，朝廷内外相互猜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这

是“危国之风”；做国君的不询访下情，做臣下的也不向上谏言，后宫干预朝政，为政以谋取私利为原则，这称为“亡国之风”。

【原文】

何谓“四乱”？管子曰：“内有疑妻之妾，此家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①，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犹在也，恃君不乱，失君必乱矣；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存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矣。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也。

何谓“四危”？又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此治乱之形也。

凡为人上者，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

管子曰：“理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若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理。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乱。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曰亲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无以劝人。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人。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人，则人君无以自守也。”

【译文】

什么是“四乱”？管子说：“家内有猜疑妻子的妾，称之为家乱；庶子猜疑嫡子，称之为宗乱；朝廷内有猜疑宰相的大臣，称之为国乱；所任官员庸碌无能，称之为众乱。”

什么是“四危”？管子又说：“卿相大臣得不到大众百姓的拥戴，国家就危险了；大臣间不相互团结和睦，国家就危险了；统兵的主帅不足以令敌人畏惧，国家就危险了；人民不安心生产，国家就危险了。”以上所讲的，是治与乱的情形。

作为统治者，如果能做到法纪严明，赏罚必信，不必大喊大叫，其势必然自治；如果法纪不严明，赏罚不行，即便天天发号施令，也必然走向混乱。

【原文】

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余，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商子》曰^①：“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辟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左传》曰：“国将亡必多制，”杜预云^②：“数变法也。”

论曰：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注释】

①《商子》：即商君书。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者的著作汇编。

②杜预：西晋大臣。学者。积极参与策划灭吴战争。博学多通，对政治、经济、军事、历律、工程等方面均有著述或研究。好左氏，撰有《春秋左氏传集解》，

是现存最早的《左传》注本，收入《十三经注疏》。

【译文】

因此，已成有条不紊的态势，即便是听之任之，也不会发生混乱；已成混乱的态势，虽然勤勉劳作，也不能达到大治。尧舜拱己无为却能无所不为，这是态势所趋的缘故；秦二世和王莽虽然奔驰不暇，仍不能归于理治，也是态势已乱的缘故。所以说，善于领导的人，往往致力于造就于己有利的态势，而不对人求全责备。因此，圣明的君主，只需申明法度，将法度公布于众，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

论者说道：能够匡扶世事、辅佐君王行政的大臣，必须首先明辨盛衰之道，精通成败之数，精审治乱形势，练达用舍之宜，然后方能做到面临复杂的局面而不迷惑，遇到疑难的问题而能决断。要真正成为君王的得力辅佐，不做到这些，是不够资格的。

卷三（权变）

反经第十三

【原文】

议曰：理国之要，以仁义赏罚，此其大略也。然而用失其宜，反以为害。故著“反经”一章以明之也。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①：“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议曰：忘身殉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此正义也。若赵之虞卿^②，弃相捐君，以周魏齐之危。信陵无忌^③，窃符矫命，以赴平原之急^④。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故毛公数无忌曰^⑤：“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得。”凡此之类，皆华伪者。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惰慢。反礼也。议曰：汉时欲定礼，文帝曰：“繁礼饰貌，无益于礼，躬化为可耳。”故罢之。郭嘉谓曹公曰：“绍繁礼多仪^⑥，公体任自然，此道胜者也。”夫节苦难贞，故生惰慢也。乐者，所以和情志，

亦所以生淫放。反乐也。《乐》书曰：“郑卫之音，乱代之音。桑间濮上之音^①，亡国之音也。”故严安曰：“夫佳丽珍怪，因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彩，教失而伪。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议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圣人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彰有德。然汉高见秦皇威仪之盛，乃叹曰：“大丈夫当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经》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信矣哉！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议曰：《道德经》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此乖分也。”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反刑也。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反赏也。

【注释】

①《尹文子》：相传为战国时尹文著。经后人考证可能是魏晋人的伪托之作。一卷，分上下两篇。其说与黄老刑名之说相近。

②虞卿：战国时人。虞氏，名失传。因进说赵孝成王，被任为上卿，故称虞卿。主张以赵为主，合纵抗秦。后因与魏、齐私交，辞赵至魏。

③信陵无忌：即信陵君魏无忌。战国时魏国贵族。门下有食客三千，为战国四大君子之一。

④赴平原之急：即赴赵国平原君求救之急。

⑤毛公：战国时期赵国的贤士。曾与信陵君交游。

⑥郭嘉：曹操的谋士。曹公：即魏武帝曹操。绍：即袁绍。汉末世族豪强。大的割据势力之一。官渡之战为曹操所败。

⑦桑间濮上：指男、女私下约会的地方。《汉书·地理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

【译文】

我听说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灭亡，并不是因为法规不当造成的，而是因为执行法律的人不得当。所以，

知法这件事，根据先王的历史经验，如果用非其人，法律就难以真正落实和推行。所以《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宗，便是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法。”所谓仁，要求泛爱博施，同时，也容易发生偏私。所谓义，要求守节立行，同时，也容易流于哗众取宠。所谓礼，要求行为恭敬谨慎，同时也容易流于惰慢。所谓乐，能够调和情志，同时也容易使人生淫逸放荡之心。所谓名，可以用来正尊卑之序，也容易使人生矜持篡逆之心。所谓法，可以使众人整齐如一，也可以导致整体分崩离析。所谓刑，其威力可以震服那些不服法令的人，但也容易导致凌辱、暴虐百姓的行为发生。所谓赏，既可以激励人们尽忠献能，也容易导致人们之间的纷争。

【原文】

《文子》曰^①：“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反书也。《文子》曰：“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庄子曰：“儒以诗礼发冢，大儒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坡。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颊^②，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由此言之，诗礼乃盗资也。其作囿也^③，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弋猎^④，以夺人时。反囿也。齐宣王见文王囿大，人以为小，问于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刳菟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人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楚灵为章华之台^⑤，伍举谏曰^⑥：“夫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其所不夺穡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妨事务。夫为台榭，将以教人利也，不闻其以匮乏也。”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内相

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反贤也。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君以官举人，案名察实，选才考能，则得贤之道。”古语曰：“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也。”

【注释】

①《文子》：撰人失名，一说文子姓辛名钐，号计然，范蠡之师，受业于老子。其说不可考。

②颧(suì)：面颊下的毛。

③圉(yòu)：畜养禽兽的园地。

④弋猎：泛指射猎。弋，用带绳子的箭射。

⑤章华台：楚国离宫名。

⑥伍举：春秋时期楚国大夫。封于椒，故称椒举。

【译文】

《文子》说：“圣人写书的目的，在于总结处理万事万物的经验，使愚鲁的人掌握做事的方法，使聪明智慧的人牢记历史的经验。但当世道衰败之时，这些圣人之作也容易为奸诈之人所利用所曲解，成为替有罪的人开脱罪责、杀戮无辜的工具。辟建苑囿，本来是为了向人提供狩猎的场所，以供人们祭祀宗庙、检阅训练士卒、以防不测，但当世道衰败之时，便成为王者公族驰骋弋猎、遗误农时的祸害。尊崇任用贤才，本来是为了推广教化，使狱讼公正，让贤人居于应有的地位，让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应的官职，以便使君王的恩泽博施于下层百姓，使广大百姓感怀君王的恩德，但当世道衰微之时，推荐贤才之举，却成了拉帮结派、徇私废公、奸人在位、贤人下野的借口和工具。”

【原文】

《韩诗外传》曰^①：“夫士有五反，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反贵也。古语曰：“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梅福曰^②：“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反富也。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说苑》曰^③：“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蛊女从欲。反貌也。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

【注释】

①《韩诗外传》：西汉韩婴撰，今本十卷。其书杂述古事古语，每引《诗》以与古事相印证。另有《内传》四卷，今佚。

②梅福：汉代道家人物。

③《说苑》：汉刘向撰。二十卷。分君道、臣术、建本、立节等二十门，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史实、杂以议论，借以阐述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

【译文】

《韩诗外传》说：“士人往往会发生五种与本意相反的情况：身居尊贵之位，却不能泛爱百姓、推行义理，反而残暴傲慢；家境富厚却不能因此赈济穷困、救援不足，反而侈靡无度；天资勇敢强悍，却不能因以保卫君王、驰骋沙场，反而侵凌弱小，勇于私斗；富于智慧，却不能致力于治国用兵的良策，反而用来耍阴谋诡诈之术；相貌堂堂、仪表不凡，却不能朝中认真做官，为人表率，反而以此蛊惑女色，纵情纵欲。”

【原文】

太公曰^①：“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反明罚也。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不知所恶；不知所归，而不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晋刘颂曰^②：“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忘之失，此人情所必有，所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晏子曰^③：“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④：“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莫得专君焉。”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⑤：“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逮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铃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廉也。匡衡云^⑥：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损于也^⑦，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注释】

①太公：即姜尚，又名吕尚，字子牙。周代齐国的始祖。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故称太公。兵书《六韬》系战国时人的托名之作。

②刘颂：西晋大臣。官至廷尉、光禄大夫。

③晏子：即晏婴。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字平仲。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卿。机敏善辩。传世《晏子春秋》，是战国时人搜集他的言行编辑而成。

④申子：即申不害。战国时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

⑤《吴子》：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论兵的辑录。吴起，战国时兵家。卫国人，历仕鲁、魏、楚三国。在楚国，辅佐楚王实行变法，楚国由此逐渐强大。后被楚国旧贵族杀害。

⑥匡衡：西汉学者。善说诗。

⑦桢干：筑墙时两头用的柱子叫“桢”，两边用的木板叫“干”。常喻指事物的根本或栋梁之材。

【译文】

太公说：“刑罚严明则人心畏惧，人心畏惧则容易发生难以逆料的变故。在上的人如果目光锐利，明察秋毫，在下的就容易纷扰不安，纷扰不安则导致人员流徙，人员流徙、不安其处，则易生变乱。”

晏子说：“做臣子的专擅国君的大权，叫做不忠；做儿子的专擅其父亲的权力，叫做不孝；做妻子的专擅其丈夫的权力，叫做嫉妒。”韩子说：“儒生因文辞繁华而扰乱了法纪，侠士因果敢勇武而冒犯禁令。”子路拯救了溺水的人，因而领受了溺者家人一头牛的答谢，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便说：“鲁国从此一定会形成乐于救人于患难之中的风气。”子贡用自己的钱赎回了被卖到别国的鲁国人后，谢绝了本应从官府得到的奖赏，孔子知道这件事以后说：“鲁国从此便不会再有人肯自己掏钱赎人了。”子路接受了人的报赏，从而起到了劝勉人们推行德行的作用；子贡谦让，谢绝受赏，反而阻止了人们的善行。由此看来，廉洁的美德并不是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广泛推行的。

【原文】

慎子曰^①：“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义，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反忠也。京房论议^②，与石显有隙^③，及京房被黜为魏郡太守，忧惧上书曰：‘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何者？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由此而观之，夫正先之所谓忠，乃促秦祸，忠何益哉？’

【注释】

①慎子：即慎到。战国时期赵国人。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在齐稷下学宫讲学，负有盛名。著有《慎子》，共四十二篇，今已佚。现存《慎子》为后世辑录，仅七篇。

②京房：西汉今文易学“京氏学”的开创者。律学家。元帝时立为博士。因劾奏石显等专权，出为魏郡太守，不久下狱死。

③石显：西汉大臣。

【译文】

慎子说：“忠君行为并不足以拯救乱世，反而起到了助恶伐善的作用。”用什么来证明这一论点呢？父亲有了不敢违抗父命的好儿子，所以瞽瞍便把舜放逐了，夏桀正是因为有一批忠臣，所以他的罪过满天下。因此，孝子并不生在慈父之家，而忠臣也不生在圣君之下。所以圣明的君主任用臣子，其忠君行为不得超过他所在的职分，而他的职分又不得超过他的官位所限定的范围。

【原文】

庄子曰：“将为肱箠、探囊、发匱之盗^①，肱，音起居反。肱，发也，从旁开为肱。为之守备，则必摄緘滕^②，摄，结也。固扃鐃^③。音决，细也。此世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匱揭箠，揭，音其謁反。担囊而趋。唯恐緘滕扃鐃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反智也。孙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④，耒耨之所刺^⑤，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⑥，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独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反圣法也。昔叔向问齐晏子曰：“齐其如何？”晏子曰：“此率世也，吾勿知。齐其为陈氏矣^⑦。公弃其人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货，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人三其力，二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餒^⑧，国之诸市，屡贱踊贵^⑨，人多疾病，而或煖休之^⑩。其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欲无获人，将焉避之。”

【注释】

①肱箠（qù qiè）：从旁边把手提箱子打开。探囊：掏摸口袋。发匱（guì）：揭开大箱子。

②摄緘滕：捆扎绳子，使其牢固。

③扃鐃（jiōng juè）：扃，门窗，箱柜上的开关。鐃，箱子上加锁的铰钮。

④网罟（gǔ）：猎具。罟，网的总名。

⑤耒耨（lěi nù）：农具。耒，耜犁的木柄，代指犁。耨，小手锄，锄草的农具。

⑥田成子：即田常。或作陈成子。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

⑦陈氏：即田氏。

⑧三老：指上寿、中寿、下寿。又指工老、商老、农老。泛指老年人。

⑨屨(jù)：鞋子。踊：古代受过刖刑的人所穿的鞋子。

⑩爓休(yù xǔ)：抚慰痛苦。

【译文】

鬼谷子说：“为了防备翻箱、探囊、开柜一类的盗贼，于是就把箱子捆绑好，再上锁固定好，这些预防措施，在世俗人的眼里，是很聪明的办法。但是，如要大盗来到后，他们背着箱子、抬着柜子、担囊而去，还唯恐这些箱子、柜子捆绑得不牢固、锁得不结实呢。既然如此，以上所说的所谓的聪明之举，不正是在为大盗偷去东西做积累的准备吗？世俗所称的圣主贤臣，不都成了窃国大盗的守护者了吗？”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在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声相闻，可供人们捕鱼打猎、耕田播种的水面田地，方圆达二千余里。四境之内，遍立宗庙社稷，建州闾乡里，以及修城建屋，没有一宗不效法圣人的做法。然而，田成子于一朝之内便杀掉了齐国的国君而盗了他的国家。田成子所盗窃的仅仅是齐国这一个国家吗？他把圣明智慧的治国方法也一并盗窃去了。因此，田成子虽然有盗贼之名，但他的君王的交椅却坐得如同尧舜一样的安稳，小国不敢妄加非议，大国不敢兴兵讨伐，田氏国君宝座传了十二代。这难道不是盗窃齐国，连同圣明智慧的治国方法也一并盗去，用来保护其盗贼自身吗？

【原文】

跖之徒问于跖曰^①：“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后汉末，董卓入朝^②，将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滂论曰：“董卓以谄谀为情^③，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④。夫以刳肝所耻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縶绅^⑤，迟疑凌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义也。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餉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嫌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汉武时，河间献王来朝^⑥，适次必于仁义，武帝色然难之，谓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由是言之，夫仁义兼济，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理。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由是言之，跖徒之仁义非其分矣。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泝澠统为事^⑦。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澠统，则其所用之异。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注释】

①跖（zhí）：即盗跖。春秋战国之际鲁人。相传从卒九千人，侵暴诸侯，横行天下。

②董卓：东汉大臣。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

字仲颖。公元189年，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曹操、袁绍等结盟讨伐，他挟持献帝西迁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

③虓阚 (xiāo hàn)：像梟一样威猛。虓，同梟。阚，凶猛。

④蹈籍彝伦：践踏人伦规范。彝伦，即人伦纲常。畿服：又称畿辅。国都周围的地区。

⑤折意缙绅：迎合上大夫。缙绅，古代官宦的装束。代指官宦。缙，同搢，插的意思。绅，大带。缙绅，即插笏于大带与革带之间。

⑥河间献王：即刘德。汉景帝之子。

⑦泝漚纒 (píng pī kuàng)：在水上漂絮。

【译文】

盗跖的门徒问盗跖：“偷盗难道也有一定的价值标准和原则吗？”盗跖回答说：“什么事能够没有标准和原则呢？能够预测室中所藏的东西，就叫做‘圣’；偷盗时敢于一马当先，叫做‘勇’；撤退时后出殿后，叫做‘义’；能决断切不可偷，叫做‘智’；分配偷来的东西时能均分，叫做‘仁’，不具备这五种品质而能够成为天下大盗的，这样的事情我还从未有听说过。”

由此看来，善良的人不掌握圣人之道，就难立身处世，盗跖不掌握圣人之道，也就难以行盗。正因为天下善良的人少，而不善良的人多，那么，所谓的圣人，他们为天下带来的利益就少，而给天下带来的祸害也就多了。据此可以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文武明察之类，可以在各种人身上表现出来，而历代常存。并不是在尧汤这样的圣明时代就出现，而在桀纣时代便逃之夭夭了。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使用得当则天下大治，使用不当则天下大乱。所以可知，仁义礼乐名法刑赏等制度，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区别在于使用的方法不同、效果不同而已。

是非第十四

【原文】

夫损益殊途，质文异政。或尚权以经纬，或敦道以镇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违。何以明之？是曰：《大雅》云^①：“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②：“天地之大德曰生。”非曰：《语》曰：“士见危授命。”又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是曰：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古语曰：“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非曰：《吕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因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③，悖矣。”杜恕曰^④：“夫奸臣贼子，自古及今，未尝不有。百岁一人，是为继踵，千里一人，是为比肩^⑤。而举以为戒，是犹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虽少，饿者必多。”

【注释】

①《大雅》：《诗经》篇名。

②《易》：即《易经》，《周易》。

③偃（yǎn）：停止。

④杜恕：三国时魏人，官至幽州刺史。

⑤比肩：并肩。

【译文】

“损”和“益”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质”和“文”也是两种不同的施政方法。有的人崇尚以权治国，有的人主张用道来教化世俗。因此，凡前人的教导或经验，今天都可以找出正好相反的根据，予以反驳。如何证明这一点呢？《诗经·大雅》说：“用聪明智慧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身体。”《易经》上说：“天地的大德叫做生。”而《论语》里却说：“士人见到危险要舍命相救。”又说：“君子有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成全仁的道理的，没有为求生而危害了仁的道理的。”

《管子》说：“对今天的事情不明白、有疑问的，可以去考察古代；不知道将来会走向何处，看看过去是怎么发展的便知道了将来。”古语说：“与病死的人害同样病的人，是难以活命的；与亡国之君施行同样的政治的国家，也是注定要灭亡的。”

而《吕氏春秋》却说：“见有人因吃东西而噎死了，就要禁止天下的人吃东西，这种做法是荒谬的；看到有人因乘船不慎淹死了，就想禁止天下的人乘船，这种做法是荒谬的；看到有的国家因战争而亡了国，就想在全天下禁绝战争，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杜恕也说过同样道理的话：“奸臣贼子，自古至今，历代都有。百年内出一个人，便觉得像前脚接后脚那样的没有间断；方圆千内出一个人，便觉着像肩并着肩一样稠密。如果以此为戒，选拔人才缩手缩脚，就犹如一人噎死了，就禁止众人吃东西。这样做，虽然噎死的人少了，但饿死的人却多了。”

【原文】

是曰：孔子曰：“恶讦恶以为直。”^①非曰：管子曰：“恶隐恶以为仁者。”魏曹羲曰^②：“夫世人所谓掩恶扬善者，

君子之大义；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盖闾阎之白谈。所以收爱憎之相谤，非笃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议也。世士不料其数而系其言，故善恶不分，乱实由之，朋友雷同，败必从焉。谈论以当实为情，不以过难为贵；相知以等分为交，不以雷同为固。是以达者存其义，不察于文，识其心，不求于言。”

【注释】

①恶讦恶：前“恶”，读 wù，厌恨，厌恶。后“恶”读 è，即邪恶，不好的事物。

②曹羲：三国魏人，曹真次子。中领军。

【译文】

孔子说：“憎恶那些以攻击他人来标榜自己正直的人。”而《管子》却说：“憎恶那些以掩护他人的恶迹为仁爱之举的人。”曹羲也论证过同样的道理，他说：“世人认为隐恶扬善，是君子应有的大义之举；保护与自己志同道合、关系友善的人，是友情敦厚的表现。这些言论，纯属街头巷尾的浅薄之谈。这些论谈，助长了爱憎相诽谤的趋势，非难了笃实正确的道理，混泯了公理与谬误的界限。世人不能明辨其中的道理，而被这些具有欺骗性的语言所迷惑，所以致使善恶不分，以掩盖过失为崇高；朋友交情，却置义节于不顾，反而以相互认同为美德。善恶不分，是造成混乱的原因；朋友间一团和气，相互认同，必然导致失败。相互间的谈论应当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不应相互苛求、相互非难；朋友相知，应当以平等的态度、真实的情感相交往，不应以相互认同、一团和气来巩固友情。因此，聪明达观的人只领会其中大义，而不在文辞上多计较；务在认识人的真实心理，而不苛求于人的表面语言。”

【原文】

是曰：《越绝书》曰^①：“炫女不贞^②，炫士不信。”非曰：《汉书》曰：“大行不细谨，大礼不让辞。”

是曰：黄石公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非曰：司马错曰^③：“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人；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后王业随之。”

是曰：《传》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语》曰：“礼义之不僭^④，何恤乎人言？”非曰：语曰：“积毁销金，积谗磨骨，众羽溺舟，群轻折轴。”

【注释】

①《越绝书》：又称《越绝记》。东汉袁康撰。记吴越二国史地及伍子胥、子贡、范蠡等人的活动。多采传闻异说。与《吴越春秋》多相出入。

②炫女：爱自我炫耀的女人。

③司马错：战国时期秦国将领。建议秦王兴兵灭蜀。曾为蜀郡守。

④僭(jiàn)：越权。

【译文】

《越绝书》说：“喜欢向人炫耀卖弄的女人是不贞洁的女人，喜欢向人自我夸耀的上人是不值得信赖的人。”而《汉书》上却说：“做大事业不必拘于小节，注重大礼不必拘于谦让之辞。”

黄石公说：“一味贪图土地广大，就会造成土地荒芜，以推广德行为务就会日益强盛。拥有自己应该拥有的，国家就安定，贪图本属他人拥有的东西，就会有残灭侵暴行为发生。残灭的政治，虽能一时得逞，但终将遭到失败。”而司马错却说：“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首

先扩大土地；要想建立强大的军队，就必须首先使人民富有；要想称王于天下，就必须博施恩德。这三件事情做好了，称王大业也就能随之而实现。”

《左传》里说：“假若心灵纯洁无瑕，何须担心无家可归呢？”《古语》也说：“如果自己的行为符合礼义规范，又何须担心别人的风言风语呢？”可是《古语》还有另一种意义的话：“毁谤之言多了，可以把金属融化；谗言积累多了，可以把人的骨头磨损；羽毛多了，可以把船压沉；重量轻的东西积累多了，同样可以把车轴压折。”

【原文】

是曰：孔子曰：“君子不器，圣人智周万物。”非曰：列子曰^①：“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②，地职载形，圣职教化。”

是曰：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非曰：孔子曰：“晋重耳之霸心也，生于曹卫；越句践之有霸心也，生于会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覆身而尝逸者，则志不广。”

是曰：韩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现，故以镜观面；智疑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非曰：老子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

是曰：唐且曰^③：“专诸怀锥刀而天下皆谓之勇^④，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称美。”非曰：慎子曰：“毛嫱^⑤、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具，则见者皆走；易之以玄纁^⑥，则行者皆止。由是观之，则玄纁色之助也。姣者辞之，则色灰矣。”

【注释】

①列子：即列御寇。战国时期学者。著有《列子》八篇，又称《冲虚真经》。原书早佚。今本《列子》可能是晋人的托名之作。内容多为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

传说。是道家重要著作。

②生覆：覆育生命万物。覆，庇护。

③唐且：即唐雎(jū)。战国时期魏人。齐、楚攻魏，魏求救于秦，秦拒不发兵。唐雎西人，说秦王发兵救魏。

④专诸：春秋末期侠客，勇士。吴国人。吴王僚代嫡继位，公子光便与伍子胥谋定派专诸刺王僚。在一次宴会上，专诸置匕首于鱼腹中，借进肴之机，当场刺死吴王僚，他本人亦被杀死。

⑤毛嫫：古代美女。

⑥玄纁(xūn)：黑色的细布。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像一件固定的器物只有一种用途，圣人的智慧可以通晓万事万物的道理。”而列子却说：“天地也没有无不包全的功能，圣人也不是无所不能，万物也不是全部有用。所以，天的职责是促成万物的生成和覆灭，地的职责是载育万物，圣人的职责是教化万民。”

孔子说：“君子心胸坦荡，而小人总是带忧伤之情。”而孔子还说过意思相反的话：“晋公子重耳的称霸之心，就产生于他在曹、卫二国受人歧视的时候；越王勾践的称霸之心，就产生于他在会稽受辱、卧薪尝胆的时候。所以，居人之下而无忧患之心的人，他的思虑就不可能长远；身处逆境却身心安逸的人，他的志向就不可能广大。”

韩子说：“古代的人感到自己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的面貌，所以便借助镜子来观照自己的相貌；感到自己的智慧还不足以有自知之明，所以便常用道来矫正自己。”而老子却说：“不听而晓叫做聪，能够自我观照叫做明，自己战胜自己、提高自己叫做强。”

唐且说：“专诸胸怀短刀、受人之托而行刺君王，

天下都称赞他勇敢，西施身着短布衣，天下人还称赞她美丽。”而慎子却说：“毛嫱和西施，被誉为天下最美的人，若让她们披上难看的皮毛，看见她们的人都会被吓跑；如果让她们身着漂亮的纱衣，行人就会驻足观赏。由此看来，漂亮的衣服可以衬托出她们的美色，美丽的人如果离开漂亮的衣服，她们的美丽就会大为逊色。”

【原文】

是曰：项梁曰^①：“先起者制服于人，后起者受制于人。”《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非曰：史佚有言曰^②：“无始祸。”又曰：“始祸者死。”语曰：“不为祸始，不为福先。”

是曰：慎子曰：“夫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及至南面而王，而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物，而势位足以屈贤矣。”非曰：贾子曰^③：“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耳，而民必胜之矣。故纣自谓天王也，而桀自谓天父也，已灭之后，民亦骂之也。由此观之，则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矣。”

是曰：汉景帝时，辕固与黄生争论于上前^④。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人，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非曰：黄生曰：“冠虽蔽，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君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注释】

①项梁：楚国贵族。项羽的叔父。

②史佚：西周初期史官。

③贾子：即西汉大臣、政论家贾谊。

④辕固：西汉时期《诗经》博士。

【译文】

项梁说：“先动手的，可以制服他人，后动手就会受制于人。”《军志》里也说：“先下手可以夺人之心。”而史佚却说：“不要首先发难”，“首先发难就会灭亡。”《论语》里也说：“不第一个发难，也不第一个去抢夺福利。”

慎子说：“贤人之所以屈居于庸人之下，是因为贤人还不具备足够强的势力；不贤的人服从于贤人，是因为贤人有尊贵的地位。当尧还是一位匹夫百姓时，连他的邻家也指使不动，等他南而称王后，却能做到令行禁止。”由此看来，贤的品质并不能制服任何事物，而较高的权势和地位却足以使贤人屈服。而贾子却有相反的论述：“自古至今，与民为仇的暴君，尽管有的横行的时间长，有的横行的时间短，但最终都要被人民所战胜。所以，纣自称为‘天王’，桀自称为‘天父’，他们覆灭以后，无不遭到人民的唾骂。由此看来，占据较高的地位不一定就尊贵，戴上较高的名号也未必就光荣。”

汉景帝时，辕固和黄生在景帝面前辩论。黄生说：“商汤周武都不是受天命而称王，而是通过杀害自己的君王而篡夺了王位的。”辕固说：“不是这样。桀、纣荒淫乱国，天下百姓已归心于商汤和周武，商汤周武顺应民心而诛灭了桀、纣。桀、纣的臣民不愿再为桀、纣效劳，而归附了商汤周武，商汤周武不得已面自立，这不是受天命是什么呢？”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了，但它毕竟是往头上戴的东西；鞋子虽然很新，它也只能穿在脚上；桀纣虽然无道，但他们毕竟是君主；商汤周武，虽然圣明，但毕竟是臣下。君王发生了失误，做臣子的不向君王进言、帮助君王改正错误，以此来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反而因君王有过失，便兴兵诛杀他，取而代

之，南面称王，这不是弑君篡位是什么？”

【原文】

是曰：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明赏则人不足，人不足则怨长。故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恶。”非曰：文子曰：“罚无度则戮而无威，赏无度则费而无恩。”故诸葛亮曰：“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是曰：文子曰：“人之化上，不从其言，从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国家多难；人君好色，而国家昏乱。”非曰：秦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①。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以远思虑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②。”

【注释】

①倡优：妓女；艺人。

②图：图谋，谋取。

【译文】

太公说：“严明刑罚，就会使人产生畏惧心理，人有畏惧心理就容易生变故。奖赏制度明确，人们就会感到不满足，人们有了不满足的心理，就会对在上的产生怨恨情绪。所以圣明的君王统治人民，往往使人不知道他的好恶倾向。”而文子却说：“滥施刑罚，超过了限度，即便杀戮很多，也不能树立法律的威慑力量；滥施奖赏超过了限度，破费虽多，也不能使人感恩。”所以诸葛亮说：“要用法律威慑人，法令得以推行，人才会知恩；要限制滥封爵位，这样，一旦将爵位授予人，人就会感到荣耀。”

文子说：“老百姓受君王的教化，不是听他的语言，而是看他的行为。所以，做国君的如果好勇，则国家多

难；做国君的如果好色，则国家昏乱。”而秦王的观点则相反：“我听说楚国的铁剑很锐利而倡优却很笨拙。铁剑锐利就说明士卒勇敢；倡优笨拙则说明国王的思虑远大。以思虑远大的国王指挥勇敢的军队，我担心楚国将会图谋秦国。”

【原文】

是曰：墨子曰^①：“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非曰：曹子建曰^②：“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主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三略》曰：“含气之类，皆愿德申其志，是以明君贤臣屈己申人。”

是曰：《传》曰：“人心不同，其犹面也。”曹子建曰：“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③，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有六英之发，而墨子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非曰：语曰：“以心度心，间不容针。”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曰：管子曰：“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非曰：古语曰：“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

是曰：语曰：“忠无不报。”非曰：《左传》曰：“乱代则谗胜直。”

是曰：韩子曰：“凡人之大体，取舍同则相是，取舍异则相非也。”《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非曰：《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语曰：“一楼不两雄，一泉无二蛟。”又曰：“凡人情以同相妒。”故曰：“同美相妒，同贵相害，同利相忌。”

是曰：韩子曰：“释法术而以心理，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忘善度，奚仲不能成一轮^④。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而万不失矣。”非曰：《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远贯坚者，弓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诚也。故弩

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杜恕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⑤”。

【注释】

①墨子：即墨翟。相传为宋国人，后长期居住在鲁国。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有《墨子》传世，为墨子及其后学者所著。

②曹子建：即曹植，字子建。曹操第三子。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

③兰芷荪蕙：均为香草。

④奚仲：传说中车的创造者。任姓，黄帝之后。夏代的车正。

⑤伊、吕：即伊尹和吕尚。

【译文】

墨子说：“虽然有贤明的君王，但他并不爱无功的大臣；虽然有慈祥的父亲，但他并不爱无益于家庭的儿子。”曹操的儿子曹子建却说：“原谅有罪过的人，严格要求有功劳的人，这才是圣明之君所应采取的举措。怜悯和同情愚鲁的儿子，疼爱有才能的儿子，这才是慈父应有的恩德。”《三略》说：“凡胸怀志气的人，都希望得到申展自己志气的机会。因此，明君贤臣，都能够委屈自己，而把申展志气的机会让与别人。”

《左传》说：“人心彼此不同，就如人的面目千差万别一样。”曹子建说：“人各有所好。像兰、茝、荪、蕙等花草的芬芳，为大众所喜好，而海边却有喜逐臭气的人。咸池、六英等名曲众人所喜爱，而墨子却有非难音乐的论说。人心岂能相同一？”而古语却说：“拿人心与人心相比较，其间的差别之小，还不及针尖那样大。”孔子也说：“关于‘恕’的意思，就是凡自己不喜欢的，

就不要强加给别人。”

管子说：“粮仓充实了，人们才可能去讲究礼节；丰衣足食后，人们才可能有荣辱之感。”古语却说：“尊贵和骄傲虽然没有预先约定，但一个人一旦尊贵后，骄傲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富有与奢侈虽然没有预先约定，但人一旦富有了，奢侈的行为就会自然发生。”

古语说：“忠诚的人没有不得到应有的报答的。”而《左传》上却说：“世道衰乱时，谗邪胜过忠贞。”

韩子说：“大体说来，人们之间凡观点一致、取舍相同，就会相互肯定、相互支持；凡观点相悖、取舍不同的，就会相互非难。”《易经》说：“同气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而《易经》里还有意义相反的话：“二女同居，彼此的志向却不同。”古语也说：“一窝里容不下两只雄性，一泉里容不了两只蛟。”又说：“人之常情是同类间相互妒嫉。所以说，具有相同美色的人就相互妒忌，具有同样尊贵地位的人，就会相互谋害，具有同等利益的人，就会相互忌恨。”

韩子说：“如果抛开法术而靠心理的感化来治国，即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不可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不用规矩测量，而光凭感觉经验来揣度，即便是奚仲这样的造车能手也难以制成一个车轮子。如果使具有中等水平的君主运用法术来治国，笨拙的工匠运用规矩来制造，都能做到万无一失。”而《淮南子》却说：“箭矢之所以能飞得遥远、贯穿坚厚的物体，靠的是弓弩的力量，它之所以能射中靶子、剖开微小的物体，靠的却是人心的作用。赏善罚暴，要凭借政令的力量；但政令的真正贯彻执行，则要靠执行人的精诚。所以说弓弩虽然具备强大的力量，但它不能独自射中目标；政令虽然严明，却不能独自推行。”杜恕也说：“世上只有乱人而无乱法。如果光靠法令就能治理天下，那么唐尧虞舜就无

须稷契这样的良臣来辅佐。殷朝和周朝也不会因具有伊尹、吕望这样的宰辅之才而感到可贵了。”

【原文】

是曰：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办，不可以应敌。《左传》曰：“豫备不虞，古之善政。”非曰：《左传》曰：“上蒯谓晋侯曰^①：‘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春秋外传》曰：“周景王将铸钱^②。单穆公曰^③：‘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人。夫备预，有未至而设之，修国备也。预备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后救之，若救火、疗疾，量资币之属，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后各有宜，不相入。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谓人未有患，轻而重之，离人，召匮财，是以召灾也。周固羸国也^④，天未厌祸焉，而又离人以佐灾，无乃不可乎！’”

【注释】

- ①上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
- ②铸钱：即铸大钱、大钟。
- ③单穆公：周代单襄公五世孙，名旗，曾为周王官伯。
- ④羸国：即弱细。

【译文】

事先没有计划，就不能应付突然的事变；军队不预先训练，就不能对付来犯的敌人。《左传》说：“预先做好对付突发事变的准备，是古代良好的为政传统。”《左传》里还有意义相反的话：“上蒯对晋侯说；‘我听说没有丧事却面带戚容，真正令人忧伤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没有兵患却大修城防，则为国内的敌人提供了据守的场所。’”《春秋外传》记载：“周景王将要铸造大钱，单穆公说：‘不能这样做。古时候天灾降临时，政府便

发放钱物来救济灾民。所谓预防不测，有备无患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事情尚未发生，就预先做好了准备；一种是灾情降临后再组织救助，这两种类型各有各的作用，不可相互替代。本应先行准备而不做准备的，这叫做怠惰；本应事情发生后再作救助的反而事先去做准备，这样就容易召来灾祸。周国本来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天灾又接连不断，如今又要使人离心离德扩大灾情，这恐怕是很不应该做的事情吧？”

【原文】

是曰：《左传》曰：“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非曰：晋楚遇于鄢。范文子不欲战^①，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齐、秦、狄，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骄而亢，则忧患生，盍释楚以为外惧乎^②？”

是曰：《三略》曰：“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恩施而附于下。”非曰：陶朱公中男杀人^③，囚于楚。朱公欲使其少子装黄金千镒往视之^④。其长男固请，乃使行。楚杀其弟。朱公曰：“吾固知必杀其弟。是长与我俱见苦为生之难，故重其财。如少弟生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其财所从来，固轻弃之。今长者果杀其弟，事理然也，无足悲。”

是曰：《语》曰：“禄薄者不可与人乱，赏轻者不可与人难。”慎子曰：“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人难。”非曰：田单将攻狄，见鲁仲子^⑤。仲子曰：“将军攻狄，弗能下也。何者？昔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蓐^⑥，立而杖插^⑦，为士卒倡。此所以破燕。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奉，西有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⑧，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后果然。

【注释】

①范文子：即士燮（xiè）。春秋时晋国大夫。

②盍：何不。

③陶朱公：即范蠡。春秋时期越国大夫。政治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从商，三致千金。行至陶（今山东定陶），改名陶朱公。

④鎰（yì）：古时度量衡名称，二十四两为一鎰。

⑤鲁仲子：即鲁仲连，鲁连。战国时齐人。

⑥萑（huī）：草编的筐子。

⑦杖插：用插掘土。插同锄，铁锹之类的器具。

⑧淄、澠：即临淄、澠池。

【译文】

《左传》里说：“古人曾说过：‘一日放走了敌人，便会遗患数代。’”然而，却有相反的事例。晋国和楚国的军队在鄢遭遇，范文子不想同楚军交战，便说：“我们的先君时代，战争频繁是有原因的，当时，秦、狄、齐、楚都很强大，如果晋国不致力征战，传到儿孙手中就会削弱下来。如今三大强国（齐、秦、狄）都已服从了晋国，晋国的敌人也唯有楚国而已。唯有圣人才能做到内外无患。而我们又不是圣人，所以，外部安宁，内部就必生忧患，因此，何不放掉楚国，让它成为晋国的外部威胁呢？”

《三略》说：“不要让仁慈的人主管财物，因为这样的人对下属多施恩惠，下属就会拥戴他。”但却有相反的事例。陶朱公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在楚国。陶朱公打算让他的幼子携带黄金千鎰，前往楚国探视。而陶朱公的长子却固请前往，陶朱公不得已，只好改派长子前往。结果长子无功而返，他的弟弟还是让楚国给杀了。

陶朱公得到这一消息后说：“我本来就已意料到他的弟弟必定死在他长兄的手中。这是因为长子随我创业，颇知为生的艰难，所以把钱财看得很重。而他的小弟出生时，我已经相当富有，乘坐豪华的车辆，骑优良的马，郊游射猎，哪里懂得钱财来之不易，所以，他不以钱财为意，舍得扔钱。如今长子果然杀了他的弟弟，本在情理之中，不值得悲伤。”

古语说：“做君王的不可与俸禄微薄的人共度乱世，不可与受赏轻的人共赴危难。”慎子说：“先王见到不肯受俸禄的人，就不命他做大臣，受俸禄不丰厚的，也不与他共赴危难。”但历史上却有相反的例子。田单将要率军攻打狄国，来见鲁仲子，鲁仲子说：“将军这次出征，肯定难以得手。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将军坚守即墨时，坐下来便同士卒一同编草筐，站起来就同士卒一起种田，处处为士卒作表率。这是将军能够人破燕军的原因。如今将军东有掖邑丰厚的收入，西有蕞上的娱乐，腰横金玉之带，驰骋子淄、渑之间，意欲享受人间的快乐，并无死战的决心，所以难于取胜。”后来，果如鲁仲子所言。

【原文】

是曰：语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非曰：语曰：“交接广而信衰于友，爵禄厚而忠衰于君。”

是曰：《春秋后语》曰^①：“楚春申君使孙子为宰^②。客有说春申君曰：‘汤以亳，武王以镐，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今孙子贤人也，而君藉之百里之势，臣窃为君危之。’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非曰：客又说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人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人齐，鲁弱而齐强。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其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贤人也，君何为辞之？”春申君又曰：“善。”复使人请孙子。

【注释】

①《春秋后语》：东晋孔衍著，十卷。已佚。

②春申君：即黄歇。战国时楚国贵族。考烈王时任令尹。门下有食客三千，战国四大君子之一。

【译文】

古语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古语又说：“交接广泛了，就会失信于朋友；爵禄丰厚了，对君王的忠心也便随之减弱。”

《春秋后语》记载：楚国春申君打算推荐孙子做宰相，门客中有人向春申君说：“商汤在亳，周武王在鄣，地方都不过百里，但最后都取得了天下。如今您所举荐的孙子是一位贤人。您打算给他相当于百里之地的势力，我为您感到危险。”春申君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派人辞退了孙子。孙子便离开楚国到了赵国，赵国却封孙子做上卿。又有门客对春申君说：“从前伊尹离开了夏王到殷王那里去，殷重用伊尹，终于夺取了天下，而夏朝则归于灭亡。管仲离开鲁国到齐国去，鲁国由此而弱，齐国却由此而强。凡贤人所在之地，这个地方的国君未尝不尊贵，国家也未尝不因此而荣耀。如今的孙子就是一位贤人，您为什么将他辞退了昵？”春申君又说：“您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又派人把孙子请了回来。

【原文】

是曰：韩宣王谓摎留曰^①：“吾两欲用公仲、公叔^②，其可乎？”对曰：“不可。晋用六卿而国分，简公用田成、阚止而简公弑^③，魏两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④。今王两用之，其多力者，内树其党；其力寡者，又藉于外权。群臣或内树其党，以擅主命；或外为势交，以裂其地，则王之国危矣。”又曰：“公孙衍为魏

将，与其相田儒不善。季文子为衍说魏王曰^⑤：‘王不独不见夫服牛骖驥乎^⑥？不可百步。今王以衍为可使将，固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服牛骖驥之道。牛马俱死而不成其功，则王之国伤矣。愿王察之’。”非曰：傅子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捡而治百姓。故以异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致宜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有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鼎釜乎其间，爨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为水火者灵矣。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耶？”《易》曰：“天地睽^⑦，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

【注释】

①擲（liú）留：人名。

②公仲：战国时韩国贵族，曾任韩相。公叔：战国卫献公少子发。

③阚（kàn）止：春秋齐悼公的家臣，字子我。受宠于齐简公。

④犀首：即公孙衍。战国时纵横家。主张合纵抗秦。公元前323年，发起燕、赵、中山、韩、魏“五国相王”。曾任魏相。张仪：战国时期纵横家。魏国贵族后代。秦惠文君十年（前328年），任秦相，封武信君。迫使魏献上郡，帮助秦惠君称王，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国汉中之地。秦武王即位后，他入魏为相。

⑤季文子：春秋时鲁国执政。季孙氏，字行父。历相宣公、成公、襄公。

⑥骖（cān）驥：泛指好马。骖，一车驾三马。又特指旁边的马。

⑦睽（kuí）：隔离。

【译文】

韩宣王问缪留：“我打算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两人，这样行吗？”缪留回答说：“这样不行。从前，晋国重用六卿（韩、赵、魏、范、中行、智氏），最后导致了晋国的分裂，齐简公重用田成子和阚止，而简公最终被田氏所杀，魏国曾重用犀首和张仪，结果河西之地尽失。如今大王准备同时重用两人，其中势力较大的，就会在朝内树立私党；势力较弱的，则会借助于外国势力。群臣或者在朝内结成私党，专擅君主之命；或者借助外国势力，分裂国土，这样，大王的国家也就危险了。”缪留进一步说：“公孙衍在魏国做将军时，与魏相田儒关系不睦。季文子替公孙衍向魏王说情：‘大王难道没有见过用牛驾辕又配上三匹马的车吗？这样的车连一百步也走不了。如今大王以公孙衍做将军，这本是对他的重用，同时却又对田儒言听计从，这无异于让牛和马同拉一辆车，结果是牛马俱死，不能成全它们本应发挥的功用，这样，大王的国家必将受到损伤，请大王明察。’”

而傅子的观点与上述正好相反，他说：“天和地最富于神通的，但如果它们彼此的作用相同，就不能生育万物；圣人当然是最聪明的，但他们也不能用一种方法来治理百姓。所以，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达到共同的目的，这是天地化育万物的原则；让不同的事物充分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则；只要懂得了不同事物的道理，虽然是性质上相互侵害的事物在一起，也是无妨大体的。比如，水和火，其性质是互不相容的，但善于运用的人，在中间吊起锅，下面烧火，上面煮水，两尽其用，彼此并不相侵害。天下的事物，像水火一样在性质上相互侵害的，很多很多了，但只要懂得了因物制用的道理，又何必为事物间的相互侵害而担忧呢？又何患它们不能各尽其用呢？《易经》说：‘天地

有别，但它们的事功是相同的；男女有别，但他们的情志是相通的；万物有别，但他们生生不已的基本规律却是相类的。”

【原文】

是曰：陈登为吕布说曹公曰^①：“养吕布，譬如养虎，常须饱其肉，不饱则噬人。”非曰：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养鹰，饥则为人用，饱则扬去。”

是曰：刘备来奔曹公^②，曹公以之为豫州牧。或谓曹公曰：“备有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公以问郭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召俊杰，犹惧其未来也。今备有英雄之名，以穷归己而害之，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曹公曰：“善！”

非曰：傅子称：郭嘉言于太祖曰：“备有雄志而甚得众心，关侯、张飞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以嘉观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曹公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

【注释】

①陈登：三国下邳（今江苏睢宁）人。字元龙。曹操任为广陵太守，因图吕布之功加伏波将军。

②刘备：三国蜀汉政权的建立者。字玄德。

【译文】

陈登为吕布劝曹操说：“养吕布就好比养一只老虎，必须让它把肉吃饱，否则它就会吃人的。”曹操却说：“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我觉得养吕布应该像养一只鹰一样，饥饿时尚能听人使唤，吃饱了，它就飞走了。”

刘备来投奔曹操，被任命做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刘备有雄图大志，今天不及早除掉它，将来必成大患。”曹操以此向郭嘉请教，郭嘉说：“的确是这样。不过您手提宝剑倡举义兵，为百姓铲除暴贼，推诚致信，以广招英雄豪杰，犹恐有才之士不来归附。如今刘备有英雄之名，因无路可走而来投奔，如果我们把他杀了，就会披上残害贤才的名声，那么智慧之士也将因此而疑心重重，回心转意，另择贤主，您将依靠谁来打天下呢？除一人之患，而使四海的才能之士失望，这其中的安危得失，不可不认真考察。”曹操说：“你讲得很好。”

而傅子却说郭嘉曾向曹操进言道：“刘备胸怀大志而又深得众心。关羽、张飞都是力敌万人的大将，肯为刘备效死力。以我看来，他们的图谋深不可测。古人有言：‘一口纵敌，数世之患’。应该对他早日下手。”此时曹操正在广招天下英才，为了示信于人，未能采纳郭嘉的建议。

【原文】

是曰：《家语》曰^①：子路问孔子曰：“请释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东夷慕诸夏之礼，有女而寡，为内私婚，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矣。仓吾烧^{音奴烏反}取妻而美^②，让与其兄。让则让矣，然非礼让之让也。今子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为是乎？”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书》云：“事弗师古，以克永代，匪说攸闻。”

非曰：赵武灵王欲胡服^③，公子成不悦。灵王曰：“夫服者所以使国，礼者所以使事。圣人观乡而须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国。夫剪发文身，错臂左^④衽，临越之人也；黑齿雕题^⑤，蜺冠秫缝^⑥，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易而礼易。是以圣人谋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谋可以使其

礼，不法其故。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离教，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迩之服，贤圣莫能同。穷乡多异俗，曲学多殊辩。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恶变服之名，以忘效事之实，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

是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非曰：孟子曰^①：“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注释】

①《家语》：即《孔子家语》。原书二七卷，久佚。今本十卷，系三国时期曹魏王肃所撰。

②仓吾烧：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③胡服：即着胡人的服装。

④左衽：衣襟向左开。

⑤雕题：在额头上刻花纹或字。

⑥鯈冠秫缝：用鱼皮缝制的帽子。鯈（tí），鱼名。秫，通“铍”，长针。

⑦孟子：即孟轲。战国时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传世《孟子》为孟轲及其弟子所著，为儒家经典。

【译文】

《孔子家语》说：“子路问孔子：‘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古代的道理，并按照新解释的意义来行事，这样做可以吗？’孔子回答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从前，东方的少数部族非常羡慕华夏的礼俗，有位女子成寡妇以后，在家里暗中与人私通，但却终身没有再嫁人。不嫁人归不嫁人，然而，她的做法已经不符合贞节的意义了。仓吾烧娶了一位妻子非常漂亮，便把他美丽的妻子让给了他的兄长。让归让，但这里的让已不是礼让所要求的意义了。如今你想舍弃古代的道理而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

行事，谁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以非为是呢？”古语还说：“变占乱常，不死则亡。”《尚书》说：“做事不效法古人，而要使国家万世长存，还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然而，还有相反的例子。赵武灵王打算让国人改穿北方胡族的服装，以便于骑马征战。他的叔父公子成很不高兴。灵王说：“服装本来应该便于使用，礼的作用在于方便做事。圣人总是顺应乡俗民风，因事情的不同和方便而制定不同的礼仪，目的正是为给人民提供方便，使国家富强。短发纹身，错臂左衽，这是瓯越人的风俗。染黑牙齿，纹刺前额，头戴做工粗劣的鱼皮帽子，这是犬戎之国的风俗。虽然礼仪和服装不同，但方便使用的目的是相同的。地域环境不同，所使用的东西和使用的方法就有所不同，事情不一样，礼仪也就随之变易。因此，圣人主张以有利于国家为目的，而不去统一达到目的方法；追求如何使礼仪方便人民，而不要求一定要效法古礼。儒家虽然师承一样，但各地风俗却迥然不同；华夏诸国虽然礼法相同，但教化的方法依然有别，更何况我们是为了在山谷行走的方便呢？所以，去就的变化，即便是智慧之人亦不能统一；远近地域的服饰，即便是圣贤也不能同一。穷乡僻壤，风俗多异，乡曲间的学问多有分歧和争辩。今天叔父所说的是旧有的风俗，而我所说的则是要改变旧有的风俗。叔父只知道厌恶改变服装这个名声，却忘记了改穿胡服的便利之处，您的这种做法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公子成于是改穿了胡服。

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的作用更大的了。而孟子却说：“天地自然的法则是：因袭传统则强大，变化传统则弱小。所谓‘因’，就是要借助人之常情。”

【原文】

是曰：李寻曰^①：“夫以喜怒赏诛，而不顾时禁，虽有

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设上农夫欲今冬田，虽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于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人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桴鼓之相应也②。”

非曰：太公谓武王曰：“天无益于兵胜，而众将所居者九。自法令不行而任侵诛；无德厚而用日月之数；不顺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无智虑而候氛气；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归过于时；敌人怯弱不敢击而信龟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设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地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以决胜败。故明将不法。”司马迁曰：“阴阳之家，使人拘而多忌。”范晔曰：“阴阳之道，其弊也巫。”

【注释】

①李寻：西汉学者。好阴阳之事，灾异之说。

②桴鼓：用桴击鼓。桴（fú）：打鼓的槌棒。

【译文】

李寻说：“根据自己的喜怒之情来奖赏和诛罚，而毫不顾及当时的禁忌，虽然有尧舜一样的善心，也不能够使天下太平。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对今天有所效用；善言天道的人，必定对人事有所根据。假设有位上等的农夫在冬天耕种田地，即便赤臂深耕，汗流浹背，撒播种子，禾苗仍然长不出来，这并不是人没有尽心尽力，而是因为不得天时。《易经》上说：‘天时需要我的事情停止我就停止，天时有助于我的事情实行我就实行，或动或静，不失天时，就能走上光明大道。’《尚书》上说：‘谨慎准确掌握人事的时机。’所以，古代的

君王遵循天地变化的规律，重视阴阳的变化，不失四时月令，再加上对百姓施行善政，所以和气兴旺的景象就能很快实现，如同鼓槌和鼓音一样相呼应。”

还有相反的例子。太公曾对周武王说：“上天对用兵打仗并不会有多人的帮助，打了败仗，众将指挥的失误有几种情况：法令难以推行，而任意诛戮；不施厚德，而迷信日月数术，用兵不根据敌人的强弱之情，而侥幸于天命；没有智谋远虑，而坐等有利的气象条件；不激励将士的勇气，而冀希于上天降福；不懂作战地形的利弊，吃了败仗归过于天时；敌人怯懦，却不敢果断出击，而轻信龟策占卜；士卒不勇敢而祈求借助鬼神的保佑；设伏不巧妙，伏击圈误设在敌人不经过的地方。凡天地鬼神之类，看不见，听不着，不能以此决定胜败，所以明智的将领是不效法天地鬼神的。”司马迁也说：“阴阳家使人拘束而多忌讳。”范晔说：“阴阳之道，其弊端在于其中颇多巫术的成份。”

【原文】

是曰：翼奉曰^①：“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其怀邪，智益为害。”非曰：夫人主莫不爱己也。莫知己者，不足爱也。故桓子曰：“捕猛兽者，不令美人举手；钓巨鱼者，不使稚子轻预。非不亲也，力不堪也。奈何万乘之主，而不择人哉？”故曰：夫犬之为猛，有非则鸣吠，而不遑子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爱其主，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患者，智不足也。

是曰：语曰：“巧诈不如拙诚。”非曰：晋惠帝为太子^②，和峤谏武帝曰^③：“季世多伪，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忧不了陛下家事。”武帝不从，后惠帝果败。

【注释】

①翼奉：西汉学者。字少君。治齐诗。为博士、谏议大夫。

②晋惠帝：即司马衷。历史上著名的痴呆皇帝。

③和峤：西晋大臣。字长舆，历任颍川太守、中书令。惠帝时任太子少傅。家富性吝。

【译文】

翼奉说：“治理天下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能够分辨出臣下的奸邪和正直。人诚实正派，虽愚笨一些，也可以任用；如果人的心术不正，越是富于智慧，就越是会造成危害。”与此相反的观点是：凡人主没有不爱自己的，不知道爱自己的人是不值得人们去爱的人。所以桓子说：“捕获猛兽的事情不能让美人去做；钓大鱼的事也不能让幼稚的童子去做。不是不信任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做国君的不善于择人而用呢？”所以说，猛犬之所以是猛犬，是因为稍有是非，它便鸣吠个不停，而不管是白天或是夜晚，它对主人的效忠之心可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前，宋国有位卖酒的人，酒放得发酸了，仍然卖不出去，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家养了一条猛犬。猛犬固然很爱它的主人，但它却不能替它的主人排解酒酸滞销的忧患，因为它的智力还达不到。古语说“灵巧而诡诈的人不如笨拙而诚实的人。”晋惠帝被立为太子时，和峤向武帝进谏说：“末世人情颇多伪诈，而太子过于诚实，易轻信，不是做天下之主的材料，我担心他难以继承陛下的帝王大业。”武帝没有采纳和峤的建议，后来晋惠帝果如和峤所言。

【原文】

是曰：《左传》曰：“孔子叹子产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而不为功。慎辞也哉！’”《论语》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非曰：汉文帝登虎圈，美啬夫口辩^①，拜为上林令^②。张释之前曰^③：“陛下以绾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又问曰：“东阳侯张相如^④，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亡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口辩，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影响，举错之间，不可不审。”帝乃止。

【注释】

①啬夫：古代官名。管理琐屑事物的较低级的官。

②上林令：掌管皇家苑囿上林苑的官。

③张释之：西汉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人。字季。文帝时官至廷尉。景帝时任为淮南相。

④张相如：西汉大臣。文帝时封东阳侯，拜大将军，击匈奴有功。

【译文】

《左传》记载孔子感叹郑子产道：“他的语言足以表达他的心态，他的文辞足以表达他想要说的话。没有语言的表达，别人怎么能知道他的志向？善于语言表达而不善于书面文辞，就难以传播久远。晋国是诸侯的霸主，郑国人到晋国去办外交，离开文辞强辩就难以成

事。文辞必须谨慎啊！”《论语》说：“能够背诵诗三百篇，如果授他以政事，不能完成；派他出使四方，又不能灵活运用诗经中的句子作答，这样背诵的虽然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相反的例子是：汉文帝到虎圈去看虎，非常欣赏啬夫的口才，于是就拜他做上林令。张释之上前说：“陛下觉得绛侯周勃这个人怎么样？”文帝回答：“有长者之风。”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这个人怎么样？”文帝回答：“有长者之风。”张释之说：“这两个人谈事情的时候，常结结巴巴，表达不清，哪里像这位啬夫伶牙利口、喋喋不休！况且秦朝因重用刀笔之吏，竞相比赛对官吏的亟疾苛察，然而其弊病是流于表面文章，他们并无真正关心国家命运的恻隐之心。因此，秦始皇就听不到指摘他的过失的谏言，到了秦二世，天下便土崩瓦解了。如今陛下仅仅因为啬夫的口辞伶俐，就破格提拔他，我担心天下因此而形成风潮，争口辩而不重实际，况且由陛下开风气之先，影响迅疾，所以陛下的一举一动，都须慎重。”于是文帝便取消了升迁啬夫的打算。

【原文】

是曰：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①，《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虚辞滥说^②，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非曰：扬雄以为^③，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以讽帝。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类俳優，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

【注释】

①《大雅》：《诗经》的组成部分之一。三十一篇。多是西周王室贵族的作品。主要歌颂从后稷至武王、宣王等的功绩。逮，及。

②相如：即司马相如。西汉文学家。

③扬雄：西汉学者。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主要著作有《法言》、《太玄》、《方言》等。

【译文】

太史公说：“《春秋》把明显的事理推至隐晦，而《易》则把隐晦的事理加以阐释和明显。《大雅》先讲王公大人之德，后及黎庶百姓，《小雅》则先诉自己的得失，然后波及在上的为政的得失。它们谈论问题的方法虽然不同，但都符合德的要求。司马相如的赋虽然虚辞滥说，但其要义在于引导节俭，这与《诗经》的讽谏意义有什么区别？”

而扬雄则认为，赋是用来讽谏君王的，就必需用推类排比的语言，辞藻极尽丽靡，铺陈繁富，气势宏大，令人叹为观止，然后才言归正题。但这对读者来说则嫌过分，达不到作赋的真正目的。往时，汉武帝喜欢神仙之说，司马相如将他所作的《大人赋》呈上，本想借此讽谏武帝，武帝读了赋以后，反而飘飘然如有凌云之志。由此看来，赋发挥的是劝勉鼓励的作用，而不是制止的作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的赋又颇类俳優，没有法度。而贤人君子的诗赋，却是很正统的。

【原文】

是曰：《淮南子》曰：“东海之鱼名鰈，音土盍反，与床榻字同。比目而行；北方有兽，名曰娄，更食更候；南方有鸟，名曰鵙，音兼。比翼而飞。夫鸟兽鱼鰈，犹知假

力，而况万乘之主乎？独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岂不痛哉？”非曰：狐卷子曰^①：“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②，兄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③，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况君之欲治，亦须从身始，人何可恃乎？”

是曰：孔子曰：“不患无位，患己不立。”非曰：孔子厄于陈、蔡^④，子路愠^⑤，见曰：“昔闻诸夫子，积善者，天报以福。今夫子积义怀仁久矣，奚居之穷也？”子曰：“由，未之识也。吾语汝。汝以仁者为必信耶？则伯夷、叔齐为不饿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耶？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⑥；汝以忠者为必报耶？则关龙逢不见刑^⑦；汝以谏者为必听耶？则伍子胥不见杀^⑧。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

【注释】

①狐卷子：战国时魏人。此处引文是他回答魏文侯所问“贤足恃乎”的话。

②丹朱：传说为尧之子，名朱，因居丹水，故名丹朱。傲慢荒淫，尧因此禅位舜。

③管、蔡：即管叔、蔡叔。周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姬鲜，蔡叔姬度，周灭商后，分别封于管、蔡。

④厄(è)：阻隔，穷困。

⑤愠：心怀怨怒。

⑥比干：商纣王的叔父。相传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

⑦关龙逢：夏末大臣。相传夏桀暴虐荒淫，他多次直谏，被桀囚禁杀害。

⑧伍子胥：春秋时期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次子。伍胥因直谏被杀，他被迫逃奔到吴国。帮助阖闾刺吴王僚，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势日盛，一举攻破楚国，受封于申，又称申胥。吴王夫差时，劝

谏拒绝越国求和并停止伐齐，渐被疏远。后吴王赐剑命他自杀。

【译文】

《淮南子》说：“东海有一种鱼名鰈，鰈有一种生活习惯，即两鰈结伴而行。北方有一种兽，名叫做娄，娄有一种生活习惯，即两娄轮流进食守窝。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做鵙，鵙也有一种习惯，即比翼而飞。鸟兽鱼鰈等动物，尚懂得相互帮助，更何况身为一国之主的君王呢？如果不懂得借助天下英雄俊士的力量，与其共谋大业，岂不令人痛惜！”而狐卷子却说：“做父亲的贤莫过于尧，然而他的儿子丹朱却被流放；做兄长的贤莫过于周公，然而他的弟弟管叔、蔡叔却被他诛杀；做大臣的贤莫过于商汤和周武，而他们的君王桀和纣却受到他们的诛伐。所以，君王若要治理天下，必须事必躬亲，其他人怎么靠得住呢！”

孔子说：“不发愁没有一定的职位，只发愁自己缺乏安身立命的本领。”孔子被困于陈、蔡，他的学生子路面有怒色，来见孔子说：“从前我听您说过，积善的人，上天必定用幸福来回报他。而如今您积义举怀仁心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处于困穷之地呢？”孔子说：“子由（子路名由）啊，你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我来告诉你。你以为仁者一定会受到信用吗？如果是这样，伯夷和叔齐就不会饿死在首阳山了。你以为聪明智慧的人就一定会受到重用吗？如果是这样，王子比干（纣的叔父，因劝谏而被纣王所杀）就不会被剖心了。你以为忠心耿耿的人就一定会得到好报吗？如果是这样，关龙逢（因直言强谏被桀囚杀）就不会遭受刑罚之苦了。你以为进谏就一定会听从吗？如果是这样，伍子胥就不会因此而被吴王所杀了。知遇与否，这是由天时决定的；贤与不肖，是由才能决定的。君子博学深谋而不被时人

所用的人多得很，何止孔丘一人呢？”

【原文】

是曰：神农形悴^①，唐尧瘦癯^②，舜黎黑，禹胼胝^③，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人周，墨翟无黔突^④，孔子无暖席^⑤。非以贪禄位，将欲起天下之利，除万人之害。

非曰：李斯以书对秦二世云：“申子曰：‘有天下者而不恣睢^⑥，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尧舜然，故谓之‘桎’也。夫以人徇己^⑦，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夫尧禹以身徇天下，谓之‘桎’者，不亦宜乎？”

【注释】

①神农：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

②癯（qú）：瘦。

③胼胝（pián zhī），手脚因劳动而磨出来的坚硬的厚皮。

④黔突：即黑色的烟囱。比喻没有时间生火做饭。

⑤无暖席：即席子坐不热就走。

⑥恣睢：任意胡做非为

⑦徇：屈居人下。

【译文】

神农氏形容憔悴，唐尧瘦弱清俊，舜面黎黑，夏禹手脚长满了厚茧，伊尹背负锅鼎去拜见商汤，吕望手持牛刀去见周文王，墨翟家的烟筒没有薰黑，孔子的炕席没有暖热过。他们这些人没有一天安稳的生活，并不是贪图禄位，而是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李斯上书秦二世，观点正与此相反：“申子说：‘虽然拥有天下而不为所欲为，这可称之为把天下作自己的桎梏。’

像尧舜那样的人，就是以天下为桎梏的人。让别人来顺从自己，是因为自己尊贵而别人低贱；自己不得已顺从别人，则是因为自己低贱而别人尊贵。所以说顺从别人的人是低贱的人，令别人顺从的人是尊贵的人。自古至今，莫不如此。尧舜拿自身去顺从服务于天下，把天下作为自身的桎梏，这样的说法不是恰如其分吗？”

【原文】

是曰：《论语》曰：“举逸民^①，天下之人归心焉。”魏文侯受艺于子夏^②，敬段干木^③，过其庐，未尝不式^④。于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贤，国人称仁，上下和洽，未可图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誉于诸侯。

非曰：韩子曰：“夫马似鹿，此马值千金，今有千金之马，而无一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今处士不为人用，鹿类也。所以太公至齐而斩华士^⑤，孔子为司寇而诛少正卯^⑥。”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否，还报曰：“可攻也，其君好见岩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贤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然。夫上尊岩穴之士，则战士殆；上尊学者，则农夫惰。农夫惰则国贫，战士怠则兵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何待？”主父曰：“善。”遂灭中山。

是曰：《汉书》曰：“陈平云：‘吾多阴谋，道家所禁，吾世即废亡，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其后玄孙坐酎金失侯。非曰：后汉范曄论耿弇曰^⑦：“三代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崇也？”

【注释】

①逸民：遗逸在民间的节行高超之上。

②子夏：即卜商。孔子的学生。

③段干木：战国初年魏国人。姓段干，名木。求学于子夏。魏文侯给以爵禄官职，俱不受。

④式：同“轼”。古代车前供扶手用的横木。

⑤华士：齐国的隐士，有学问有声望，但却不与诸侯合作的人。

⑥少正卯：春秋末期鲁国著名学者。相传他曾聚徒讲学，与孔子的论点相反，影响很大，使孔门三盈三虚。后被孔子所杀。

⑦耿弇(yǎn)：东汉名将。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刘秀即位后，封建威大将军，后封好畤侯。明帝时列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译文】

《论语》说：“能够举用那些隐逸超拔的人，就能够赢得天下人的心。”魏文侯曾受业于子夏，他很尊敬段干木(子夏的门人，守道不仕)，每当从段干木庐舍前经过时，未尝不下车扶轼而行。秦国准备讨伐魏国，有人劝秦王说：“魏国的国君很贤明，国人都称颂他的仁德，上下和睦融洽，不可谋伐魏国。”于是，秦王打消了伐魏的念头。魏文侯也因此而誉满诸侯。

韩子说：“马很象鹿，马的价值可达千金。如今有值千金的马，却没有值一金的鹿，这是为什么呢？这是马能够为人所用，而鹿却不能够为人所用的缘故。今天所谓的隐士不肯为人主所用，就如同不能为人们所用的鹿一样。所以，太公被分封到齐地时，首先斩了不肯同太公合作的华士，孔子做司寇后首先杀了少正卯。”

赵主父派李疵去探视中山国是否可以攻伐，李疵回来后报告说：“可以攻伐。中山国的国君喜欢会见不同官方合作的隐士和普通百姓。”主父说：“按你所说，中山国的国君正是一位贤明的君主，怎么可以攻伐呢？”李疵回答说：“不是这样。做君王的尊显那些不肯做官

的隐士，那么战士就不肯冲锋陷阵；君王尊崇学者，那么农夫也就懒惰了。农夫懒惰则国家贫，战士不肯死战则军队的战斗力就减弱了。于外军队弱，于内国家贫，不亡国还能怎样？”主父说：“你讲得很有道理。”于是出兵灭了中山国。

《汉书》说：“陈平曾说：‘我的阴谋多了，是道家所禁止的。从我这一代就将破废衰亡，尊贵和荣耀从此结束了，再也没有重新崛起的希望了，因为我所积累的阴祸太多了。’后来，他的玄孙因坐酎金一案失去侯爵。”《后汉书》中范曄论耿弇说：“祖孙三代都做将军，这是道家所忌讳的，但耿弇家却累世功名，善始善终。莫非是耿家用兵打仗，从而以杀戮制止了杀戮吗？为什么唯独他的家族能够累世受尊崇呢？”

【原文】

是曰：《易》曰：“崇高莫大于富贵。”又曰：“圣人大宝曰位。”非曰：孙子为书谢春申君曰：“鄙谚曰：‘厉人怜王^①。’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谬，不可不审察也。此为劫杀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图私，以禁诛于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嫡而立不义，《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圉聘于郑^②，未出境，闻王病，反问病，遂以冠纓绞王杀之^③，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④，庄公通之，崔杼率其党而攻庄公，庄公走出逾于外墙，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近代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淖齿用齐^⑤，擢闵王之筋，悬于庙梁，宿昔而死。’夫厉虽肿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绞纓、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饿死也。夫劫杀死亡之主，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厉虽怜王，可也。”

【注释】

①厉人：有癩病的人。厉(lài)，通癩。

②楚王子圉：即楚灵王。

③冠缨：帽子上的带子。

④崔杼：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其妻棠姜与庄公私通，崔杼便杀庄公立景公，自为相国。后为庆封所杀。

⑤淖齿：楚国公族。率兵救齐，因相王而杀齐闵王。

【译文】

《易》说：“崇高莫大于富贵。”又说：“圣人最大的法宝就是他的权位。”孙子致书春申君说：“有句俗话说‘做君王的人比得癩疮的人还可怜。’这虽然是很不恭敬的语言，但自古以来，没有凭空捏造出来的谚语，不可不加以认真的分析和研究。这里所说的‘王’，当然是指被人劫杀死亡的君主而言的。人主年少，自负其材，不会通过适当方法和权术识察奸邪，那么大臣就会大权独揽，图谋私利，以防备自己受到诛杀。他们杀害贤明的长子而另立幼弱之子，废掉正嫡而另立庶出。《春秋》曾以此为戒，说：楚王子圉将出访郑国，还未出国境，听说楚王有病了，便返宫探病，趁机用帽带子把楚王勒死，自己取而代之。齐国崔杼的妻子很美丽，齐庄公与她私通。崔杼便率领他的党徒围攻齐庄公，齐庄公翻墙出逃，被箭射中了大腿，崔杼借机杀了齐庄公，另立他的弟弟为齐王。近代的李兑在赵国当政时，把赵武灵王逼在沙丘，百日以后，便把赵武灵王杀了。淖齿在齐国当政时，抽了齐闵王的筋，悬在庙梁上，一夜之间便死去了。厉病虽然是癩疮肿胞，但上比前代，还不至于像被帽带勒死、箭矢穿股那样惨；下比近代，还不至于像抽筋饿死那样惨。被劫杀死亡的君主，其内心的忧劳，

形体的困苦，比得癩病要痛苦得多。由此看来，说做君王的比患了癩病的人还可怜，也是符合事实的。”

【原文】

是曰：《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莫大于圣人。”

非曰：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①，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②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教之，则并与仁义以窃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智耶？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③，斧钺之威弗能禁^④，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注释】

①斛（hú）：容器单位。五斗为一斛。

②符玺：兵符印玺。秦汉以后，只有帝王的印章叫做玺。

③轩冕：古代卿大夫的车服。这里借指官位爵禄。

④斧钺（yuè）：古代兵器。

【译文】

《易》说：“储备物资以便使用，制成器物以便使天下因此而获利，功劳之大，还没有超过圣人的。”而庄子却说：“如果圣人不死，大盗就不可能停止。虽然是借重圣人来治理天下，就等于给盗跖带来重大利益。制造斗斛来盛量，就连斗斛一块儿盗去；制造权衡来称

量，就连权衡一块儿盗去；制定仁义规范来教化人民，就连仁义规范一块儿盗去；制造符玺以明信用，就连符玺一块儿盗去。如何证明这一点呢？那些偷窃带钩的人因犯刑律可能被诛杀，而那些窃国大盗则因此而贵为诸侯。在诸侯之门里，才有仁义之类的说教，这不是偷窃了仁义圣智吗？所以角逐于大的事业，如拥立诸侯，窃取仁义，以及斟斛、权衡、符玺利益的人，即使有高车冠冕的赏赐也不能劝勉他们，即使用斧钺的威刑也不能禁止他们。这些为盗跖带来重大利益，而又难以禁止的行为，都是圣人的罪过。所以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随意向人炫耀展示。而圣人就是天下的利器，不可以明示于天下。”

【原文】

是曰：《论语》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非曰：《易》曰：“穷则变，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义？以飧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蹀暴戾^①，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②，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③，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

是曰：东平王苍曰^④：“为善最乐。”

非曰：语曰：“时不与善，己独由之。”故曰：“非妖则妄。”

【注释】

①跖、蹀：即盗跖、庄蹀。庄蹀，战国时楚国人民起义领袖。起义于楚怀王时，规模较大。

②咫尺：比喻距离近。咫，周制八寸，合今制市尺六寸二分十厘。

③倂(chú)俗：同类的俗人。倂，同类。

④东平王苍：即东平王刘苍。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明帝时任骠骑将军，位在三公之上。

【译文】

《论语》说：“君子即使在穷困的处境中也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小人如果身处穷困的境地，就会无所不为。”而《易》则说：“当处穷困之境时，就需采取变通的举措，变通才能长久。因此，得到天的保佑，就没有不吉利的。”太史公说：“普通百姓有句话说：‘如何知道是否符合仁义？自己能得到利益就是有德。’所以，伯夷因憎恶周朝，不吃周朝的粮食，而饿死于首阳山，周文王和周武王也并没有因此而贬低了王道的声誉。跖和跖暴戾残忍，但他们门徒却历代传颂着他们的侠义之行。由此来看，‘偷窃带钩的人遭诛杀，而窃国大盗却贵为诸侯。诸侯之门里，才有仁义之类的说教。’这些话并不是无端的虚言。如今的一些人拘泥于既成的学问，死抱着书本上的仁义教条，长久孤立于世，哪里比得上卑论随俗、与世浮沉而求取荣名呢？”

东平王苍说：“行善是最令人愉快的事。”而俗语却说：“时风不好善行，而自己独行善，不是妖行惑众，就是神经错乱。”

【原文】

是曰：庞统好人伦^①，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于才，时人怪而问之。统曰：“当今天下大乱，正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则声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为善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近代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

非曰：《人物志》曰：“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伐一而并失。由此观

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是故郤至上人^②，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③，而终于出奔；蔺相如以回车取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④。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

是曰：《孝经》曰：“居家理，治可移于官。”

非曰：酈生落魄^⑤，无以为衣食业。陈蕃云：“大丈夫当扫天下，谁能扫一室？”

是曰：公孙弘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自理，知所以自理，然后知所以理人。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易之道。”

非曰：《淮南子》曰：“夫审于毫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事之举。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存危国，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修乡曲之俗，是犹以斧剪毛，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

【注释】

①庞统：三国时刘备的谋士。字士元，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初与诸葛亮齐名，号称凤雏。与诸葛亮同任军师中郎将。后中流矢死。

②郤（xī）至：春秋时期晋国大夫。

③王叔：即王子虎，周襄王季父。

④寇恂：东汉初将领。贾复：东汉初将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⑤酈生：即酈食其。秦汉之际陈留高阳乡（今河南杞县）人。本为里监门吏，贫穷落魄，时人谓之“狂生”。因献计刘邦克陈留，封广野君。楚汉战争中，说齐王田广归汉，韩信乘机袭齐，齐王以为被他出卖，把他烹死。

【译文】

刘备的谋士庞统喜好品评人伦高下，又勤于培养新

人，他所称道和推荐的人，每每与其真实的才干不相符合。时人不解，便以此请教庞统，庞统回答说：“当今天下大乱，正义之道凌迟不立，善人少而恶人多。正想振兴固有的风俗，助长王道人业，如果不宣扬他们的美名，那么他们的声名就不足以令人倾慕；不足令人企盼和羡慕，那么做善事的人就少了。如今我虽然每提拔十人就有五人之失，但仍然得到了一半的人才，他们就能担负起弘扬正义、传播教化的世代之任，使有远大志向的人因此而自励，这样做不也可以吗？”

而《人物志》说：“君子懂得自损反而对自己的声名有助益，所以，本来一分的功劳，却能得到二分的美名。小人不懂得自我颂扬反而于己有损，所以自夸一分，就会受到二分的贬损。由此看来，不自我颂扬，反而能得到人的颂扬；不与人争，反而能得到；示敌以怯，反而能战胜敌人。正是因为这个道理，郤至好推崇人，反而压抑了人；王叔好争，而终于被逼出奔；蔺相如以回车让路的方式，终于战胜了功高傲慢的廉颇；寇恂因不与贾复争斗，反而被贾复称贤。善于利用事物发展向相反方向转化的道理，就是君子赖以立身的所谓‘道’。”

《孝经》说：“能够把一个家治理好，那么治家的方法同样可用于为官从政。”邴生早落魄，没有吃饭穿衣的门路。陈蕃据此说：“大丈夫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谁能在家中扫屋子？”

公孙弘说：“身体力行接近于仁，好问接近于智，知道廉耻接近于勇。懂得这三条的人，就算懂得了自我修炼的途径和方法；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然后才能懂得如何管理他人。天下还没有不能管理自己反而能管理好他人的事情。这是百代不移的道理。”而《淮南子》却说：“对毫厘之差能够详审清楚的人，则必然不能明辨天下兴衰的大势；对小件器物倍感兴趣的人，面对人事

就可能手足无措。如果人有平定九州的能力，拯国运于危难之中的志向，而却用闺阁细礼去苛责他，用乡曲之俗去教化他，这就好比用斧头剪毛，用小刀伐树，都未能尽物之用，是不恰当的做法。”

【原文】

是曰：商鞅谓赵良曰：“子之观我理秦^①，孰与五羖大夫贤乎^②？”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缪公之贤^③，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鬻于秦客^④，被褐饭牛^⑤。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今君之见秦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⑥，非所以为名也。”

非曰：《史记》曰：“蔺相如因宦者缪贤见赵王。”又曰：“邹衍作《谈天论》，其语宏大不经，然王公大人尊礼之。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如燕，昭王拥帚先驱。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持主柄欲纳圆凿，其能人乎？或曰：伊尹负鼎而辅汤以王；百里奚饭牛，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亦将有牛鼎之意乎？

是曰：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陈留蔡伯喈以仲举强于犯上，元礼长于接下。犯上为难，接下为易，宜先仲举而后元礼。

非曰：姚信云：“夫皋陶戒舜，犯上之征也；舜理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陈平谓王陵言：‘面折庭诤^⑦，我不如公；至安刘氏，公不如我。’若犯上为优，是王陵当高于良、平，朱云当胜于吴、邓乎？”

【注释】

①理秦：治理秦国。

②五羖（gǔ）大夫：即百里奚。春秋时秦国大夫。

原为虞大夫，虞亡时被晋俘去，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国。后出走到楚，为楚人所执，又被秦穆公以五张牡黑羊皮赎回，任为大夫，故称五羖大夫（羖，即黑羊）。与蹇叔、由余等辅助秦穆公建立霸业。

④鬻：出卖。

⑤被（pī）褐饭牛：穿着毛布衣服喂牛。

⑥嬖（bì）人：受宠幸的人。

⑦面折庭争：在朝廷上当着君主的面争辩。

【译文】

商鞅对赵良说：“你看我治理秦国同五羖大夫（即百里奚）相比谁更好些？”赵良回答说：“五羖大夫本来是楚国的普通百姓，听说秦穆公贤明，很想来拜见，但又没有行资，只好把自己卖给秦客商为奴，身着粗布衣，为人放牛。秦穆公发现五羖大夫是一位很难得的人才，就以少有的胆略和魄力把他从牛口之下提拔于万人之上，秦国朝野为之侧目。而今你所以能够拜见秦王，得力于嬖人景监，并不是靠自己的才名。”

《史记》说：“蔺相如借助于宦官缪贤才得以拜见赵王。”又说：“邹衍作《谈天论》，其语宏大不经，但王公大人都很尊敬他。他到大梁去，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按宾主的礼仪接待他。他到燕国，燕昭王拿扫帚亲自为他清道引路，这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被困于齐梁，岂可同日而语？”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阵问题，孔子断然不予回答。梁惠王打算攻打赵国，孟轲却称颂周先王主动将自己居住的邠地让与狄人的做法，否则，就如同拿方柄往圆洞中塞，如何能塞得进去？有人论道：“伊尹背负锅鼎拜见商汤，并辅佐商汤得以称王天下；百里奚为人放牛，秦穆公予以重用因而得以称霸。他们都是先以自己的作为引起君王的兴趣，然后才得以走上康庄大道。邹衍的言论如此宏阔不轨，莫非也有像百里奚放牛、伊尹负鼎那

样，以引起君王注意的意思吗？”

陈仲举体气高烈，有做王臣的气节；李元礼忠平正直，有匡扶社稷的才能。陈留蔡伯喈认为，陈仲举强于犯颜直谏，李元礼长于虚心待下。犯上之举很难做到，而虚心礼下则较为容易，所以若论人，应该先仲举而后元礼。而姚信却说：“皋陶（主刑罚，有正直之名）劝戒虞舜，就是犯上之举，舜总理百官，就是善于接下的表现。所以陈平对王陵说：‘在朝中同皇上当面争谏，我不如您，至于安定刘氏天下，您不如我。’如果以敢于犯上为优先，那么王陵应高于张良和陈平，朱云当胜过吴汉、邓禹了吗？”

【原文】

是曰：《史记》曰：“韩子称：‘儒者以文乱法，而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上，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季次}，孔子弟子，未尝仕，孔子称之。读书怀独行，议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上之厄困，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窘于井廪^①，伊尹负于鼎俎^②，傅说匿于傅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饭牛，仲尼厄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代，不同日而论矣。曷足小哉！”

非曰：《汉书》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无覬觎^③。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

令，以修所职，越职有诛，侵官有罚。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出自诸侯。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竟为游侠，鸡鸣狗盗^④，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⑤，以固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杀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彰名天下。捭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魏其、武安之属^⑥，竞逐于京师；郭解、剧孟之徒^⑦，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陷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⑧。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失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恶，齐之以礼法，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⑨，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⑩，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微，窃杀生之权，其罪也，不容于诛矣！”

【注释】

①井廩：水井和粮仓。

②鼎俎（zǔ）：煮饭的锅和砧板。

③觊觎：希望得到。

④鸡鸣狗盗：卑微不足道的本领。这里指有微薄技能的人。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在秦国被扣留，他的一个善狗盗的门客夜入秦宫，盗出已经送给秦王的狐裘，送给秦王的一名幸姬，孟尝君才得以获释。又靠一个门客装鸡鸣，赚开关门，才得脱险，回到齐国。

⑤弃国捐君：抛弃国家和国君。

⑥魏其、武安：即西汉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汉武帝时，二人均官至丞相。

⑦郭解、剧孟：均为西汉时期的游侠。

⑧季、路、仇牧：即汉初名将季布、孔子的学生子路及春秋时期宋国大夫仇牧。

⑨五伯：即春秋五霸。

⑩六国：战国时期山东六国，即：齐、楚、燕、韩、赵、魏。

【译文】

《史记》中说：“韩子称‘儒者以文乱法，而侠士以武犯禁’，对儒、侠二者都予讥毁，但学士则多被世人所称颂。至于靠自己的才能和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的职位，辅翼当世君主的人，其功名都见诸青史，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像季次（孔子门人，不曾做官，为孔子所称道）原宪满腹学问，特立独行，言论不与世俗相苟合，也为世人所讥笑。今所谓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未必符合正义之道，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千钧、不泯初衷，不惜自己的身躯为朋友士人共赴危难，却羞于炫示自己的恩德，他们的行为也有许多值得称颂之处。缓急之事是人们时常遇到的，虞舜曾被困于井底和仓房顶上，伊尹曾负鼎俎求仕，傅说（商王武丁时的辅佐）曾在傅岩藏匿，吕尚曾被困于棘津，管仲曾为阶下囚，百里奚放牛，孔子被困于匡，菜色陈蔡，这些都是学士所称颂的胸怀治道的仁人，尚且遭遇如此的灾难，更何况在近世混乱的社会中挣扎的中等之材呢？他们所遭遇的灾难，怎么能说得尽呢？而那些布衣百姓，如果做事信守诺言，其义名流播千里，身处困窘之地的人们能够托命这些义士，从而解脱危难，这些人难道不是人们常说的贤人豪杰吗？若真的使这些乡曲侠士具有像季次、原宪的地位和才能，同时效功于当代，恐怕就难以同日而语了。怎么可以小视他们呢！”

《汉书》中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从卿大夫到

普通百姓，其职责都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人都应该服事自己的上级，在下的不能凯觐在上的权力和地位。孔子说：‘如果天子有道，行政大权便不在大夫手中。’政府各部门，应尊奉法纪，服从命令，完成自己的职责。超越自己的职权，侵犯其他部门的职权，都要受到诛罚，这样就能上下和顺，把政事治理得井井有条。周王室衰微以后，礼乐征伐这些本应天子决定的大事，开始被诸侯僭越决定。齐桓、晋文之后，大夫的权位世袭，陪臣执掌大权。到了战国时期，或合纵、或连横，各诸侯勉力政治，富国强兵，均有一统天下之志。列国公子，魏有信陵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楚有春申君，都凭借身为王公的强大势力，竞相招揽游侠，对鸡鸣狗盗之徒，也都待以上宾之礼。赵相虞卿宁肯弃国捐君，也要济故友魏齐的厄困；信陵君无忌偷窃虎符，矫立王命，杀掉大将，率军赴救平原君之急。他们因此而取重诸侯、扬名天下。那些控腕而游的侠士，均把四大名君作为第一流的豪杰倍加赞美。于是，背弃公义、效命私交的行为被人引为美谈，而忠于职守，一心奉上的品德却无人信奉了。等到汉朝初兴，纲纪宽松，对旧有的风气仍未能予以匡改。所以，如魏其侯、武安侯之徒，仍能逐鹿于京师；郭解、剧孟之徒仍能奔驰于街巷。他们的权势足可横行州域，力抗公侯。老百姓以他们的名迹为荣，对他们十分仰慕。他们虽然触犯刑律，身死刑场，却自愿杀身成名，如同季路、仇牧，虽死而不悔。曾子说：‘做君王的违背了治国的原则和方法，人心涣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没有圣明的君王，向人们明示好恶的区别，用礼法来整肃人们的行为，人们怎么能够懂得哪些行为应该受到禁止而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呢？’按照古代正统的王法而论，春秋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六国是五霸的罪人，四大名君是六国的罪人。更何况郭解之徒，以区区匹夫之微，反而窃杀生之权，他们

的罪过，可谓罪不容诛了。”

【原文】

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史记》曰：“鲍叔举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之能知人也^①。”

非曰：苏建常责大将军青曰^②：“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观古今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尝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③；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其为将如此。议曰：此一是一非，皆经史自相违者。

【注释】

①多：称赞、肯定。

②苏建：汉武帝时封平陵侯，代郡太守。以将军、卫尉等职多次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大将军青：即大将军卫青。

③人主之柄：做君主的职权。

【译文】

《尸子》说：“做臣子的，能发现举荐贤才，才是最大的功劳；做君王的，能重用贤才，就是最大的功劳。”《史记》说：“鲍叔向齐王举荐了管仲，天下的人不过多称赞管仲的贤才，而倍加称赞鲍叔，是因为鲍叔善于发现人才。”

苏建经常责备大将军卫青过于自尊，致使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不称颂他，希望他效仿善于招选贤才的古今名将。大将军辞谢说：“自从魏其侯、武安侯开厚待宾客、招延贤士之风起，天子对这些事常怀切齿之怒。他们所做的，如使士大夫亲附于己，招揽贤才，贬黜不肖之

人，这此都是君王才有资格做的事情。做臣子的唯有遵奉法规、忠于职守而已，何须参与招揽贤士之类的事”他为将就是如此谨慎。

【原文】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侯力政^①，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令诸侯。其言虽殊，譬犹火水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注释】

①力政：即致力于政务。

【译文】

班固说：“从前周室王道衰微，诸侯竞相致力于各自的国家。由于各国诸侯的好恶趣味各不相同，所以诸家学术，蜂起并作，各执一端之说，并极力加以颂扬，以此进行游说，以争取诸侯对自己所持学说的支持。各家学说虽然大相异趣，但又好比水火相灭，也能相生。仁与义、敬与和，事情虽然不同，却可以相辅相成。”《易》说：“天下发展的方向目的只有一个，但达到这一目的途径却彼此不同，一个目的却可以有百种方法。”讲的就是这一道理。

卷五（霸纪中）

七雄略第十八

【原文】

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独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划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亲疏相镇，所以关盛衰也。昔周监二代，立爵五等^①，封国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召相其治；衰则五霸扶其弱，所以夹辅王室，左右厥世^②，此三圣制法之意。文、武、周公为三圣。然厚下之典，弊于尾大。自幽、平之后，日以陵夷，爵禄多出于陪臣，征伐不由于天子。吴并于越，越王勾践败吴，欲迁吴王于甬东，志百家君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刭死。越王灭吴。晋分为三，晋昭公六年卒。六卿欲弱公室^③，遂以法尽灭羊舌氏之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以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智伯，尽分其地。至烈公十九年，周威王赐赵、魏、韩皆命为诸侯。晋遂灭。郑兼于韩，郑桓公者，周厉王少子也。幽王以为司徒。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曰：“独有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如？”对曰：“地近虢郟，虢郟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请试居之，

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克国之。至后世，君乙为韩宣侯所灭，并其国。郑遂亡。鲁火于楚。鲁顷公二年，楚考烈王灭鲁。鲁顷公亡，迁于卞邑，为家人。鲁遂绝。海内无主，四十余年而为“战国”矣。秦据势胜之地，骋狙诈之兵，蚕食山东^①，山东患之。苏秦，洛阳人也，合诸侯之纵以宾秦；张仪，魏人也，破诸侯之纵以连横^②。此纵横之所起也。议曰：《易》称先王建万国而亲诸侯；孔子作《春秋》为后世法。讥世卿不改制，世侯。由是观之，诸侯之制，所未上矣。荀悦曰：“封建诸侯，各世其位，欲使视人如子，爱国如家，罢贤卿大夫，考绩黜陟，使有分土而无分人。而王者总其一统，以御其政。故有篡于其国者，则人叛，人叛于下，诛加于上。是以计利思害，劝赏畏威，各竞其力，而无乱心。天子失道则侯伯正之，王室微弱则大国辅之，虽无道不虐于天下。此所以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者也。”曹元首曰：“先王知独理之不能久，故与人共理之；知独守之不能固，故与人共守之，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进，轻重足以相镇，亲疏足以相卫，兼并路塞，逆节不生也。”陆士衡曰：“夫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安上在乎悦下，为己存乎利人。夫然则南面之君各矜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上之于爱，于是乎生；下之依信，于是乎结，世治足以没乱，道衰足以御篡，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雄俊之人无以寄霸王之志。”盖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业。夫兴衰隆替，理所固有；教之隆兴，存乎其人。怨法期于必凉，明道有时而暗。故世反之制，弊于强御；厚下之典，漏于末折、浸弱之弊，逮自三季；陵夷之祸，终于“七雄”。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此建侯之弊也。

【注释】

①五等：即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②厥（jué）：犹“其”。

③六卿：春秋后期晋国有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六家为卿，合称六卿。

④山东：周、秦及汉代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多泛指秦以外的六国领土。

⑤纵：即合纵。特指齐、楚、燕、韩、赵、魏六国联合抗秦。连横：又称连衡。指山东六国中的某国或某几个国家联合秦国抗击其它强国；也指秦国联合六国中的某一国或某几国进攻其它国家。

⑥陆士衡：即陆机，字士衡。西晋文豪。

⑦九服：指京畿以外的九等地区，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后来泛指藩属。

【译文】

我听说天下就如同一件庞大贵重的器物，天下的人民则如同大水库的蓄水。器物庞大，就不能一人独自管理；蓄水量大，就不能一人自守。所以就划分地域，分割疆土，以便于封建诸侯；按照亲疏关系来确定镇守的疆域，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盛衰。从前，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的经验教训，设立五等爵位，裂土分封八百多个诸侯国，同姓诸侯五十多个。周朝的天下，可谓深根固本，不可动摇了。所以，在周朝兴盛时，有周公、召公这样的宰相辅佐圣主；衰弱时，则有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扶助天子，使诸侯夹辅王室、左右局势，这是三圣（周武王、周文王、周公）所制定的统治方法的根本意图。然而，周朝恩厚臣下、巩固诸侯的制度，弊端在于容易造成尾大不掉之势。自周幽王和周平王以后，周王室日益衰弱，爵禄封赏的大权多由陪臣掌握，出征讨伐的大事，周天子亦不能决定。吴国被越国所兼并，郑国被韩国所兼并，鲁国被楚国所灭，造成海内无主四十余年，中国进入了战国时代。秦国据有形胜之地，逞威诸侯，用兵诡诈，蚕食山东诸侯，山东诸侯深受秦国侵掠之灾，成为心腹之患。苏秦，洛阳人，号召山东诸侯合纵抗秦。张仪，魏国人，劝秦王以连横的方式来破山东诸侯的合纵。这就是合纵连横的缘起。

【原文】

苏秦初合纵，至燕。周武定殷，封召公于燕，与六国并称王。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①，北有林胡、楼烦^②，西有云中、九原^③，南有呼沱、易水^④，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⑤，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田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无过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⑥，今易州也。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于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事矣。”燕文侯许之。

乐毅献书燕王曰^⑦：“比目之鱼，不相得则不能行，故古者称之，以其合两而如一也。今山东不能合弱而如一，是山东之智不如鱼也。又譬如军士之引车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车可行矣。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索二国因能胜秦矣。然而山东不知相索，则智固不如军士矣。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渡，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今山东之相与也，如同舟而济，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为一，山东主遂不悟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愿大王熟虑之。今韩、梁、赵三国已合矣。秦见三晋之坚也，必南伐楚。赵见秦之伐楚，必北攻燕。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秦久伐韩，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窃为大王计，不如以兵南合三晋，约伐韩、梁之西边。山东不能为此，此必皆亡矣。”燕果以兵南合三晋。

赵将伐燕，苏代为燕说赵王曰^⑧：“今者臣从外来，过易水，见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挟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见死鹬。’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见死蚌。’二者不肯相舍，

渔父得而并擒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其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愿大王熟计之。”赵王乃止。

齐宣王因燕衰，伐燕，取十城。燕易王谓苏秦曰：“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秦曰：“请为取之。”遂如齐，见齐王，拜而庆，仰而吊。齐王曰：“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苏秦曰：“臣闻饥人之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为其愈充腹而与死人同患也。今燕虽弱小，即秦之女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推其后，是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曰：“然则奈何？”苏秦曰：“臣闻古之善制事者，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大王诚能听臣，归燕十城，燕必大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谓弃仇仇而结硕果也。”齐王曰：“善。”于是归燕十城。

【注释】

①辽东：战国时期燕置郡。治所在襄平（治所在今辽阳市）。

②林胡：古族名。亦称潞林。战国时分布在今山西朔县北至内蒙古自治区内。从事畜牧，善骑射。楼烦：古县名。战国赵武灵王治。治所在今山西灵武。

③云中：郡名。战国赵武灵王治，治所在云中（治所在今内蒙托克托东北）。九原：古县名。本战国赵邑，秦置县。治所在今内蒙包头市。

④呼沱：即滹沱河。子牙河北源。在河北省西部。易水：在河北省西部。

⑤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北。雁门：又名雁门塞。在山西代县西北，古以两山对峙，雁渡其间而得名。代：古国名。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⑥上谷：郡名。战国燕置。秦代治所在沮阳（今怀来东南）。

⑦乐毅：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羊的后代。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率军击破齐国，下七十余城，因功封于昌国（今山东淄博市东南），号昌国君。燕惠王即位，中齐反间计，改骑劫为将，他出奔赵国，被封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号望诸君。后死在赵国。

⑧苏代：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之弟。

【译文】

苏秦倡导合纵（即山东诸侯建立反秦联盟），首先来到燕国，劝燕文侯加入反秦联盟，苏秦说：“燕国东面有朝鲜、辽东，北面有林胡、楼烦，西面有云中、九原，南面有呼沱、易水。方圆二千余里，有军队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粮食可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丰饶的物产，北面盛产枣栗。百姓即使不务耕作，也可以枣栗为生计。这就是所谓的天府之国。燕国于战乱之秋，却能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的厮杀场面，这一点，任何国家都不能同燕国相比。大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燕国所以没有抵御强寇、披甲征战之忧，是燕国南面有赵国作屏障的缘故。秦、赵交战，相互消耗力量，而燕国在赵国之后，得以保全国力，这就是燕国不遭侵掠之苦的原因。假设秦国攻打燕国，需要穿越云中、九原、代、上谷诸郡，行程数千里，即使攻下燕国的城池，秦国预料也难以坚守，秦国难于加害燕国，其态势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赵国进攻燕国，一声令下，不到十日，数十万大军即可进至东垣；渡过呼沱、易水，又不需四五日，就可以逼近燕国的国都了。所以说，秦若攻打燕国，需转战千里之外；赵国若攻打燕国，则战于百里之内。不以百里之患为忧，反而去考虑千里之外的危险，方略的失误，无过于此。因此，请大王同赵国亲睦，结为联盟，天下联合一致，那么，燕国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事情了。”燕文侯采纳了苏秦的建议。

【原文】

苏秦如赵，赵之先与秦同祖，周缪王使造父御^①，破徐偃王^②，乃赐造父以赵城，赵氏世为晋卿也。说赵肃侯曰：

“臣窃为君计，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有事民为也。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受封侯，大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军擒将而求也；封侯贵戚，汤武所以放弑而争也^①。今君高拱而两有之，此臣之所以为君愿也。

“夫秦下轶道^②，而南阳危^③，劫韩包周，则赵自操兵，据卫取淇、卷^④，则齐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东，则必举兵而向赵矣。秦甲渡河逾漳^⑤，据番吾^⑥，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⑦。此臣之所为君危也。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⑧，南有河漳，东有清河^⑨，北有燕。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而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名山大川之险，稍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卒不过三万，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内度其士卒贤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于胸中矣。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按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西面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见破于人，臣人之与见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笙竽

之音，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吓诸侯，以求割地，愿大王熟计之。

“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强兵之臣，得陈忠于前矣。故窃为大王计，莫若韩、魏、齐、楚、燕从亲，以叛秦。合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刳白马而盟。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⑩，魏塞其粮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⑪，齐涉渤海，今沧州也。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⑫，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今贝州也。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⑬！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赵王曰：“善。”

秦既破赵长平军，遂图邯郸。赵人震恐，东徙。乃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擒马服子乎^⑭？”曰：“然。”“又欲图邯郸乎？”曰：“然。”代曰：“赵亡则秦王矣！夫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取邯郸、汉中，北擒马服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赵亡即秦王矣。以武安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欲无为之下，固不得矣。秦攻韩，图郿丘^⑮，困上党^⑯。上党之人皆归赵，不乐为秦人之日久矣。今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君之所得，无虑几何？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之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疲劳，请许韩赵之君割地以和。”秦既罢军，赵王使赵轵约事秦，^⑰欲割六城而与之。虞卿谓王曰：“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其力尚能进，爱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无余力矣，必以倦归耳。”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耳。来年秦复求割地，王将与之乎？弗与，则弃前功而兆后祸也；与之，则无地以给之。语曰：‘强者善攻，弱者善守。’今听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赵也。以益强之秦而割逾弱之赵，其计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王计未定，楼缓从秦来^⑱，王以问之。缓曰：“不如与之。”虞卿曰：“臣言勿与，非固勿与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仇也，得王之六城，并

力而西击秦，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王失之于齐取偿于秦。而齐赵之深仇可以报矣，且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秦之重赂必至于赵而反请和于王。秦既请和，韩、魏闻之，必尽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干王。则是王一举而得三国之亲，而秦益危矣。”赵王曰：“善。”即遣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及发，而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

秦围赵，王使平原君入楚从亲而请其救。平原君之楚，见楚王说以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决。毛遂乃按剑历阶而上^①，谓平原君曰：“纵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决，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与汝君言，汝何为者！”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遇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王之命悬于遂之手矣。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立为天子，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莫能比而不能当也。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代之怨，赵之所羞而王不知耻焉。今合纵者为楚不为赵也。”楚王曰：“苟如先生之言，谨奉社稷以从。”楚于是遂出兵救赵。

赵孝成王时，秦围邯郸，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魏王使晋鄙救赵^②，畏秦，止于汤阴不进。魏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③，令赵帝秦。此时鲁遂适游赵^④，会秦围邯郸。闻魏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平原君曰：“胜请为介绍。”鲁连见新垣衍而无言。新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皆有求于平原君也。今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也，曷为久居围城之中而不去乎？”鲁连曰：“世以鲍焦为无从容而死者^⑤，皆非也。众人不知为一身。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权使其上，虜使其下，彼即肆然为帝，过而遂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者，吾不忍为之人也。所以见将军者，欲以助赵。”衍曰：“先生助之，将奈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则固助之矣。”衍曰：“燕则为请以从矣；若乃梁者，即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鲁连曰：“梁未见秦称帝之害故耳。使梁见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衍曰：“秦称帝之害何如？”连曰：“昔者，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后至^⑥，则斩！’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衍曰：“先生独不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足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鲁连曰：“呜呼！梁之比秦，若仆耶？”衍曰：“然。”鲁连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⑦。”衍愕然曰：“亦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使秦王烹醢梁

王？”连曰：“固也，待吾将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故献之紂。紂以为丑，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喟然而叹，故拘之羑里之库^①，百日欲令之死。曷为与人俱称王，卒就脯醢之地？齐闵王将之鲁，夷维子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君^②。’夷维子曰：‘子安取礼而来？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③，诸侯避舍。纳管釜，摄袂抱几，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釜，不果内，不得入于鲁。将之薛，假途于邹，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殯，设几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邹、鲁之大夫，生则不能事养，死则不得赠赙，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鲁、邹之臣不果内。今秦万乘之国也，梁亦万乘之国也，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见其一战而胜，遂欲从而帝之，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又将使其子女谄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将军又何得故宠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谢曰：“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韩退军五十里。

【注释】

①造父：西周善御者。受周缪王宠幸。缪王西巡狩，使造父御，乐而忘归。徐偃王反叛，缪王日驰千里，大破之。于是赐造父赵城，因此为赵氏。为赵国的始祖。

②徐偃王：西周时徐国国王。戎族，偃姓，统辖淮、泗一带。

③汤、武：汤即商汤，商朝建立者。武即周武王姬发，西周建立者。文王次子。

④轺道：古道路名。位于今河南济源市境，为豫北平原进入山西高原的孔道，自古为兵家要地。

⑤南阳：古代地区名。相当于今河南西南部一带。战国时分属于楚国与韩国。

⑥淇：淇水，在今河南北部。卷（quān）：古邑名。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镇西北部。

⑦河：指黄河。漳：即漳河。卫河支流。在今河

南、河北两省边境。

⑧番(pó)吾：古地名。战国赵地。在今河北磁县境。

⑨邯郸：古邑名。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自晋阳迁都于此。故址在今河北邯郸市。

⑩常山：即恒山。为五岳中之北岳。在今河北曲阳西北。因避汉文帝刘恒、宋真宗赵恒讳，故称常山。

⑪清河：古河名。战国时介于齐、赵两国之间，发源于今河南内黄境内。

⑫成皋：古邑名。在今河南省荥阳汜水镇。战国时属韩国。形势险要。

⑬武关：在今陕西丹风东南。战国秦置。

⑭宜阳：战国韩宜阳邑。在今河南西部，洛河中游。

⑮函谷：即函谷关。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市东北。战国秦置。

⑯应侯：即范雎。或作范且。战国时魏人。后入秦说秦昭王，任秦相。主张远交近攻。封于应（在今河南宝丰县境内），故称应侯。武安君：即秦将白起，因功封武安君。马服子：即战国时赵将赵括。马服君赵奢的儿子，故称马服子。

⑰邢丘：古邑名。春秋属晋，战国属魏。在今河南温县境内。

⑱上党：郡名。战国韩置。其后入赵。治所在今山西壶关。

⑲赵赦：战国时赵国大臣。

⑳楼缓：战国时游说之士。

㉑毛遂：战国时赵人。平原君门下食客。

㉒晋鄙：战国时魏国将领。

㉓新垣衍：战国时游说之士。入魏为客将军。曾奉魏王之命出使赵国。

㉔鲁连：即鲁仲连。战国时齐人。善于计谋策划，常周游各国，排解纷难。

②⑤鮑焦：古代的廉士。

②⑥田嬰：戰國時齊相。孟嘗君的父亲。

②⑦醢(hǎi)：古代的一種酷刑，把人剝成肉醬。

②⑧牖(yǒu)里：古邑名。一作羑里。故址在今河南湯陰境內。

②⑨太牢：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社稷時，牛、羊、豬三牲全備稱“太牢。”

③⑩巡狩：亦作“巡守”。古時帝王五年一巡守，視察諸侯所守的地方。

【譯文】

蘇秦又到趙國，對趙肅侯說：“我為大王您着想，最好的方略是讓人民安居樂業，不要加重人民的兵役勞役負擔。使人民安居的根本在於成功的外交。外交成功，人民就能够有安定的生活，外交不成功，人民就終身不得安。請讓我談一談趙國的外患。秦國和齊國是趙國的兩大敵國，正是因為這兩個敵國，趙國人民才不得安寧：聯合秦國攻打齊國，趙國人民不得安寧；聯合齊國攻打秦國，趙國人民還不得安寧。大王如果真能聽從我的建議，那麼燕國必定向您進獻布滿毡裘狗馬的土地，齊國必定向您進獻盛產魚鹽的海域，楚國必定向您進獻盛產橘柚的果園，韓、魏、中山向您進獻他們的封邑，而您的貴戚父兄都可望封為諸侯。像割地獲利這類事情，正是春秋五伯不惜覆軍擒將、冒生命的危險而追求的；拜封諸侯、使親戚尊貴這樣的事情，是商湯、周武不惜冒弑君的罪名而全力爭取的。如今使大王您高居大殿、垂手而得以上兩件美事，這就是我的心願。

“如果秦國攻下軹道（在今河南濟源市），南陽（指今河南濟源市、淇縣之間太行山以南地區），就面臨着危險；劫掠韓國，包圍周王室，趙國就得操兵自守；據有卫地，進而奪取淇、卷，那麼齊國就得向秦國朝拜。

秦国夺取了山东诸地，进而必然会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赵国；秦军渡过黄河、涉过漳水，占据番吾，就会迅速兵临邯郸城下了。这种危险的事情正是我为您所担心的。当今之世，山东各诸侯国，没有比赵国更强大的。赵国方圆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上万匹，粮食可支数年。地理形势，西有常山，南有黄河、漳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不足畏惧。秦国吞并天下的最大的敌人和阻力，莫过于赵国。然而，秦国又不敢举兵攻伐赵国，其原因何在呢？原因正是秦国担心一旦大举进攻赵国，而韩国和魏国可能乘虚抄袭它的后路。于此可见，韩国和魏国是赵国南部的屏障。如果秦国进攻韩国和魏国，没有名山大川的阻隔，这样，秦国就可以一点一点地蚕食韩魏的国土，一直蚕食到它们的都城之下。韩、魏抵御不住秦军，就必然向秦国纳贡称臣。秦国既然解除了韩、魏两国对它的牵制和抄袭后路的担忧，就必然会加害于赵国。这正是我为您所担心的事情。

“我听说唐尧最初没有三个农夫那样多的家产，虞舜也没有咫尺的封地，但最后却得以拥有天下；夏禹部下不足百人，最后却能够在诸侯中称王；商汤、周武当初所拥有的甲士不过三千，战车不过三百乘，兵卒不过三万，最后却都做了天子，这主要因为他们制定出了正确的方略。因此，圣明的君王对外分析掌握敌人的强弱形势，对内洞悉自己手下将士的作战能力，不需等到战场上两军对阵厮杀，敌我双方的胜败存亡，早已了然于胸了。岂能被众人的言论所迷惑，而根据卜筮的结果去决定直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呢？我曾经根据地图研究计算过天下诸侯的土地面积和综合国力。山东诸侯的土地面积是秦国的五倍，兵员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六国联合起来，向西攻打秦国，就一定能够打败秦国。如今却西面事奉秦国，向秦国称臣，试想：攻破他国与被他国所攻

破，使他国向自己称臣与自己向他国称臣，难道能够同日而语吗？倡导连横的人，都是想把山东诸侯的土地割与秦国，秦国的目的得逞，他们倡导连横的人就可建起高台亭榭，修筑华美的宫室，欣赏优美动人的笙歌竽音，虽然自己的国家深受秦国兵马蹂躏的祸患，而自己却并不因此受到忧患的折磨。因此，倡导连横的人日夜用秦国的威势来恐吓六国诸侯，以求得六国向秦国割地。这些情况希望大王要认真加以考虑。

“我听说英明的君王能够克服猜疑不定的心理，不听信谗言，摒斥流言蜚语，堵塞结党背私，把持朝政的门户，这样，那些希望富国强兵、尊崇君王的忠臣，才有机会到君王面前陈述自己报国的忠心。所以，我为大王着想，不如韩、魏、齐、楚、燕、赵六国联合一致，亲睦友好，共同对抗秦国。六国的将相聚会于洹水（今河南北部卫河支流安阳河）之滨，相互交换人质，杀白马而盟誓，约定：如果秦国进攻楚国，则齐国和魏国分别派精兵赴援，韩国断绝秦军的粮道，赵军越过黄河、漳河，燕国固守常山以北；如果秦国进攻韩国和魏国，则楚国断绝秦军的后路，齐国派精兵赴援，赵军渡过黄河、漳河待机，燕国守备云中；如果秦国进攻齐国，那么楚国断绝秦军后路，韩国固守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自古为黄河以南东西交通孔道和战争要塞），魏国堵塞秦军粮道，赵军越过黄河、博关（今不详，疑原文有误）待机，燕国派精兵赴援；如果秦国进攻燕国，那么赵国固守常山，楚军守武关，齐军涉渤海待机，韩国和魏国同时派精兵赴援；如果秦国进攻赵国，那么韩军驻守宜阳，楚军驻守武关，魏军出河外（指黄河以南地区），齐军越过清河，燕国出精兵赴援；诸侯如有不遵守盟约的，那么就用五国的军队讨伐它。如果六国纵亲抗拒秦国，秦军必定不敢出函谷关加害山东诸侯国。这样，赵国的霸业就可望实现了。”赵王说：“你讲的非

常好。”

【原文】

苏秦如韩，韩之先与周同姓，事晋，得封于韩，为韩氏。后周烈王赐韩侯，得列为诸侯也。说韩宣王曰：“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①，西有宜阳、商阪之塞^②，东有宛、穰、洧水^③，南有陁山^④，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枯洞胸，近者镞掩心。韩之剑戟，则龙泉、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夫以韩卒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而事秦，交臂而服焉。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于此者也！是故愿大王熟计之。大王无事秦，事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之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不战而地已削矣！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者，何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窃为大王羞之！”韩王勃然作色，按剑叹息曰：“寡人虽不肖，不能事秦！”从之。

韩攻宋，秦大怒，曰：“吾爱宋，韩氏与我交，而攻我所甚爱，何也？”苏秦为韩说秦王曰：“韩氏之攻宋，所以为王也。以韩之强，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而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杀一人，无事而割安邑，此韩氏之所以祷于秦也。”韩惠王闻秦好事，欲罢其人，无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来间秦^⑤，说秦王，令凿泾水以溉田，中作而觉，欲诛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臣为韩延数年命，为秦开万代之利也。”王从之。

【注释】

①巩：古地名。在今河南省巩义市。

②商阪：即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

③宛(yuān)：战国时楚邑，秦昭襄王置县。治所在

今河南南阳市。穰：古地名。战国时楚邑，后属韩，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邓州市。洧水：即今河南双洎河。

④陜山：在今河南郾城县东。

⑤郑国：战国末水利专家。秦王政十年（前 237 年），受韩王之命赴秦，游说秦国兴修水利，企图消耗秦的国力，以阻止和延缓对韩国等国的兼并战争。秦王政采纳了他的建议，征发大量民力，由他主持开凿西引泾水、东注洛河的灌溉渠，长达三百余里，灌溉四万余顷。工程进行中，秦王察觉这一意图，拟加诛戮，他说开渠对秦有万世之利，得以继续施工。渠成后“关中成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译文】

苏秦接着又到韩国，向韩宣王建议说：“韩国北面有巩、洛、成皋等险固的山川，西面有宜阳、商阪（即商洛山）等关塞，东面有宛、穰、洧水，南有陜山。国土方圆九百余里，披甲之士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出自韩国。韩国战士具有高超的射箭本领，可以连发百箭而不觉累，远射可以穿透敌人的胸膛，近射可以穿透敌人胸前的护心甲镜。韩国制造的剑戟，有龙泉、太阿，这些名剑锋利无比，手起刀落，陆地上的牛马，水中的天鹅鸿雁可断为两截。以韩国军力的强劲和大王的贤明，却西面事奉秦国，恭敬向秦王称臣，对社稷的侮辱而令天下的人耻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请大王认真考虑，另作打算。请大王不要屈服事奉秦国，如果向秦国屈服，秦国必定向大王求取宜阳、成皋，今日满足了秦的索取要求，明日秦还会提出割地的要求。如果答应秦的要求，则已经无地可割让；拒绝秦的要求，则前功尽弃、后患无穷。况且，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而秦国的欲求却是无限的；以韩国有限的土地来应付秦国无止境的欲求，这正是所谓购买怨恨招致祸患，

秦国不动一刀一枪，而韩国的土地已被削夺殆尽了。我听说有这么一句谚语：‘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如今大王西而臣事秦国，这同做牛后有什么两样呢？以大王的贤明，拥有强劲军队，而落得牛后的名声，我真为大王感到羞耻。”韩王勃然变色，手握宝剑，感叹道：“寡人虽然不算贤明，但也决不事奉秦国。”遂听从了苏秦的合纵主张。

【原文】

苏秦如魏，魏之先，毕公高之后^①，与周同姓。武王伐纣，封高于毕，以为姓。毕万事晋献公^②，献公封万于魏，以为大夫。后周烈王赐魏，俱得为诸侯。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③，东有淮、颍、煮枣^④，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⑤。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虎，曾无刍牧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轰轰殷殷，若有三军之众。魏，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耻之。臣闻越王勾践，战弊卒三千，擒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革车三百乘，制纣于牧野^⑥。岂其卒众哉？诚能奋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仓头、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此过越王勾践、武王远矣！今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孰察之！《周书》曰：‘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厘不伐，将用斧柯。’前虑未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则必无强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魏王曰：“谨奉教。”

虞卿说春申君伐燕，以定身封。春申君曰：“所道攻燕，非齐即魏。

魏、齐新恶楚，楚虽欲攻燕，将何道哉？”对曰：“请令魏王可。”虞卿遂如魏，谓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乃且攻燕。”魏王曰：“何也？”子云‘天下无敌’，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对曰：“今谓马力多则有矣，若曰胜千钧则不然者^①，何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谓楚强大则有矣，若夫越赵、魏而开兵于燕，则岂楚之任哉？非楚之任而楚为之，是弊楚也。弊楚即强魏，其于王孰便？”魏王曰：“善。”从之。

【注释】

①毕公高：周文王第十五子。武王克商、封高于毕（在今陕西西安、咸阳北），即毕为姓。

②毕万：春秋时晋国大夫。毕公高的后裔。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灭魏，命为魏大夫，是晋卿魏氏的始祖。

③鸿沟：古运河名。约战国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开通。故道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流今中牟北，又东经开封北，折而南经通许东、太康西，至淮阳东南入颍水。陈：春秋时期陈国，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淮阳。汝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上蔡。

④淮：即淮河。颍：即颍河，淮河的支流。煮枣：古邑名。战国魏地。在今山东东明县南。

⑤衍：战国时魏邑。故地在今河南郑州。

⑥牧野：古地名。在今河南淇县西南。周武王与诸侯会师，渡孟津，败殷军于此。

⑦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曰钧。

【译文】

苏秦又到魏国，策动魏襄王说：“大王的国土，南有鸿沟、陈、汝水，东有淮河、颍水、煮枣，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邑、衍邑，方圆千里。地名虽不显赫，然而田舍庐屋，鳞次栉比，几乎无放牧的土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穿行不绝，车声隆隆，如同三军之众在行军。魏国是天下的强国，魏王又是天下贤明的国王。而今却有意西面事奉秦国，甘愿做秦国东面的

藩国，为秦王筑行宫，接受秦国赐与的冠带，春秋向春国贡奉，以供秦国祭祀，我真为大王感到羞耻。我听说当年越王勾践率疲弊战士三千人同吴国交战，结果在千遂生擒吴王夫差。周武王率战士三千，革车三百乘，在牧野打败了殷纣王。这难道靠的是军队的数量多吗？他们所依赖的就是自己的战士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威力。如今我听说大王所拥有的军队，武士二十万，仓头（以青巾裹头的士卒）、奋击（勇猛之士）各二十万，厮徒（勤杂人员）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这比越王勾践和周武王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强大得多了。以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却听从群臣的陈腐之论，打算臣事秦国。臣事秦国，必须要以向秦国割地来表示诚心，所以魏国强大的军力未派用场，国家就已经被削弱了。做臣下的竟然不惜割让自己君王的土地以同外国结交，偷取一朝之功，而不顾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通过破坏国家的利益来成就私人的利益，对外借助强秦的威势，来要挟劫持自己的国主，迫使自己的国主向秦割地求和。以上利弊得失，请大王详察。《周书》中说：‘当植物的枝蔓还细弱微小时不予断绝，等到它滋生蔓延坐大时将如何办呢？当植物毫厘一般大时不予除伐，将来就须用斧去砍伐。’如果事前不慎重考虑，拿定主意，将来必然遭致大的祸患，那时将如何处置呢？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六国合纵，团结一致，那么，就一定不会再有受强秦侵略的祸患。所以我们国家的赵王派我来向大王呈献六国合纵的计策，并请大王给以明确的答复，签署合纵的盟约。”魏王说：“愿意采纳您的明教。”

【原文】

苏秦如齐。齐太公望吕尚者，事周，为文武师谋伐纣。武王以平商，封尚父于齐营丘也。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①，西有清河^②，北有渤海，此四塞之国也。临淄其

富而实^③，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也。临淄之途车毂击，人摩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气高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莫能当也。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且夫韩、魏之所以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出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也。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经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是故恫疑虚喝，骄矜而不敢进。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也，而欲西面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齐王曰：“善。”

苏秦说闵王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故语曰：‘骐驎之衰也^④，弩马先之；孟贲之倦也^⑤，女子胜之。’夫弩马、女子之筋骨力劲，非贤于骐驎、孟贲也，何则？后起之藉也。臣闻战攻之道，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北之堂上；虽有闾閻、吴起之将，擒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间^⑥；百尺之冲，折之于席上。故钟鼓茅瑟之音不绝，地可广而欲可成；和乐倡优之笑不乏，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⑦，乱天下而自安。诸侯无成谋，则国无宿忧也。何以知其然邪？昔魏王拥土于里，带甲三十万，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卫鞅谋于秦王曰：‘王何不使臣见魏王，则臣必请北魏矣。’秦王许诺。卫鞅见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所以十二诸侯，非宋、卫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笞使也，不足以王天下。不若北取燕，东伐齐，则赵必从矣；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从矣。大王有伐齐、楚之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围齐、楚。’魏王善之，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旂^⑧，从七星之旗。此天子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太子，覆其十万之军。是时，秦王拱手受河西之外。故卫鞅始与秦王计也，谋约不下席，而魏将已擒于齐矣；冲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谓北之堂上，擒将户内，拔城千樽俎之间，折冲于席上者也。”

楚怀王使柱国昭阳将兵伐魏^①，得八城，又移兵而攻齐。齐闵王患之。陈轸曰：“王勿忧也，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于军，再拜，贺战胜之功，起而请曰：“敢问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昭阳曰：“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圭。”陈轸曰：“贵于此者，何等也？”曰：“唯有令尹耳。”^②轸曰：“令尹，贵耳！王非置两令尹也！臣窃为君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赐其同舍人酒一卮^③，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地，曰：‘吾能为之足。’足未成，一人蛇复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乎？’遂饮其酒。为蛇者，终亡其酒。今公攻魏，破军杀将，得八城，而又移兵攻齐，齐畏公甚，以此名君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身且死，爵且归，犹为蛇足者也。”昭阳以为然，引军而去。

【注释】

①琅邪：山名。在今山东东部胶南县南境。面临黄海，下有港湾。

②清河：古河名。战国时介于齐、赵两国之间。

③临淄：古邑临淄。以城临淄水而得名。故址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④骐驎：良马。

⑤孟贲：战国时勇士。

⑥樽俎：古代盛酒和盛肉的器皿。常用为宴席的代称。

⑦佚：通“逸”。安逸，安闲。

⑧旂（liú）：同旒。古代旌旗下边悬垂的饰物。

⑨上柱国：战国时楚国官名。原为保卫国都之官，后为楚国的最高武官。地位仅次于令尹。昭阳：人名。楚怀王时任楚柱国。

⑩令尹：春秋战国时楚国所置。为楚国仅次于国王的最高军政长官。

⑪卮（zhī）：古代一种盛酒的器皿。

【译文】

苏秦又来到齐国，策动齐宣王说：“齐国南有泰山，

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是四面都有险塞做屏障的国家。临淄城富裕殷实，人民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赌博踢球，其乐无穷。临淄城的大街上，车毂相击，摩肩接踵，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庭殷实，人民富足，志气高扬。以大王的贤明，齐国的强大，天下诸侯没有能同齐国相提并论的。而今却西面事奉秦国，我真为大王感到羞耻。韩国和魏国之所以畏惧秦国，是因为它们与秦国相接壤。如果秦国出动相当的兵力，不出十天，同韩魏战争的胜败存亡就可以见分晓。韩国和魏同秦国交战，如果战胜了秦国则伤亡兵力过半，已没有力量防守边境；如果被秦国战败，接着就会国破家亡。因此，韩国和魏国在同秦国交战问题上特别审慎，而宁肯向秦屈服称臣。然而，秦国如果攻打齐国，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秦国需要穿越韩、魏两个国家的漫长道路。通过卫国晋阳道，再通过亢父（在今山东济宁境内）之险，这些地方，战车不得并行，战马不能齐驱，百人守险，千人难以通过。秦国即使很想挥军远袭，深入齐地，但却有狼顾之忧，担心韩国和魏国乘虚抄袭它的后路。因此，秦国对齐国只能虚张声势，疑兵恫吓，骄矜而不敢进兵。大王仔细想想，秦国对齐国是无可奈何的。大王看不到这一点，却打算西面臣事秦国，这是齐国君臣计划的过错。我认为齐国不应该以怏怏大国而背上臣事秦国的名声。所以我希望大王再作考虑计议。”齐王说：“您说得对。”

【原文】

苏秦如楚，楚之先，出自帝颛顼，帝喾、高辛时为火正^①，命曰祝融^②。其后苗裔事周文王。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③，以子、男之田^④，姓羊氏^⑤，甚得江、汉间人和。至熊通，使使随人之周，请尊其号。周不听，熊通怒，乃自立为武王。说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主也，西有黔中、

巫郡^①，东有夏州、海阳^②，南有洞庭、苍梧^③，北有阨塞、郢阳^④。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今乃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章台之下矣^⑤！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臣闻治之其未乱也，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也！故愿大王早熟计之。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陈土励兵，在大王所用之。故纵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今释霸王之业，而有事人之名，窃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仇也，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仇，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楚王曰：“善，谨奉社稷以从。”

楚襄王既与秦和，虑无秦患，乃与四子专为淫侈。庄辛谏^⑥，不听，辛乃去之赵。后秦果举鄢郢，襄王乃征辛而谢之，庄辛曰：“臣闻鄙谚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王，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补短，犹以千里，岂特百里哉！王独不见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蚊虻而食之，承白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之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啄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以其类为招。昼栖乎茂树，夕调乎酸咸。黄雀其小者也，蔡灵侯因是以^⑦！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⑧，饮茹溪之流^⑨，食湘波之鱼^⑩，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灵王^⑪，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蔡灵侯事其小者也，君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⑫，倾封禄之粟，而载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⑬，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⑭，填浞塞之内^⑮，而投己于浞塞之外。”襄王闻之，身体战栗，乃执圭而授庄辛与

之謀秦，復取淮北之地。楚人有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楚襄王召問之，乃對以秦、燕、趙、衛為鳥，以激怒王，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尚有報萬衆，子胥、白公是也。今以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于中野。而坐受伏焉，臣竊為大王弗取。”襄王遂復為縱約伐秦。

六國既合縱，蘇秦為縱約長。北報趙，趙肅侯封蘇秦為武安君。乃投縱約書于秦，秦不敢窺兵函谷十五余年。

【注释】

①火正：古代掌管火的官。

②祝融：即祝融氏，后世尊為火神。

③熊繇：楚國的始祖。祝融氏鬻熊的后代。周成王時受封，建都丹陽（今湖北秭歸東南）。

④子、男：古代爵位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

⑤芊（mǐ）：楚國祖先的族姓。

⑥巫郡：戰國楚地。治所在今四川巫山縣東部巫縣故城。

⑦夏州：春秋時地名。故地在今天湖北漢陽北，海陽：即海陽山，又作陽海山。湘、漓二水發源地。

⑧洞庭：即洞庭湖。蒼吾：山名。又名九疑。在湖南省寧遠縣境地。

⑨陘塞：這裡指陘山。在今河南鄧城縣東。郢陽：戰國楚邑。故城在今陝西旬陽縣北。

⑩章台：戰國時秦渭南離宮的台名。

⑪庄辛：戰國時人。曾為楚襄王的謀臣。

⑫蔡靈侯：春秋時蔡國國君。蔡景侯之子，名般。弑父自立。后被楚靈王誘殺。

⑬巫山：在四川、湖北兩省邊境。

⑭茹溪：在四川巫山縣城北。

⑮湘波：指湘江。

⑯子發：春秋時楚國將軍。

⑰州侯、夏侯：戰國楚臣。得寵于楚襄王。

⑮云梦：古泽薮名。这里泛指楚王的游猎区。

⑯穰侯：即魏冉，本为楚人，曾连任秦相。因封于穰（今河南邓州市），故号穰侯。曾保举白起为将，连续攻取三晋地，并克楚都郢。

⑰渑塞：即冥阨，古隘道名。即今河南信阳西南平靖关。古九塞之一。

【译文】

苏秦又来到楚国，策动楚威王说：“楚国，是天下的强国；楚国的国王，又是天下贤明的君王。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洞庭、苍梧，北有陜塞、郢阳，国土面积五千余里，军队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可支十年，这些是建立霸王之业的资本。以楚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贤明，天下没有能同楚国相比的国家。如今却西面事奉秦国，那么天下诸侯就没有不去章台（秦国宫殿）朝拜秦王的了。秦国兼并天下的最大敌人和障碍，莫过于楚国。楚国强大，则秦国必然受到削弱；秦国强大，则楚国必然受到削弱，其态势不可能两雄并立。所以，我为大王着想，不如参加纵亲的盟约，以孤立秦国。大王如果不同诸侯联合纵亲，秦国必然派出两支军队，一军出武关，一军攻下黔中，这样，秦军声威所及，郢、郢就动摇了。我所说应该在动乱没爆发前加以治理，在事情没有发生前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当祸患已经到来的时候再作忧虑，就来不及了。所以希望大王及早作出周密的计划。大王如果真能够听从我的建议，就请让我命山东诸侯向大王进献四季贡品。以承蒙大王的明诏，将诸侯的社稷宗庙委托于楚国，精兵劲卒听从大王调遣。所以，如果六国合纵成功，则楚国称霸诸侯；如果秦国连横成功，则秦国成帝王之业。如今大王却舍弃霸王之业不做，甘愿背上臣事秦国的名声，我认为这是极为不可取的。秦国是一个如

同虎狼一样凶狠贪婪的国家，有吞并天下的野心。秦国是天下的仇敌，倡导连横的人都是想割诸侯的土地来事奉秦国，这正是所谓奉养仇敌的行为。没有比这更为大逆不忠的行为了。所以，如果大王参加纵亲，诸侯就会割土地来事奉楚国；如果大王与秦连横，楚国就须割地去事奉秦国。这两种策略及其所导致的结果相差太远了，大王将采纳哪一种策略呢？所以，我的赵王派我来向大王呈献合纵的计策，奉上明约，请大王下诏参加合纵。”楚王说：“好，我代表楚国参加合纵。”六国都参加了合纵盟约，苏秦担任纵约长。他北上回国，向赵王报告了游说的结果，赵王封苏秦为武安君。于是，把六国合纵的盟约投寄给秦王，自此，秦国不敢出兵函谷关长达十五年。

【原文】

后张仪为秦连衡。秦欲攻魏，先败韩中、差军^①，斩首八万，诸侯震恐。而仪乃来说魏王。说魏王曰：秦孝公时，公孙鞅请伐魏，曰：“魏国居领厄之间，西都安邑^②，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即东收地。今以君贤圣，国赖以盛，宜及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则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业也。”自是之后，魏果去安邑，徙都大梁^③。“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大梁，今汴州是也。梁南与楚，不与齐，齐攻其东；东与齐，不与赵，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且诸侯之为纵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今为纵者，一天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④，以相坚也。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谋，其不可成亦以明矣。大上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

衍、酸枣，劫卫取晋阳，则赵不南；赵不南，则梁不北；梁不北，则纵道绝；纵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无危，不可得也。秦折韩而攻梁，韩怯于秦，秦韩为一，梁之亡，立可须也，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大王不听秦，秦下甲上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也。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之业。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扼腕瞪目切齿以言纵之便，以说人主。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岂得无眩哉？臣闻之，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故愿大王审计定议。”魏王于是倍纵约^⑤，而请成于秦^⑥。

范雎说秦昭王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非计也。少出师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也，其于计疏矣。且齐闵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不欲得地哉？形所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疲弊，兴师伐之，士辱兵顿。故齐所以大破者，以其破楚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资盗粮也。王不若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今释近而攻远，不亦谬乎？昔者，中山之国五百地，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争。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王若欲霸中国而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亦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已附，则韩魏因可虑也。”王曰：“善。”乃拜雎为客卿，谋兵事伐魏，拔怀及邢丘^⑦。

齐、楚来伐魏，魏王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余矣，谓王曰：“老臣请西说秦王，令兵先臣出。”王再拜遣之。唐雎到秦，入见秦王，秦王曰：“丈人蒞然而远至此，甚苦矣！夫魏之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也。”唐雎曰：“大王知魏之急而救兵不发，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夫魏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者，以为秦之强足以与也。今齐、楚之兵已合于魏郊，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来急也。使之而急，彼且割地而约纵，王当奚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东藩之魏而强三劲之齐、楚，则王何利焉？”于是秦王遽发兵救魏。

【注释】

①申差：战国时韩国将军。

②安邑：古邑名，战国初为魏国都。故地在今山西

夏县西北。

③大梁：古城名。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战国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一说魏惠王六年或九年）自安邑迁都于此，是当时大都市之一。

④洹水：古水名。在今河南省北部，又名安阳河。

⑤倍：通“背”，即违背。

⑥成：讲和。

⑦怀：春秋郑邑，战国属魏。在今河南武陟西南。邢丘：古邑名。春秋属晋，战国属魏。在今河南温县东。

【译文】

张仪为秦国倡导连横，策动魏王说：“魏国土地面积不过千里，士卒不过三十万，四面通邻诸侯车轮辐条凑上轴心，又无名山大川的阻隔。从郑州至大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还未感觉疲倦，就能到达大梁。南面同楚国接壤，西面同韩国接壤，北面同赵国接壤，东面同齐国接壤，战士分散戍守四边，守备边界要塞的战士不下十万。魏国的地势，本来就是野战之地。魏国如果南面同楚国结好，不同齐国结好，齐国就会从东面向魏国发起进攻；东面同齐国结好，而不同赵国结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起进攻；不同韩国结好，韩国就会从西面发起进攻；不同楚国亲睦，楚国就会从南面发起进攻，这正是四分五裂的态势。从前，诸侯合纵相亲，为的是安定社稷，使主尊兵强而显名于天下；今天的合纵，则是相约为兄弟，杀白马，在洹水之滨盟誓，以便彼此相助，增强防守的实力。亲同手足的同胞兄弟，尚有彼此争夺钱财的事情发生，更何况想凭借像苏秦这样狡诈虚伪、反复无常的人所倡导的合纵计谋，去达到保卫国家的目的，其难以成功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大王还不如事奉秦国。秦兵如果攻下河外（指黄河以南地区），占据卷、衍、酸枣，劫持卫国，夺取其晋阳，这样赵国的

军队就不得南下；赵国的军队不得南下，魏军就不得北上同赵军呼应配合；魏军不能取得北方赵军的支持，南北不通，则纵道断绝；纵道已经断绝，要想使大王的国家没有危险，恐怕是不可能的。秦国首先使韩国折服，然后攻打魏国，韩国有所畏于秦国，同秦国合力进攻魏国，则魏国的灭亡，就在须臾之间了，这正是我为大王所担心的。所以为大王着想，不如事奉秦国。魏国事奉秦国，那么，楚国和韩国必定不敢对魏国采取行动，魏国既然解除了楚国和韩国的威胁，大王就可以高枕而卧，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了。大王如果不听从我的建议，秦国一旦出兵东伐，再想事奉秦国，也就来不及了。倡导合纵的人所说的多是夸张激奋的言辞，很少有实在可信之处。说动一个诸侯，就能成就个人封侯的伟业，因此，天下善于游谈舌辩之士，莫不不辞昼夜辛苦，慷慨激昂，去向诸侯大讲合纵的好处，诸侯王欣赏他们的雄辩之辞，所以被他们的论说牵着鼻子走，怎么会不受他们的迷惑呢？我听说羽毛积得多了，也能把船压沉，重量轻的东西积得多了，也全把车轴折断；众口所言，可以消融黄金。请大王仔细考虑，再作决定。”魏王于是背叛了合纵的盟约，而向秦屈服求和。

【原文】

张仪说楚怀王曰：“秦地半天下，兵乱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范雎说秦昭王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①，南有泾、渭^②，右陇、蜀^③，左关、阪^④；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民怯于私斗，勇于公战，此王者之人。王并此二者而有之，以当诸侯，譬如放韩卢而捕蹇兔也^⑤。虎賁之士百有余万^⑥，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乐。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矣！且夫为纵者，无以异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

矣！今王不与虎而与群羊，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兵河东、成皋^①，韩必入臣。则梁亦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攻其北，社稷安得无危？臣闻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②，浮江而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舟载卒，一舫载五十人，日行三百里；里数虽多，然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捍关矣^③；捍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也。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为大王患也。

大王尝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陈卒尽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闻功大者易危，而人弊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凡天下而信约纵亲者，苏秦封为武安君也。苏秦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齐，破齐而分其地。乃佯为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与楚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楚王乃与秦从亲。

白起将兵来伐楚，楚襄王使黄歇说秦昭王曰：“天下莫强于秦、楚，今则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之，物至则反，冬夏是也；智至则危，累棋是也。今大国之地，半天下、有三垂，此从生人已来，万世之地未尝有也。王若能持公守威，罢攻伐之心，肥仁义之德，则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众，挟兵革之强欲以力臣天下之士，臣恐其有患也。《诗》云：‘靡不

有初，鲜克有终。’《易》曰：‘尔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而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耶？智伯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吴王知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遂之败。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兄子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身首分离暴骸草泽者，相望于境；击颈束手为群虏者，相望于路。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信之，与兵攻楚，不亦过乎？臣为虑，莫若善楚。

楚秦合为一以临韩，韩必斂手。王施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内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邲，梁之人寒心，许、鄢陵婴城^①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②，如是，魏亦为关内侯矣。王善楚，而关内侯两世之主，注地于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然后危动燕、赵，摇荡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也。”秦王曰：“善。”止不伐楚。

楚顷襄王谋与齐、韩连和，因欲图周，周赧王使臣武公说楚相昭子^③。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周何故不可图。”对曰：“夫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攻之不足以尊名，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未尝不以周为终始，是何也？则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乱。今韩以器之楚，臣恐天下以器仇楚。”于是，楚计辍不行。

秦武王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④，周君迎之甚敬，楚王让周^⑤，以其重秦客也。游胜为周谓楚王曰^⑥：“昔者智伯欲伐仇犹^⑦，遗大钟，载以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卒亡，无备故也，齐桓公之伐蔡也，号曰‘诛楚’，其实袭蔡。今秦者，虎狼之国，有吞天下之心，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惧焉。以蔡、仇犹为戒故，使长兵居前，强弩居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恐一旦国亡而忧大王也。”楚王乃悦。

楚襄王有疾，太子质于秦不得归。黄歇说秦相应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归太子。太子即位，其事秦必谨；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失一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虑之。”应侯为言于秦王，王不肯。乃遁也。

【注释】

①甘泉：山名。在陕西淳化县西北。谷口：古地名。在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因地当泾水出山谷处得名。

②泾：即泾河。渭河支流。渭：即渭河。黄河最大的支流。

③陇：即陇山。古称陇坻、陇坂。六盘山南段别称。在陕西省陇县西北。蜀：古蜀国地。

④关：指函谷关。阪：指崤山。

⑤韩庐：战国时韩国良犬名。

⑥虎贲：古时称勇士为虎贲。

⑦河东：古地区名。战国、秦、汉时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后泛指山西全省，因其在黄河以东而得名。

⑧汶山：即岷山。在四川省北部，绵延川、甘两省边境。

⑨捍关：亦作扞关。古关名。故址在今湖北省长阳县西。

⑩婴城：即婴城固守之意。婴，围绕。

⑪上蔡：古邑名。故址在今河南上蔡县境。召陵：春秋时楚邑，在今河南鄆城东。

⑫昭子：战国楚顷襄王时任楚相。

⑬樗里疾：战国时秦国贵族。秦惠王异母弟。秦武王时任秦相。

⑭让：责备。

⑮游胜：东周末大臣。

⑯仇犹：古国名。在今山西阳泉市。

【译文】

张仪又来到楚国，策动楚怀王说：“秦国幅员辽阔，据天下土地一半以上，兵力足以同四国兵力的总和相抗衡，被山带河，四边又都有山川险塞作屏障。有勇士百余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储积如山，法令严明，士卒乐于效命疆场，君主贤明，治国严谨，军将智慧，长于武略。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必将席卷常山天险，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侯不肯臣服秦国的必定最先灭亡。倡导合纵的人，与驱赶群羊向猛虎进攻没有什么两样。老虎和羊本来就不是交战的对手，这是妇孺

皆知的道理。如今大王不与虎结交反而与群羊结伴，我认为大王的决策是错误的。如今能够称强天下的诸侯，不是秦国就是楚国，不是楚国就是秦国，其态势不可能两雄并立。大王不同秦国结好，秦国派兵攻占宜阳，韩国同北方诸侯的交通就被阻断；进而攻克河东、成皋，韩国必定向秦称臣，魏国也会顺风而动。这样，秦国从西面向楚国进攻，韩国从北面向楚国进攻，楚国的社稷岂能没有危险？我听说，军事实力不如对手，就不要向对手挑战；粮食比不上对手多，就不要同敌人打持久战。秦国西面拥有巴蜀之地，运送军粮的大船从汶山（今四川松潘县北）出发，沿江东下，到达楚国需行程三千里，运送军卒，一船可载五十人，每日可行三百余里。虽然路途遥远，但却不需要牛马来运输，不到十天的时间，即可进抵捍关（今四川奉节东长江北岸赤甲山上）。捍关有警，那么从此以东，必定入城固守。黔中、巫郡也就不属于大王所有了。秦军首先攻占武关，然后由北向南进攻楚国，楚国同北方诸侯的交通就断绝了。秦军攻伐楚国，三个月之内就能战败楚国，而楚国等待的诸侯援兵则需半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楚国危急的形势等不及诸侯的救援。等待弱国的救援而不顾强秦的灭国之祸，这正是我为大王所担忧的。

“大王曾经同吴国作战，五战三胜，精锐之士已经损失殆尽了。如果再编练新军，据守城池，就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我听说功劳大的人容易遭到危险，人民疲弊就会怨恨他们的君王。您现在固守易于陷于危险境地的国家，而抗拒强秦统一天下的决心，我为大王而感到危险。天下倡导诸侯盟约合纵可以相互巩固国防的人是苏秦，他已经被封为武安君。苏秦做燕国的宰相，却暗中同燕王策划攻伐齐国，待破齐之后分割齐国的土地。于是就假装得罪燕王，逃到齐国，齐王接受了他，并任命他做宰相。两年以后，齐王发觉了苏秦的阴谋，大怒，

便下令对苏秦施以车裂的酷刑。一个狡诈虚伪的苏秦，想经营天下，统一诸侯，其图谋难以成功，也是显而易见的。秦国与楚国比邻接壤，从地理形势上说，本来应是相亲相睦的邻国。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请让我说服秦国派太子到楚国作人质，楚国的太子到秦国做人质，再请大王允许秦国向大王进献美女侍候大王，并献给大王有万户人家的城池作汤沐邑，秦楚永远亲如兄弟，互不攻伐。我认为这才是最好的办法。”楚王于是决定同秦国亲善。

【原文】

张仪如韩，说韩宣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地方不过九百里，无二年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举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今秦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跼踵科头^①，贯颐奋戟者^②，不可胜数。山东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裊以趋敌^③，左挈人头，右挟生虏。秦逐山东之卒，犹孟贲之去怯夫；以轻重相压，犹乌获之于婴儿^④。

诸侯不料地之弱、食之寡，而听纵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诳误其主，无过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有也。夫塞城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势然也。今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他，转祸而悦秦，计无便于此者。”宣王听之。

范雎说秦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乡，秦之有韩，譬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腹心病也。天下无变则已，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何不收韩。”王曰：“吾固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对曰：“韩安得不听。王若下兵攻荥阳，则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韩必见危亡矣。安得不听！若听，则霸事可虑矣。”王曰：“善。”乃从之。

【注释】

①踔跽 (tú jù): 跳跃。 科头: 不戴帽子。这里指不戴头盔冲入敌阵。

②贯颐: 即弯弓。

③裼 (xī): 袒开或脱去上衣。

④乌获: 战国时秦国力士。

【译文】

张仪又来到韩国，策动韩宣王说：“韩国多山地，地理形势险恶，五谷之中，只适宜种植菽和麦。幅员不过九百里，没有两年的粮食储备。军队的数量，举国皆兵也不过三十万，其中还包括勤杂人员。而秦国披坚执锐之上上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上万匹，不戴盔甲、执戟踊跃冲锋陷阵的勇士不可胜数。山东诸侯国的军队披戴甲冑同秦军作战，而秦军战士却脱去盔甲袒露着胸臂勇敢赴战，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秦军杀逐诸侯国的军队，就如同古代勇士孟贲斗怯夫；以轻重相压，就如同著名的大力士乌获与婴儿相搏。山东诸侯国看不到自己的土地贫弱，粮食不足，而轻易听信倡导合纵的人的甜言蜜语，以诡辩的言辞论证合纵方略的周全，粉饰合纵方略，迷误自己的君主，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了。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那么，秦国发兵攻占宜阳，切断韩国与魏国的交通，继而东取成皋、荥阳，那么鸿台之宫、桑林之苑（均为韩国的宫苑），恐怕就不属大王所有了，一旦阻绝了成皋，切断了同上地的交通，大王的国土就被分割了。所以，为大王着想，不如同秦国结好，帮助秦国。秦国最大的欲望就是削弱楚国；而能够帮助秦国削弱楚国的，没有比韩国更为重要的了。这并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更强大，而是由韩国所据的地理形势所决定的。大王如果能西面事奉秦国，攻

打楚国，秦王一定很高兴。攻打楚国获取利益，这样既转移了自己的祸患，又能取悦于秦国，没有比这更适宜的计策了。”韩宣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

【原文】

张仪说齐闵王曰：“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然为大王计者，皆为一时之说，不顾百代之利。纵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强赵，南有韩、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也！’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

臣闻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破亡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今齐、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魏效河外，赵入朝歌、浞池，割河间以事秦^①。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淄、即墨非王有也^②。国一旦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愿大王孰计之。”齐王许之。燕攻齐，取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③。齐田单以即墨破燕，杀骑劫。燕将惧诛而保聊城^④，不敢归。田单攻之岁余，聊城不下，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书曰：“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君行一韩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非勇也；功废名灭，后世无称，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计，勇者不再却。今死生、荣辱、尊卑、贵贱，此其时也。愿公详计，而无与俗同。且楚攻齐之南阳，魏攻平陆^⑤，而齐无南面之心，以为亡南阳之害小，不如得济北之利大^⑥；故定计而坚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东面。横秦之势成，则楚国之形危。且齐弃南阳，断右壤，存济北，计犹且为之也。今楚、魏交退于齐，而燕数不至，以全齐之兵，无天下之规，与聊城共据。期年之弊，即臣见公之不能得也。齐之必决于聊，公无再计。彼燕王大乱，上下迷惑。栗腹以百万之众^⑦，五折于外。万乘之国被围于赵，壤削主困，为天下笑。国弊祸多，人无所归。今又以弊聊之人距全弃之兵，期年不懈，是墨翟之守也^⑧；食人饮者，无反外之心，是孙臆、吴起之兵也。能见于天下矣。

故为公计者，不如罢兵、休士、全军，归报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见

公如见父母，攘臂而议于世，功业可明也。意者，对燕弃世东游于齐乎？请裂地守封，富比乎陶、卫^②，世世称孤，此亦一计也。二者，显名厚实，愿公察之，熟计而审处一焉。

且吾闻之：‘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成荣名。’昔管仲射桓公^①，中其钩，篡也；遗公子纠^②，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此三行者，乡里不通，世主不臣。使管仲终穷幽抑而不出，不免为辱人贱行。然而管子弃三行之过，据齐国之政，一匡天下^③，九合诸侯^④，名高天下，光照邻国。曹沫为鲁君将^⑤，三战而丧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死而不生，则不免为败军擒将。曹子以一剑之任，劫桓公于坛坫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丧，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动，名传后世。若此二公，非不能行小节，死小耻也。以为杀身绝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终身之名。故业与三王争，名与天壤相弊也。公其图之！”燕将得书曰：“敬闻命矣。”遂自刎。

昔雍门周以琴见齐孟尝君^⑥。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对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贵而后贱，古富而今贫。不若^⑦，挤压穷巷^⑧，不及四邻。不若，身材高妙，怀质抱真，逢谗离谤，怨结而不得伸。不若，交欢而结爱，无怨而生离，远赴他国，无相见期。不若，幼无父母，壮无妻儿，出以野泽为都，入用窟穴为家，困于朝夕，无所假贷。若此人者，但闻雉鸟之号、秋风鸣条，则伤心矣。臣一为之援琴而长太息，未有不凄惻而涕泣者也。今足下居则广厦高堂，连闼洞房，下罗帷，来清风，倡优在前，谄谀在侧，扬激楚，舞郑妾，流声以娱耳，彩色以淫目；水嬉则舫龙舟，建羽旗，鼓钓乎不测之渊也；野游则登乎平原，驰广囿，强弩下高鸟，勇士格猛兽，置酒设乐，沉醉忘归。方此之时，视天地曾不若一指。虽有善鼓琴，不能动足下也。”孟尝君曰：“固然。”雍门周曰：“臣窃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连五国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纵即横，纵成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报弱薛，犹磨萧斧而伐朝菌也。有识之士，莫不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进退。千秋万岁之后，宗庙必不血食，高台既已倾，曲池又已平。坟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几牧豎，踰其足而歌其上曰^⑨：‘夫以孟尝君之尊贵，亦犹若是乎？’”于是孟尝君喟然太息，涕垂睫而交下。雍门周引琴而弹之，孟尝君遂嘘唏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若亡国之人也。”

【注释】

①河间：古地区名。属河北省。

②即墨：战国齐邑。故地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

③莒：古邑名。故地在今山东省莒县。

④聊城：战国齐地。在山东省西部，大运河流贯。

⑤平陆：战国时齐邑。故址在今山东省汶上县北。

⑥济北：古地名。故址在今山东省长清县南。

⑦栗腹：战国时燕国将领。

⑧墨翟：即墨子。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有《墨子》传世。

⑨陶卫：即陶朱公和孔子的学生子贡。二人都弃官经商，富至千金。

⑩齐桓公：即公子小白。春秋五霸之一。管仲初事奉公子纠，在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齐国王位时，管仲曾射公子小白。

⑪公子纠：春秋时期齐襄公的弟弟。襄公在位时诛杀数不当。群弟恐祸及自身，纷纷出奔，公子纠奔鲁。

⑫匡天下：使天下的事物转入正轨。匡，匡正、扶正。

⑬九合诸侯：指管仲辅佐齐桓公多次与诸侯会盟，称霸主。

⑭曹沫：即曹刿。春秋时鲁国武士。相传齐君与鲁君在柯（今山东阳谷）会盟，他持剑相从，挟持齐君订立盟约，收回失地。

⑮雍门周：战国时齐人。名周，居雍门（齐国城门）。

⑯不若：即不顺，不详，不吉利。

⑰摈：排斥。

⑱踟蹰：徘徊不进的样子。

【译文】

张仪到齐国策动齐闵王说：“天下诸侯，没有比齐国更强大的了。大臣及其父兄们殷实富足，过着安乐的生活。但他们为大王出谋献策，都是为了一时的安乐，

而不顾国家的长远利益。倡导合纵的人劝说大王时，肯定会这样说：‘齐国西面有强大的赵国，南面有韩国和魏国。齐国滨临大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军队强大，战士勇敢，即使一百个秦国，也拿齐国无可奈何。’大王很欣赏这种说法，却没有考究这种说法是否与事实相符合。我听说齐国曾同鲁国三次交战，而鲁国三次都赢得了的胜利，但紧接着鲁国却灭亡了。虽然赢得了战胜国的名声，遭致的却是国家灭亡的事实。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在于齐国是一个大国，鲁国则是一个小国。如今的秦国与齐国相比，如同齐国和鲁国相比的情形一样。如今秦国已同楚国相互嫁女娶妇，结为婚姻，亲如兄弟，韩国向秦国献宜阳，魏国向秦国献河外，赵国到渑池朝拜秦国，并割河间之地给秦国。在这种形势下，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秦国驱使韩国和魏进攻齐国的南部，赵国全军出动，渡过清河，直指博关，临淄、即墨就不为大王所有了。齐国一旦遭到诸国的进攻，再想事奉秦国，也不可能了。因此，希望大王再作仔细慎重的考虑。”齐王答应了张仪的要求。

【原文】

张仪说赵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效愚于大王。大王收天下以宾秦^①，秦兵不敢出函谷关。是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②。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有敝甲涓兵，军于渑池，愿渡河，据番吾，会战邯郸之下。以甲子合战，以正殷之事。故使臣先以闻于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为纵者，恃苏秦。苏秦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覆齐国，而自令车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混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

断右臂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无危，岂可得乎？今秦发三军：其一军塞午道^③，告齐使兴师，渡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梁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滹池，约四国而击赵。赵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失以闻于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遇于滹池，而相见而口相约。请按兵无攻，愿大王之定计。”赵肃侯许之。

武安君破赵长平军，降其卒四十余万，皆坑之。进围邯郸，而军粮不属，乃遣卫先生言于秦昭王曰：“赵国右倍常山之险，而左带河、漳之阻，有代马车骑之利。民人气勇，好习兵战，常会诸侯而一约为之纵长，明秦不弱则六国必灭。秦所以未得志于天下者，赵为之患也，今赖大王之灵，赵军破于长平，其信臣锐卒莫不毕死。邯郸空虚，百郡震怖，士兵咸怨其主。诚以此时遣转输给、足军粮，灭赵必矣！灭赵以威诸侯，天下可定，而王业成矣！”秦王欲许之，应侯妒其功，不欲使成，言于秦王曰：“秦虽破赵军，士卒死伤亦众，百姓疲于远输，国内空虚，楚、魏乘虚为变，将无以自守，宜且罢兵。”王从之。

后三年，复欲将白起伐赵，起不肯，王乃使应侯责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郢都，焚其郊庙，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相率兴兵甚众，君所将不能半，而破之伊阙^④，流血漂橹，韩、魏已服，至今称东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闻。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七七八，是以寡君愿使君将，必欲灭之。君常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疏斥，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将，又无守备。故臣得引兵深入，兵多倍城邑，发粮焚舟以专人心；掠于郊野，以足军粮。当此之时，秦之士卒，以军中为家，以将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他，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意，是以能有功也。伊阙之战，韩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以为锋。二军争使，其力不同。是以臣得以设疑兵，以持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以是之故，果能有功，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今秦军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弃其振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理兵甲以益其强；增浚城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平原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以今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图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于郊野，心无所得。

兵久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其害，未睹其利，又病不能行。”应侯惭而退。秦乃使王龁将伐赵。楚、魏果救之也。

【注释】

①宾：通“摈”。排斥。

②白马津：古津渡名。在今河南滑县东北，秦、汉白马县西北古黄河南岸，与北岸黎阳津相对。

③午道：纵横交错的道路。司马贞索引：“此午道当在赵之东、齐之西也。”

④伊阙：山名。又名龙门山，阙塞山。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部。因两山相对如阙门，伊水流经其间，故名。

【译文】

张仪又策动赵王说：“鄙国的秦王派我来向大王效力，进献不成熟的意见。大王合纵天下诸侯来抗拒秦国，秦国果然不敢出兵函谷关，这说明大王的声威足以号令山东各诸侯。鄙国慑于大王的声威，恐惧慑伏，不敢轻举妄动，整治军备，磨砺武器，生怕大王有意责备我们的过失。如今，凭大王强大的军事实力，足可以攻克巴蜀，并吞汉中，吞并两周王室，迁走周王室的九鼎宝器，派兵驻守白马津。秦国虽然居处偏远，对此心怀忿怒之情已经很久了。现在，秦国一支毫无整肃可谈的军队已经驻扎在滏池，打算渡过黄河，攻占番吾，同赵军会战邯郸城下，并打算在甲子这一天开战，重演武王伐纣的历史，所以派我先来告知大王及左右的大臣。大王所信赖主持合纵事宜的人唯有苏秦。苏秦迷惑诸侯，颠倒是非，他想要颠覆齐国，自己却遭到了车裂的下场。天下不可能通过合纵盟约团结一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楚国与秦已经结为兄弟盟国，韩国和魏国已经向秦称臣，齐国则向秦奉献盛产鱼盐的土地，这就等于截断了赵国的右臂。右臂已被截断，还要固执地与

人争斗，失去了自己的同党和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还想解脱危险，这能办得到吗？秦国已经发兵三路：一路阻塞午道，并让齐国的军队渡过清河，驻扎在邯郸东面；一路驻扎在成皋，调遣韩国和魏国的军队驻扎河外（指黄河以南地区）；一路驻扎在澠池。约定四国联合进攻赵国，征服了赵国，必定由四国瓜分它的土地。因此，秦国不敢隐瞒自己的军事意图，先让我告知大王左右。我为大王着想，不如大王亲自到澠池与秦王会见，当面约定，请秦王放弃进攻赵国的计划，希望大王拿定主意。”赵王听从了张仪的主张。

【原文】

张仪说燕昭王曰：“大王之所亲信，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以击之’。于是酒酣乐，取热啜。厨人进斟，因反斗击代王，杀之，肝胁涂地。其姊闻之，因磨笄以自杀^①。故至今有磨笄之山，天下莫不闻。至汉高祖时，陈豨以赵相国监赵、代边兵^②，举兵反，上自行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吾知其无能为也。”及豨败，上曰：“代居常山北，赵乃从山南，有之远。”乃立二子为代王也。夫赵王之狼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为可亲乎？赵兴兵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③，非王有也。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强秦之援，南无齐、赵之患，是故愿大王孰计之。”燕王听张仪，张仪归报秦。

燕王使太子丹入质于秦^④。秦欲使张唐相燕^⑤，与共伐赵，以广河间地。张唐谓吕不韦曰^⑥：“臣尝为昭王攻赵，赵怨臣，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行。”不韦不悦，未有以强之。其舍人甘罗^⑦，年十二，谓不韦曰：“臣请为君行之。”遂见张唐曰：“君之功孰与武安君？”曰：“武安君南挫

强楚，北灭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可胜数。臣之功不如也。”甘罗曰：“应侯之用于秦，孰与文信侯专？”唐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甘罗曰：“昔应侯欲伐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十里，赐死于杜邮^②。今文信侯自请君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君所死处也。”张唐惧曰：“请因孺子行。”

行有日矣，甘罗又谓文信侯曰：“借臣车五乘，请为张唐先报赵。”文信侯遣之，甘罗如赵，说王曰：“王闻燕太子丹入质秦乎？”曰：“闻之。”“闻张唐之相燕乎？”曰：“闻之。”甘罗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无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地。王不知贵臣五城，在广河间，臣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赵王曰：“善。”立割五城与秦。燕太子闻而归，赵乃攻燕，得二十城，今秦有其十也。

【注释】

①笄(jī)：古人用来插定发髻的簪子。

②陈豨：汉初大臣。监赵、代边兵，自立为代王，被刘邦诛杀。

③易水：在河北省西部。大清河上源支流，有北、中、南三支，均源出易县县境，汇合后南入拒马河。

④太子丹：战国末燕王喜之子。曾委质于秦，因不受礼遇而逃归。后派荆轲刺秦王，事败，秦发兵攻燕，他率部走保辽东，被燕王喜斩首。

⑤张唐：战国末秦国大臣。

⑥吕不韦：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州）大商人，在赵都邯郸遇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即子楚），认为“奇货可居”，游说华阳夫人，立为太子。子楚即位（即秦庄襄王），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命门客编著《吕氏春秋》，为杂家代表作。

⑦甘罗：战国末秦国大臣。甘茂之孙。

⑧杜邮：占地名。战国属秦。在今陕西咸阳市东。秦王令白起自杀于此。

【译文】

张仪又到燕国，策动燕昭王说：“大王最亲近和信

赖的国家，莫过于赵国。从前，赵襄子曾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代王做妻子，想吞并代国。约定同代王在句注要塞会晤，就令工匠制作了一件金斗，斗把柄很长，可以用来击杀人。赵王同代王宴饮却暗中告诉厨师：‘趁酒喝到酣畅快乐时，你就来献热羹，借机把斗柄反转过来击杀代王。’于是，当宴饮气氛最为欢快的时候，厨子上热羹，并为代王进爵，借机用斗柄击杀代王，顿时肝脑涂地。赵襄子的姐姐闻讯，拔下头上的笄子，磨锋利后，自刺而死，所以至今仍有磨笄山。这件事情，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赵王凶狠暴戾，六亲不认，这一点大王心里是最清楚的，大王还认为赵王是可以亲近的人吗？赵王曾经两次攻打燕国，两次围困燕国都城，劫持大王，大王割十城之地给赵国，向赵国谢罪。现在赵王已经到滏池朝拜秦王，向秦国献出河间一带的土地事奉秦国。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秦军攻下云中、九原，驱使赵军攻打燕国，那么易水、长城就不为大王所有了。如果大王现在事奉秦国，秦王一定很高兴，这样赵国就不敢对燕国轻举妄动，那么燕国就处于西有强秦之援，南无齐赵之患的主动有利的地位。因此，请大王慎重考虑。”燕王听从了张仪的主张，张仪返回秦国，向秦王报告。

【原文】

于是楚人李斯、梁人尉繚，说于秦王曰：“秦自孝公已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势侵诸侯，盖六代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其君臣俱恐，若或合纵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闵王所以亡也。愿王无爱财，赂其豪臣，以乱其谋，秦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阴遣谋士赍金玉以游诸侯^①。诸侯名上，可与财者，厚遗给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乃使良将随其后，遂并诸

侯。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应侯曰：“王勿忧也，请令废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欲富贵耳。王见王之狗乎？数千百狗为群，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无相与斗者，投之一骨，则群起相呀，何者？有争意也，今令载五千金随唐雎^②，并载奇乐，居武安高会相饮^③，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相与斗也。”秦既吞天下，患周之败，以为弱见夺，于是笑三代，荡灭古法。孔融曰^④：“古者王畿之制千里^⑤，畿内不以封诸侯^⑥。祭公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⑦，邦外侯服^⑧，侯卫宾服^⑨，蛮夷要服^⑩，夷狄荒服^⑪。甸服者祭^⑫，侯服者祀^⑬，宾服者享^⑭，要服者贡^⑮，荒服者王^⑯。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德。序成而又不至^⑰，则修刑。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而又不至，则增修其德，无勤人于远^⑱。’此古制也。”削去五等^⑲，改为郡县，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蕃翼之卫。吴、陈奋其白挺^⑳，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㉑，秦不及其数，国势然也。

荀悦曰：“古之建国或小或大者，监前之弊，变而通之也。夏、殷之时，盖不过百里，故诸侯微而天子强。桀、纣得肆其虐害，纣脯鄂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盛德不免于美里。周承其弊，故建大国，方五百里，所以崇宠诸侯而自损也。至其末流，诸侯强大，更相侵伐，而周室卑微，祸难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废诸侯，改为郡县，以一威权以专天下，其意主以自为，非以为人也，故秦得擅海内之势，无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于天下，然十四年而灭矣。故人主失道，则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乱，则鱼烂土崩，莫之匡救。汉兴，承周秦之弊，故杂而用之，然六王、七国之难者，咸失之于强大，非诸侯治国之咎。”

【注释】

①赍(jī)：携带。

②唐雎：战国时魏人。当时齐、楚攻魏，魏向秦求救，秦拒不发兵。唐雎以九十余岁高龄游说秦王，秦王发兵救魏。

③武安：战国时赵邑。故址在今河北省西南部。

④孔融（公元153～208年）：东汉末学者、文学家。鲁国人，曾任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又任少府、大中大夫。

夫等职。“建安七子”之一。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孔北海集》。

⑤王畿：古代指专属于天子的地域。

⑥寰（huán）：古代指距京都千里以内的地面，即王畿。

⑦邦内：国都周围五百里以内的地区。甸服：古代在天子的领地外围，每五百里为一服役地带，从近到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即宾服）、要服、荒服五类，称“五服”。

⑧邦外：国都周围五百里以外的地区。

⑨要服：接受天子的约束而服事之。要，约。

⑩蛮夷：古代中原人对南方各族的称谓。

⑪戎狄：古代中原人对北方各族的称谓。荒服：为天子戍守边远地区。荒，远。

⑫祭：古时祭祀天子祖父、父亲的一种祭礼。

⑬祀：古时祭祀天子曾祖、高祖的一种祭礼。

⑭享：古时祭祀天子始祖的一种祭礼。

⑮贡：古时祭祀天子远祖和天地之神时贡献礼品的一种祭礼。

⑯王：夷狄等少数首领承认并朝见周王的一种仪式。

⑰序成：按序列完成。

⑱勤人：使人劳苦。勤，劳苦。

【译文】

这时，楚国人李斯、魏国人尉繚向秦王进言说：“自秦孝公以来，周王室衰微，诸侯相互攻伐兼并，山东已兼并为六个诸侯国，秦国乘胜侵夺诸侯土地，至今已历经六代了。现在，诸侯对秦国臣服，就如同秦国的郡县臣服秦王一样。山东诸侯，君臣恐惧，万一它们再行合纵，出其不意，攻打秦国，秦国就可能重蹈智伯、夫差、湣王灭亡的覆辙。希望大王不要吝惜财货。贿赂

山东诸侯的豪族大臣，以败坏它们可能合纵抗秦的图谋。秦国也无非耗费三十万黄金，而诸侯却可以全部为我吃掉。”秦王听从了二人的计策，暗中派遣谋士携带黄金美玉前往六国游说。凡诸侯名士，可以用财货收买的，都贿以丰厚的财货；难以用财货收买的，就用利剑将其刺死。秦国离间了六国诸侯的君臣关系，败坏了其发奋图强的计划以后，接着派遣良将精兵，逐一吞并了六国诸侯。秦国吞并天下以后，鉴于周王室因衰弱而被诸侯侵夺的历史教训，于是嘲笑三代，荡灭古法，抛弃五等爵位、封建诸侯的古代制度，改行郡县制度。秦王自号为皇帝，而皇室子弟都为匹夫百姓。这样，秦王室内无骨肉亲族本根的辅助，外无据有疆土、拥有军队的藩臣的护卫。所以吴广、陈胜揭竿而起，为天下倡，刘邦、项羽随之而起，很快灭亡了秦朝。所以说，周代的历史过于漫长，而秦朝没有历尽本应有的寿命，这是国家行政统治的不同态势所决定的。

【原文】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可谓矫枉过正矣。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之日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然，无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基者^①，亦赖之于诸侯也。夫厚本以末大，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②，分齐、赵。贾谊曰：“欲天下之理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义，国小使无邪心。今天下之制，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陛下割地定制。今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其子孙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天子无所利焉。”又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入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藩杆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③。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

足矣；而淮阳之北，大诸侯仅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之制，在陛下，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万代利哉？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①，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与东郡^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③。梁起于新郑以北，著之河^④；淮阳包陈以南，键之江^⑤。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之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此万世之利也。臣闻圣王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毕其愚忠，唯陛下裁幸。”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⑥，北界泰山^⑦，西至高阳^⑧，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人。后七国乱，不得过梁地，贾生之计也。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晁错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辄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太。”于是汉臣庭议削吴，吴乃反矣。武帝施主父之策^⑨，“推恩之令”。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城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不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纵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于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弱矣。”上从其计也。景遭“七国之难”，抑诸侯，减黜其官；武有淮南、衡山之谋，作左官之律，仕于诸侯王为左官。设附益之法，封建侯过限曰附益。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幄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割削宗干，有名无实。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故王莽知汉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无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⑩，专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蹶角稽首，奉上玺绶，唯恐居后，岂不哀哉？及莽败，天下云扰。隗嚣拥众天水^⑪，班彪避难从之^⑫，嚣问彪曰：“往者周失其驭，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乃定。意者，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适兴在于一人也。愿先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异矣。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根本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

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祚短，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动，远近俱废。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杰带州跨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可以知之。”

【注释】

①太宗：即汉文帝刘恒。

②贾生：即贾谊。西汉大臣，政论家。

③淮阳：郡、国名。汉高祖置淮阳国，为同姓九国之一，都于陈（今河南淮阳）。汉惠帝以后，时为郡，时为国。代：汉初同姓九国之一，都代县（今河北蔚县北）。

④淮南：郡、国名。汉高祖改九江郡为淮南国，元狩初复为九江郡。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

⑤东郡：郡名。战国末秦王政置，治所在濮阳（今河南濮阳市东南）。

⑥睢阳：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南。

⑦新鄆古县名。汉置。故城在今安徽太和县北。

⑧陈：古县名。春秋陈国，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淮阳。

⑨武：即汉文帝第二子刘武。封为代王，徙封淮阳，又徙封梁。

⑩泰山：郡名。楚、汉之际刘邦改博阳郡置，因境内泰山而得名。治所在博县（今山东泰安东南）。

⑪高阳：战国燕高阳邑，汉初置县。治所在高阳（今河北高阳东）。

⑫主父：即主父偃。西汉大臣。主父为复性。

⑬伊、周：指伊尹和周公。

⑭隗嚣：东汉末地方势力首领。天水成纪（今甘肃泰安县）人，字秀猛。新莽末，被当地豪强拥立，据在水、武都，金城等郡。

⑮班彪：东汉史学家。作《史记后传》六十余篇，由其子班固、其子班昭继续修成《汉书》

【译文】

汉朝兴起之初，全国局势刚刚稳定，刘姓皇族人数还很少。鉴于秦王室孤立无援、遭致败亡的教训，于是裂土封疆，设立二等爵位（王和侯），功臣被封侯的有一百多个，高祖的子弟分别分封为九个国家的国王。其中封国较大的，跨州连郡，拥有城池数十座，真可谓矫枉过正了，然而高祖创建帝业，事必躬亲，日不暇给，汉惠帝在位时间很短，吕后以女主摄取朝政，所以海内晏然无事，没有狂暴狡诈的事情可担忧，最终铲除诸吕之难，奠定汉文帝的基业，所依赖的仍然是诸侯的力量。考究本源，仍有尾大不掉、流滥横溢之势。诸侯王中，轻者生活荒淫、越轨犯法，重者觊觎帝位，横暴逆反，最后导致身死国亡的下场。所以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将齐国和赵国等大诸侯国分割为小国。景帝又用晁错的计策，削弱吴、楚等诸侯国的封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策略，实施推恩令（令诸侯王在封国内再行分封，分封给自己的子弟，从而使诸侯国自行削弱）。汉景帝时，遭吴楚等七国的叛乱，于是抑制诸侯，减免罢黜诸侯国的官员。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图谋不轨，事泄自杀，汉武帝因而制定颁布了旨在限制诸侯王权力的左官律（在诸侯国做官称左官）和附益法（封诸侯过限称附益），诸侯王只能衣食封国的租税，不得干预封国的政事。到了汉哀帝和汉平帝时，经过数代繁衍，诸侯王均是汉高祖的支脉苗裔，相互疏远，而且他们多生长于宫中，未经过大的世面，所以受不到士民的尊重。王莽看到汉家皇室内外衰微，皇室根本与诸侯辅翼都已经软弱无力，所以专制朝政，无所忌惮，萌生了篡夺帝位的野心。他凭借皇太后的权力，行尹伊、周

公摄政的故事，作威作福，他高居庙堂之上，遥控天下局势。他的阴谋酝酿成熟后，就代汉自立、南面称尊，并分别派出官吏，驰传天下，颁行王莽新朝的符命，汉诸侯王纷纷稽首叩拜，呈上印玺绶绂，唯恐居人之后。诸侯王本是皇室辅翼，最后竟出现这种情景，岂不可悲可叹！王莽失败后，天下大乱。

【原文】

光武中兴^①，篡隆皇统，而犹尊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仅及数世，奸宄充斥^②，率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一夫纵横，则城池自夷，岂不危哉？在周之难兴王室也，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钲鼙震于闾宇，锋镝流于绛阙。然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乱，是以宣王兴于共和，襄、惠振于晋、郑。岂若二汉阶阒暂扰，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乱哉！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鉴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之志欤？盖远绩屈于时异，雄心挫于卑势耳。

陆机曰：“或以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时比迹。故五等以多乱也。今之牧守，皆立庸而进，虽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县以为治也。夫德之休明，罢陟日用，长率连属，梧述其职而淫昏之君，无所容过，何则？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兴矣。苟或衰陵，百废自悖。鬻官之吏，以货准才，则贪残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乱哉？故后王有以之废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何以征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民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夜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上制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思胶固之义。使其并贤居治，则功有厚薄；两愚相乱，则过有深浅。然则探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之。”

【注释】

①光武：即光武帝刘秀。东汉建立者。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公元25～57年在位。

②奸宄：亦作奸轨。指邪恶作乱的人。

【译文】

汉光武帝中兴汉室，发扬皇统，然而走的却仍然是西汉遭致覆亡的老路，患的仍是丧败家国的旧病。仅传了数代，奸宄充斥朝廷，一旦强臣专制朝政，天下皆风靡而从；一武夫纵横不轨，则城池夷为平地。这样岂不是太危险了吗？从前，周王室蒙难时，有七臣不听王命，三子干乱朝政，周天子弃置象征着王朝政权和天子威严的九鼎，叛族占据王城，钲鼓震王城，箭镞穿宫室，但祸乱仅限于京畿之内，并没有危及全国，天下仍然晏然无事，以治待乱。因此，周宣王得以在共和时期中兴王室，周襄王、周惠王能够在晋国和郑国的帮助下振兴王室，哪像两汉时期，宫廷稍有纷扰，便四海鼎沸，孽臣早上入朝秉政，晚上则天下大乱的情形！远鉴王莽谋逆篡汉的史实，近览董卓擅权的短命悲剧，足以令亿万百姓，无论愚智，痛心疾首。难道这是因为当世缺乏能够周时济世的大臣、士人没有匡扶社稷、九合诸侯的雄心壮志吗？这是由于功绩因时代的变化而难以建立，雄心壮志位因贱势卑而受挫的缘故。

【原文】

魏太祖武皇帝躬圣明之姿^①，兼神武之略，龙飞谿沛^②，凤翔宛豫^③，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不使之人。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

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制，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侧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虑也。时不用其计，后遂凌夷。此周、秦、汉、魏立国之势，是以究其始终强弱之势，明鉴戒焉。荀悦曰：“其后遂皆郡县治人，而绝诸侯。当时之制，亦未必百王之治也。”

【注释】

①魏太祖武皇帝：即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

②谯沛：这里指沛国谯郡，治所谯（今安徽亳县）。

③兖豫：兖州、豫州。均属古“九州”。

【译文】

魏太祖武皇帝曹操躬姿圣明，兼神武韬略，在谯沛生，在兖豫发迹。然而历观五代（夏、商、周、秦、汉）存亡的经验教训，却不能吸取前代的历史经验；目睹前代倾覆的道路却不能一改前代倾覆的辙迹。他的子弟被分封于空虚之地做诸侯王，重用那些不堪重用的人，诸侯王权同匹夫，势如百姓。致使朝内没有根深不拔的坚固统治基础，外无像磐石一样稳固的宗室的援助。这远远不是安定社稷、传万代基业的统治方法。今天的州牧郡守。相当于古代的方伯诸侯，他们据有广阔的疆土，拥有庞大的军队，他们的兄弟宗亲或据同一州郡，或分别统治着不同的州郡，而皇室子弟却没有一人侧身州牧郡守之间、参与掌握地方政权的。这不是强干弱枝、以备万一的统治方法。当时不用诸侯藩国辅助王室的统治体制，后来这种制度逐渐衰落了。以上是周、秦、汉、魏立国的大体形势。因此考察它发展变化强弱得失的形势，以供人借鉴参考。

【原文】

论曰：“周有天下八百余年，后代衰微，而诸侯纵横矣。至末孙王赧降为庶人^①，犹能枝叶相持，名为天下共主。当是时也，楚人问鼎^②，晋侯请隧^③，虽欲阉周室^④，而见厄诸姬。夫岂无奸雄，赖诸侯以维持之也。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持之者众。”此之谓乎。及嬴氏擅场，惩周之失，废五等，立郡县；君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功臣效勤，而干城无茅土，孤制天下，独擅其利，身死之日，海内分崩。陈胜偏袒唱于前，刘季提剑兴于后，虎啸龙睇，遂亡秦族。夫刘、陈诸杰，布衣也，无吴楚之势，立锥之地，然而驱白徒之众，得与天子争衡者，百姓思乱，无诸侯勤王可惮也。故曰：夫乱政虐刑，所以资英雄而自速祸也，此之谓矣。夫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今五等，深根者也；郡县，枯朽者也。故自秦以下，迄于周隋，失神器者非侵弱，得天下者非持久；国势然也。呜呼！郡县而理，则生布衣之心；五等御代，则有纵横之祸。故知法也者，皆有弊焉。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郡县非致理之具，但经始图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故贵于五等耳，圣人知其如此，是以兢兢业业。日慎一日，修德以镇之，择贤而使之。德修贤择，黎元乐业。虽有汤、武之圣，不能兴矣。况于布衣之细。而敢偏袒大呼哉？不可不察。

【注释】

①赧：即周赧王姬延。东周末代国王。

②问鼎：语出《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三代以九鼎为传国宝，楚子向王孙满问鼎，有觊觎周室之意。后世以“问鼎”比喻篡夺。

③隧：道路。

④阚(kàn)：望，这里指觊觎。

【译文】

作者总结议论说：周朝统治天下历时八百多年，周朝后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也就恣睢横行，不以周天子为意了。直到周赧王被降为普通百姓，周朝灭亡。虽然东周时期王室衰微，但王室枝叶、各国诸侯仍然能够扶持周王室，周王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在周王室衰微的时期，楚王曾向周王询问象征天子威严的九鼎的情况，晋国请求以天子丧仪安葬晋侯，虽然有觊觎王室之心，有困厄周王室的事情发生，但周王室不是仍然依赖诸侯的力量得以维持下去了吗？俗语说：“百足之虫到死都不僵硬，这是因为扶持它的腿多。”讲的不也正是这个道理吗？到秦始皇统一海内，临朝执政时，鉴于周朝诸侯强大，王室衰弱的教训，废除了五等爵位、封建诸侯的制度，改行郡县制，皇帝一统海内，而其子弟则为匹夫百姓，功臣勤勉效力，虽然有统治城邑大都的权力，但却没有一尺一寸的封地，皇帝一人宰制天下，独擅其利。致使身死之日，海内分崩离析。陈胜揭竿而起，为天下倡，刘邦提剑跟随于后，虎啸龙视，很快就灭亡了秦朝。若论刘邦、陈胜诸豪杰，无非是一介普通百姓，没有像吴楚诸侯那样强大的势力，更无可供立锥的一寸封地，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驱使手无寸铁的百姓同天子相抗衡，是因为百姓思乱，又无诸侯勤王的忧虑。所以谚语说：“混乱的政治，酷虐的刑罚，正可以资助造反的英雄而自取灾祸。”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砍伐根深粗壮的大树，很难取得功效，而摧折枯木朽枝则比较省力。五等分封制度好比是深根大树，郡县制好比是枯木朽枝。所以自秦朝到隋朝，丧失国家政权的，并不是由于逐渐衰弱造成的；得天下的也不能维持长

久，这是国家政权的统治形势所决定的。可悲可叹啊！采用郡县制治理国家，容易使布衣百姓萌生篡逆之心；采用五等封建制来统治国家，又容易遭诸侯横暴的祸端。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和方法都是有弊端的。不能说侯伯分封制度就没有导致动乱的因素和机会，也不能说郡县制度决不可能导致天下大治。但如果以福多祸少的标准来衡量，五等封建制度还是优于郡县制度的。圣明的人深知这一道理，因此兢兢业业，日慎一日，修炼自己的德行以镇慑不轨的图谋，选拔贤人才子担任重要的官职。德行修炼到很高的境界，贤良的人才得以选拔，人民安居乐业，这时，即使有像商汤、周武那样的圣贤也难以推翻现有的政权，更何况区区布衣小民敢袒臂大呼倡导造反呢？这其中的道理，不可不认真分析研究。

卷七（权议）

卷
七
（权
议）

慎戒第二十

【原文】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尸子》曰：“昔周公反政^①，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让，不为兆人也。’”议曰：昔尧称“吾以天下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吾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遂禅于舜。今周公不以天下为务，而自取让名，非为圣达节者也，故孔子非之。董子曰^②：“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古语曰：“穷鼠啗狸，匹夫奔万乘。”故黄石公曰：“君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孙卿曰^③：“能除患则为福，不能除则为贼。”孙卿子曰：“昔者天子初即位，上卿进曰^④：‘能除患则为福，不能则为贼’。授天子一策。中卿进曰：‘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仇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后则事不举；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因，因则祸不御’。授天子二策。下卿进曰：‘庆者在堂，吊者在同，祸与福邻，莫知其门。豫哉豫哉！’授天子三策。此诚之至也。”

何以明之？昔文王在酈^⑤，召太公曰：“商王罪杀不

慎戒第二十

二四七

辜，汝尚助余忧人，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身、下贤、惠人，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以先唱^①；人道无灾，不可以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与民同利，同利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无甲兵而胜，无衡机而攻，无渠堑而守。利人者天下启之，害人者天下闭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兽，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济，皆同其利；舟败，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启之，无有闭之者矣。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议曰：沛公之起也，虎啸丰谷^②，饮马秦川，财宝无所取，妇女无所收，降城则以侯其将，得略则以分其士而已。无私焉，所私者私于天下也。故老子曰：“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是知无取人，是乃大取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国者国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俛身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惟文惟德，谁为之式？弗观弗视，安知其极？今彼殷商，众口相惑。吾观其野，茅草胜谷；吾观其群，众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利而上不觉，此亡国之则也。”文王曰：“善。”贾子曰：“殷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天下之所同闻也。为人臣而放其君，为人下而杀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长有天下者，以其为天下开利除害，以义继之也，故声名称于天下而传于后世也。”太公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与天下同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利，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者，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也。”

【注释】

①反：同“返”。归，还。

②董子：即董仲舒。

③孙卿：即荀子。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名

况。赵国人。时人尊其号为“卿”。汉人避宣帝刘询讳，称为“孙卿”。著有《荀子》。

④卿：古代高级长官或爵位的称谓。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所属的高级长官都称为卿。战国时作为爵位的称谓有上卿、亚卿等。

⑤酆：古地名。在今陕西长安西北沔河以西。

⑥唱：唱导，亦作“倡导”。

⑦丰谷：指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沛之丰邑。

【译文】

《易》说：“商汤周武革命，上顺天意，下应民心。”《尚书》说：“能抚恤爱护我们的人，我们就拥戴他做王，虐待我们的人，我们视他为仇敌。”《尸子》说：“从前，周公还政于成王，孔子对此不以为然，非议说：‘周公莫非算不上圣人吗？拿天下让人，而不为广大百姓着想’。”董仲舒说：“虽然君主继承了先帝大统，恪守先帝遗制，但仍可能被上受天命的圣人所取代。”占语说：“老鼠被逼急了会去咬猫，匹夫百姓被逼急了会对天子造反。”所以黄石公说：“做君王的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臣子就会反叛。”荀子说：“能够除去祸患的人能得到幸福，不能除去祸患的人则为祸患所残害。”

用什么来证明上述的论点呢？从前文王在酆，把太公召来问道：“商纣王妄杀无辜，你经常教导我要替人民而忧劳，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太公回答说：“大王应该继续修练自身，礼贤下士，向人民播施恩惠，以观察天命所归。天道如果尚没有给商王降下祸殃，大王就不能首先倡导；如果人事方面还没有什么灾祸，大王就不能首先图谋推翻商王。必须看到上天给商王降下了祸殃，人事方面又有灾害，这时方可以兴兵谋取。要与人民共同分享所有的利益，同利才可能相互救援，同情才能够相辅相成，同恶才能相互帮助，同好才能奔向同一

个目标。做到了这些，即使没有甲兵也能够取胜，没有器具也能攻拔城池，没有壕堑也能固守。能为人民带来利益的人，天下百姓就会开门迎接他；为人带来危害的人，天下百姓就会闭门拒绝他。天下决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夺取天下好比是人们在野外共同狩猎，得到了，天下人都应分得自己的一份；又好比同舟共济，如果安全到达了彼岸，那么大家共同享受其利，如果覆于水中，那么大家共受其害。所以说对大家有利，天下人就开门欢迎；对大家无利，天下人就会闭门不纳。不以夺取人民为目的，反而能夺取人民；不以夺取国家为目的，反而能夺取国家；不以夺取天下为目的，反而能够夺取天下。取得了人民，能使人民得到利益；取得了国家，能使国家得到利益；取得了天下，能使天下得到利益。所以道贵在人们永远看不见，事功贵在人们不知道，胜利贵在不知不觉之中。这其中的道理实在是太玄妙了！雄鹰将要搏击猎物时，总是缩身敛翅；猛兽将要搏击捕食时，总要缩耳俯身。圣人将有所作为时，则必须大智若愚。文质彬彬，播施德行，谁也无法限制你；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谁也看不透你究竟想做什么。如今商朝上下，众口相互欺骗；我观看他们的田野上，茅草比庄稼长得还旺盛；我观察他们的民众，邪恶压住了正直；我观察商朝的官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刑，但商王却仍然若无其事，这是行将亡国的征兆。”文王说：“你讲的非常好。”

【原文】

楚共王薨，子灵王即位。群公子因群丧职之族，杀灵王，而立子干。立未定，弟弃疾又杀子干而自立。弃疾，平王也。五人皆共王子也^①。初，子干之人也，韩宣子问于叔向曰^②：“子干其济乎？”对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

恶？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宠须贤人而固也。有人而无主，二也；虽有贤人，当须内主为应也。有主而无谋，三也；谋，策谋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民，众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四者既备，当以德成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可谓无人；族尽亲叛，可谓无主；无亲族在楚。无虑而动，可谓无谋；召子干时，楚未有大虑也。为羈终世^③，可谓无人；终身羈客在晋，是谓无民。亡无爱征，可谓无德。楚人无爱念之者。王虐而不忌，灵王暴虐，无所畏忌，将自亡也。楚君子干，涉五难以杀旧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④。城，方城也。时穿封戍既死，弃疾并领陈事也。苛慝不作^⑤，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人信之。芊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获神，一也；当璧拜也。有民，二也；人信之也。命德，三也；无苛慝也。宠贵，四也，贵妃子也。居常，五也。弃疾，季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子干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其贵亡矣，其宠弃矣。父既歿矣。民无怀焉，非令德也。国无与焉，无内主也。将何以立？”

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皆庶贱也。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⑥，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⑦；有莒、卫以为外主^⑧；齐桓奔莒，卫有舅氏之助。有国、高以为内主；国氏、高氏，齐上卿也。从善如流，不善齐肃；齐严、肃敬不藏赂，清也。不纵欲，俭也。施舍不倦，求善不厌。以是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公，好学不贰，生十七年，有上五人。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从出者也。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子余，赵衰 子犯，狐偃。有魏犇、贾佗以为股肱^⑨，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齐妻以女，宋赠以马，楚王飧之，秦伯纳之。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谓栾枝、郤穀、狐突、先轸也^⑩。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⑪，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献公之子九人，

惟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之。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宠子，国有奧主；謂弃疾也。子干无施于民，无授于外；去晉晉不送，归楚楚不迎，何以冀国？”子干果不终卒。立弃疾，如叔向言。

初，楚共王无冢嫡^⑫。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齐^⑬，而长幼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晰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压纽。平王即弃疾也。

【注释】

①五人：指康王、灵王、子干、子皙、弃疾五人。他们都是楚共王的儿子。

②韩宣子：即韩起。春秋时期晋卿。叔向：即羊舌肸。春秋时晋卿。

③羁(jī)：在外地作客。这里指漂泊外地。

④陈、蔡：西周所分封的诸侯国。陈都宛丘（今河南淮阳），蔡都上蔡（今河南上蔡）。

⑤苛：苛刻；繁细。慝(tè)：邪恶；恶念。

⑥僖：指齐僖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公元前730～前698年在位。

⑦鲍叔牙、宾须无、隰朋：均为春秋时齐国大臣。

⑧莒：西周分封的诸侯国。春秋时都莒（今山东莒县）。卫：周分封的诸侯国。春秋时都楚丘（今河南滑县）。

⑨魏犇、贾佗：春秋时晋国大臣。

⑩栾枝、郤穀、狐突、先轸：春秋时晋国大臣。

⑪惠：即春秋时晋国国君晋惠公。晋献公第三子。名夷吾。公元前650年～前637年在位。怀：即春秋时晋国国君晋怀公。晋惠公之子。名圉。

⑫冢嫡：亦称冢子。即嫡长子。

⑬齐：通“斋”。

【译文】

楚恭王死后，他的儿子即位，这就是楚灵王。楚恭王的儿子们利用已经丧失了职权的公族杀了楚灵王而另立子干，子干尚不及即位，子干的弟弟弃疾又杀了子干而自立为楚王。当初，子干将要即王位时，韩宣子向叔向问道：“子干能够成功吗？”叔向回答：“很难。”韩宣子说：“人有同样的憎恶，相互需求，好比市场做买卖，有什么难的呢？”叔向回答说：“人无共同的喜好，又怎么会有共同的憎恶？要取得国家有五难：受到国王的宠爱但却得不到贤人的支持，此其一；有了贤人的支持但却无人作内应，此其二；有人作内应但却不善长谋略，此其三；有谋略但却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此其四；有民众的支持但自己却没有德行，此其五。子干在晋国十三年了，晋国和楚国跟从他的人中，不曾听说有知名之士，这可谓没有贤人支持；族人都不在楚国，亲人又叛离，可谓没有内应；尚没有间隙可乘，便轻举妄动，可谓不善谋略；终身在外作客，可谓没有民众的支持；长期流亡在外，竟看不出楚国人怀念他的迹象，可谓没有德行。楚灵王暴虐无忌，是自取灭亡。然而楚国的公子们冒取国五难杀了楚灵王另立子干，还有谁能使子干成功呢？将来取得楚国王位的，恐怕只有弃疾了吧？他统治着陈、蔡两地，方城以外的地方也都属他管辖，苛暴邪恶的事情没有发生，盗贼伏隐不出，私欲不违越礼法，老百姓没有怨恨之心，祖先神灵授命给他，国内的老百姓都相信他。王室大姓发生动乱，小儿子就会被拥立，这是楚国的常例。弃疾一有祖先神灵的保佑，二有民众的支持，三有美德，四是受宠显贵，五是符合继立王位的常例。利用这五项有利条件而除去冒犯五难的人，有谁能够阻止得了他？子干的官职不过是右尹；若论贵宠，他又不是嫡生；若论神灵委命，他又离得很

远。他没有尊贵的地位，没有受到宠爱，没有得到人民的怀念，国内又没亲附的人内应，他将凭什么条件继立王位呢？”

韩宣子问道：“齐桓公、晋文公不是同子干的情况一样吗？他们为什么能继立王位呢？”叔向回答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到僖公的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等贤智为辅佐，有莒国、卫国作外援，有国氏、高氏等齐国上卿作内应。再加上齐桓公从善如流，深受部属的尊敬，不贪财货，不放纵私欲，施舍众人不知疲倦，追求善行没有满足，因此而取得王位，不是在情理之中吗？我们的先君晋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受晋献公的宠爱，勤奋好学，专心致志，年仅十七岁时，就有五位杰出人士跟随他。有先大夫子余和子犯作腹心，有魏犢、贾佗为左右臂膀，有齐、宋、秦、楚等国作外援，有栾枝、郤穀、狐突、先轸等人作内应。在外流亡十九年，意志更加坚定。晋惠公、晋怀公抛弃晋民，人民都跟随了晋文公。晋献公除了晋文公已没有其他亲人，老百姓别无其他希望。上天在保佑晋国，有谁能够取代晋文公呢？这两位国君同子干的情况不同。楚恭王有自己宠爱的儿子，还有高深莫测的弃疾，子干对百姓没有什么恩施，他离开晋国时，晋国没有人送行，到楚国时，楚国不派人迎接，有什么希望取得楚国的王位呢？”子干后来果然没有达到目的，楚人最终拥立弃疾为王，如同叔向所预言的一样。

《原文》

鲁昭公薨于乾侯^①。赵简子问于史墨曰^②：“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③，谓有三也。地有五行，谓有五也。体有左右，谓有两也。各有妃耦。谓陪贰也。王有公，诸侯有卿，皆其贰也。

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奉之无常，人言唯德也。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④，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乾下震上，大壮 震在上，故曰：“雷乘乾”也。天之道也。乾为天子，震为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犹人臣强社，若天上有雷也。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器，车、服也名，爵号也。不可以假人^⑤。”

议曰：刘向称：“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人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⑥，亦有田、崔，卫有孙、宁，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覆。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⑦，孙林父、宁殖出其君^⑧，弑其君剡^⑨，季氏八佾舞于庭^⑩，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⑪，卒遂昭公，皆阴胜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范雎说秦昭王曰：“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常纵溢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取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右秩以上至诸史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由是观之，《书》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之去公室，政逮于大夫，亡之兆也。”信哉，是言也。

【注释】

①乾侯：地名。春秋时晋邑。故址在今河北省磁县境。

②赵简子：即赵鞅。史墨：春秋时晋国史官。

③三辰：即日、月、星。

④三后：古代三王。一般认为是夏禹、商汤、周文王；一说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本书文内夹注指虞舜、夏禹、商汤。

⑤假：给予。

⑥六卿：指春秋的后期晋国的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六卿。

⑦崔杼：春秋时齐国大夫。光：即春秋时期齐国国

君齐庄公。名光。公元前 794 年 ~ 前 731 年在位。

⑧衎 (kàn): 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卫献公。名衎。公元前 576 年 ~ 前 559 年在位。

⑨剌 (pīào): 春秋时卫国国君, 即卫殇公。名剌, 字子叔。公元前 558 ~ 前 547 年在位。

⑩八佾 (yì): 即八行乐舞的行列。佾, 乐舞的行列。八佾, 纵横均为八人, 共 64 人。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用八佾。

⑪三家: 指春秋后期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贵族, 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雍: 古时撤膳时所奏的音乐。

【译文】

鲁昭公在乾侯 (晋国地名) 死去, 赵简子向史墨问道: “鲁国的季氏赶走了自己的国君, 而百姓顺服他, 诸侯认可他, 使自己的国君死在外国, 而没有人指责他的罪行, 这是为什么呢?” 史墨回答说: “事物的存在, 有的成双, 有的成三, 有的成五, 有的相辅。所以天有三辰 (日、月、星), 地有五行 (金、木、水、火、土), 身体有左右, 各有配偶, 王下有公, 诸侯下有卿, 这些是物有陪辅的例子。天生季氏, 让他辅佐鲁国的国君, 时间已经很久了, 人民顺服他, 不也在情理之中吗? 鲁国的国君世代放纵自己的过失, 而季氏却世代勤勉, 致使人民已经忘掉自己的国君了。虽然客死国外, 又有谁肯怜悯他呢? 社稷没有永恒不变的祭奉对象, 君臣的位置也不是永固不变的,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所以《诗经》上说: ‘高岸可以变为深谷, 深谷也可以变为丘陵。’ 虞夏商的后代, 今天都成了普通百姓, 这是您也知道的。在《易》卦中, 雷在乾之上叫做 ‘大壮,’ 这是天道规律。鲁国政权落到季氏手中, 到鲁昭公已经是第四代了。人民连自己的国君都不知道, 他怎么还会得到国家呢? 因此, 作为国君, 对待国政名位要特别慎

重，决不可轻易委托于他人。”

【原文】

孔子在卫，闻齐田常将欲为乱^①，专齐国，有无君之心。而惮鲍、晏^②，鲍氏、晏氏，齐之世卿大夫。因移其兵以伐鲁。初，田常相齐，选国中女长七尺者三百人，以为后宫，宾客、舍人出入皆不禁。田常后有七十余男，因此以盗齐国也。孔子会诸弟子曰：“鲁，父母之国，不忍观其受敌，将欲屈节于田常以救鲁。二三子谁使？”子贡请使^③，夫子许之。遂如齐，说田常曰：“今子欲取功于鲁实难，若移兵于吴则可也。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④，地狭以泄^⑤；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夫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矣。吾闻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则大臣不听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晏等帅师，若破国则益尊。而子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隙，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子之位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而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然兵业已加鲁矣，不可更，如何？”子贡曰：“子缓师。吾请救于吴，令救鲁而伐齐，子以兵迎之。”田常许诺。

子贡遂南说吴王曰：“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而移^⑥。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其为患滋甚。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晋，利莫大焉。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然吾实困越，越王今苦身养士，有报吴之心。子待吴先伐越，然后乃可。”子贡曰：“越之功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而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

而畏强齐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义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或恶越，臣请东见越君，令出兵以从，此则实空越，而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悦，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郊迎，自为子贡御，曰：“此蛮夷之国也，大夫何足俨然辱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吾伐越乃可’，如此则破越必矣。且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也。吴王为人猛暴，群臣弗堪；国家疲于数战，士卒不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此王报吴之时也。诚能发卒佐之以激其志，而重宝以悦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则伐齐必矣。此圣人之所谓屈节以期远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也。若胜，必以兵临晋。臣还北请见晋君，共攻之，其弱吴必也。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乘其弊，灭吴必矣。”越王许诺，乃使大夫种以三千人助吴。

吴遂伐齐于召陵，果以兵临晋，遇以黄池。越王袭吴之国，遂灭吴。孔子曰：“夫其乱齐、存鲁，吾之始愿也。若乃强晋以疲吴，使吴亡而越霸，赐之说也。美言伤信，慎言哉！”

【注释】

①田常：即田成子，或作陈恒、陈成子。春秋时齐国正卿。

②鲍、晏：指鲍牧、晏圉。均为齐国世袭卿大夫。

③子贡：即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的得意门徒。

④卑：低。与“高”相对。

⑤泄（yì）：众多。引申为杂乱。

⑥铢：古代重量单位。一百黍的重量为一铢。这里指微不足道的重量。

【译文】

孔子在卫国听说齐国的田常准备作乱，只是畏惧鲍氏、晏氏。田常便征调军队准备攻打鲁国，想以此来建立功勋，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孔子便召集弟子们说：“鲁国是我们的父母之国，不忍看它受到敌人的侵略，

我想劝田常取消对鲁国用兵的计划以拯救鲁国，你们谁能完成这一使命？”子贡请求出使，孔子同意。子贡于是来到齐国对田常说：“现在您想对鲁国用兵建立功勋，实在很困难，如果引兵进攻吴国倒还可以。鲁国是一个很难进攻的国家，它的城防单薄低矮，土地狭小低洼，它的国君愚昧不仁，大臣伪诈而无用，它的士民又厌恶战争，这就是您不能同鲁国交战的原因。而吴国城墙高大宽厚，土地深广，盔甲既坚又新，士卒精练，斗志饱满，精良的武器装备，应有尽有，又有精明的将军统领守备，这就是吴容易战胜的原因。”田常听后，忿然大怒，说道：“你认为难的，都是人们认为容易的；你认为容易做到的，都是人们认为难以做到的。你却拿这些不着边际的歪理来教导我田常，你这是想干什么？”子贡回答说：“忧患在国内的，就要进攻强国，忧患在外部的，就要进攻弱国。而今天您的忧患正在国内。我听说您曾三次要封赏，但三次都未能实行，这是因为大臣们不同意。今天您要攻破鲁国来扩大齐国的领土，战胜鲁国使您的主上骄横，攻破鲁国使您国内的大臣更为尊荣，而您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只能使您和主上的关系日益疏远。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对上使国君更加骄横，对下使大臣更加恣睢无忌，因此而想成就事业是很困难的。国君骄傲，就会更加恣睢任意，大臣骄傲就会相互争夺。这样，您上同国君的关系发生裂痕，下同大臣交锋争斗。这样下去，您的地位就会发生危险。所以我说不如征伐吴国。征伐吴国如果不能取胜，则人民战死国外，朝中丧失了大臣。这样您上无强臣为敌，下无过多的百姓，这样孤立主上、控制齐国的人，也就非您莫属了。”田常听后说：“您说的太好了。然而，军队已经逼近鲁国了，难以更改，这又该怎么办呢？”子贡说：“您延缓进攻的时间，我到吴国请求教授，让吴国援助鲁国攻伐齐国，您率兵迎战吴国的军队。”田常答应了

子贡。

【原文】

秦始皇帝游会稽^①，至沙丘^②，疾甚。始皇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③，未授使者，始皇崩。时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使监兵上郡^④，蒙恬为将^⑤。少子胡亥爱^⑥。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丞相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群臣莫知也。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位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胡亥曰：“固然也。吾闻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既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也！”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而道哉！”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薄^⑦，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高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议曰：乱臣贼子，自古有之。生而楚言，可为痛哭者，胡亥是也。夫大行不细谨，大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也。”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高曰：“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⑧，唯恐后时！”

【注释】

①会稽：郡名。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于原吴、越地置。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②沙丘：古地名。在今河北广宗西北。

③扶苏：秦始皇长子。

④上郡：郡名。战国时魏文侯置。秦代治所在肤施

(今榆林东南)。

⑤蒙恬：秦朝将领。

⑥胡亥：即秦二世。秦始皇少子。

⑦翦(jiǎn)：浅薄。

⑧羸：背，担。

【译文】

秦始皇巡游会稽，到了沙丘病情加重。秦始皇便命赵高给公子扶苏写信，信写好后，还未来得及派使者送出，秦始皇就死了。赵高便扣留了秦始皇赐给扶苏的玉玺和书信。他对公子胡亥说：“皇上已经驾崩，没有下诏书封诸子为王，唯独赐给长子一封书信。长子一来，就即皇帝位，而您却没有尺寸封地，这如何是好呢？”胡亥回答说：“本来就该如此。我听说圣明的君王了解他的臣下，圣明的父亲了解他的儿子。父亲既然已经有了诏命，不分封诸子为王，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赵高说：“不是这样的。现在天下的大权就在您我和丞相的手中，希望您认真谋划。况且使他人做自己的臣子同自己做他人的臣子，统治他人同被别人所统治，难道能同日而语吗？”胡亥说：“废黜兄长而另立他的弟弟，这是不义之举；不奉行父亲的诏命而怕死，这是不孝之举；能力微薄，才疏学浅，却要强占别人的功业，是没有能力的表现。这三项背逆了道德，天下人不会心服。”赵高说：“我听说商汤周武杀了他的主上，天下百姓却视之为正义的行为，并不认为他们不忠；卫君曾杀了他的父亲，而卫国人却作为德行载人史册，孔子还写在书上，并不认为这是不孝之举。干大事业不能拘泥小节，行大德不能推辞谦让。乡曲间的规矩彼此不同、各有所宜，百官建功的标准也彼此不同。所以照顾小节而忘了大业，将来必受其害；犹豫不决，疑心重重，将来一定后悔。当机立断，果敢而行，连鬼神都会躲避他，将来

定能成功。希望您也能如愿。”胡亥长叹一声说：“现在在大行（皇帝死后未葬称大行）还未发丧，难道能因这件事去打扰丞相吗？”赵高说：“时间太紧迫了！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好比打仗，背着粮食，扬鞭催马，唯恐误了时间。”

【原文】

胡亥既然高之言，乃谓丞相斯曰^①：“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俱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耶！”高曰：“君自料才能孰于蒙恬？功高孰于蒙恬？谋远不失孰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于蒙恬？”斯曰：“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吏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事，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学法，仁慈笃厚，轻财重士，秦之诸子皆莫及也，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间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者，固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儿，孝子不勤劳而见危，君其勿复言。”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悬命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风摇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侯何见之晚也。”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残贼亲戚，不听谏者，国危丘墟。三者逆天，宗朝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与谋！”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则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

乔、松之方^②，孔、墨之智^③。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为寒心。善者因败为福，君何处焉？”斯乃仰天而叹，垂涕太息曰：“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乃听高立胡亥，改赐玺书，杀扶苏、蒙恬。

初，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谈者之秋也。故斯将西说秦王。”至秦，为吕不韦舍人^④，不韦贤之，任以为郎，说秦王阴遣谋士赍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皆厚给遗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遂吞天下，皆斯之谋也。

【注释】

①斯：即李斯。秦朝政治家。楚上蔡（今河南上蔡）人。秦始皇时任丞相。

②乔：王子乔。神话传说人物。相传为周灵王太子，喜吹笙作凤凰鸣声，由浮丘公引往嵩山修炼，三十年后在缙氏山顶上向世人告别，升天而去。松：赤松子。神话传说人物。相传为神农时雨师，一说为帝喾之师。后为道教所信奉。

③孔、墨：即孔子、墨子。

④舍人：官名。战国及汉初王公贵官都有舍人。颜师古说舍人为亲近左右的通称。

【译文】

胡亥同意了赵高的意见后，赵高又对丞相李斯说：“皇上驾崩，赐给长子扶苏诏书一封，让他到咸阳会理丧事，并立他为嗣，即皇帝位，诏书未及发出，现在皇上已经驾崩，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事情应该如何办呢？”李斯说：“怎么能口出导致亡国的语言呢？”赵高说：“请您自己分析一下，同蒙恬相比：谁的才能高？谁的功劳大？谁的谋虑深远、行而无失？谁对天下的百姓无怨？谁同长子扶苏的交情深、信任度高？”李斯回答说：“这五个方面我都比不上蒙恬，您对我的指责是何等的

深刻啊！”赵高说：“我赵高本来是内宫一个听差的小厮，幸而略知文墨而进入朝廷，管事至今已二十余年，还不曾见到过秦朝免罢丞相、功臣封赏能够传至两代的，他们都以遭杀身之祸而告终。始皇帝有二十多个儿子，他们的性格为人您都很了解。长子扶苏刚毅武勇，深得人们的信赖，而且不忘旧情。他如果即皇帝位，肯定用蒙恬为丞相，您最终难保列侯的印玺，只得罢归乡里，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赵高曾奉诏命教习胡亥学习法律，胡亥为人仁慈，诚实厚道，轻蔑财货，推重有才能的人，诸公子中谁也赶不上他，应该嗣立为皇帝，请您考虑定夺。”李斯说：“我李斯本来是上蔡间巷中一名普通百姓，皇上之所以把我提拔为丞相，本来是要把国家的存亡安危嘱托于我，这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忠臣不畏避死亡才算得上忠臣，孝子不勤劳就会遭致危险，请您不要再多言。”赵高说：“听说圣人迁徙无常，随时变化，看到事物的末端就能推知它的本根，观入所指就能知道他的目的所在。事物的道本来就是如此，哪里有永恒不变的处事法则呢？现在天下的权柄和命运就悬在胡亥手上，我赵高是能够得志的。况且，由朝廷外部控制朝廷内部叫做别有用心，在下的控制在上的叫做逆贼。所以秋霜降临而草木叶落，春水摇动而万物萌生，这就是事物运行的必然规律，您为什么迟迟不明白事理呢？”李斯说：“我听说晋国曾因变易太子，结果三世不得安宁；齐桓公兄弟争夺王位，许多人身遭屠戮；纣王残灭亲戚，不听谏言，他的国家后来化为丘墟。这三者都是因为逆天背理，才使得宗庙不保。我李斯怎么能重蹈前人覆辙呢？不足以同你们同谋！”赵高说：“上下通力合作，就能够保持长久；中外团结一致，事情就无表里之分。您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划，就可以长久封侯，世世称孤，寿比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智比孔子和墨子。如果不从此计，必然祸及子孙，着实令人寒心。

最好的办法是转败为福，您将何去何从呢？”李斯于是仰天长叹，流着泪水说：“我既不肯殉难，将如何活命呢？”于是听从了赵高的计划，拥立胡亥为皇帝，修改秦始皇赐扶苏的玺书，杀了扶苏和蒙恬。

【原文】

秦二世末，陈涉起蕲^①，兵至陈^②。张耳，陈余说涉曰^③：“大王兴梁、楚，务在入关，未及收河北也。臣尝游赵，知其豪杰，愿请奇兵略赵地。”于是陈王许之，与卒三千。从白马渡河^④，今滑州白马县界也。至诸郡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⑤，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匱力尽，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今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莫不响应。家自为怒，各报其怨，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杰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业，此一时也。”豪杰皆然其言。乃行收兵，下赵十余城。议曰：班固云：“昔《诗》、《书》述虞、夏之际，舜、禹受禅，积德累仁，数十年，然后在位，殷、周之王，乃由契、稷，历十余世，然后放杀。”秦起襄公始，蚕食六国，至于始皇，乃并天下。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诸侯力争，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钳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越，用一威权以为万世安。然十余年间，强敌横发乎不度，谪戍强于五霸，閭閻通于戎狄^⑥，响应靡于谤讪，奋臂威于甲兵，向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杰自述其弊也。由是观之，夫豪杰之资，在于虐政矣。

【注释】

①陈涉：即陈胜。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字涉。
蕲：古县名。在今安徽宿州东南。

②陈：古县名。春秋陈国，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淮阳。

③陈余、张耳：均为大梁（今河南开封）人，著名游说之士。

④白马：古津渡名。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北，秦汉白马县西北古黄河南岸。

⑤五岭：山名。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

⑥阊阖：旧时本指里巷的门。借指里巷或平民。

【译文】

秦二世末年，陈胜在蕲（今安徽宿县南）起兵反秦，率兵进至陈，张耳、陈余向陈涉建议说：“大王从梁、楚兴起，目标在西人关中，还未顾及收复河北之地。我曾在赵国游历，了解当地的豪杰之士，我请求率一支奇兵向北略取赵地。”陈王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拨予他们兵卒三千，从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渡过黄河，到达赵地诸郡县，二人对当地的豪杰们说：“秦实施暴政虐刑，残害天下，北有修筑长城的苦役，南有五岭地区的兵役戍卫，内外骚动不安，百姓疲惫不堪。用簸箕收敛财物来充做军费，搞得百姓财匮力尽；法令严苛，致使天下民不聊生。现在陈王奋臂大呼，为天下首倡义旗，天下人无不响应，家家都愤怒而起，各报家怨家仇。各县杀了他们的县令县丞，各郡杀了他们的郡守郡尉，现在已经建立了大楚的国号，在陈地称王。派吴广、周文二将军率领百万大军向西攻打秦王朝，在这个时候还不能立封侯大业的人，就算不上人中豪杰。借天下反秦的力量，攻击残暴无道的君主，报父兄的仇怨，建立割地封侯的业绩，现在正是不可多得的大好时机。”豪杰们都很赞同他们二人的见解，开始招兵买马，很快攻下赵地十余座城池。

【原文】

韩信既平齐，为齐王。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使三分天下。信不听。

武涉已去，蒯通通知天下权在韩信^①，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信曰：“先生相寡人如何？”对曰：“愿请问。”信曰：“左右远。”蒯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背畔则大贵也。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俊雄豪杰建号一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沓，烟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肉流离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于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振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洛^②，阻山河之险，一口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还走宛、叶之间^③，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藏，百姓罢极怨望，无所依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圣贤，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起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

韩信曰：“汉王遇我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向利背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④，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繡、陳澤之事^⑤，二人相怨，常山王奉項嬰頭鼠竄，歸于漢王。漢王借兵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歡。然而卒相擒者，何也？患生于多欲，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漢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人于張繡、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伯勾踐^⑥，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諺曰：‘野獸盡而獵狗烹，故國破而謀臣亡。’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于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愿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涉西河^⑦，虜魏王，擒夏說^⑧，引兵下井陘^⑨，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⑩，西向以報，此所謂功無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载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我將念之。”

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听者事之候，計者事之機也。听过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⑪，一儋，一斛之余也。缺卿相之位。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厘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蟻之致螫^⑫；騏驥踟躕，不如弩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

有舜、禹之智，沉吟而不言，不如暗聋之指麾也。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王终不夺吾齐，遂谢蒯生。蒯生曰：“夫迫于苛细者，不可与图大事；拘于臣虏者，固无君王之意。”说不听，因去，佯狂为巫。

议曰：昔齐崔杼弑庄公，晏子不死君难曰：“君人者，岂以陵人？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孟子谓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虽云君天也，天不可逃，然臣缘君恩以为等差，自古然矣。韩信以汉王遇厚而不背其德，诚足怜耳！

【注释】

①蒯通：秦汉之际策谋之士。范阳（今河北徐水固城镇）人。著有《隼永》八十一篇，今佚。

②巩、洛：即巩县、洛阳。

③宛、叶：宛：战国时楚邑，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叶：春秋楚叶邑，秦置县。故地在今河南叶县。

④成安君：即陈余。

⑤张敖、陈泽：均为赵王偃的部将。

⑥伯勾践：即辅佐勾践称霸。伯，通“霸”。

⑦西河：古时称西部地区南北流向的黄河为西河。

⑧夏说：陈余的部将。

⑨井陉：井陉关。故址在今河北井陉井陉山上。

⑩龙且：楚霸王项羽的部将。

⑪儋石：一石为石，再石为儋。

⑫蜚（chài）：蝎类毒虫。

【译文】

韩信平定了齐国旧地，做了齐王。项王闻讯，十分震恐，急派盱眙人武涉前往劝齐王韩信与刘邦、项王三

分天下，韩信不答应。武涉离去以后，蒯通深知天下的主动权此时正操在韩信手中，想用奇策来打动他，于是就扮作观相的人对韩信说：“我曾经学习过观相的理论和方法。”韩信问：“先生为人看相的本领怎么样？”蒯通回答说：“一个人高贵或卑贱要看他的骨法，忧愁或喜悦要看他的容色，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要看他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否当机立断。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人，万无一失。”韩信说：“先生也给我相面，我属于哪一类人呢？”蒯通说：“我希望和你单独谈谈。”韩信吩咐左右退下。蒯通便对韩信说：“看您的面部，贵不过封侯，但又面临着危险和不安；要看您的背部，则贵不可言。”韩信问：“这怎么讲？”

蒯通说：“当初天下刚开始向秦朝发难时，英雄豪杰们各树旗帜，振臂一呼，天下反秦之上如云合雾集，鳞次栉比，迅猛之势，烟至风起。这个时候，各路英雄，志在消灭秦王朝，尚无暇它虑。现在楚汉相争，致使天下无辜的百姓肝胆涂地，父子暴尸疆场、骨肉亲人流离荒野的人，不可胜数。楚人在彭城起兵，转战南北，进军到荥阳，乘胜席卷中原，威震天下。然而，他们被困在京师和索邑（在今河南荥阳县）之间，被西山（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北）阻隔而不能前进，至今已经三年了。汉王刘邦率数十万军队，在巩、洛同项羽相持，也被险峻的山河形势所阻，虽然一日数战，但却不得前进一步，频受挫折和失败，却无人救援。在荥阳、成皋连遭失败后，败逃到宛、叶之间。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智（刘邦）勇（项羽）俱困的情况。战斗的锐气在险峻的山川形势下受到严重挫伤，所需军资粮饷府库已告枯竭。百姓疲惫已极，满腔怨愤溢于容色，但却仍然无所依归。据我分析，目前天下的总态势是，没有圣贤出现，就难以平息天下的灾祸。现在楚汉两主的命运就操纵在您的手中：您站在汉王的一边则汉胜，站在楚王的

一边则楚胜。我甘愿披肝沥胆，奉献计策，只怕您不能采纳。如果您真能听从我的计策，不如对楚、汉双方都维持友好关系，使楚汉共存，造成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面，这样的态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以您的贤能和圣明，加之庞大的军事实力，以强大的齐国为根据地，联合燕赵，出兵于楚、汉两国的空虚之处，控制楚汉的后方，顺从人民的愿望，然后引兵西向，为百姓请命，这样，天下百姓就会风起而响应大王，有谁敢不听从您的指挥？您可以把大国分割成小国，把强国分割成弱国，众建诸侯国。诸侯建立以后，天下就会对您唯命是从，并对齐国感恩戴德。齐国据有胶东、泗水等肥沃的土地，用德行来感召诸侯，并对他们恭谨礼让，这样天下的诸侯就纷纷到齐国来朝拜。您大概也听说过这样的话：‘上天赐与的东西不去接受，反而会受到上天的责备；时机已经到来，却不付诸实行，就会受到祸殃。’请您认真考虑。”

韩信说：“汉王待我很厚，他把自己的车让给我乘坐，把自己穿的衣服让给我穿，把自己的一份食物让给我吃。我听说，乘坐别人的车的人要分人的忧患，穿了别人衣服的人就应该替别人分忧，吃了别人食物的人就要肯为别人效死命。我怎么能够为获取利益而背弃信义呢？”蒯通说：“您自以为同汉王的交情很深，想帮他建立万世大业，我认为您的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当初，常山王张耳、成安君陈余做普通百姓时，相互结为刎颈之交，后来因张黥、陈泽的事情（张耳被秦军围困时派张、陈二人向陈余救援，陈余拨援兵五千给张、陈，张、陈没于秦军），二人结下怨仇。后来常山王拿着项婴的首级逃归汉王。汉王借兵东下，在泜水南岸杀了成安君，使成安君头和脚分离两处，被天下人所耻笑。张耳陈余交情，可以说是天下最好的。但最终相互擒杀，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祸患都从多欲而产生，人心

难测的缘故，今天也想以忠信的行动来加深同汉王的交情，但无论您同汉王的情谊有多深，也一定赶不上张耳和陈余的交情，但您同汉王之间的纠葛要比张廆陈泽的事情要复杂得多、严重得多。所以我说，您如果认为汉王一定不会对您造成危害，这又是非常错误的看法。大夫种和范蠡保存了濒临灭亡的越国，并辅佐勾践称霸，功成名就之后，或遭杀身之祸，或被迫亡命江湖。有句谚语说：‘打完野兽后猎狗就会遭到烹杀，打败敌国以后谋臣就得被迫逃亡。’您和汉王的关系，以朋友而论，则比不上张耳同成安君的关系；以忠臣而论，则比不上大夫种和勾践的关系。以上二人的教训是很值得汲取的。请您再作深入的分析。况且我还听说勇略震动主上的人面临着生命危险，功盖天下的人无法给予封赏。请让我说一说大王的功略：横渡西河，俘虏魏王豹，生擒夏说；带领部人夺取井陘，杀了成安君；攻占了赵国、震服了燕国，平定了齐国；向南摧垮楚国军队二十万；东杀项羽的大将龙且，西向汉王报捷。这可称为功劳之大，天下无人匹敌，谋略之高，当世无双啊！现在您带着使人主震恐的威势，挟着应给予极大封赏的战功，投奔楚国，楚人肯定不信任；归附汉王，汉人会感到震恐。您带着如此大的战功和声威将归向何方呢？您现在身居人臣的位置，却有使主上震恐的威望，名望高于天下所有的人。我为您的危险处境感到担忧。”韩信拜谢道：“先生就说到这里吧。让我考虑考虑。”

又过了几天，蒯通又对韩信说：“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才能预见事物发展的征兆和趋向；遇事反复比较分析，才能抓住事物成功的关键。采纳错误的建议、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仍然能够长久平安无事的例子是很少有的。听取别人意见判断基本正确的人，就很难用华丽的言辞去扰乱他；筹划计谋不至本末倒置的人，也很难用花言巧语搅乱他的方寸。甘愿为人做劈柴饲养差事

的人，就失去了做万乘君王的机会；安心微薄俸禄的人，就不可能取得卿相的职位。所以，当机立断才是聪明的举动，犹豫不决是做事的祸害。专在细小的事情上动心思，就会丢掉天下的大事。智慧足以明辨是非，作出了决定，又没勇气付诸实施，这是导致事情失败的祸根。所以说，猛虎犹豫不动，还比不上蜂蝎类动物螫人厉害；俊马踟躅不进，还比不上劣马一步一步往前走；虽然勇猛如古代的勇士孟贲，但如果狐疑不决，还比不上平庸的人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虽然有舜禹一般的智慧，但如果沉默不语，还比不上聋哑人手语的作用。事功，难于取得而易于失败；时机，难于遇到而容易丧失。时机一旦失去，就很难再遇到，希望您仔细考虑斟酌。”韩信仍然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汉王。又自以为功勋卓著，汉王不会夺去他的齐王之位，于是谢绝了蒯通的建议。蒯通说：“斤斤计较于细节的人，难以同他图谋大事业；拘泥于臣子位置的人，当然不会有做君王的雄心。”他的计谋不被韩信采纳，因而离开了韩信，假装疯癫，做了巫师，以避免杀身之祸。

【原文】

吴王濞以子故不朝。孝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侍皇太子饮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投吴太子，杀之。及削地书至，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逃田乌反。胶西王^①，无文书，口报曰：“吴王不肖，有宿夕之忧，不敢自外，使喻其欢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兴于奸雄，饰于邪臣，好小善，听谗贼，擅变更律令，侵夺诸侯之地，征求滋多，诛罚良善，日以益盛。语有之曰：‘舐糠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恐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常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②，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适，直革反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

曰：“然，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因时循理，奋驱以除患害于天下，抑亦可乎？”王矍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虽急，固有死耳，安得勿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极矣。慧星夕出，蝗虫数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之所起也。故吴王内欲以晁错为讨^③，外随大王后车，彷徨天下^④，所向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帅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有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七国皆反，兵败伏诛。

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纵西向，诸侯大盛，而晁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注释】

①挑（tiǎo）：逗引；诱惑。

②胁肩累足：耸起肩膀，两足相迭，不敢正立。形容畏惧之状。

③以晁错为讨：以讨伐晁错为名。

④彷徨：亦作“仿佯”。游散之意。

【译文】

吴王刘濞因其子被杀的缘故长期不赴京师朝拜。当朝廷削诸侯封地的诏书下达到吴国以后，吴王就派中大夫应高去诱惑胶西王。应高没有吴王的文书，仅是捎吴王的口信说：“吴王不才，因有此前不愉快的事情，不敢亲自外出，所以派我来向您表示他对您的欢娱之情。”胶西王问：“不知有何见教？”应高说：“当今皇上被奸雄所怂

愚，被邪臣所迷惑，贪图小利，听信诡诈谗言，擅自变更祖宗律令，侵夺诸侯的封地，横征暴敛日益增多，对善良大臣的诛罚也日甚一日。有句俗语说‘吃了糠皮就连及吃米。’吴国和胶西都是著名的诸侯，同时遭到审察，以后恐怕很难有安宁的日子了。吴王因身患疾病，不能赴京朝拜达二十余年，常担心被人怀疑，难以自我表白。今天就是缩着脖子、捆住双脚赴京向朝廷请罪，恐怕也很难得到谅解了。我听说大王以前曾因卖爵的事情有所不便，又听说这次朝廷削夺诸侯封地，并不是为了惩罚这件事，这件事恐怕朝廷不会仅仅削地而善罢甘休吧？”胶西王说：“确有此事。您认为该如何办呢？”

应高说：“具有相同憎恶的人应该互相帮助，具有共同爱好的人应该互相团结，处境相同的人应该彼此成全，具有相同欲望的人应该彼此接近，具有共同利益的人应该同生共死。现在吴王认为与大王具有共同的忧患，愿意顺应时势和事理，甘愿牺牲自己来为天下除害，您认为行不行呢？”胶西王非常惊骇地说：“我哪里敢这样做！皇上虽然逼得急迫，我本当一死，怎么能不拥戴他呢？”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蛊惑天子，侵夺诸侯封地，蔽塞忠贤效命朝廷的道路，朝中大臣疾怨甚多，诸侯都有背叛的想法，人事方面已达到非爆发不可的程度了。现在彗星出现，蝗灾数起，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要烦劳圣人崛起。所以吴王对内要以讨伐晁错为名，在外愿跟随大王的战车之后，遍行天下，所向之处，皆望风而降；所指之地，破竹而下。天下没有敢不服从的。大王如果允许，吴王就会率楚王直指函谷关，据有荥阳、敖仓的粮食，抗拒汉兵，安营扎寨，等待大王。大王若有幸前来，就可并吞天下，两主分割天下，这不是很好吗？”胶西王说：“很好。”于是七国起兵反汉，结果兵败被诛。

【原文】

淮南王安怨望厉王死，厉王长，淮南王安父也，长谋反，檻车迁蜀，至雍，死。上怜之，封其三子，以安为淮南王也。欲谋叛逆，未有因也。及削地之后，其为谋益甚。与左吴等日夜按輿地图^①，部署兵所从入。召伍被与谋，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亡国之言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子胥曰：‘臣今见麋鹿游于姑苏之台。’臣今亦见宫中生荆棘，雾露沾衣也。臣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万全。昔文王一动而功显于世，列为三代，此所谓因天心以化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随。此千岁之可见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诛，愿大王无为吴王之听。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织不足以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露兵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故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异物及延年益寿之药，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曰：以令名振男女，振，童男女也。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②。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高皇始于丰沛，一唱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此所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百姓愿之，若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阵之中而立为天子，功高三皇，德传无穷。今大王见高皇得天下之

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赐为刘氏祭酒，授几杖，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铜为钱，东煮海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为船，国富人众。举兵而西，破于大梁，败于狐父，奔走而东，至于丹徒，越人擒之，身死绝祀，为天下笑。夫以吴、楚之众不能成功者，何也？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又万倍于秦，愿大王从臣之计。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事必不成而语先泄也。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于是作《麦秀之歌》；是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纣先自绝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尊，必且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王时所居，于是王气怨结而不扬，涕满眶而横流，即起，历阶而去。

后复问伍被曰：“汉庭治乱？”被曰：“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措遵古之道，风俗纲纪未有所缺。南越宾服^③，羌僰入献^④，东瓯入降^⑤，广长榆，塞名。开朔方^⑥，匈奴拆翅伤翼，失援不振。虽不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王欲举事，臣见其将有祸而无福也。”王怒，被谢死罪。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众，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许直反。而兵百万。今吾国虽小，然而胜兵者可得十余万，非直适戍之众，钁凿棘矜也，大镰谓之钁，五音反。或是钱。矜音其中反。或是钱矜。公何以言有祸无福？”被曰：“秦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⑦，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扣心而怨上，故陈胜一呼，天下响应。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感动万里，下之应

上，犹影响也。而大将军材能不特章邯、杨熊也。大王以陈胜、吴广喻之，被以为过。”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耶？”被曰：“被有愚计。”王曰：“奈何？”被曰：“今朔方之郡田地广，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侠及有耐罪以上^③，轻罪不致于髡，完其耐鬓，故曰“耐”。又曰“律”；耐为司寇，耐为鬼薪白粲，耐犹任也。赦令除家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逮诸侯太子幸臣。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尚可徼幸十得一二乎？”王曰：“此可也。”欲如伍被计。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发淮南兵。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④，而说丞相以下，如发蒙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人”，欲因以发兵。未得发，会事泄，诛。

武帝时赵人徐乐，上书言世务曰：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此其故何也？由其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所以为资也。是谓之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何谓瓦解？曰：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是皆乘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

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有布衣、穷处之士或首难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待旋踵而身已擒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者，安危明要也，贤主之所宜留意而察度也。间者，关中五谷数不登，推数循治而观之，则又且有不安其处者。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邻也。愿修之庙堂之上，销未形之患也。

【注释】

①左吴：淮南王刘安的谋士。

②尉佗：即赵佗。南越王。

③南越：古族名。古代南方越人的一支。也作南粤。秦于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秦末，龙川令赵佗兼并三郡，建立南越国。

④羌僰：古族名。我国古代西部少数民族。

⑤东瓯：古族名。古越族中的一支。相传是越王勾践的后裔。

⑥朔方：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

⑦阿房之宫：秦代著名的宏伟建筑。秦末，为项羽焚毁。

⑧耐：古代的一种刑罚。颜师古引应劭：“轻罪不至于髡（古代一种剃除头发的刑罚），完其耐髡，故曰耐。古耐字从彡，发肤之意也。”耐通“彰。”

⑨大将军青：即西汉名将卫青。

【译文】

淮南王刘安对其父厉王之死心怀怨恨，一直图谋造反，只是找不到借口。等朝廷剥夺了诸侯的封地之后，反汉的心情更为急切，与左吴等人日夜研究地图，部署发兵的路线。又召伍被参与谋划，伍被说：“皇上已经宽赦了大王，大王为什么还说出这些将会导致亡国的话呢？我听说，伍子胥曾劝谏吴王，吴王不接受伍子胥的谏言，伍子胥便对吴王说：‘我就要看到麋鹿游于姑苏台了（意为吴国将亡）！’我今天也看见宫中生出荆棘，雾露沾湿衣裳了。我还听说，聪听的人能够于无声处听到声音，眼睛明亮的人能够看到尚未成形的东西。所以圣人做事能够万无一失。从前，周文王一旦行动，便建立了举世震动的功业，名列于万世注目的三代。这就是顺应天意而行动，所以天下不约而随，这是千年以前的事情。百年以前的秦朝，近世的吴、楚，也足以向我们昭示国家存亡的道理。我不敢逃避伍子胥身遭诛戮的下

场，请大王不要像吴王那样拒不听谏言。

“从前，秦朝继绝圣人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杀方术之士，焚毁诗书，抛弃礼义，崇尚诈力，专任刑罚，将沿海一带的粮食转运到西河地区。当时的情况是：男子全力耕作，却连糟糠也吃不饱；女子勤于纺织，却仍然衣不遮体。派蒙恬修筑长城，东西数千里，经常将数十万军队暴露野外，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血流遍野，百姓精疲力竭。所以当时想起而反秦的，十有五家。又派徐福等人入东海求仙物异草和延年益寿的药物，徐福回来后编造谎言说：‘我在海上见到了大神，大神说用童男童女和百工匠人就能够求得仙药了。’秦始皇听后十分高兴，派童男童女三千人、各种作物的种子及各类工匠前往。徐福在海上找到了一块平原广泽，因而就地称王，不再返回秦朝。这时，老百姓思念远方的子女，十分悲痛，想起而反秦的，十家有六。秦始皇又派尉佗率军远涉五岭，进攻百越，尉佗深知中国疲惫已极，于是留在南越称王，不再北返。同时派人上书朝廷，请求征发尚未出嫁的女子到南越，为战士缝补衣裳，秦始皇准一万五千人前往。这时，老百姓对秦朝离心瓦解，想起而造反的十有七家。这时，有人对汉高祖说：‘时机到了，应该采取行动了。’汉高祖说：‘再等一等，将有圣人从东南方起事。’不到一年，陈胜吴广首倡义兵，向秦朝发难。汉高祖在丰、沛振臂一呼，天下不约而同、群起而响应的人不可胜数。这就是所谓等待时机，顺应秦朝将要灭亡的态势而采取行动。老百姓盼望灭亡秦朝，就如同大旱的禾苗盼望雨水。所以汉高祖能从军中崛起，最终立为天子，功高可以同三王相媲美，他的圣德将流传百世。

“现在大王只看到高皇帝得天下容易，为什么不看近世吴楚等国反汉的可悲下场呢？皇上赐吴王做刘氏宗族的祭酒，又授予几杖，准许可以不赴京朝拜。吴王统

有四郡的民众，地方数千里，内有铜山，可以铸钱，东有大海，可煮海为盐，沿江而上，可以取江陵的木材造船。可称得上国家殷富，人民众多。然而却举兵西向反汉，结果首先在大梁吃了败仗，接着在狐父再吃败仗，狼狈向东逃窜，到丹徒被越人擒住，身败名裂，祭祀断绝，被天下人所耻笑。以吴楚等国如此众多的军队，仍然不能成功，其原因何在呢？这是他们背逆天道而行、不识时务的缘故。如今大王的军队数量不及吴楚等国军队的十分之一；天下平安无事又万倍于秦朝。希望大王能听从我的建议，大王如不听从我的建议，我看大王肯定不能成功，而且机密会事先泄露出去。我听说微子（纣王的庶兄）从故国经过时感慨万千，作《麦秀之歌》，对纣王不听王子比干的劝谏倍感痛惜。所以孟子说：‘纣王生时贵为天子，而死的时候却比不上一位普通百姓。’这是因为纣王自绝于天下百姓已经很久了，并不是在他死的时候，天下人才抛弃他的。今天我同样对大王抛弃千乘之君的尊贵地位，将被赐绝命诏书、先群臣而死于东宫的悲局而感到痛惜。”淮南王听后，气怨郁结，涕泪横流，难以平息，当即起立，气冲冲地走开了。

后来，淮南王又问伍被：“朝廷的情况是治还是乱？”伍被回答说：“我看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都各得其理。皇上的重大举措，都遵循祖先的原则，风俗纲纪也没有缺失。南越宾服朝廷，羌僰入朝贡献，东瓯人降。拓广长杨塞，开辟朔方郡，断匈奴臂膀，使其失去援助，一蹶不振，虽然同古代的太平之世相比还有距离，但仍不失为治世。大王想举兵起事，我看只能招来祸害，不会得到幸福。”淮南王大怒，伍被连忙谢罪。淮南王说：“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仅凭千把人在大泽起义，奋臂大呼，而天下的人纷纷响应，向西进至戏水（在今陕西临潼东，源于骊

山，北入渭河。），部队已发展至百万。如今，我的国家虽小，然而胜任打仗的就达十余万，不仅是戍边的乌合之众，武器也不是镰刀、斧头、木杖和竹矛，您凭什么说有祸无福呢？”伍被说：“秦朝政治残酷腐败，残害天下百姓，兴驾巡游淫乐，修筑阿房宫，把老百姓大半的收入征收作赋税，又征发闾左贫弱百姓戍边，致使天下百姓做父亲的难以保全儿子，做兄长的难以便利弟弟，政治苛刻，刑法严峻，天下百姓嗷嗷然，如在水火之中。人民都引颈而望，倾耳而听，仰天悲号，从心底怨恨秦皇。所以陈胜振臂一呼，天下人民纷纷响应。而当今陛下统治天下，统一海内，泛爱广大百姓，推行德政，广施恩惠。皇上虽未发言，声音已响如雷霆；命令虽未发出，就已化行如神。只要心有所想，其威力就能震动万里，下面响应上面的号令，就如同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朝廷中将军们的材能，不是章邯、杨熊所能比得上的。而大王却拿陈胜吴广自喻，我认为是错误的。”

淮南王说：“假如真像您所说的这样，难道不可能侥幸取胜吗？”伍被说：“我有一条不成熟的计策。”淮南王问：“怎么办？”伍被说：“如今朔方郡田地广阔，水草肥美，已经迁徙到此地的百姓还远远不够。可伪造丞相御史奏书，书中请求迁徙各郡国豪杰任使，以及有轻罪上人全部赦免，凡家产不到五十万以上的，其家属全部迁往朔方郡，并多派甲兵，加紧集合上路。再伪造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的诏狱书，下令逮捕诸侯太子及其幸臣。这样就会激起人民的怨恨，诸侯的恐惧。这时再派辩武游说诸侯。倘若能侥幸得手，或许有十分之一的希望吧？”淮南说：“这个办法可行。”准备实行伍被的计策，使人假装得罪了淮南王西入京师，去事奉大将军和丞相，一旦淮南发兵，所派的人就刺杀大将军卫青，进而再劝说大丞相依从淮南，就会像启发蒙童一样容易。淮南王还计划派人身着追捕盗贼的服装，从东方

大呼而来：“南越兵打过来了！”拟于此时发兵。还未来得及实施，事密泄露，淮南王被诛。

【原文】

后汉灵帝以皇甫嵩为将军^①，讨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阎忠于说嵩曰^②：“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顺时以动，智者因机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谓也？”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如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易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扫，封户刻石，南向以报德，威名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王，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议曰：《记》有之：亲母，为其子抱秃出血，见者以为爱子之至。使在于继母，则过者以为误也。事之情一矣，所以从观者异耳。当今政理衰缺，王室多故，将军处继母之位，挟震主之威，虽怀至忠，恐人心自变。窃为将军危之！且吾闻之，势得容奸，伯夷可疑；苟曰无猜，盗跖可信。今拥兵百万，势得为非，握容奸之权，居可疑之地，虽竭忠信，其能喻乎？此田单解裘所以见忌也。愿将军虑之。阎生合将此类以破其志，使引韩信喻之，实不解公不忘忠之意，谈说之意漏于此矣。

昔韩信不忍一饭之遇，而弃三分之业，利剑以揣其喉，方发悔毒之叹者，机失而谋乖也。今主上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挥足以振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上，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阹宦之罪，除群怨之积。虽童儿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

命，况厉熊黑之卒，因迅风之士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夫既朽之木不雕，衰世之朝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流纵棹，岂云易哉？且今宦竖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嵩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秦、项，新结易散，维以济业。且民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异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

议曰：夫明暗不相为用，能否不相为使。智士不为勇将谋，勇将不为怯将死。自古然矣。故《传》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军势》曰①：“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所以伊挚去夏，不为伤德；飞廉死纣②，不可谓贤。今时昏道丧，九域焚如，而委忠危朝，宴安昏宏，忠不足以救世，而死不足以成义。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阎忠又当持此论以相说也。忠知说不用，因亡去。

董卓擅朝权，征皇甫嵩。梁衍说令讨卓。又陶谦等共推朱隽为太师，不使受。李傕征二人，皆不从。范曄评曰：“皇甫嵩、朱隽并以上将之略，受朕仓猝之时，值弱主蒙尘，犷贼放命，斯诚叶公投袂之机，翟义鞠旅之日。故梁衍献规，山东连谋，而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卒狼狽虎口为智士笑，岂天之长斯乱也？何智勇之不终，甚乎！”

议曰：楚白公胜杀子西③，劫惠王。叶公闻白公为乱④，率国人攻白公，白公败亡也。

【注释】

①皇甫嵩：东汉大臣。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屡建战功。

②阎忠：东汉末信都（今河北冀县）令。

③《军势》：古代兵书。

④飞廉：商纣王的臣子。

⑤白公胜：即王孙胜，楚平王之孙。子西：春秋楚

惠王时任楚令尹。

⑥叶公：即沈诸梁。春秋末楚国大夫。字高。因封地在叶（今河南叶县）故名。

【译文】

后汉灵帝任命皇甫嵩为将军，皇甫嵩大破黄巾军，威震天下。此时，朝廷政治混乱，国家空虚疲困。信都令阎忠向皇甫嵩说：“难以遇到而又最容易失去的东西就是时机。所以，圣人顺应时势而采取行动，富于智慧的人抓住事物成功的机会而发动。现在将军遇到了难得的时运和令人振奋的机会；而将军对来到的时运不抓住，而面临的机会不利用，将怎样继续保持您的名位呢？”皇甫嵩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阎忠回答说：“天地对人不分亲疏远近，老百姓拥戴有才能的人。如今将军在暮春时节受命兵权，在末冬时节就建立了大功。用兵如神，计无不成，摧毁强寇比折断枯木还容易，攻坚易于以汤浇雪。旬月之间，将军率领军队闪电般扫灭贼寇，建立了封户刻石的功勋，南向报德百姓，威名震朝野，风声驰海外，即使商汤、周武的功勋也不比将军的功勋高。现在将军建立了难以封赏的功劳，又身兼无人可比的崇高道德，却面北事奉平庸的主上，这样怎么能求得平安呢？”皇甫嵩说：“我昼夜为公家操劳，又对皇上忠心耿耿，又有什么感到不安呢？”

阎忠说：“道理并非如此。从前韩信不忍心背弃汉王一顿饭的恩惠，从而丧失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业，当利剑已放在自己的脖子上时，才醒悟过来，发出悔不当初的叹息，这是丧失时机谋划严重失误造成的。如今皇上的势力比当年刘邦项羽的势力弱小，而将军的权势却比当年韩信的权势重大。发号施令、指挥天下足以震动风云，叱咤如兴发雷电。如果奋发而起，于危困的时局中力挽颓败的局面，对先降附的人用恩德去抚慰，对

观望不服的人用强大的武力去震慑。招揽北方的名士，发动七州的民众，先将檄文传布各地，大军随后跟进，涉漳河，渡孟津，剪诛阹宦，清除积怨。如果这样做，即使是童子也可以调动他们挥拳助力，女子也可以动员她们撕打效命，更何况率领的是一支如熊羆一般勇猛的士卒，借助的是如疾风一般痛恨阹宦的气势呢？等功成业就、天下理顺以后，再敬请上帝，昭示天下，统一天下，南面称帝。把国家的宝器转移到必将兴起的人手中，把行将坠亡的汉朝推倒，实在是神赐风发的大好时机。已经腐朽的木头不可雕琢，行将衰亡的朝廷难以辅佐。如果要想辅佐难以再辅佐的王朝，雕琢已经朽败的木头，这就好比踩着石板在弹丸上行走，又好比逆水行舟，难道说是件容易的事情吗？况且现在阹宦奸臣相聚为害，相与为恶如买卖东西，主上的诏命不能贯彻执行，大权旁落皇帝的贴身小人。在昏庸的朝廷下，难以长久安居。您的难以封赏的功劳，令谗佞小人为之侧目。不如及早另作图谋，将来悔恨就无济于事了。”皇甫嵩听后颇有惧色，说：“非常的计谋，不能在正常的情势下施行，创立国家的大功，哪里是平庸的人所做的人事？黄巾军这样细弱的敌人，同秦朝项羽不可相提并论。况且刚刚组建的军队凝聚力不强，难以共图大业。再加上人民尚未忘掉皇上，上天也不会祐助叛逆。如果幻想建立难以实现的功业，只能加速祸端的到来，怎么能比得上向本朝效忠，固守做臣子的气节呢？虽说对我的谗毁很多，大不了罢官还乡，尚能留下好的名声，死而不朽。您的违反常规的论说，我是不敢听从的。”阹忠看到自己的计策难以被采纳，就逃走了。

【原文】

王莽时，寇盗群发。莽遣将军廉丹伐山东^①。丹辟冯衍为掾^②，与俱至定陶。莽追诏丹曰：“将军受国重任，不

能捐身中野，无以报恩塞责。”丹惶恐，夜召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衍闻之，顺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攻者，权之所贵也。是故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③，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④。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之道也。诡于众意，宁国存身，贤者之虑也。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为之，破军残众，无补于上，身死之日，负义于世，贤者不为，勇者不行。且衍闻之，‘得时无怠’。张良以五代相韩，推秦始皇于博浪之中，勇冠乎货、育^⑤，名高于泰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民怀汉德，甚于诗人之思召公也。爱其甘棠，而况子孙乎！民所歌舞，天必从之。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砺其节；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杰之上，询忠智之谋，要将来之心，待纵横之变，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何为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将军深计而无与俗同。”丹不能从，进，及睢阳，复说丹曰：“盖闻明者见于未形，智者虑于未萌，况其昭晰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必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必见赘于民。’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时不再来，公勿再计。”丹不听，进，及无盐，与赤眉战死。时汝南郡惺仰观天象而谓友人曰^⑥：“今镇、岁、荧惑并在汉分翼、轸之域^⑦，去而复来，汉必再受命。如有顺天发策者，必成大功。”以此说开，开并不用其言也。衍乃亡命河东。

议曰：昔蒯通说韩信，阎忠说皇甫嵩，冯衍说廉丹，此三人者皆不从，甘就危亡，何也？对曰：范晔曰：“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⑧，坐不垂堂，千金之子也。”由此观之，夫人情，乐则思安，苦则图变，必然之势也。今三子或南面称

孤，或位极将相，但图自安之术，无虑非常之功，不知势疑则衅生，力侔则乱起。势已疑矣，弗能辞势以去嫌；力已侔矣，弗能损力以招祸。迟回犹豫，至于危亡，其祸在于矜全反貽其败者也。语曰：“心死则生，幸生则死。”数公可谓幸生也。

【注释】

①廉丹：新莽时任更始将军。

②冯衍：东汉辞赋家。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官至司隶从事。因交通外戚免官，潦倒而死。

③轼：设在车箱前供人凭倚的横木。

④春秋：借指历史，史册。

⑤贲、育：即孟贲、夏育。二人均为战国时期的勇士。

⑥邳恽。东汉学者。精天文历数。官至长沙太守。

⑦镇、岁、荧惑：指土星、木星、火星。翼、轸、二十八宿中的翼宿、轸宿。

⑧胥靡：或称“缙靡”。指奴隶。

【译文】

王莽时，寇盗蜂起。王莽派将军廉丹率兵征讨山东地区，廉丹即任命冯衍为掾，并一起赶至定陶。王莽又给廉丹下诏书到定陶，诏书说：“将军身受国家重任，如果不能在中原为国家效命捐躯，就无法报效皇恩、推卸责任。”廉丹惶恐不安，连夜召见冯衍，把诏书给冯衍看。冯衍借机向廉丹建议说：“我听说，顺应时势去成就事业，是成功的原则和方法中所推重的；在逆境中取得成功，是权变谋略所追求的。因此，冀希于成功，而不管采取什么途径和方法；着眼于事物的大体，不必在小节问题上固守不放。从前逢丑父爬在车上装扮齐君，而他的国君装扮差役取水得以逃脱的故事，在诸侯中广为传颂；郑祭仲拥立公子突而逼迫公子忽出走，最后使公子忽复位，也被《春秋》所赞美。以死亡换取

生存，或者以存在取代灭亡，这是君子做事的原则和方法；虽然违背众人的意愿，但却可以使国家得到安宁，使自身立于不败，这是贤者所考虑和追求的。所以《易》说：“当一种道路一种方法行不通时，就要施行一定的变革，变革能够促使事业顺利通行，通行顺利就能够长久。”因此，只要有上天的保佑，就能大吉大利。至于明知事情不可以做却一定要去做，结果破坏了军队，残害了将上，不但对主上没有任何帮助，而且自己以身殉难，仍负义于世人，这些都是智慧的人不去做，勇敢的人不去行的事情。况且我还听说，得到了时机切莫怠惰。张良家五世都是韩国的宰相，他在博浪沙用铁锥袭击秦始皇，其勇敢胜过古代的勇士孟贲和夏育，其名望又高于泰山。将军的先人是汉朝受宠信的大臣，王莽新朝兴起，英雄俊杰不肯归附。如今天下崩溃混乱，人民仍然怀念着汉朝的德政，其情绪的强烈，胜过《诗经》中所述人们对召公的思念。人们对自己曾憩息过的甘棠树尚存爱怜之心，更何况是曾经有德于百姓的汉室子孙呢？凡是人民所歌颂的，上天也一定会顺从人民的愿望。现在为将军筹划，不如屯兵据守大郡，镇抚官吏士卒，砥砺他们的名节，对百里之内的人民天天赏赐他们酒肉，招揽英雄豪杰，征询忠诚智士的谋略，笼络感召尚未归附的人们的心，等待纵横驰骋的时机，为社稷兴利，为万民除害。那么福禄就会像江河奔流，永无穷尽；功烈就会载于史册，永世不灭。这与率军覆灭于中原，葬身于草野、功败名丧、耻辱祖先，怎能同日而语呢？圣人能转祸为福，富于智慧的人能够在困败的环境中获取成功。希望将军深思熟虑，不要与俗人同见。”廉丹未能听从冯衍的计策。军进至睢阳，冯衍又向廉丹进言说：“听说眼睛明亮的人能够洞见未成形的东西，富于智慧的人能够在事情尚未萌发之前预设防犯的措施，更何况已经明白无误的事情呢？凡祸患产生于疏忽

大意，灾祸从细微处萌发。事情一旦失败，后悔莫及；时机一旦丧失，难以再来。公孙鞅说：‘有高于常人的才行，必定遭到世人的非议；有独特超群的见解，必定不能被普通大众所理解。’所以如果要听信凡夫平庸之论，就会丢弃金石一般的良策；固守当世的所谓节操，就会丧失高大圣明的德行。善于决断，是智慧的主宰；狐疑不定，是事功的奴隶。时机一旦失去，不会再来，请您不要顾虑不定了。”廉丹仍不予采纳。进军至无盐，同赤眉军交战，廉丹战死，冯衍于是逃往河东。

【原文】

来歙说隗嚣遣子入待^①，嚣将王元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愿专心内事，遂说嚣曰：“昔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一旦坏败，大王几无所措。今南有子阳^②，北有文伯^③，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破。牵儒生之说，弃万乘之基，羁旅危国以求万全，此循覆车之轨，计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取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按秦旧迹，表里山河，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代一时也。若计不及此，宜蓄糗粮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泉，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嚣然元计。虽已遣子入质，犹负于险厄，欲专制方面，遂背汉。

贾复曰：“图尧、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汤武是也；图汤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图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国是也；定六国之规而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国是也。”

【注释】

①来歙：东汉初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字君叔。初事刘玄为吏，旋归刘秀，任大中大夫。说隗嚣归汉。后嚣叛，他以精兵破其众，尽取陇右。

②子阳：彭修，字子阳。东汉毗陵（今江苏常州）人。新莽末年南方割据势力。

③文伯：卢芳。字君期。曾割据五原、朔方等五郡。建武十六年降汉，封代王。后复叛，留匈奴十余年，病死。

【译文】

来歙劝说割据西北的隗嚣派自己的儿子入汉廷做人质。隗嚣的部将王元认为天下成败尚难预料，因而不主张专心事奉汉朝，于是就向隗嚣说：“从前更始称帝西都，四方响应，人民语论纷纷，认为天下从此太平。更始皇帝一旦崩溃，大王几乎手足无措。现在南部有子阳，北部有文伯，江湖海岱，拥兵割据的王公多以十数。而您却打算听从儒生的说教，丢弃帝王大业，寄身危险的国度里，徘徊不定，反而还想求得安全，这无异于在将导致倾覆败亡的道路上前进，这种计策是万万要不得的。现在我们所据有的天水军备完善，土地富饶，兵马最强。向北收取西河、上郡，向东收复三辅之地（即京畿地区所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合称，相当于今陕西关中地区），据有秦国旧地，表里山河。我只请求用一丸泥为大王封住函谷关，这正是建立万代基业的大好时机。如果不用此计，也应该积储粮草，精养兵马，据守关隘要塞，旷日持久，等待四方有变。虽然不图帝王大业，但起码还可以称霸一方。总之，鱼不能脱离水，神龙一旦失去赖以发挥威力的条件，就同蚯蚓没有什么两样了。”隗嚣采纳了王元的计策，虽然已经派遣自己的儿子入朝为人质，但仍然依负险隘，割据一方，之后背叛了汉朝。

【原文】

魏太祖与吕布战于濮阳，不利。袁绍使人说太祖连

和，使太祖遣家居邺，太祖许之。程昱见曰：“窃闻将军欲遣家居邺，与袁绍连和，诚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不然，何虑之不深也？夫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彭之事耶？昱愚不识大旨，以为将军之志，不如田横。田横，齐一壮士耳，犹羞为高祖之臣。今将军欲遣家往邺，将北面而事袁绍^①。夫以将军之聪明神武而反不羞为袁绍之下，窃为将军耻之。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若与文若^②、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太祖乃止。议曰：陈寿称先主弘毅宽厚^③，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语曰：“一栖不两雄，一泉无二蛟。”由此观之，若位同权均，必不容己，有自来矣。曹公欲遣家居邺，与袁绍连和，惑之甚也！

【注释】

①北面：古代君王座北朝南，臣子拜见君王则而向北。所以北面即指向人称臣。

②文若：即荀彧。字文若。曹操的谋士。

③陈寿：魏晋间史学家。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著《三国志》。

【译文】

魏太祖曹操与吕布在濮阳交战，曹操失利。袁绍派人向曹操表示友好，并劝曹操迁居邺（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曹操打算答应。程昱来见曹操说：“我听说将军准备举家迁往邺地，同袁绍连和，真有此事吗？”太祖回答：“真有此事。”程昱说：“从您的行动来分析，将军大概是临危而惧了，如果不是这样，考虑问题为什么会这等浅薄呢？袁绍据有燕赵之地，又有兼并天下的

野心，只是他的智慧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将军自料能够甘心屈居于袁绍之下吗？将军凭借自己的龙虎神威，难道能够去做韩信彭越屈膝事奉他人的事情吗？程昱我愚鲁无知，不懂得大道理，但我认为将军的志向还不如田横。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名壮士，尚以做汉高祖的臣子为羞耻。现在将军却要举家往邳，面向北事奉袁绍。以将军的聪明和神武，反而不以甘居袁绍之下为羞耻，而我却替将军感到羞耻。现在兖州虽然残破，但仍保有三城，胜任战斗的士卒不下万人。如果让我和荀彧把这些人集合起来，加以利用，仍然可以成就霸王之业。请将军再考虑一下。”曹操于是放弃了往邳地的打算。

【原文】

袁绍为盟主，有骄色，陈留太守张邈正义责之。绍令曹操杀邈，操不听。邈心不自安。及操东击陶谦，令其将陈宫屯东郡。宫因说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杰并起，君拥十万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盼，亦足以为人杰。而反受制于人，不亦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君迎之，共处兖州，观天下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邈从之而反曹公。议曰：曹公与邈甚相善，然邈包藏祸心者，迫于事也。故每览古今所由改趋，因缘侵辱，或起瑕衅，若韩信伤心于失楚，彭宠积望于无异^①，卢绾嫌畏于已邈^②，英布忧迫于情漏，此事之缘也。由此观之，夫叛臣逆子未必皆不忠也。或心忿意危，或威名振主，因成大业，自古然之矣。

【注释】

①彭宠：字伯通。更始时任渔阳太守，后归刘秀。封建忠侯，赐号大将军。

②卢绾：汉初大臣。与刘邦同里同日生。封燕王，为大将军。后因陈豨事见疑，逃亡匈奴。

【译文】

袁绍做了各路诸侯的盟主，面有骄色。陈留太守张邈谴责了袁绍。袁绍命令曹操杀张邈，曹操拒不听从。张邈内心颇感不安。曹操东向攻击陶谦时，命令部将陈宫屯守东郡。陈宫便借机对张邈说：“现在天下分崩离析，英雄豪杰纷纷崛起。您拥有十万之众的军队，处于四战之地，抚剑顾盼，也称得上为人中豪杰了。现在却受别人的牵制，岂不是太卑贱了吗？现在曹操率州军东征，内部空虚。吕布是一位壮士，英勇善战，一往无前。如果迎接他来共同据有兖州，静观天下形势，等待好事的变化，这也算是纵横一时的机会。”张邈听从了陈宫，背叛了曹操。

【原文】

钟会、邓艾既破蜀，蜀主降。会构艾，艾槛车征。会阴怀异图，厚待蜀将姜维等。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徐图克复也。乃诡说之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为之。今复定蜀，威名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而见疑于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欢甚，自称益州牧以叛，欲授维兵五万人，使为前驱。魏将士愤发，杀会及维。

张华外镇^①，当征为尚书令。冯统疾之^②，侍帝，从容论魏晋故事，因曰：“臣尝谓钟会之反，颇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也？”统曰：“臣以为夫善御者，必识六辔盈缩之间；善治者，必审官方控带之宜。是故汉高八王，以宠过夷灭；光武诸将，以损益克终。非上有仁暴之异，下有愚智之殊，盖抑扬予夺使之然欤。钟会才见有限，而太祖奖诱太过，嘉

其谋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势，故会自谓算无遗策，功在不赏，辘张利害，遂构凶逆耳。向太祖录其小能，节以大礼，抑之以权势，纳之以轨度，则逆心无由而生，乱事无阶而成也。”世祖曰：“然。”统稽首曰：“陛下既然愚臣之言，思坚冰之道，无令如会之徒复致覆败。”世祖曰：“当今岂有如会者乎？”统曰：“陛下谋谟之臣，总戎之任者，皆在陛下圣思耳。”世祖默然，俄而征华免官也。

【注释】

①张华：西晋大臣、文学家。字茂先。“八王之乱”中被杀。

②冯统：西晋大臣。字少胄。官至散骑常侍。

【译文】

钟会、邓艾共同攻破了蜀国，蜀主刘禅投降。钟会谗毁邓艾，于是邓艾被囚进槛车，往京师押送。钟会心怀异图，对蜀将姜维等人特别宽厚。姜维对钟会的阴谋洞若观火，认为可以借机使魏军自相扰乱，然后再慢慢图谋恢复蜀汉。于是就伪装诚意，对钟会说：“我听说您自从淮南用兵以来，料算从未有过失误，晋连战连克，不断昌盛，都是您的力量。现在又平定了蜀地，威德震撼当世。人民虽然称颂您的功劳，而主上却对您的深谋远虑颇多畏惧，鉴于这种情况，您将何去何从呢？韩信不在时势扰攘之时背叛汉王，在天下平定后却遭到主上的猜疑；大夫种不随从范蠡泛舟江湖，最后妄死利剑之下。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主上昏暗、臣下愚鲁吗？这是利害关系造成的。现在您已经建立了盖世功勋，大德著名当世，为什么不效法陶朱公（即范蠡）泛舟江湖，隐身绝迹，保全性命，登峨嵋山，像仙人赤松一样逍遥漫游呢？”钟会说：“您说得太远了，我很难实行。况且今天的形势，尚未发展到这一地步。”姜维说：“若论其他，是您的智力都能办到的，我就不再多说了。”因此二人的关系更加融洽。后来，钟会果然自称益州牧背叛

魏朝，并准备授姜维兵五万，使姜维做先锋。魏军将士愤怒情绪爆发，杀了钟会和姜维。

【原文】

晋怀帝时，辽东太守庞本私憾杀东夷校尉李臻，鲜卑索连、木津等^①，托为臻兴义，实因而为乱，遂攻陷诸县将。大单于慕容廆之长子翰言于廆曰^②：“臣闻求诸侯莫若勤王，自古有为之君靡不仗此以成事业者也。今连、津跋扈，王师覆败，苍生屠脍，岂甚此乎？竖子外以庞本为名，内实幸而为寇，辽东倾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勤王仗义，此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悬之命，数连、津之罪，合义兵以诛之。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则吾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廆善之，遂诫严讨连、津，斩之，立辽东郡。

议曰：古人称始祸者死，谓首乱先唱。彼奸雄不逞之辈，外托义兵以除逆节，内包荒悖因兹而起，皆勤王助顺、用时取权者，廆之谓矣。

【注释】

①索连、木津：二人均为晋末鲜卑族将领。

②慕容廆：晋末鲜卑族首领。其孙慕容廆于公元352年建立前燕国，追尊廆为武宣皇帝。

【译文】

晋怀帝时，辽东太守庞本因私仇袭击东夷校尉李臻。鲜卑族索连木津等人为李臻兴起义兵，实际则是借机叛乱，随后攻陷诸镇。大单于慕容廆的长子慕容翰对慕容廆说：“我听说请求诸侯帮助不如起兵勤王（出兵救助王室叫做勤王）。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王，没有不是依仗这一着成就事业的。现在索连、木津横行跋扈，王室军队覆败，苍生涂炭，难道还有比这更惨的吗？那

些家伙外以讨伐庞本为名，实际则是为乱的寇贼。辽东倾覆于贼手，使叛贼得便已经有两周的时间了。中原兵乱，州中的军队屡屡败北。仗义勤王，现在正是时候。单于应该于此时显示九伐的威力，救王师于倒悬，宣布索连、木津的罪行，联合义兵，诛灭叛贼。上可以兴复辽东，下可以吞并索连、木津两部的军队。忠义传颂于晋朝，而私利则归于我鲜卑国。这是我鲜卑腾飞昌盛的开端，最终可以自强于诸侯之林。”慕容廆很赞同慕容翰的建议。于是调集部队征讨索连、木津，擒斩二人，重立辽东郡。

【原文】

后秦秦王苻生杀害忠良^①，秦人度于一时，如过百日。权翼乃说东海王坚曰^②：“今主上昏虐，天下离心。有德者昌，无德受殃，天之道也。一旦有风尘之变，非君王而谁？神器业重，不可令他人取之。愿君王行汤武之事，以从民心志。”坚然之，引为谋主，遂废生，立坚为秦王。

议曰：《传》云：“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仲虺曰^③：“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义。有夏昏德，民坠涂炭。惟王弗迹声色，弗殖货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许芝曰：“《春秋传》云：周公何以不之鲁？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言圣人受命而王。”京房作《易传》曰：“王者主之，恶者去之，弱者夺之，易姓改代，天命无常。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由此观之，苻坚自立而废生，此圣人达节，以天下为度者也。

【注释】

①后秦：当为前秦。

②权翼：苻坚的谋士。坚：即苻坚。前秦皇帝。

③仲虺（huī）：商汤的大臣。

【译文】

后秦王苻生杀害忠良之臣，秦国百姓度过一个时

辰，如同一百天。权翼便向东海王苻坚建议说：“现在主上昏庸暴虐，百姓早已离心。有德的人昌盛，无德的人受殃，这是天道规律。王室政权一旦有风尘之变，天下不归君王您，还能归谁呢？帝王神器、帝王大业是非常贵重的，不能让他人取得。希望您践行商汤、周武革命的故事，以顺从人民的心愿。”苻坚深以为然，请权翼做自己的谋主。于是废掉了苻生，拥立苻坚为秦王。

【原文】

宋孔熙先者，广州刺史默之子也，有奸才，善占星气，言：“江州分野出天子^①，上当见弑于骨肉。”及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幽于安城郡，熙先谓为其人也，遂说王詹事范晔曰^②：“先君昔去广州，朝谤纷纭，藉人将军深相救解，得免艰危。曩受遗命，以死报德。今主上昏僻，殆天所弃。大将军英断聪敏，人神相属，失职南垂，天下愤怒。今人情骚动，星文舛错，时至则不可拒，此之谓乎？若顺天人之心，收慕义之士，内连宠戚，外结英豪，潜图构于表里，疾雷奋于肘腋，然后诛除异义，嵩奉明圣，因人之望以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小人维以七尺之躯，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归诸君子。丈人谓为何如？”晔甚愕然。

熙先重曰：“昔毛琢竭节^③，不容于魏武；张温毕议，见逐于孙权。彼二人者，国之信臣，时之俊义，岂疵瑕暴露，言行玷缺，然后至于祸哉？皆以廉直劲正困于邪枉，高行妙节不得久容。丈人之于本朝，不深于二主，人间雅誉有过于两臣，谗夫侧目为日久矣。比肩竞逐，庸可遂乎！殷铁一言而刘班碎首，彭城斥逐，徐童见疑，彼岂父母之仇，万代之怨？寻戈拔棘，自幼而然，所争不过荣名、势利、先后之间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发之不早。戮及百口，犹曰不厌。是岂书籍远事可为寒心悼惧者也！今建大勋，奉贤哲，图难于

易，以安易危，比之泰山而去累卵，何苦不就？且崇树圣明，至德也；身享宰相，大业也；授命幽居，鸿名也；比迹伊、周，美号也。若夫至德、大业、鸿名、美号，三王五伯所以覆军杀将而争之也。一朝包括不亦可乎？又有迹于此者，愚则未敢道。”晔曰：“何谓？”熙先曰：“丈人奕叶清华而不得连姻帝室^①，国家作禽兽相处，丈人曾未耻之？”晔门无内行，故熙先以此为激。晔默然，自是情好遂密，阴谋构矣。熙先专为谋主，事露皆伏诛。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举、据盖俗之量，则暗常均之下。其能导之以道，将之以礼，作而不失于义，行而无犯于礼，殆难为乎！若晔等忤志而贪权，矜才以徇逆，天方无衅，以欲干时。及罪暴刑行，父子相哭，累叶风素，一朝而殒。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心逆而险，此之谓乎？”

【注释】

①江州：战国时秦置县。治所在今重庆市嘉陵江北岸。三国蜀汉时移治南岸。

②范晔：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曾任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后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掌管禁旅，参与机要。因孔熙先等谋迎立彭城王刘义康一案牵涉，被杀。著有《后汉书》。

③毛琢：东汉末曹操的部属。

④奕叶：即世世代代。奕，重、累。叶，世。

【译文】

南朝宋孔熙先是广州刺史孔默之的儿子，有奸邪之才，善长占卜星象吉凶。他曾声称以江州（治所在柴桑县，即今江西九江市南）为分野，当出天子，当今皇上必定被自己的骨肉同胞所杀。当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被幽囚在安城郡时，孔熙先说此人正是杀当今皇上的人。于是便向彭城王詹事范晔说：“先父从前离开广州时，

朝内诽谤之辞纷纷，全凭大将军（刘义康）鼎力救援开脱，才得以走出危难的处境。我曾受父亲遗命，要以死来报答大将军的恩德。现在皇上昏庸邪僻，大概是上天要抛弃他。大将军英明果断，聪慧敏捷，百姓神灵都冀予厚望。现在却被解职囚禁在南方，引起天下人民的愤怒。现在人情骚动不安，星文也出现异常。时势必然，难以抗拒，所说的正是现在的形势吧？如果顺应天命人心，招揽仗义之士，朝内连结受宠的外戚，朝外连结英雄豪杰，事业的宏图在内外秘密酝酿成熟，迅雷从肘腋爆发，然后诛除不义之人，崇奉圣明的君主，顺应人民的愿望，号令天下，谁敢不服从！我愿奉献七尺身躯，三寸不烂之舌，事业的功劳归于君子。您认为这样行吗？”范晔大为吃惊。

孔熙先又说：“毛琢竭尽臣节，仍不为魏武帝曹操所容；张温谏议刚结束，就被吴王孙权所驱逐。这两个人都是国家的忠信之臣，当时的俊杰才士。难道是因为缺点暴露、言行有失，然后才遭致灾祸的吗？恰恰相反：是因他们廉洁正直而被邪枉的人所陷害；他们的高尚行为和节操不能被长期容忍。大人您在本朝的恩遇，比不上曹操对毛琢、孙权对张温更深厚；而您在人们中间的声誉却有过于毛、张二臣，谗夫为之侧目，为时已经很久了。他们竞相向主上进您的谗言，您怎么能够随心所欲呢？最近因为殷铁一句话，刘班人头落地，彭城王被贬斥驱逐，徐童被怀疑。他们之间难道是因为父母有仇、世代有怨、所以舞枪弄棒、从幼年开始就是宿敌吗？他们所争的不过是名利权势、谁先谁后的地位而已。到后来，唯恐对方陷得不深、事发得不早、杀戮对方百口，仍然不解心头之恨。这难道是史籍所记载的非常遥远的事情吗？想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要建立功勋，奉迎贤哲，化危难为平易，用安宁替代危险，好比去累卵之危而就泰山之安，为什么不朝着这个方向去

做呢？况且，崇敬树立圣明的君主，是最大的德行；身享卿相之位，是伟大的功业；授命给幽居的贤人，将赢得崇高的名誉；效法伊尹周公的事迹，将赢得优美的称号。像伟大的德行、伟大的功业、崇高的名誉和优美的称号，正是三王五霸不惜覆军杀将所追求的事业。而您一朝之内却能包揽四项圣人所追求的事业，这不是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吗？还有比这更近的事情，我未敢出口。”范晔问：“什么事情？”孔熙先说：“先生神姿英俊、清正华贵，却不能同帝室连姻，国家把您作为禽兽来看待，您也不感到羞耻。”范晔家族不曾有人入宫廷，所以熙先故意拿此事激励他。范晔默然不语。从此以后，两人感情很好。于是开始密谋策划，孔熙先做谋主。后因机密泄露，均被诛杀。

【原文】

周大將軍郭榮奉使詣隋高祖，高祖楊堅時為定州。高祖謂榮曰：“吾雅尚山水，不好纓綬^①，過藉時來，遂叨名位。愿以時歸第，以保余年，何如？”榮對曰：“今主上無道，人懷危懼，天命不常，能者代有。明公德高西伯^②，望極國華，方據六合，以慰黎庶，反效童兒女子投坑落阱之言耶！”高祖大驚曰：“勿妄言，族矣。”及高祖作相，笑謂榮曰：“前言果中。”后竟代周室。

議曰：昔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甚盛。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為大，以周為細；以紂為眾，以周為寡；以周為弱，以紂為強；以周為危，以紂為安；以周為諸侯，以紂為天子。以此五短，去彼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人；所謂眾者，盡得天下之眾；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如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為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不當乎？”武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銀、彩帛，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收暴虐之吏，殺無罪之人，非以法度，此謂賊也。”由此言之，苟為殘賊之行，雖大，亡也。故知王者之勢，不在眾寡。有自來矣。

【注释】

①纓紱 (fù)：纓，系在颌下的帽带。紱，系印的丝带。这里比喻华美的饰物。

②西伯：即周文王。

【译文】

北周大将军郭荣奉使来见隋高祖杨坚（此时杨坚在定州任职），杨坚对郭荣说：“我喜好山水，而对做官不感兴趣。以前不过借助好的财运，才有了今日的名位。我很希望以侯爵还归乡里，以渡余年，您看怎样？”郭荣说：“现在皇上昏庸无道，人人自危。天命无常，有能力的人取而代之。明公您德行高于西伯文王，威望超过国中精华，正可据有天下，以抚慰广大百姓，怎么倒效法幼儿女子，尽说些没有大志向的话呢？”杨坚大惊失色说：“切莫胡说，要诛灭九族的。”杨坚作了北周宰相时，笑着对郭荣说：“从前果然让您说中了。”后来杨坚取代周室，做了皇帝。

【原文】

隋高祖崩，葬于太陵。初疾也，玺书征汉王谅^①。谅时镇并州。谅闻高祖崩，流言杨素篡位^②，人惧，以为诈也。发兵自守，阴谋为乱，南袭蒲州，取之。谅初反也，王颇说谅曰：“王之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师，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用东人。”谅不从其言，故败也。司兵参军裴文安说谅曰：“兵以拙速，不闻巧迟。今梓宫尚在仁寿，比其征兵东进，动移旬朔。若骁勇万骑，卷甲宵征，直指长安，不盈十日，不逞之徒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则山东府县非彼之有。然后大王鼓行而西，声势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谅不从，乃亲率大军屯于并、介之间^③。上闻之大

惧，召贺若弼议之^④。弼曰：“汉王，先帝之子，陛下之弟。居连率之重^⑤，总方岳之任，声名震响，为天下所服，其举事毕矣。然而进取之策有三：长驱入关，直据京师，西拒六军，东收山东，上策也，如是，则天下未可量；顿大军于蒲州，使五千骑闭潼关，复齐旧境，据而都之，中策也，如是，以力争；议曰：齐旧境，谓北齐时境土也，非今青州之齐也。若亲居太原，徒遣其将来，下策也，如是，成擒耳。”上曰：“公试为联筹之，计将何出？”弼曰：“萧摩诃，亡国之将，不可与图大事。裴文安，少年虽贤，不被任用。余皆群小，顾恋妻孥，苟求自安，不能远涉。必遣军来攻蒲州，亲居太原，为之窟穴。臣以为必出下策。”果如弼所筹。乃以杨素为将，破之。议曰：初，汉王阴谋为乱，声言讨素。司马皇甫诞谏曰：“大隋据有天下二十余载，兆庶乂安，难以摇动，一矣；万姓厌乱，人思安乐，虽舜、禹更生，其望未从，二矣；太子聪明神武，名应图谶，素曾不得捧毂，庸敢生心？三矣；方今诸侯王列守州郡，表里相制，势不可举，四矣；以兹四固，镇临天下，得兴祸乱，未之前闻也。”汉王不从，故败。由此观之，天下无思乱之心、土崩之衅，虽有吴、楚之众，犹不能成，而况子么麼乎？故先王躬其德音，勤恤民隐者，盖为是也。

【注释】

①汉王谅：即杨谅。隋文帝杨坚第五子，封汉王。太子杨勇被废，他愤愤不平。炀帝即位，他起兵反叛，为杨素所败，废为庶人。

②杨素：隋朝大臣。官拜司徒，楚国公。

③并、介：即并州、介休。

④贺若弼：隋初大将。字辅伯。

⑤连率：连，周代王畿千里以外的行政区划名。十国为连，连有帅。率，通“帅”。这里指地方长官。

【译文】

隋高祖死后，埋葬在太陵。当初患病时，曾以玺书

征诏汉王杨谅。杨谅听到高祖驾崩的消息后，便到处传言杨素图谋篡位，目的在于制造恐怖气氛，发兵自守，阴谋为乱。并南袭蒲州，并占领了蒲州。司马参军裴文安向杨谅说：“用兵的法则，指挥虽拙，但可以速度取胜，不曾听说指挥工巧而旷日持久、速度迟缓的现象。现在皇上的灵柩还在仁寿宫，等朝廷征兵东进，至少也需十天半月。我如果以万骑骁勇，卷甲夜行，直指长安，则不需十天。对于不得志的人授以高官，委以重任，共守京城，这样，京城以东的府县就不归朝廷所有了。然后大王鼓行西进，东西声势相连接呼应，天下就可以传檄而定了。”杨谅未采纳裴文安的建议。于是亲率大军屯兵于并州（治所在今太原市）、介州（今山西介休）之间。皇上听到杨亮起兵的消息后，十分恐惧，急忙召贺若弼商议对策。贺若弼说：“汉王是先帝的儿子，陛下的弟弟。他所据有的领地跨州连郡，并率有一方兵马，其声名震天下，为天下所敬服。他举事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不过，他进兵的策略不外三种：长驱入关，直接占领京师，西抗拒六军，东取山东，此为上策，他果真采取这一策略，天下的归属尚难预料；将大军驻于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派五千骑兵封闭潼关，收复北齐旧境，并于此建都，此为中策，如果这样，双方则需力争，方可决定胜负；如果他自己留居太原，只派他的部将前来，此为下策，这样必被我生擒。”皇上问：“请您为我再分析一下，杨谅会采取哪一种策略呢？”贺若弼说：“萧摩诃是亡国之将，不可与他共图大事；裴文安年资较浅，虽然贤能，但却不被重用；其他群小之辈，顾恋妻室儿女，苟求一时之安，不愿远征。所以杨谅必定派军来进攻蒲州，自己亲居太原，稳固巢穴。所以我认为杨谅必定用下策。”事实果如贺若弼所料，皇上以杨素为将，粉碎了杨谅的叛乱。

【原文】

隋炀帝亲御六军伐高丽^①，礼部尚书楚国公杨玄感据黎阳反^②。李密说玄感曰^③：“天子远征辽左^④，地去幽州^⑤，悬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路极限危。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过旬日，资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克，计之上也；一本云：今车驾在辽东，未闻斯举。分万余人电发，捍临渝关，绝其归路，不经一月，仓廩必竭。东拒大敌，西迫我师，进无所依，退无所据，百万之众，可使为鱼。此不战而屈人，上策也。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⑥，不足为意。今若率众而入长安，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万全之策，计之中也；一本云：自上临，天下胥怨。明公，上将之子，恩被黎元。长驱入关，中策也。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顿兵坚城之下，胜负俱未可知，此计之下也。”一本云：樊子盖不达大体，奸谋雄断，据全周之地，恃甲兵之强，召之则不来，攻之则不陷。顿兵牢城之下，外无同心之师，攻洛阳，此下策也。玄感利洛阳宝货，曰：“公之下策，我之上策也。”遂围之。玄感失利，宵溃，王师追斩之。议曰：玄感之反也，太白金斗，谚曰：“太白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由是天下持两端，故《三略》曰：“放言过之。”裴子野曰：“夫左道怪民，幻挟罔诞，足以动众，而未足以济功。”今以谚观之，左道可以动众者，信矣！故王者禁焉，李密乃亡，归翟让^⑦。议曰：太公称：“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爱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吕氏春秋》曰：“庖人调和而不敢食，故可以为庖人矣。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为庖矣。霸王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霸王；若使霸王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为霸王矣。由是观之，夫与之为取政之宝也，今玄感利洛阳宝货，安得霸王之事哉。”

【注释】

①高丽：即高丽国。朝鲜封建王朝。公元37年王建创立。

②黎阳：古地名。在今河南浚县。

③李密：隋末瓦岗起义军领袖。

④辽东：泛指辽河以东地区。

⑤幽州：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隋唐时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市及所辖通县、房山、大兴及天津武清、河北永清、安次等县。

⑥卫文升：隋朝大臣。曾任刑部尚书、京兆内史等职。

⑦翟让：隋末农民起义军瓦岗军首领。

【译文】

隋炀帝御驾亲征，统率六军，东伐高丽。礼部尚书、楚国公杨玄感据黎阳（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北）起兵反隋。李密向杨玄感建议说：“天子远征辽东，其地距幽州远隔千里，南有大海相隔，北有胡戎侵掠的忧患，中间一条道路，其形势按常理分析，必定艰险不使。现在如果率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今北京），直接扼制官军咽喉。官军前有高丽，退无归路，旬月之间，粮草用尽。这时您旗帜一招，官军士卒必定自愿投降。不战而克，此为上计；关中地区四面有要塞为屏障，土地肥沃，为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守御，但不足为意。现在如果率众西入长安，天子即使还师，也如同失去了襟带，我凭借险要，抗拒官军，就一定能消灭它，此为中计；如果图近就便，先攻取东都洛阳，屯兵于坚城之下，胜负难以预料，此为下计。”杨玄感贪图洛阳珠宝财货，说：“您说的下策，我恰恰认为是上策。”于是下令围攻洛阳，失利，趁夜逃遁，官军乘胜追击，擒斩杨玄感。李密于是逃跑，投奔翟让。

【原文】

隋炀帝初猜忌唐高祖^①，知之，常怀危惧。唐公为太原留守，炀帝自辽东还，征唐公。诣行在所，遇患不瘳，未得时谒。唐公外甥王氏充选后宫，炀帝问曰：“汝舅来何迟？”甥以实对，帝曰：“可得

死否？”高祖知之，每怀危惧也。为太原留守，以讨击不利，恐为炀帝所遣，甚忧之。时太宗从在军中^②，知隋将亡，潜图义举以安天下，乃进曰：“大人何忧之甚也？当今主上无道，百姓愁怨，城门之外皆已为贼。独守小节，必旦旦暮死亡。若起义兵，实当人欲。且晋阳用武之地，足食足兵，大人居之，此乃天授，正可因机转祸，以就功业。既天与不取，忧之何益？”高祖大惊，深拒之。太宗趋而出，明日复进说曰：“此为万全之策，以救灭族之事。今王纲弛紊，盗贼逼天下，大人受命讨捕，其可尽乎？贼既不尽，自当获罪。且父世传李氏姓唐图谶^③，李金才位望隆贵^④，一朝族灭。大人既能平贼，即又功当不赏，以此求活，其可得乎？”高祖意少解，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道理。今日破家灭身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于是定计，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斩留守副王威、高君雅，以其诡请高祖，祈雨于晋祠，将为不利故也。用裴寂计，准伊尹放太甲^⑤、霍光废昌邑故事^⑥，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以安隋室，传檄诸郡以彰义举。秋七月，以精甲三万，西图关中。高祖仗白旗誓众于太原之野，引师即路，遂亡隋族，造我区夏。晋阳令刘文静尝窥观太宗，谓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帝。年虽少，乃天纵也。”后文静为李密亲戚，被禁。太宗阴有异志，入禁所看之。文静大喜，亦觉太宗有非常之意，因叹曰：“天下太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知其意，报曰：“卿安知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文静起忤曰^⑦：“久知郎君乃潜龙也。今时事如此，正是腾跃之秋。素慕鹰隼之资，仍怀拨乱之道，此乃生人有息肩之望，文静知攀附之所。”太宗喜曰：“计将安出？”文静对曰：“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山泽者，以千万数。但须真主取驾用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并州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立地可数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太宗笑曰：“卿言善，合人意。”于是部署宾客，阴图起义。高祖乃命文静诈为炀帝敕，

发太原、雁门、马邑数郡人五十以上、二十以下悉为兵，以岁暮集涿郡。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又令文静与裴寂诈作符录，出官监库物，以供留守资用。因募兵集众而起，改旗帜以彰义举。又令文静连突厥，突厥始毕曰：“唐公举义，欲何为也？”文静曰：“文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因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欲废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悦，即遣兵随文静而至，兵威益盛矣。

【注释】

①唐高祖：即李渊。唐朝皇帝。公元618～626年在位。

②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李渊次子。公元627～649年在位。

③图讖：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

④李金才：隋末贵族。

⑤伊尹放太甲：传说太甲即位商王以后怠于政事，被伊尹放逐，三年后又迎他复位。

⑥霍光废昌邑：汉昭帝死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废，又迎立宣帝。

⑦忤（biàn）：高兴。

【译文】

隋炀帝开始猜忌唐高祖李渊，李渊知道这一情况后，常感忧惧。在做太原留守时，因征讨叛军不利，害怕受到隋炀帝的谴责，更加焦虑不安。这时太宗李世民随从军中，他预见隋朝行将灭亡，暗中策划起义，以安定天下。于是向李渊进言说：“您为什么这样忧愁呢？现在主上昏庸无道，老百姓愁苦怨恨，城门之外，都成了反隋的叛贼。如果此时仍然固守小节，早晚必定死亡。如果举起义兵，正顺应了人民的欲望。况且，晋阳本是用武之地，兵广粮足，您现在据有此地，正是上天授予的。正可借机转祸为功，成就大业。上天已经授予了机会，而不去夺取，忧愁又有什么用呢？”李渊听后

大惊，怪决拒绝了他。李世民恭敬退出。第二天，李世民又向李渊说：“我昨天所说的正是万全的策略，可以挽救我灭族的灾难。现在王朝纲纪废弛紊乱，盗贼遍天下。您受命讨捕盗贼，能够把他们讨灭净尽吗？既然不能把反贼全部讨灭，当然要获罪于朝廷，况且世上纷纷传言李氏秉应帝王图箴。李金才可谓地位高、威望隆，一朝之间，满族诛灭。大人即使讨灭了叛贼，则又有了无以封赏的功劳，在这种情况下要寻求活命，能办到吗？”高祖李渊情绪稍有缓解，说：“你讲的话我考虑了一夜，觉着很有道理。今日破家灭身，是因为你；化家为国也是因为你。”于是决定反隋。于是命李世民和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食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招募兵马，旬日之中，得兵一万人。杀太原副留守王威、高雅，借口是他二人诈请李渊到晋祠祈雨，图谋加害李渊。又采用裴寂计策，效仿伊尹放逐商王太甲，霍光废昌邑王的故事，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另立代王杨侑为皇帝，以暂时稳住隋王室。传檄文至诸郡，以宣扬义举。大业十三年秋七月，李渊以精兵三万，西进关中。李渊手杖白旗，在太原郊外誓师，接着举兵而进，于是灭亡了隋朝，建立了大唐。

【原文】

由此观之，是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所以王者必通三统^①，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独一姓也。昔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富贵无常，不如是，王公其何以诫慎，民萌其何以劝勉！”《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知惧而思诫，乃有国之福者矣。

【注释】

①三统：本指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夏朝以正月为岁首，称为人统；商朝以十二月为岁首，称为地统；周朝以十一月为岁首，称为天统。这里借三统的更替变化比喻王朝的兴衰更迭。

【译文】

由此看来，就可以知道，天下，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共同的天下。所以做君王的必须通晓三统，懂得可以受天命的人很多，并不是只有某一个姓氏才有这种权利。从前，孔子谈论《诗》时，当读到“殷人美好敏捷，在周朝京都举行祭祀”时，喟然长叹道：“富贵不是恒常不变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将用什么来诫慎王公，用什么来劝勉百姓呢？”《易》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从而也保住国家政权。所以懂得以前人的教训为诫，才是做君王的幸福的源泉。

时宜第二十一

【原文】

夫事有趋同而势异者，非事诡也，时之变耳。何以明其然耶？昔秦末，陈涉起薪，兵至陈。陈豪杰说涉曰：“将军披坚执锐，帅上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功德宜为王。”陈涉问陈余、张耳两人，两人对曰：“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贼。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以私。愿将军无王，急引兵而进，遣人立六国后^①，自为树党。如此野无交兵，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

【注释】

①六国后：即齐、楚、燕、韩、赵、魏六国贵族之后代。

【译文】

事情往往有目标相同、方法相同，但造成的结果却截然不同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方法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时势不同造成的。秦朝末年，陈涉在薪起兵反秦，进军到陈时，当地的豪杰向陈涉建议说：“将军披坚执锐，率领士卒诛灭残暴的秦朝，恢复楚国的社稷，如此功德，应该称王。”陈涉以此征求张耳、陈余两人的意见，两人说：“怒目张胆，出生入死，不顾个人安危，

为天下除残暴的贼首，现在刚进至陈地，就匆匆称王，把自己的私心昭然袒示给天下的人民。希望将军暂时不要称王，迅速引兵西进，派人复立六国诸侯的后代，令其自己树集党羽，这样我就可以野无交兵，减轻前进的阻力，诛灭残暴的秦朝，占据咸阳，号令诸侯，这样就可以成就帝王之业了。仅在陈地称王，恐怕天下义军会从此解体。”

【原文】

及楚、汉时，酈食其为汉谋挠楚权，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①。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②。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亡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以行，陛下南面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张良曰：“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良因发八难，其略曰：“昔者，汤伐桀，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间^③，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褒贤者之间乎？其不可二也；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财，以赈贫民。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载干戈，示天下不复用武。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复用兵乎？其不可四也；放马华山之阳，示无所为。今陛下能放马不复用乎？其不可五也；休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复输积。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且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余无复立者，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亲戚，反故旧，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楚惟无强，六国去者复挠而从之，陛下安得而臣之哉？其不可

八也。诚用客之谋，则大事去矣。”时王方食，吐哺，骂酈生曰：“竖儒！几败我事！”趣令销印，此异形者也。荀悦曰：“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势、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故策同事者，三术不同也。初，张耳说陈涉以复六国后，自为树党。酈生亦用此说。汉王所以悦者，事同而得失异者，何哉？当陈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汉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项也。且项羽力能率从六国，如秦之势则不能矣。故立六国，于陈涉所谓多己之党，而益秦弊也。且陈涉未能专天下之土也，所谓取非其有，以德于人，行虚惠而收实福也。立六国，于汉王所谓割己之有而以资敌，设虚名而受实祸也。此事同而异形者也。”

【注释】

①杞：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在今河南杞县。

②宋：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在今河南商丘市。

③商容：商代贵族。相传被纣王废黜。周武王灭商以后，曾在闾里加以表彰。

【译文】

楚汉相争时，酈食其为汉王谋划削弱楚王的方略时说：“从前，商汤灭了夏朝，把杞地分封给夏桀的后人。周武王灭了商朝，把纣王的后代分封到宋国。如今秦朝丧失道德、抛弃信义，侵伐诸侯社稷，灭了六国诸侯以后，使诸侯的后代无立锥之地。陛下如果能重新立六国诸侯的后代，这样，六国的君臣百姓必定感激陛下的恩德，莫不向风慕义，甘愿做陛下的臣子。陛下的德义行天下，南面称霸，楚国必定会恭恭敬敬前来朝拜。”汉王说：“很好。”张良则对汉王说：“如果真的采纳了此人的计谋，陛下的大事也就化为泡影了。”汉王问：“为什么？”张良便从几个方面予以驳斥，大意是：“从前商汤灭了夏朝以后，之所以把夏桀的后代分封到杞地，是因为商汤自信能够制夏桀于死地。如今陛下有把握制项

籍于死命吗？这是不可复立六国诸侯后人的第一条理由。周武王灭商后，在谏臣商容的居住树立旌表，把箕子从狱中释放出来，祭奠王子比干的墓地。如今陛下能够祭扫圣人之墓，褒扬贤者的居处吗？这是第二条理由。武王能够分发巨桥的粮食，散尽鹿台的财货，以赈济贫民。如今陛下能够散府库的财货来赈济贫穷吗？这是不能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三条理由。武王在伐殷事宜完结以后，将甲冑干戈全部载入车中，以向天下表示从此不再用武。如今陛下能够偃武修文，不再用兵吗？这是不可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四条理由。放马于华山之南，以示无用。如今陛下能够把战马放归山野、以示不用吗？这是不可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五条理由。放牛于桃山之野，向天下老百姓表示从此不再转输军粮。如今陛下能做到这一点吗？这是不可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六条理由。况且天下的游士离别亲戚、丢弃祖宗坟墓、辞别故友，跟从陛下南北转战，日夜企盼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有一方封地。如今却要复立韩、魏、燕、赵、齐、楚六国诸侯的后代，其余的则不能立为诸侯。这样，天下的游士就会各自重新事奉旧主，返回到亲戚和故旧身边，陛下还将依靠谁去打天下呢？这是不能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七条理由。除非楚国已不再强大，否则，六国重新屈膝事奉楚国，又有谁来做陛下的臣子呢？这是不可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八条理由。所以说，如果真采纳了那位先生的计谋，陛下的大事必将化为泡影。”当时，汉王正在吃饭，听了张良的话以后，吓得将口中的食物吐出来，骂酈食其道：“这个蠢儒险些坏了我的大事！”急忙令人销毁印信。这是“事同形异”的例子。

【原文】

七国时，秦王谓陈轸曰：“韩、魏相攻，期年不解。

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之便，寡人不能决，请为寡人决之。”軫曰：“昔卞庄子方制虎^①，管竖子止之，曰：‘两虎方食牛，牛甘必争，争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刺之，一举必有两虎之名。’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必是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卞庄刺虎之类也。”惠王曰：“善。”果如其言。

初，诸侯之叛秦也，秦将军邯围赵王于钜鹿。楚怀王使项羽、宋义等北救赵^②。至安阳，今相州安阳县也。留不进。羽谓义曰：“今秦军围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虱。虻喻秦也，虱喻章也。喻今将兵，方欲灭秦，不可尽力与章邯即战也。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疲，我承其弊；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义矣。故不如斗秦、赵。夫击轻锐，我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我。”羽曰：“将军戮力而攻秦，久留而不行，今岁饥民贫，上卒半菽，士卒食蔬菜，以菽杂之半。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并力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弊之承？且国兵新破，王不安席，扫境内而属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循私，非社稷臣也。”即夜入义帐中斩义。悉兵渡河，沉舟破釜，示上卒必死，无还心，大破秦军。此异势者也。荀悦曰：“宋义待秦、赵之弊，与卞庄制虎事同而势异，何也？施之战国之时，临国相攻，无临时之急，则可也。战国之立，其来久矣，一战之胜败未必以亡也。其势非能急于亡敌国也。进则乘利，退则自保，故蓄力待时，承弊然也。今楚、赵新起，其力与秦势不并立，安危之机，呼吸成变，进则定功，退则受祸，此事同而势异也。”

【注释】

①卞庄子：春秋时鲁国卞邑大夫。有勇力。

②宋义：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原楚国令尹。

【译文】

七国争雄时，秦王对陈轸说：“韩魏两国交战，打得难解难分，已经一年了。有人说出兵救援对我有利，有人说坐观其斗对我有利。我也拿不定主意，请你为我拿个主意。”陈轸说：“从前，卞庄子正准备刺杀老虎，馆竖子阻止说：‘两只老虎正在吃牛肉，牛肉很好吃，两只老虎必定相争，争必斗咬，结果必定是大的受伤，小的被咬死。待老虎受伤后再刺，这样就可以一举而得两虎。’现在韩魏两国交战，一年不决，其结果也必定是大国元气大伤，小国因而灭亡。趁其元气大伤时出兵讨伐，一举必有两得，这同卞庄刺虎的道理是一样的。”秦王听后说：“这个主意好。”事实果然如陈轸所言。

当初，诸侯反叛秦王朝，秦将章邯率军把赵王的军队围困的钜鹿。楚怀王派项羽、宋义等率军北上救援，行至安阳，宋义便滞留不进。项羽对宋义说：“现在秦军包围了钜鹿，我迅速引兵渡河，楚军从外部进攻，赵军从内部呼应，内外夹击，定能打败秦军。”宋义说：“不是这个道理。要想扑杀牛身上的蚊虻，就不能把力量用在拍打虱子上面。现在秦军攻赵，秦军如战胜，败兵已疲惫，我可以攻其疲惫之师；秦军不胜，我可鼓行西进，必定灭亡秦朝，所以不如让秦赵相斗。披坚执锐，在战场上冲杀，我不如您；若论运筹帷幄，则您就不如我了。”项羽说：“将军本应尽全力进击秦军，现在却久留不进。今年遇灾荒，人民贫困，士卒不能饱食，军中已无存粮，你却仍然饮酒会客，不率兵渡河，利用赵地的粮食，同赵军合力攻秦，还侈谈什么承秦军之弊。以强大的秦军攻击刚刚复立的赵国，其势必定克服赵军；攻破赵军，秦军就更加强大，哪来的疲弊可乘！再加上我楚军刚刚吃过败仗，楚王寝食不安，把举国的兵力嘱托给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如今你不体恤

士卒而徇私情，算不上安定社稷的大臣。”当夜项羽直入宋义帐中斩了宋义。继而全军渡河，下令破釜沉舟，以示死战的决心。结果钜鹿之战，大破秦军。这是“事同势异”的例子。

【原文】

韩信伐赵，军井陘，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升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弃旗鼓，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空壁争汉旗鼓，逐韩信。韩信等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皆已得赵王将矣。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乘击，大破之，虏赵军。诸将效首虏，皆贺信。因问曰：“兵法背右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反背水阵，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①，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与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

又高祖劫五诸侯兵入彭城^②。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与汉大战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此异情者也。荀悦曰：“伐赵之役，韩信军泜水，而赵不能败，何也？彭城之难，汉王战于睢水之上，士卒赴入睢水而楚兵大胜，何也？赵兵出国，能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深怀内顾之心，不为必死之计；韩信孤军立于水上，有必死之计，无生虑也。此信之所以胜也。汉王制敌入国，饮酒高会，士众逸豫^③，战心不同。楚以强大之威而表其国都，项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愤激之心，孰败赴亡，以决一旦之命。此汉所以败也。且韩信选精兵以守，而赵以内顾之士攻之；项羽选精兵以攻汉，而汉王以懈怠之卒应之。此事同情异者也。”

故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 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计策之机也。

【注释】

①拊（fǔ）循：即安抚，抚慰。

②逸豫：安逸。

【译文】

韩信率军攻打赵国，屯军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井陉山上）。选轻骑两千，每人手持一面红色的旗帜，从小道登上山岭，眺望赵军营垒。出发前，韩信嘱咐他们说：“赵军见我军败走，必定倾巢而出追我，这时你们迅速冲入赵军营垒，拔掉赵军旗帜，树立汉军旗帜。”韩信派军一万为先锋，背水列阵。清晨时韩信树起大将旗帜，鼓行出井陉口。赵军出营交战，两军大战良久，韩信便丢弃旗帜战鼓，急急奔向已列阵水边的汉军阵营，汉营打开阵营迎韩信入阵。稍后，韩信率军出阵交战，赵军此次空巢而出争抢汉军旗帜，追逐韩信，韩信又入汉军阵营，汉军战士都殊死而战，势不可挡。韩信此前派出的奇兵两千看到赵倾巢而出时，迅速驰入赵军营垒，把赵军旗帜全部拔掉，树立两千面汉军旗帜。赵军看抓不到韩信，正想撤回营垒，猛然看到自己的营垒全是红色的汉军旗帜，因此而大惊失色，都认为自己的将帅已经被汉军擒获，顿时大乱，竞相逃遁。赵将虽然立斩逃兵多人，仍然不能禁止。于是，汉军乘势掩杀，大破赵军，并俘虏赵军诸将校首领。战后，大家都向韩信表示祝贺，并问道：“按照兵法，布阵时右背靠山陵，前左面水泽。而您却背水列阵，竟然也能取胜，这是什么战术呢？”韩信回答说：“兵法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况且，我韩信今天指挥的军队平时并没有得到我的抚慰和训练，这就好比驱使集市上的乌合之众去打仗，在这种情况下，就必

须把他们置之死地，使每个人都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战，今天如果给他们留条生路就全部逃走了，还怎么利用他们去打胜仗呢？”

汉高祖劫夺五诸侯的兵马，进入彭城。项羽闻讯，便率兵离开齐地，同汉军大战于睢水岸边，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这是“事同而异情”的例子。

【原文】

汉王在汉中，韩信说曰：“今士卒皆山东人，歧而望归。及其锋东向可以争天下。”后汉光武北至蓟，闻邯郸兵到，世祖欲南归，召官属计议。耿弇曰：“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郡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世祖官属不从，遂南驰，官属皆分散。议曰：归师一也，或败或成，何也？对曰：孙子云：“归师勿遏。”项王使三王之秦，遏汉王归路，故锋不可当。又孙子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光武兵从南来，南行入散地，所以无斗志而分散也，故归师一也，而一成一败也。

后汉李傕等追困天子于曹阳。沮授说袁绍曰^①：“将军累世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②，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在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定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夫权不失机，功不厌速，愿其图之。”绍不从。魏武果迎汉帝，绍遂败。

梁武帝萧衍起义兵，杜恩冲劝帝迎南康王，都襄阳，正尊号，帝不从。张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挟天子以令诸侯，节下前去，为人所使。此岂岁寒之计耶？”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当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于江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哉？”不从。遂进兵，克建业而有江左。议曰：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事一也，有以之成，有以之败，何也？对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肆行凶暴，继体不足以自存；人望所归，匹夫可以成洪

业。夫天命底止唯乐推，有自来矣。当火德不竞，群豪竞争，汉祚虽衰，人望未改，故魏武奉天子以从人欲，仗大顺以令宇内，使天下之士委忠霸图。《传》曰：“求诸侯莫如勤王。”斯之谓矣。齐时则不然，溥天思乱，海水群飞，当百姓与能之秋，属三灵改卜之日，若扶旧主，不亦违乎？故《传》讥莒弘欲兴天之欲坏^①，而美蔡墨雷乘乾之说^②。是以其事一也，有以之成，有以之败也。此“情”与“形”、“势”之异者也。随时变通，不可执一矣。诸葛亮曰：“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哱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桀、纣以授贤为恶；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伯，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以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治，暗者以辱乱也。”

【注释】

- ①沮授：袁绍的谋士。
- ②播越：即流亡；流离失所。播，迁。越，逸。
- ③莒弘：春秋周敬王大夫。孔子曾往问乐。
- ④蔡墨：即史墨。春秋时晋国史官。

【译文】

汉王刘邦在汉中时，韩信对汉王说：“军队的士卒都是山东人，都掂起脚尖盼望回到山东家乡。利用他们东归心切、锋锐难挡的有利条件，可以引兵向东争取天下。”

后汉光武帝率军进抵蓟（今北京）时，听说邯郸兵来到了，就想南归。召下属商义，耿弇说：“我的战士都是南方人，军队从南方来，就不宜向南走。渔阳太守彭宠是您的老乡，上郡太守是我的父亲。调发两郡的兵力，还可以得到骑兵万余人，邯郸兵来，也不是为虑。”光武帝的官属们都不同意耿弇的意见，于是引兵南归，结果官属也各自分散而去。

后汉末年，李傕等人把天子追困在曹阳（在今河南陕县西）。沮授对袁绍说：“将军世代为朝廷台辅，世代忠义。现在朝廷蒙尘，宗庙残毁。观察各州郡诸侯，虽然打着义兵的旗帜，内心则想吞掉对方，壮大自己，没

有为国家社稷担忧、体恤人民疾苦的意图。现在您所管辖的州城已基本稳定，兵马强盛，士人归附，向西奉迎天子大驾到邺都（在今河北临漳县），挟持天子而号令诸侯，招集人马讨伐那些不来朝拜的人，谁能阻挡得住。如果不提早作出决定，就一定会有人抢先这样做。权谋不能丧失时机，建功不厌速度快，请您赶快行动。”袁绍未予采纳。魏武帝曹操果然奉迎汉帝，袁绍最终败在曹操手下。

梁武帝萧衍初起义兵时，杜思冲劝萧衍迎接南康王建都襄阳，称帝号，萧衍没有答应。张弘策向萧衍说：“如果让南康王落在他人手中，他们得挟持天子而号令诸侯，您以后就得受他人的指使，这难道是长远之计吗？”萧衍说：“如果前途大事失败，我就会如同草木一样被焚毁；如果功业告成，谁还敢不服从？怎么能够在江南地区碌碌无为，受人处分，重立新野郡，以招集众人呢？”萧衍没有采纳张弘策的建议，于是进兵攻克建邺（今南京）而据有江左。这是人情和形势不同的例子。所以应该随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变化，不可固守一种方法不变。

卷八（杂说）

钓情第二十二

【原文】

孔子曰：“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又曰：“未信则以为谤己。”孙卿曰：“语而当，智也，默而当，智也。”尸子曰：“听言，耳目不惧，视听不深，则善言不往焉。”是知将语者，必先钓于人情，自古然矣。

韩子曰：“夫说之难也，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实为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不可不知也。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谓实为名高而阳收其身，而实疏之，此不可不知也。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说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己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又曰：“与之论大人，则

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鬻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居侮。此不可不知也。彼自知其计^①，则勿以其失当之，自勇其断，则勿以其敌怒之。”凡说须旷日弥久，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荀悦曰：“夫臣下所以难言者，何也？言出乎身则咎悔及之矣。”故曰：举过揭非，则有干忤之咎；劝励教诲，则有挟上之议。言而当，则耻其胜己也；言而不当，则贱其愚也。先己而同，则恶其夺己明也；后己而同，则以为从顺也。违下从上，则以为谄谀也；违上从下，则以为雷同也。言而浅露，则简而薄之；深妙弘远，则不知而非之。特见独智，则众恶其盖己也，虽是而不见称；与众同智，则以为附随也，虽得之不以为功。谦让不争，则以为易穷；言而不尽，则以为怀隐；进说竭情，则以为不知量。言而不效，则受其怨责；言而事效，则以为固当。利于上不利于下，或便于左则不便于右，或合于前而忤于后，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仲尼发愤，称“予欲无言”者，盖为语之难也。

何以明其难也？

昔宋有富人，天雨坏墙，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亦云。暮而果火亡，其家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郑武公欲伐胡^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③：“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智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智之难也，处智则难。

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驂马^④，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驂^⑤，无苦服。”车至门，拔教：“逆母，灭鲁，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徙

牖下，妨往来者。”主人大笑之。此三言，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早晚之时失矣。此说之难也。

【注释】

①知：通“智”。

②郑武公：春秋时郑国国君。

③关其思：春秋时郑国大夫。

④驂马：古时一车驾三马或四马，旁边的马称驂马，居中的马称服马。

⑤拊（fǔ）：击；拍打。

【译文】

孔子说：“不首先察颜观色，就冒失发言，这样的人就如同瞎子一样。”又说：“尚未取得对方的信任，讲话就直言不讳、无所顾忌，对方就会认为在诽谤自己。”尸子说：“听别人讲话时耳目不表示惊异，这说明他的视听不敏感或者听不进去。这时对他讲话即便是善良的有利的也等于白说。因此，在开口讲话之前，必须先搞清对方的心理状态，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韩非子说：“游说的困难在于要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并使他接受我的学说和建议。如果对方是一个喜好名誉的人，你却向他建议如何取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这样他必然鄙视你、疏远你、抛弃你。如果对方是个喜好实利的人，却向他建议如何赢得较高的名誉，他就会认为你的建议没有诚意、不切实际，他就不会接受你的建议。事情靠严格保密而取得成功，语言会因汇露秘密而失败。不一定你有意泄露人的秘密，当游说的人谈话涉及机密的事情时，那么游说的人也就危险了。尊贵的人有过失，游说的人直言不讳、多方议论去宣扬他的过失，那么游说的人就危险了。尊贵的人有了好的计谋，并且想独自以此建立功劳，而游说的人参与或了解了这

一计谋，那么游说的人就危险了。强迫对方做他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阻止对方做他不能停止的事情，那么游说的人也就危险了。”韩非子还说：“与主上谈论大人物，就容易让人觉得你在离间他们的关系；同主上论说小人物，则又有卖弄权势的嫌疑；同主上谈论他所珍爱的人或物，则有借资利用的嫌疑；同主上谈论他所吝惜的东西，则有想以此为封赏的嫌疑；顺着事情发展的趋势而陈述自己的意见，则有怯懦不敢尽言的嫌疑；论说旷达无羁，则又有草野之人傲慢无礼的嫌疑。以上都是游说进言的人不可不懂得的道理。当对方自认为他的计策很高明时，就不要抓住他的漏洞和失误不放，使他感到他的计策行不通；当对方自认为英勇果断、无与伦比时，就不要拿出堪与其相匹敌的对手去激怒他。”

荀悦说：“做臣下的说话难，为什么呢？一言出口，罪过和悔恨可能会随之而来。所以说列举主上的过失、揭露主上的错误，则有忤犯主上的罪过；劝勉鼓励、教诲引导，则可能招来腐儒软弱的讽刺。所言得当可行，主上就会因有人胜过他自己而感到耻辱；所言不合事理，难以实行，则又会因自己的愚笨而受到主人的鄙视；抢先说出了同主上想法一致的意见，主上就会憎恶你夺去了显示主上聪明的机会；稍后说出了同主上想法一致的意见，则被认为是顺从主上的旨意；违背下层的意见而顺从主上的意见，则被认为是谄媚巴结主上的举动；违背主上的意见而顺从下层的意见，则被认为与众雷同、没有主见；同大家的意见相同，则被认为顺风使舵；违背众言，独树一帜，则被认为逞能出风头；语言浅显易懂，则被认为简陋浅薄；语言深妙弘远，又会因为不易使人听懂而遭到非议；见解独特不群、充满了智慧，人家就会因为他智盖群芳、鹤立鸡群而憎恶他，虽然见解正确，也得不到大家的称颂；如果同大家的见解一致，则被认为是随波逐流，即使他说得对、做得好，

人们也并不认为他有什么功劳；与人谦虚礼让，不相互争斗，则被认为是没有本领；言而不尽，则被认为内怀隐情；如果和盘托出，则又被认为鲁莽不聪明；对事物的分析和预言如果同事物发展的实际不相符合，就会受到责备和埋怨；对事物的预言准确、提出的建议获得了成功，人们则认为本来就应该如此。凡事情有利于主上，则可能不利于臣下；便利于左，则可能不便利于右；合于前则可能不合于后。这就是下情往往不能上达，孔夫子曾因愤怨而声称‘我打算不再讲话’，其原因，大概讲话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吧。”

怎么证明向人游说进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从前，宋国有一富有的人家，天雨不止，院墙损坏，他的儿子向他说：“不赶快修复院墙，可能会失盗。”他的邻居也同样告诫他。当天晚上果然被盗，损失惨重。这家人便认为儿子很聪明，同时却对他的邻居产生了疑心。

郑武公想讨伐胡国，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国君做妻子。借机问群臣：“我准备对外用兵，你们看征伐哪国合适？”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郑武公杀了关其思，并说：“胡国与我亲如兄弟，你却要我征伐胡国，是何道理？”胡国的国君听说后，便认为郑国的确同自己亲善，从而对郑国未予戒备。郑国因此袭击胡国，并轻而易举地灭了胡国。以上两位劝说进言的人说得都很对。然而后果严重的被诛戮，轻的被怀疑。可见，具有相当高的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洞悉进言对象的心理。

卫国人迎娶新娘，新娘上车，问：“前边套的驂马是谁的马？”赶车的人回答说：“是我借来的。”新娘便对仆人说：“用鞭子抽驂马，不要抽服马。”车子到了夫家门，新娘子下车，告诉随行的老妈子说：“回去要把灶火灭掉，不然可能会失火。”进屋后看到石臼摆在中间，便说：“把这个石臼移到窗下，它妨碍人通行。”夫

家的人都笑话她。本来，她说的三句话都是很有用的话，然而都引来人们的讥笑，这是因为说话的早晚时机没掌握好。这就是说话进言的难处。

【原文】

说者知其难也，故语必有钩，以取人情。何以明之？

昔齐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议。薛公田婴欲中王之意^①，因献十珥而美其^②，旦日因问美珥所在，因劝立以为后，齐王大悦，遂重薛公。此情可以物钩也。

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维而苦思之。”乃微请赵卓、韩晁曰^③：“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何必同？尽忠而已矣。”二人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悦，以言于王，王大悦之。此情可以言钩也。

吴伐越，越栖于会稽，勾践喟然叹曰：“吾终此乎？”大夫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霸王。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勾践既得免，务报吴。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尝之。”乃贷粟以卜其事。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子胥曰：“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矣！”太宰嚭闻之，谗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吴杀子胥，此情可以事钩也。

客以淳于髡见梁惠王^④，惠王屏左右，再见之，终无言，王怪之，让客。客谓淳于髡，髡曰：“吾前见王，王志在驰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有善献马者，寡人未及试，会生来。后有献讴者，未及试，又会生至。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此情可以志钩也。

智伯从韩、魏之君伐赵^⑤，韩、魏用赵臣张孟谈之

计^①，阴谋叛智伯。张孟谈因朝智伯，遇智果于辕门之外^②。智果入见智伯，曰：“二主殆将有变，臣遇张孟谈，察其志矜而行高，见二君色动而变，必背君矣。”智伯不从，智果出，遂更其姓曰辅氏。张孟谈入见赵襄子曰：“臣遇智果于辕门之外，其视有疑臣之心。人见智伯而更其族，今暮不击，必后之矣。”襄子曰：“诺！”因与韩、魏杀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军，此情可以视钓也。

殷浩仕晋^③，有盛名，时人观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此情可以贤钓也。《吕氏春秋》曰：“夫国之将亡，有道者先去。”

《铃经》曰：“喜，色洒然以出；怒，色庶然以侮；欲，色庶然以愉；惧，色惓然以下；忧，色瞿然以静。”此情可以色钓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周礼》五听：一曰辞听，辞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色不直则赧；三曰气听，气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耳不直则惑；五曰目听，目不直则眊然^④。

由是观之，夫人情必见于物。昔者晋公好色，骊姬乘色以壅之。吴王好广地，太宰陈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蒸子以壅之^⑤。沉冥无端，甚可畏也。故知人主之好恶，不可见于外。所好恶见于外，则臣妾乘其所好恶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无意见则为下饵。此之谓也。能知此者，可以纳说于人主矣。

【注释】

①薛公田婴：战国时齐相。齐威王少子，孟尝君之父。封于薛，称薛公。

②珥（ěr）：女子的珠玉耳饰。

③赵卓、韩晁：战国时韩国善辩的谋臣。

④淳于髡：战国时齐国学者。以博学著称。齐威王任为大夫。后到魏国，魏惠王拟任为卿相，辞而不受。

⑤智伯：又称智襄子。春秋末晋四卿之一。

⑥张孟谈：一作赵孟同。春秋末晋国权臣赵襄子的家臣。

⑦智果：智伯的族人。

⑧殷浩：东晋大臣、名士。官至建武将军、扬州刺史。

⑨眊（mào）然：眼睛失神、蒙昧不明的样子。

⑩易牙：春秋时齐桓公的嬖臣。

【译文】

游说进言的人懂得了向人游说进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在向人进言时，总是首先试探对方，以了解他的心理状态、喜怒好恶。如何来证明这一点呢？

从前，齐国的王后死了，齐王想再立王后，但尚未确定，于是召群臣商议。薛公田婴想选一位令齐王称心的王后，因此就向齐王进献了十对耳环，其中的一对特别精美。第二天便问齐王那对精美的耳环送给谁了，齐王如实相告，田婴就劝齐王立这位精美耳环的得主为王后，齐王非常高兴，于是对田婴非常器重。这是用器物来钓取人的心理喜好的例子。

申不害同韩王交往时，很想迎合韩王的爱好和欲望，但又担心自己的话不能令韩王称心如意。韩王问申子：“我国应该同哪国结为友好呢？”申不害回答说：“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我请求让我认真考虑以后再秉报大王。”申不害暗中找赵卓、韩晁，向他们说：“你们都是国家能言善辩的人。做臣子的向主人进言不可能做到言而必用，只要能为国家尽到忠心也就可以了。”于是二人就韩国的外交分别向韩王陈述自己的意见，申不害仔细观察韩王的表情反应，判断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根据韩王的喜好向韩王进言，韩王听了申不害的话非常高兴。这是用语言去钓取人的心理喜好的例子。

吴国讨伐越国，越王勾践被困居在会稽山的时候，喟然叹道：“难道我将死在这里了吗？”大夫种说：“商汤曾被关押在夏台，周文王曾被囚在羑里，重耳（晋文

公)被迫出奔翟国,公子小白(齐桓公)被迫逃莒国,他们最终都得称王称霸。由此看来,为什么担心我们不能转祸为福呢?”勾践后来被吴王赦免,以向吴国报仇为己任。大夫种向越王说:“我观察吴国的政治骄慢,请对吴国作一试探。”于是越国便向吴国借粮食,以此来判断吴国政治情况。伍子胥向吴王进言,切莫借给越国粮食。吴王没有采纳伍子胥的建议,随后借粮给越国。伍子胥说:“吴王不听我的谏言,三年以后,吴国将化为一片废墟了。”太宰嚭闻讯,便向吴王进伍子胥的谗言说:“伍员这个人貌似忠厚,内心残忍。”吴王听信谗言,杀了伍子胥。这是用事去钓取情况的例子。

有人把淳于髡推荐给梁惠王。梁惠王把淳于髡接至客房,屏退左右,向淳于髡请教,如此两次,淳于髡都一言未发。梁惠王感到此人很奇怪,并责备推荐淳于髡的人。此人便把受到梁惠王责备的事告诉了淳于髡,并向他询问事情的原由。淳于髡说:“我第一次见梁惠王时,他内心的兴趣仍在狩猎上面;我第二次见梁惠王时,他的注意力则在音乐上面,因此我便默不作声。”推荐者把淳于髡的话报告给梁惠王,惠王大为吃惊,说道:“淳于髡先生的确是圣人。第一次会见他时,有人向我进献了一匹良马,我还未来得及试骑,正好淳于髡先生来;第二次又有人向我进献了一位歌手,还未来得及试听,正好淳于髡先生来。我虽然屏退了左右的人,作出了请教的样子,但内心的兴趣仍在良马和歌手上面。”这是根据人的志向钓取其内心情感的例子。

智伯(晋卿)联合韩国和魏国的国君共同征伐赵国。韩国和魏国接受了赵国大臣张孟谈的计策,阴谋背叛智伯。张孟谈因此事前往拜见智伯,在轅门外遇见智果。智果看到了张孟谈,急忙入见智伯,说:“韩魏两国的国君伐赵的态度可能有变。我遇到张孟谈,看他神色和举止傲慢,不可一世的样子。又看到韩、魏二国君神色激动、不

同往常，他们肯定要背叛您。”智伯不同意智果的判断。智果出走，改姓为辅氏。张孟谈拜见赵襄子说：“我在轅门之外遇见了智果，从他的眼神中可以断定，他已经开始对我怀疑了，他拜见智伯之后就改变了自己的族姓。如果今晚我们不出击，很可能就来不及了。”赵襄子说：“好。就今晚行动。”于是，同韩魏两国的军队，杀了守护堤坝的部队首领，决开堤坝，水灌智伯的军队。这是用察言观色的方法钓取内情的例子。

东晋殷浩在朝做官享有盛名。当时，人们都以殷浩入朝做官或挂冠隐退来判断江左的兴亡。这是根据贤人的隐或出来钓取内情例子。

《铃经》说：“喜色飘飘然而出，怒色刚忿忿然带有很重的挑战性和侮辱性，欲色红润愉悦，恐惧的神色惴然卑下，忧愁的神色惊惧而又沉静。这是通过人的神色钓取内情的例子。由此看来，人的内心情感必定要在某些事物上表现出来，懂得其中道理的人，就能取悦于人主。”

诡信第二十三

【原文】

议曰：“代有诡诈反为忠信者也。”抑亦通变，适时所为，见机而作，而不俟终日者。

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①。”又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由是言之，唯义所在，不在信也。议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不有所废则无以兴。若忠于斯，必不诚于彼，自然之理矣。由是观之，则我之所谓忠，则彼之所谓诈也。然则忠之与诈，将何所取定哉？抑我闻之：夫臣主有大义，上下有定分，此百代不易之道也。故欲行忠，观臣主之义定；欲行信，顾上下之分明。苟分义不愆于躬^②，虽谄而不正可也。何以明之？

叶公问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其子证之^③。”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注释】

①谅：固执。

②愆（qiān）：失误。

③攘：窃取。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忠贞但未必诚信。”又说：“信约合于义的要求，才可以付诸实行。”由此说来，只要符合义的要求，不必讲求诚信。用什么来证明这一道理呢？叶公问孔子：“我们那里有一位坦诚正直的人，他的父

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亲自作证。”孔子说：“我们那里也有坦诚正直的人，和你说的正好相反。做父亲的为儿子隐瞒，做儿子的为父亲隐瞒。这就是正直的表现。”

【原文】

楚子围宋，宋求救于晋。晋侯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穀而反之^①，何故？非我无信，尔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殒，又何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韩子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诟之，令尹曰：‘必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执其子而罪之。由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②，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誉而用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北人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止，闻促尼赏之，鲁人易降。此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凡矣。

颜率欲见公仲，公仲不见。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公仲必以率为伪也，故不见率。公仲好内，率曰好士。公仲嗇于财，率曰散施。公仲无行，率曰好义。今以来，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谒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见之。议曰：语称“恶讐以为直”者，《易》曰“君子以遏恶扬善。”若使颜率忠正，则公仲之恶露。故颜率作伪，公仲之福。

【注释】

①不穀：不善。古代诸侯自称的谦词。

②北：败。

【译文】

楚子率军包围了宋国，宋国向晋国请求救援。晋国的国君派解杨先行到宋国，劝宋国不要向楚国投降，说：“晋国的军队已经全部发动，将要到达宋国了。”郑国人乘解杨路过郑国时把他囚禁起来并献给了楚国。楚子用丰厚的财货收买解杨，让他违反晋君的意思向宋国传话，解杨答应了楚子的要求。楚人让解杨登上楼车，向宋国人喊话，解杨借机准确传达了晋国国君带给宋国人的话。楚子准备杀解杨，派人质问他：“你既然已经答应了我们，却临机而反，是什么道理？不是我们不守信用，而是你抛弃了信约，赶快去接受对你的刑罚吧。”解杨回答说：“我听说，做国君的能制定可行的诏命叫做义，做臣子的能够执行国君的诏命叫做信，用信的行为使义的诏命得到实施，就叫做利。谋划不丧失利益，以达到保卫社稷的目的，这是人民赖以生活的保障。义不可能有双重的信用，信用也不可能同时执行敌对双方的国君的命令。做国君的贿赂臣下，就是不懂得一种信用不可能执行两种相反的命令的道理。既然接受了国君的命令出使宋国，宁死不可有辱君命，有什么可贿赂的呢？我之所以暂时答应您的要求，是想借机完成我的国君交给我的使命。以死来完成我的使命，是我的幸运。我们的国君有守信之臣，这同时也是我的成功，除死以外我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追求呢？”楚子听说后，派人把他送回晋国去了。

周人颜率想会见韩相公仲，公仲拒不接见。颜率便向公仲手下负责接待的人说：“公仲肯定是认为我颜率虚伪不诚实才不愿见我。本来公仲爱好女色，我却说他爱好人才；本来公仲吝啬财货，我却说他慷慨好施；本来公仲品行不端，我却说他爱好行义。从今以后，我颜率凡话照实说就是了。”负责接待的人把颜率的话回报

公仲，公仲听后，赶快起身去见颜率。

【原文】

齐伐燕，得十城。燕王使苏秦说齐，齐归燕十城。苏秦还，燕人或毁之曰：“苏秦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将作乱。”燕王意疏之，舍而不用。苏秦恐被罪，人见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尺寸之功，而王亲拜之于庙，礼之于庭。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功得十城，宜以益亲。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且臣之不信，王之福也。燕王亦尝谓苏代曰：‘寡人甚不喜谗者言也’^①。”代对曰：“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周之俗，不自为娶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炫，弊而不售，顺而无毁则售。而不弊者，唯媒耳。且事非权不立，非势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谗耳。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王，可乎？”燕王曰：“可也。”苏秦曰：“有此臣，亦不事主矣。孝不离其亲宿昔于外，王又得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于首阳之下。有廉如此者，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柱之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却齐之强兵哉？韩子曰：‘夫许由、续牙、卞随、务光、伯夷、叔齐，此数人者，皆见利不喜，临难不惧，虽严刑无以威之。此谓不令之人，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代，将安用之？’且夫信行者，非进取之道也。且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于营丘，足下不窥于边城之外。昔郑子产献入陈之捷于晋，晋人问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来，今大国多数圻矣’^②。若无侵小，何以至大焉？”昔人不能诘也。且臣之有老母于东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行进取之道。臣之趋，固不与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也。”

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妻私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已为药酒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佯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者，此以忠信得罪也。臣之事，适不幸而类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义益国^①，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后之说齐者，莫如臣之言，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之。”燕王曰：“善！”复厚遇之。由是观之，故知谲即信也，诡即忠也，夫谲诡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注释】

①诖（dàn）：通“诞”。欺骗。

②圻（qí）：方圆千里之地。

③亢义：大义，高义，亢，高、大。

【译文】

齐国进攻燕国，攻占燕国十座城池。燕王派苏秦出使齐国，劝说齐王归还燕国的十座城池，齐王答应了苏秦的请求，把十座城池归还给燕国。苏秦回到燕国后，有人向燕王谗毁苏秦说：“苏秦是一个时常出卖国家、反覆无常的贼臣，将来一定会作乱。”燕王听了谗言，开始对苏秦疏远，不予重用。苏秦担心因此获罪燕王，于是就入宫拜见燕王说：“我本来是洛阳的一名普通百姓，没有建立一点什么功劳，而大王却把宗庙社稷的大权托付给我。现在我替大王退去了齐国的军队，取得了夺回十城的功劳，大王本应该更加亲近我。近来大王却夺了我的官职，其原因肯定是在大王面前诋毁我不

诚信。而我的不诚信的品质正是大王的福气。假设我守信如尾生，廉洁如伯夷，弟悌如曾参，用这三个人天下著名的高尚品行来事奉大王，大王认为可以吗？”燕王说：“那当然太好了。”苏秦说：“如果我具有三者的高尚品质，也不可能来事奉大王了。孝如曾参，按孝道的要求，不能离开自己的父亲，在外借宿，大王又怎么能使他步行千里，去事奉弱小燕国面临危难的国王呢？廉洁如伯夷，仗义不做孤竹君的嗣子，不肯做周武王的大臣，不受封侯，最后饿死于首阳山下，像这样廉洁的人，大王又怎么能使他步行千里，到齐国去夺回已经失去的城池呢？守信如尾生，同女子约定在梁柱之下相会，女子没有如期前来，这时大水汹涌而来，尾生仍不肯离去，最后抱梁柱而死。像这样讲求诚信的人，怎么会肯去宣扬秦国和燕国联合的威力、迫使齐国强大的军队撤退呢？况且，所谓守信的品行可用来自我修炼和提高，不能用来为他人服务；都是自行保全的方法，不是进取成功的方法。三王更替兴起，五霸更替昌盛，都不仅仅是自我保全，大王认为仅仅自我保全就可以了吗？按自我保全的道理，齐国不应该在营丘扩展领土，您也不应该窥视边城之外的领土。况且我还有老母在洛阳，离开老母来事奉您，抛弃自保自足生活，履行进取成功的道路。我的作为和目标之所以不能同大王的目標相投合的原因是：您是一位自保自足的君王，而我则是一位富于进取精神的臣子。我正是因为忠诚守信在大王面前获罪的啊。”

燕王说：“忠诚守信又有什么罪过呢？”苏秦回答说：“大王有所不知，我的邻居中有一家丈夫远出做小吏，他的妻子在家同人私通。她丈夫快要回来时，与她私通的人很是忧虑。妻子说：‘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我已经为他备好毒酒了。’过了两天，丈夫回来了，妻子就指使侍妾向丈夫进酒。妾知道是毒酒，如果进上就

会毒死主父，告诉他酒中有毒，主母就会被赶出家门。于是就假装跌倒，把毒酒洒在地上。主父盛怒之下，打了侍妾竹板。侍妾把毒酒洒在地上，上保住了主父的性命，下使主母不至被逐出家门，如此尽忠，却不免挨板子。这就是因为忠信而获罪主人的例子。我现在遇到的不幸同侍妾弃酒的事情相类似。况且，我事奉您，仗义而行，有益于国，却获罪于大王，我担心将来事奉您的人，不会像我这样诚恳和固执了。再说，我第一次到齐国去倡导合纵，并不曾欺骗齐国。第二次游说齐王，如果没有我那样的语言艺术，即便有尧舜一般的智慧，恐怕也夺不回来十座城池。”燕王说：“你讲得好。”因此恢复了对苏秦的优厚待遇。

由此看来，欺诈就是诚信，诡辩奸滑就是忠诚。诡谲的行为是忠信得以实现的基础。

忠疑第二十四

【原文】

夫毁誉是非不可定矣。以汉高之略而陈平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知世之听者多有所尤^②；多有所尤，即听必悖矣。尤，过。何以知其然耶？

《吕氏春秋》云：“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颜色、言语、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者也。窃掘其谷谷，坑也。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也。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之。变之者无他，有所尤矣。”

【注释】

①魏尚：西汉臣。文帝时任云中太守。

②尤：过错。

【译文】

毁誉、是非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以汉高祖的胸襟和韬略，对陈平这种充满了智谋的人，有人诋毁陈平，汉高祖就疏远陈平；有人赞誉陈平，汉高祖又重新亲近陈平。以汉文帝的开明，对魏尚这样的忠臣，如果绳之以法，他就成了罪人；如果对他施以恩德，他又成了功臣。因此就可以知道，听别人汇报情况的人，判断经常发生失误，判断失误，那么听到的情况同实际情况可能

差距很大。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吕氏春秋》记载：“一人丢了斧头，便怀疑是邻人的儿子偷去的。看他走路的姿式、面部神色、说话的特征、举止态度，都很像偷斧头的人。后来他在山谷中发掘出了自己的斧头，一天，又见到邻人的儿子，再看他的动作态度，没有一点像偷斧头的人。”邻人的儿子并没有什么变化，而是自己的看法改变了。促使自己看法改变的原因不是别的，是自己判断的失误造成的。

【原文】

邾之故，为甲裳以帛。以帛缀。公息忌谓邾之君曰：“不若以组。”邾君曰：“善！”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之者曰：“公息忌所以欲用组者，其家为甲裳多以组也。”伤，败也。邾君不悦，于是乎止无以组。邾君有所尤也。邾之故为甲以组而便也，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以组不便，公息忌虽无以为组亦何益？为组与不为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也。累，辱也。凡听言不可不察。

楼缓曰^①：“公父文伯仕于鲁^②，病而死，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勿哭。其相室曰：‘焉有子死面勿哭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弗随之。今死而妇人为自杀。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故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妻言之，是不免于妒妇也。”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

【注释】

①楼缓：战国时赵臣。曾事奉赵武灵王。

②公父文伯：春秋末鲁臣。

【译文】

邾国的习俗，是帛连缀战袍铠甲。公息忌向邾国国

君说：“用帛连缀不如用组（丝带）连缀。”邾君说：“很好。”于是命令制做铠甲必须用组连缀。公息忌就让他家里的人都去织组。有人便向邾国君攻击公息忌说：“公息忌之所以向您建议制做铠甲用组，是因为他家里人做甲裳而多用组。”邾君很不高兴，随后命停止用组。邾国国君的判断有失误，又恢复了原来制做铠甲的方法。假如用组制做铠甲战袍更为方便合适，公息忌家虽然因此而多织组，又有何妨呢？如果用组制做铠甲战袍不方便，公息忌虽然因此不得织组，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制做战袍用组或不用组的标准，不能以公息忌家是否多织组为转移，从而肯定或否定公息忌的建议。所以说凡是听别人说话，不可不认真加以辨别。

楼缓说：“公父文伯在鲁国做官，因病而死。两位女子也为他而在房中自杀。他的母亲听说后却一声不哭。屋内侍候她的人说：‘哪有自己的儿子死了却一声不哭的道理？’他的母亲说：‘孔子是一位贤人，被鲁国驱逐，而我的儿子却不跟随孔子。现在病死了，妇人却为他而自杀。这肯定是因为他对长者刻薄而对妇人厚道。’这件事，用做母亲的标准来衡量，她是一位贤良的母亲；如果用做妻子的标准来衡量，就不免成为爱嫉妒的妻子了。”所以说，同样的话，说话人的身份不同，其用意也就随之不同了。

【原文】

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①，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尽啜之。文侯曰：“乐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堵师赞曰：“其子且食之，其谁不食？”乐羊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淮南子》曰：“亲母为其子乞秃，出血至耳，见者以为爱子之至也，使在继母，则过者以为戾也。”事之情一也，所以观者异耳。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豚，

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圆于隋，隋，音随，训亏、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圆有所隋者，所自窥之异也。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詎知世之所自窥于我者乎，是知天下是非无所定也。是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是非者，孰是孰非哉！

议曰：夫忘家殉国，则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卫公子开方、吴起、乐羊三人是也^①。若私其亲，则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搥枵鼓则忘其身。穰苴杀庄贾是也。故《传》曰：“欲加之罪，能无辞乎！”审是非者，则事情得也。

故有忠而见疑者，不可不察。

【注释】

①乐羊：一作乐阳。战国初魏国将领。

②开方：春秋时卫公子，在齐国做官，管仲说他背亲适君，有违人情。

【译文】

乐羊是魏国的将领，率兵攻打中山国。乐羊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国的国君盛怒之下，就把乐羊的儿子煮成肉羹，并把肉羹送与乐羊吃，乐羊吃尽了肉羹。魏文侯听说此事后，颇有感慨地说：“乐羊为效忠于我，吃了自己儿子的肉。”堵师赞却说：“自己亲生儿子的肉都能吃得下去，还有谁的肉吃不下去呢？”战事结束后，魏文侯因战功而封赏乐羊，同时也怀疑乐羊心理的残忍。

《淮南子》说：“生身母亲为他的儿子治疗头上的脓疮，血流至耳，看到这一情景的人都认为她疼爱儿子到极点了。假若他的继母这样做，人们就会觉得她太狠心了。”事情都是一样的，但观察的角度不同，看法就会迥然各异。从城楼上看城下的牛像羊，看羊又像猪，这是站得太高的缘故。从一盘水中观照自己的面部是圆形完整的，从一杯水中观照自己的面部就可能小而不完

整。面形并未有变化，有圆而完整和小而不完整的区别，是因为自己观照的方法不一样。今天我虽然想以端正的态度待人待物，又怎么知道世人会用什么标准，从什么角度来对待我呢？由此可知天下没有固定的是非标准。各自都用自己的是非标准来判断是非。今天我很想选择正确的予以保留和发扬，而把错误的抛弃掉，但却不知道世人所遵循的是非标准。究竟谁是谁非呢？所以有竭尽忠心而又受到怀疑的情况，不能不加以考察。

用无用第二十五

【原文】

古人有言曰：“得鸟者，罗之一目。然张一目之罗，终不能得鸟矣。鸟之所以能远飞者，六翮之力也^①，然无众毛之助，则飞不能远矣。”以是推之，无用之为用也大矣。故惠子谓庄子曰^②：“子言无用矣。”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而削足而垫之至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昔陈平智有余而见疑，周勃质朴，忠而见信。夫仁义不足相怀，则智者以有余见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汉征处士樊英、杨厚^③，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他异。李固、朱穆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器，世主礼之以得众。孔子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燕昭尊郭隗，以致剧、乐^④；齐桓礼九九之术，所以招英俊之类也。

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也。而惑者忽不践之地，賒无用之功，至乃谓仙远术，贱斥国华。不亦过乎？

【注释】

①翮(hé)：即羽根。这里代指鸟翼。

②惠子：即惠施。战国时宋国人。曾任梁相。善辩。

③处士：指德才兼备却又隐居不仕的人。

④剧、乐：即剧辛、乐毅。均为燕国名将。剧辛赵

国人。乐毅中山国人。

【译文】

古人说：“捉住鸟的，只是罗网的一个小孔。但只设置一个小孔的罗网，还是捉不住鸟的。鸟类之所以飞得很远，靠的是翅膀上六根粗茎的力量。但如果没有众多小羽毛的辅助，还是不能飞远的。”以这个道理来推论，看似无用的东西，实际上却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惠子曾向庄子说：“你所说的没有任何用处。”庄子说：“懂得了无用的道理，才能够同他谈有用的道理。天地不能说不广大吧？但人所用的只是小小的一片容足之地而已。如果把除了供人立足以外的地方都挖至黄泉，那么人的这块立足之地还有用吗？”惠子回答说：“没有用了。”庄子说：“由此可知，无用的用处也就很明确了。”从前，陈平具有丰富的智慧反而被怀疑，周勃质朴忠诚而受到信任。仅仅有仁义之心还不足以取信于人，充满智慧的人可能因为仁义有余而被怀疑，而质朴的人虽然仁义不足反而可能受到信任。汉朝征召处士樊英、杨厚，朝廷待若神明，但始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李固、朱穆认为处士纯粹是欺世盗名的人，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然而后进的人仰慕他们的高风亮节，因而成就了大器，当世的君主也因为礼遇处士而赢得了众心。所以推究无用的东西，正可以“无用”为用。而那些迷惑的人忽视人迹不至的土地的作用，忽视了所谓“无用”的功用。以至于谴责讽刺远离正统道术的人，贱斥才学很高的隐士，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恩生怨第二十六

【原文】

《传》：称谚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是知凡怨者，不怨于所疏，必怨于亲密。何以明之？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曰：“怨。”孟子曰：“固哉！^①高叟之为诗也。有越人于此，关弓射我，我则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兄弟关弓而射我，我则泣涕而道之。无他，戚之也。然则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

晋使韩简子视秦师^②，云：“师少于我，斗土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不报，所以来也。”观秦怒而来，则知至恩必有至怨矣。

杜邳说王音曰^③：“邳闻人情恩深者其养谨；爱至者，其求谨。夫戚而不见异，亲而不见殊，戚，近也。殊，谓异于疏也。孰谓无怨？此《棠棣》、《角弓》之所作也。”由此观之，故知怨也者，亲之也；恩也者，怨之所生也。不可不察。

【注释】

①固：鄙陋；固执不通。

②韩简子：即韩简。春秋时晋国大夫。

③杜邳：西汉臣。官至凉州刺史。王音：西汉臣。官至车骑将军、安阳侯。

【译文】

《左传》引证谚语说：“‘不该怨恨的不要怨恨’，寡人却怨恨了。”据此可知，凡怨恨者，不会去怨恨他所疏远的人，肯定是怨恨他所亲近的人。用什么证明呢？高子说：“《诗经》中《小弁》这一篇就是小人之作。”孟子说：“为什么这样说呢？”高子说：“因为诗中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孟子说：“高老先生讲诗真是讲得太死板了！假设有位越人，张弓向我射箭，事后，我会谈笑风生为别人讲述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越人同我的关系疏远。如果是我的兄弟张弓向我射箭，事后，我会哭泣着向人讲述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兄弟是自己的亲人。《小弁》诗篇中所表现的怨恨之情，则是出于对亲人的热爱。而热爱亲人，正是仁的表现。”

晋国派韩简子去了解秦国军队的情况，回来后说：“军队的数量比我们少，但能战斗的战士却比我们多。”晋公问道：“什么原因呢？”韩简子回答说：“君王逃离晋国靠的是秦国的帮助，回到晋国是因为得到了秦国的恩宠，发生了饥荒，吃的是秦国的粮食。秦三次施舍给我们恩德，而我们却未作任何报答，所以秦兵胸怀怒气而来，战斗力肯定比我们强。”

杜邲向王音说：“我听说人之常情是：恩情深的人，对他的敬养须特别谨慎周到；特别亲爱的人，其要求也特别细腻周到。关系亲密而得不到特殊的对待，谁能无怨呢？这就是《诗经》中《棠棣》、《角弓》所创作的情感背景。”由此可知，所谓忿怨的情绪，是亲人之间的一种情感；所谓恩情，是怨恨情绪赖以产生的源泉。人生在世，不能不详察这其中的道理。

诡顺第二十七

【原文】

赵子曰：夫云雷世屯，瞻乌未定，当此时也，在君为君，委质事人，各为其主用，职耳。故高祖赏季布之罪，晋文嘉寺人之过，虽前寤莫之怨也，可谓通于大体矣。

昔晋文公初出亡，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①，披斩其被动袪^②。及反国，郤、吕畏逼^③，将焚公宫而杀之。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谓滨，汝为惠公来，求杀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对曰：“臣谓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惟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惟刑臣！”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也。

公见之，以难告，得免吕、郤之难。韩子曰：“齐、晋绝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后世之君，明不能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则有子罕、田常之劫；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是臣其仇也有桓、文，而后世之君自以为贤而不惑，则虽无后嗣，不亦可乎？”

【注释】

①寺人：古代宫中供使令的小臣。披：人名。

②袪：袖口。

③郤、吕：即郤芮、吕甥。均是晋惠公的大臣。

【译文】

赵子说：阴云密布，雷电交加，世界一片混沌，领头的鸟雁尚未确定，当此之时，不管跟随哪位君主，都全身心事奉他，各为自己的主公尽职尽责而已。所以汉高祖很赏识项羽手下的名将季布，并赦免了他的罪过；晋文公嘉奖曾逼自己于窘迫之地的宦官的罪过，不计前怨，可谓宽宏大量了。

从前，晋文公从晋国出逃的时候，晋献公派宦官披围攻在蒲城的晋文公，披斩断了晋文公的衣袖，晋文公还是跑掉了。晋文公后来回到晋国做了国王以后，晋国的旧臣吕甥、郤芮害怕晋文公报复他们，准备焚烧宫室，杀害晋文公。宦官披请求拜见文公，文公派人责备披说：“蒲城之战，国君本来命你第二天到达，而你当天即率兵赶到了。后来我随狄国的国君在渭水边打猎，你又向晋惠公请战来杀我，国君本来命你三天赶到，你第二天就赶到了。虽然你是奉命行事，但你的速度为什么那么快呢？”披回答说：“我原来认为君王回国后，就会很快了解当前的情况，看来您尚不了解内情，这样下去，恐怕还将遭难。执行君王的命令，不能三心二意，这是古代的制度。除掉君王所憎恶的人，唯有尽力而为。无论蒲人还是狄人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您做了国王，难道就不会像先君一样重演在蒲、狄追杀仇敌的情况吗？齐桓公置管仲曾射中自己带钩的前怨于不顾，任命管仲做齐相，您如果采取同齐桓公相反的态度，不劳您的命令，我会自觉离开晋国的。而且出走的人会非常多，难道仅仅是我受过官刑的小臣吗？”晋文公很快接见了披，披就把吕、郤将发难的事情告诉了晋文公，使晋文公避免了一场灾难。

【原文】

陈轸与张仪俱事秦惠王，惠王皆重之。二人争宠，仪恶轸于王曰：“轸重币轻使秦、楚之间，将为交也。今楚不善于秦而善于轸，轸为楚厚而为秦薄也。轸欲去秦之楚，王何不听之？”王乃召轸而问之。轸曰：“臣愿之楚。臣出必故之楚，以明臣为楚与否也。昔楚有两妻者，王闻之乎？”王曰：“弗闻。”轸曰：“楚有两妻者，人挑其长者，长者骂之；挑其少者，少者复挑之。居无何，有两妻者死，客为挑者曰：‘为汝娶少者乎，娶长者乎？’挑者曰：‘娶长者。’客曰：‘长者骂汝，少者复挑汝。汝何故娶长者？’挑者曰：‘居人之所，则欲其挑我。为我之妻，则欲其骂人。’今楚王明主，昭阳贤相。使轸为臣，常以国情输楚，楚王将不留臣，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何故之楚？臣出故必之楚，足以明臣为楚与否也。”轸出，仪人问王曰：“果欲之楚否？”王曰：“然”。仪曰：“轸不为楚，楚王何为欲之？”王复以仪言谓轸，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知之，行道之人尽知之矣。子胥忠于君而天下皆争以为臣，曾参、孝己爱于亲，而天下皆恶欲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闾巷售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曲者，必善妇也。今轸若不忠于君，楚亦何以为臣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将何归乎？”王以其言为然，遂厚待之。惠王终相张仪，轸遂奔楚。张仪初恶陈轸于惠王曰：“轸犹善楚，为求地甚力。”左夷谓陈轸曰：“仪善于魏王^①，魏王甚信之，公虽不说，犹不听也。公不如以仪之言为质，而得复楚。”轸曰：“善。”因使人以仪之言闻于楚王，楚王喜，欲复之，轸乃奔楚。

【注释】

①魏王：按文意，当为惠王之误。下同。

【译文】

陈轸和张仪一起事奉秦惠王，惠王对二人都很器重。二人不久彼此妒忌，相互争宠。张仪在秦王面前攻击陈轸说：“陈轸携带贵重的财货往来奔走于秦、楚之间，为秦国办外交，同楚国结好。现在楚国对秦国并不友善而对陈轸却非常友善，据此可知陈轸对楚国厚而对秦国薄。陈轸打算离开秦国到楚国去，大王为什么不听任他去呢？”秦王便召陈轸询问此事，陈轸说：“我愿意到楚国去，我离开秦国以后，楚国必将还是原来的楚国，这样就可以证明我是否如别人所指责的那样，为楚国的利益考虑而不为秦国的利益考虑。从前，楚人两妻的故事大王听说过吗？”秦王说：“没有听说过。”陈轸说：“从前，楚国有个人，有两房妻子。有人挑逗他年长的妻子，被年长的妻骂了一顿。有人挑逗他年少的妻子，年少的妻子就同人相互挑逗。没过多久，丈夫死去了。有人就对曾经挑逗过这两位妻子的人说：‘为你娶年长的妻子呢，还是娶年少的妻子呢？’挑逗者说：‘娶年长的妻子。’这人便说：‘年长的妻子曾经骂你，年少的妻子曾和你相互挑逗，你为什么还要年长的？’挑逗者说：‘是人家的妻子，我想让她挑逗我；作为我的妻子，我想让她骂人。’当今的楚王是一位明智的君主，昭阳是楚国的贤相。陈轸作为人臣，如果经常把秦国的机密报告给楚国，那么这次楚王肯定不会收留我这样的人臣，昭阳也不会愿同我这样的人共事。我为什么还要到楚国去呢？我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楚国必将还是原来的楚国，这样就足以证明我是否出卖秦国的利益给楚国。”陈轸出去后，张仪就进去问秦王：“陈轸是否想到楚国去？”秦王答：“是想到楚国去。”张仪说：“陈轸如果对楚国不好，楚王为什么会让陈轸到楚国去？”秦王又把张仪的话告诉了陈轸。陈轸说：“的确如张仪所

说。”秦王说道：“张仪的话果然可信啊。”陈轸说：“不仅仅张仪知道这一点，连道上的行人也都知道。伍子胥忠于君王，而天下的君王都想让他做自己的臣子；曾参、孝己爱自己的亲人，所以天下的人都想让他们做自己的儿子。所以，出卖仆妾远不出自己邻里街巷的范围，这仆妾必定是很好的仆妾；姑娘出嫁，就嫁在自己的乡里，这姑娘必定很善良。我陈轸如果是不忠之臣，楚王又凭什么让我做他的大臣呢？忠君反而被抛弃，陈轸不到楚国去，又能到哪去呢？”秦王认为陈轸的话有道理，于是又厚待陈轸。秦惠王最终用张仪为相，陈轸于是到楚国去了。

【原文】

韩信初为齐王时，蒯通说信，使三分天下，信不听。后知汉畏其能，乃与陈豨谋反。事泄，吕太后以计擒之。方斩，曰：“吾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汉高祖自将，伐陈豨于钜鹿，信称疾不从，欲于中起。信舍人得罪于信，信欲杀之，舍人弟上书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①，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君臣皆贺。相国诈信曰：“虽病，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也。

高祖归，乃诏齐捕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耶？”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如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弛而维绝，山东大忧，异姓并起，英俊乌聚。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犬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当是时，臣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固力不能耳，又可尽烹耶？”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也。

豹勃常恶田单，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闻之，故为酒而召豹

勃，曰：“安得罪于先生？故常见誉于朝。”豹勃曰：“跖之犬吠尧，非责跖而贱尧也。犬固吠非其人也。且今使公孙子贤，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孙子与徐子斗，徐子之狗固攫公孙子之腓而噬之^②。若乃得去不肖者而为贤，贤者狗岂恃攫其腓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闻命矣。”任之子玉，后田单得免九子之谗，豹勃之力也。

【注释】

①萧相国：即萧何。

②攫（jué）：用爪疾取。

【译文】

韩信刚做齐王时，蒯通劝韩信同汉王和项王三分天下，韩信没有采纳。后来，当他了解到汉王畏惧嫌恶他的才能时，就同陈稀谋划反汉。谋反的事情泄露以后，吕太后用计生擒了韩信。临刑前，韩信感慨说道：“我悔恨当初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竟被妇人小子所蒙骗，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汉高祖返回京城后，下诏齐国，捉拿蒯通。蒯通被押解到京城后，汉高祖问他：“你曾唆使淮阴侯反汉吗？”蒯通答：“是的。我竭尽全力策动他反汉，那小子不能用我的计策，所以今天落得自我毁灭的下场。如果那时韩信小子用了我的计策，陛下又怎么能杀他呢？”汉高祖非常气愤，吩咐说：“给我煮了他！”蒯通喊道：“煮了我实在是冤枉啊！”高祖说：“你策动韩信谋反，有什么冤枉？”蒯通回答说：“当秦朝纲法纪紊乱废弛时，山东纷扰大乱，异姓纷纷崛起，英雄俊杰像乌鸦一样聚集在一起。秦朝的天子皇位如同丧失的鹿在田野奔驰，天下的人竞相追逐它。这时，才能高、腿脚快的就能首先得到它。盗跖的狗见了尧帝也照样狂吠，这并不是因为尧帝不仁，而是因为狗见了其主人以外的生人都要狂吠。当时，我就知道韩信，而并不了解陛下您。况且，当时天下的精锐之士拿着锋利的武器想抓住陛下您的人很多，只是他们的力量还达不到而

已，您能把他们都杀尽吗？”汉高祖听后，便说：“放了他吧！”于是赦免了蒯通的罪过。

【原文】

初，吴王濞与七国谋反，及发，济北王欲自杀^①。公孙攸谓济北王曰：“臣请试为大王明说梁王，通意天子。说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孙攸遂见梁王，曰：“大济北之地，东接强齐，南牵吴、越，北胁燕、赵，此四分五裂之国。权不足以自守，劲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佐之士以待难也。虽坠言于吴，非其正计也。昔郑祭仲许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义也。《春秋》记之，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向使济北见情，实示不从之端，吴必先历齐，军济北，招燕、赵而总之，如此，则山东之纵结而无隙矣。今吴、楚之王练诸侯之兵，驱白徒之众^②，西与天子争衡，济北独抵节坚守不下，使吴失与而无助，跬步独进^③，瓦解土崩，破败而不救者，未必非济北之力也。夫以区区之济北，而与诸侯争强，是以羔犊之弱而捍虎狼之敌也。守职不挠，可谓诚一矣。功义如此，尚见疑于上，胁肩低首，累足抚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悔不与吴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职者疑之。臣窃料之，能历西山，经长乐，抵未央，攘袂而正议者，独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沦于骨髓，恩加于无穷，愿大王留意详维之。”孝王大说，使人驰以闻，济北王得不坐，徙封于淄川。

【注释】

①济北王：即刘志。西汉诸侯王。

②白徒：未经军事训练临时被征集的壮丁。

③跬（kǎi）步：古时举足一次为跬，举足两次为步。

【译文】

当初，吴王刘濞联合楚国等七国共同反汉，事发以后，济北王打算自杀，齐人公孙纘向济北王说：“我请求让我为大王劝说梁王，使梁王向天子通融，如果劝说无效，再死不晚。”公孙纘于是来见梁王说：“济北之地东与强大的齐国相连接，南受吴越牵制，北面临燕赵威胁。其形势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其实力不足以自守，其军队又不足以抵抗外敌的入侵。又缺乏奇谋人才的辅佐来对付这场灾难。虽然一时失言，答应了吴王，但却是被迫的，并非出于本意。从前郑国祭仲被迫答应宋国立公子突为国君以便保护原国君公子忽的生命，这是不符合义理的；然而《春秋》予以记载，认为这是以生代替死，以存代替亡的举动。假设使济北王在当时的情形下，不顺从吴楚，吴楚必定先经过齐国，占领济北，招集燕越等国而统一在自己的指挥棒下。这样，山东诸国就形成了合纵之势而无隙可击了。今天吴楚国王训练诸侯的军队，驱赶着未经训练的百姓，向西同天子的军队以争高低。济北王独自砥节，坚守不动，使吴王失去了援助，单兵独进，步履维艰，瓦解土崩，破败而得不到救援，未必不是济北王的力量。如果以区区济北小国，而与吴楚等诸侯争强，这就好比用弱小的羊羔牛犊去抵御虎狼的攻击，只能白白送死。尽职不屈，对皇上也算得上一片诚心了。功劳忠义如此，尚被皇上所怀疑，令臣下缩肩低首、捆足抚襟、产生自悔不前的心理，这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我担心天下诸侯和地方官员因此而产生疑虑。我曾暗自分析，能够经历西山，径直到长乐宫、未央宫，面见皇上，直言进谏的人，也只有大王您了。大王此举，上有挽救济北灭亡的功劳，下有安抚百姓的美名，德深骨髓，恩广无穷。请大王费心详加考虑。”梁孝王听后十分高兴，即派人驰报天子，

济北王因此未受吴楚之争的牵连，徙封为菑川王。

【原文】

陈琳典袁绍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谢曰：“楚、汉未分，蒯通进策于韩信；乾时之战，管仲肆力于子纠。唯欲效计其主，助福一时。故跖之客可以刺由，桀之狗可也吠尧也。今明公必能进贤于忿后，弃愚于爱前。四方革面，英豪宅心矣。唯明公裁之。”太祖曰：“善！”厚待之。由是观之，是知晋侯杀里克，汉祖戮丁公^①，石勒诛枣嵩^②，刘备薄许靖，良有以也。故范晔曰：“夫人守义于故主。斯可以事新主；耻以其众受宠，斯可以受大宠。”若乃言之者虽诚而闻之者未譬，岂苟进之悦，易以情纳，持正之忤，难以理求？诚能释利以循道，居方以从义，君子之概也。

【注释】

①丁公：西汉薛（今山东滕县南）人。名面。季布同母异父弟。初为项羽部将，项羽败，丁公谒见刘邦被杀。

②石勒：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枣嵩：西晋大臣。字台产。多才多艺。后被石勒诛杀。

【译文】

陈琳曾做袁绍的机要文书，袁绍失败后，陈琳归服魏太祖曹操。曹操问陈琳：“你从前为袁本初起草文书，但可历数我的罪状也就够了，恶意的攻击也应局限于我自身，为什么上溯到我的祖父呢？”陈琳急忙谢罪以后说：“楚汉相争，胜负未分的时候，蒯通向齐王韩信进献同汉王项王三分天下的策略；乾时之战，管仲为齐桓公的政敌公子纠竭尽了全力。他们唯一的目的是为主

人效力，取得一时的幸福。所以盗跖的门客受主人之命，可以去刺杀许由；夏桀的狗，只要主人示意，就会去咬尧。现在明公如果能够在忿怒平息之后仍然提拔贤能人才，淘汰那些虽然同您的关系亲密但又无能的人，这样就能使四方英豪革面定心，效力明公。请明公斟酌定夺。”曹操说：“你讲的很好。”于是厚待陈琳。由此可知，晋侯杀了不从君命的里克，汉高祖杀对项羽不忠的丁公，石勒杀枣嵩，刘备薄待卖主求荣的许靖，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范晔说：“人只有对旧主尽忠守义，事奉新主才有可能忠心耿耿；耻于多方受宠信的人，才是值得受宠信的人。说这话的人虽然出于一片诚心，但听的人未必能真正懂得其中的道理。岂不是谄媚取悦主人的话容易被主人接受，而持正的逆耳之言难以被主人理智地接受吗？真正做到抛弃私利，遵循道的原则；处世方正，遵从义的原则，这才是君子的风范。”

难必第二十八

【原文】

夫忠为事君之道，而龙逢斩、比干谏^①；孝称德行之先，孝己忧而曾参泣。遇好文之主，贾谊被谪于长沙；当用武之时，李广无封侯之爵。又曰：“意合，异类生爱；意不合，至亲交兵。”

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沉于江，苴弘死于蜀，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凡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此难必者也。何以言之？语曰：羿关弧^②，则越人之行自若。弱子关弧，则慈母入室闭户。故可必则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则慈母逃弱子也。魏文侯问狐卷子曰：“父子、君臣之贤足恃乎？”对曰：“不足恃也。何者？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子贤不过舜而瞽叟拘；兄贤不过舜而象傲；弟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理，亦从身始，人何可恃乎！”

【注释】

①龙逢：即关龙逢。夏桀的大臣，因犯颜直谏被囚杀。

②关弧：弯弓；拉满弓。

【译文】

做人主的没有不想让自己的臣子效忠于自己的；然而尽忠未必能守信。所以伍子胥被赐死抛尸江中，苴弘死在蜀地，他的血三年后化作碧玉。凡做父母的都希望

自己的子女孝顺；而孝顺未必能得到疼爱。所以孝己感到忧愁而曾参感到悲伤。这就是难有固定依靠的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

魏文侯问狐卷子：“父子兄弟君臣的贤（道德才能）足以依靠吗？”狐卷子回答说：“不足依靠。为什么呢？做父亲的贤超不过唐尧，但是，他的儿子丹朱却被尧流放了。做儿子的贤超不过舜，但他却被自己的父亲瞽叟囚拘。做弟弟的贤超不过周公，但他的哥哥管叔和蔡叔却被周公杀掉了。做臣子的贤超不过商汤和周武，但商汤讨伐并推翻了自己君王夏桀，周武讨伐并推翻了自己的君王商纣。单单指望他人，就难以达到目的；仅仅依靠他人，就难以维持长久。您如果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也应该从自身做起，怎么能仅仅依靠他人呢？”

【原文】

汉时，梁孝王藏匿羊胜、公孙诡，韩安国泣说梁孝王曰^①：“大王自度于皇帝，皇帝，景帝也。是梁敬王兄。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临江王，景帝太子也。孝王曰：“弗如也。”安国曰：“夫太上、临江，亲父之间，然而高帝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终不得制事，居栢阳。临江王，嫡长太子也，以言过废王临江。景尝属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逊，由是废太子，栗姬忧死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以私害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挠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王。太后日夜泣涕，幸大王自改，大王终不觉悟。又如太后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孝王出羊胜等。景帝弟梁孝王用羊胜、公孙诡之计，求为汉太子，恐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袁盎。帝闻诡、胜计，遣使十辈，举国大索，捕诡、胜不得。内史韩安国闻诡、胜匿孝王所，入见王，说之。王出诡、胜，诡、胜自杀。

由是观之，安在其可必哉？语曰：“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又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绝。”此言财色不可必也。墨子曰：“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黄石公曰：“王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民叛。”此言臣子不可必也。《诗》云：“自求伊祐。”有旨哉！有旨哉！

【注释】

①韩安国：西汉大臣。初为梁孝王中大夫。吴、楚七国之乱时击退吴兵，由此著名。武帝时任御史大夫、卫尉等职。

【译文】

西汉时，梁孝王藏匿被朝廷通缉的羊胜和公孙诡，韩安国哭泣着劝梁孝王说：“大王揣度一下，您与皇上（汉景帝）的关系，同太上皇之与高皇帝、皇帝之与临江王（汉景帝的太子）比较，谁更亲密？”梁孝王回答说：“比不上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韩安国说：“太上皇同高皇帝、皇帝同临江王，是亲生父子间的关系，然而，高皇帝却说：‘手提三尺宝剑打天下的是我。’所以太上皇始终不得干预朝政，居住在栢阳宫。临江王本为太子，因一言的过错而被废为临江王，又因侵占宫垣事自杀于中尉府。这说明什么道理呢？治理天下毕竟不能因私情而妨害公事。俗语说：‘虽然有亲生父亲，怎能保证他不是将伤害自己的老虎？虽有一母同胞的兄长，怎能保证他不会成为伤害自己的狼’？现在大王位在列侯，赏悦一帮奸邪之臣，浮说犯上，扰乱国法。天子因为太后的缘故，不忍心对大王绳之以法。太后日夜哭泣，盼望大王自我悔过，而大王至今仍不觉悟。假若太后去世，大王还能依攀谁呢？”话还未说完，梁孝王就把羊胜等人交了出来。

由此看来，哪有足可依靠的道理呢？俗语说：“因暂时的利益相结交的人，共同的利益没有了，交往也就随之疏远。”又说：“仅靠美色去事奉人，当色衰时，所受的宠爱也就随之断绝。”这讲的是财货和美色都不是依靠。《墨子》说：“虽然有慈祥的父亲，但他也不会去疼爱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儿子。”黄石公说：“做君主的对臣子不能没有恩德，否则臣子就会背叛他。”这讲的是臣子也是不能无条件依靠的。《诗经》说：“靠自己的力量求得幸福。”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大私第三十

【原文】

《管子》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①。”《周书》曰^②：“将欲取之，必故与之。”何以征其然耶？黄石公曰：“得而勿有，立而勿取，为者则已，有者则土，焉知利之所在？”人多务功，鲜有让者。唯天子不与下争功名耳。故曰：有则士，焉知利之所在乎？彼为诸侯，己为天子，天子不收功于万物，故能成其高；不竞名于众庶，故能成其大也。使城自保，令土自取，尽与敌城之财，令自取之。所谓使贪，使愚者也。王者之道也。《尸子》曰：“尧养无告，禹爱辜人”。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也。”圣人于大私之中也为无私。汤曰：“朕身有罪，无及万方；万方有罪，朕身受之。”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亲！”文王不私其亲而私万国。先王非无私也，所私者与人不同，此知大私者也。由是言之，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之，乃利之大者矣。

【注释】

①与：给予。

②《周书》：《尚书》的组成部分，所记为周代史事。

【译文】

《管子》说：“懂得给与就等于获取的道理，是为政的法宝。”《周书》说：“要想获取，必须首先给予。”用

什么来印证这一道理呢？黄石公说：“要想得到，就不要首先去占有；为别国拥立了国君，不要吞并它；决策出于自己，而功劳归于他人，哪里有心去计较利益的归属？他人为诸侯，自己为天子，使他们各自保全自己的城邑，令将士自取敌国城池的财货。这就是君王应采取的统治法则。”尸子说：“尧收养无所依靠的老人，舜爱护犯了罪的人，这就是先王所以能够安定危亡、感召偏远地区人民的原因。圣人能够在国家的大私之中行个人的无私。”商汤说：“我自己犯了罪过，不会把惩罚扩展到万方百姓身上；如果万方百姓犯了罪过，我就应该受到惩罚。”商汤不为自己谋私利，而为万方百姓谋私利。周文公说：“如果有仁人出现，又何必是周室的亲人。”文王不谋亲族的私利而谋万国的私利。先王并不是没有私心，只是他所为人谋私的对象同常人不同，这是懂得大私的道理。由此说来，正是不谋私利，反而能成就自己的私利；通过不为自己谋利益的方法而为自己谋利益，才是利益中最大的利益。

败功第三十一

【原文】

《文子》曰：“有功，离仁义者必见疑；有罪，不失人心者必见信。”故仁义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共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没，请为‘灵’，^①若‘厉’^②，大夫许诺？”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之‘共’乎？”大夫从之。此因过以为“恭”者也。

魏将王昶、陈泰兵败，大将军以为己过。魏人惑将军引过，皆悦，思报之。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销而业昌，可谓智矣。”夫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勿康，其可得乎？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上下离心，贤愚释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谬之甚矣。夫人君苟统斯理，行虽失而名扬，兵虽挫而战胜，百败犹可，况再败乎！此因败以成功者也。故知智者之举事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自古然矣。

议曰：白起为秦坑赵降卒四十余万，使诸侯曲秦而合纵。大坑赵降卒，非胜也，乃败秦之机。商君诈魏，虜公子卬，使秦信不行于天下，乃自败之兆，非霸业也。乐毅仗义，以下齐城，败于即墨，非败也，乃是吞天下之势。刘备怜归义之人，日行十数里，败于长坡，虽奔亡不暇，乃霸王之始。故知非霸者不能用败。齐人以紫败素，而其价十倍。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注释】

①灵：据《谥法解》，不勤劳成名称为“灵”

②厉：据《谥法解》，杀戮无罪的人称“厉”。

【译文】

文子说：“虽然有功劳，但远离了仁义的原则，就会受到怀疑；虽然犯了罪过，但却没有丧失仁心的人，必定仍然受到人们的信任。所以说，仁义是天下最尊贵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楚恭王病重时，把楚国的大夫召来说：“我没有什么德行，年少时就开始主持社稷，丧失了先君的优良传统，使楚国的军队蒙受了巨大损失，这些都是我的罪过。如果在宗庙能够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让我保全脑袋死去，我就满足了。请把我的灵魂化为厉鬼吧。”大夫们应许了楚王的要求。楚王死了以后，子襄说：“不能那样做。事奉君王，主要应该看他的功绩，而不是他的过错。楚王统治着显赫的楚国，征讨安抚南海，感召华夏地区，他对天下的宠爱已经够大了。有这样大的功劳，又明白自己的过错，这还算不上‘共’吗？”大夫们听从了子襄的建议。这是因为有了过错反而谥为“恭”的事例。

魏将王昶、陈泰吃了败仗，大将军司马昭把两次败仗引为自己的过错。习凿齿评论说：“司马大将军承担两次失败的过错，纠正了错误，使事业昌盛，可谓明智的举动。上级不追究下级失败的责任，下级一心想予以报答，虽然你不想事业昌盛，能够做得到吗？如果对失败讳莫如深，推卸责任，归咎于各种条件不成熟，致使上下离心，无论贤能的或愚鲁的离散解体，这就如同当年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再吃败仗、晋国再打胜仗一样，那是最荒谬的事情了。”做君王的如果遵循这样的原则来统治自己的国家，行动虽然有所失误却使美名传

颂，军队虽然遭遇了挫折但却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即使这样失败一百次也无妨大局，更何况仅仅失败了两次呢？这是借鉴失败的教训而获取成功的例子。由此可知：富于智慧的人做事，能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昏智第三十二

卷

八

(杂

说)

昏智第三十二

三六七

【原文】

夫神者，智之渊也，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则心平。今士有神清智明而暗于成败者，非愚也，以声色、货利、怒爱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摄鲁相，齐景公闻而惧，曰：“孔子为政，鲁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犁且曰^①：“去孔子如吹毛耳。君何不延之以重禄，遗哀公以女乐？哀公亲乐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谏。谏不听必轻绝鲁。”于是选定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绣之衣而舞康乐。遗鲁君，鲁君受齐女乐，怠于事，三日不听政。孔子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遂适卫。此昏于声色者也。

戎王使由余观秦，秦穆公以由余贤圣，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将奈何？”内史廖曰：“戎王处僻陋，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穆公曰：“善！”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悦之，终年不迁。由余谏，不听。穆公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降秦。

梁王觞诸侯于范台^②，鲁君曰：“昔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也。’”齐桓公夜半不寐^③，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而饱，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也。’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也。’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乐忘死，遂废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也。’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人有一于此，是以亡国。今主君兼

此四者，可无诚欤？”梁王称善相属。由此言之，昏智者，非一途矣。

【注释】

- ①犁且：春秋时齐国大夫。曾事齐景公。
- ②觴：古代盛酒之器。借指请人饮酒或自饮。
- ③慊：满足，惬意。

【译文】

人的神志是智慧的渊泉；神清才能智明。智慧是心灵的表现；智虑公允才能使心灵平和。当今有这样的人，他们神清智明，而又不明晓事情成功和失败的道理，这并不是因为愚笨；而是被声色、势利、怒爱等因素冲昏了头脑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前，孔子做了鲁国的宰相，齐景公听说这一消息后面有惧色，说：“孔子总理朝政，鲁国必定称霸诸侯。鲁国称霸，我国同鲁国近邻，会首先被鲁国兼并。”犁且说：“除去仲尼就如同吹起一根鸿毛一样容易。您何不用重金厚禄联络鲁哀公，并送给他女乐呢？哀公耽于女乐，必然怠于政事。仲尼必定劝谏，劝谏不听，孔子就会辞官离开鲁国。”于是精选齐国八十名美女，让她们穿上漂亮的文绣之衣，而且能歌善舞，送给了鲁哀公。哀公接受了齐国的女乐后，便怠于政事，三天不理朝政。孔子说：“他是妇人的君王，我可以出走了。”于是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这是被声色冲昏了头脑的例子。

【原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代之佳公子也。然不睹大体。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四十余万，邯郸几亡。”此昏于利者也。

《人物志》曰：“夫仁出于慈，有慈而不仁者。仁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厉者有刚，有厉而不刚者。若夫见可怜则流涕，将分与则吝嗇，是有

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则惻隐，将赴救则畏患，是有仁而不恤者。处虚义则色厉，顾利欲则内荏，是有厉而不刚者。然则慈而不仁则吝夺之也；仁而不恤则惧夺之也；厉而不刚则欲夺之也。

《后汉书·班固传》评曰：“昔班固伤司马迁云：‘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固亦自陷大戮，班固附窦氏势，窦氏败，固坐之，死洛阳狱中也。可谓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耶？此皆昏于势者也。议曰：‘夫班固伤迁，公论也。自陷大戮，挟私也。夫心有私而智不能守矣。’

尸子曰：“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中国闻而非之。及怒，则以亲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则爱吴、越之臣妾，在私则忘其亲戚。非智损也，怒夺之也。此昏于怒者也。

好亦然矣。语曰：莫知其子之恶。非智损也，爱夺之也。此昏于爱者也。

是故论贵贱，辩是非者，必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故范晔曰：“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现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则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则能恕而自鉴。”

议曰：孔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枋^①。”子曰：“枋也欲，焉得刚？”由此言之，苟有私则人其本性矣。尸子曰：“鸿鹄在上，彀弩以待之^②，若友若否，问二五，曰：‘不知也。’非二五难讲，欲鸿之心乱也。是知情注于利则本性乱矣。”

【注释】

①申枋：孔子的学生。鲁国人。

②彀弩：张满弓弩。

【译文】

太史公说：“平原君是混乱之世一位风度潇洒的公子，然而却不识大体。”俗语说“利令智昏。”平原君轻信冯亭的邪说，使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丧失了四十万大军，邯郸几乎失陷。这是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例子。

《后汉书·班固传》的评语说：“从前班固感伤司马迁一生的遭遇，说：‘司马迁博学多闻，却不能运用自己的智慧避免极刑。’然而班固自身也遭遇极刑，可谓智慧能够看清别人的问题，但自己却仍然不能避免。这大概就是古人关于目与睫关系理论吧？人的眼睛能够极目远望，但却看不到就在它旁边的睫毛。”这是昏于形势的例子。

尸子说：“吴越之国的风俗，人死了要以臣妾殉葬。中原人听说后都非议这种陋俗，但当自己盛怒时，就会因说错了一句话使自己的亲戚丧命。当智慧公正的时候，就会为殉葬而死的吴越臣妾感到惋惜；当智慧偏私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亲戚。这并不是因为智慧受到了损伤，而是智慧被怒气遮蔽所致。这是被怒气冲昏了头脑的例子。好恶的道理也是一样。俗语说：“人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儿子的短处。”这并不是因为智慧的水平还达不到，而是溺爱的情感阻碍了智慧的发挥。因此论贵贱、辩是非的人，必须以公正的心态来说，必须以公正的心态来听，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范晔说：“不计较自己的切身利益，用这样的心态去做事，考虑问题就不会处处为自己谋私利；用这样的心态去判断事物的得失就能严肃认真。如果真正能够用观察他事他物的态度和方法来反观自身、检察自身，就能够于人宽恕，并且能够自己引为借鉴了。”

卑政第三十三

卷八
(杂说)

【原文】

刘安曰：“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万物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观之，政之贵卑也久矣^①。是以先王设官，分职而共治耳。

《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之纆^②。”韩子曰：“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饿者不肯。”故曰：“疴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也。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何以言之？韩非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之所难也，则人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梁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而缓者非务也。今所治之政，人间之事。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务也。”又曰：“世之所谓烈士者，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言论忠信不可以恍惚言。然则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又曰：“察士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智全也。夫人未尽察也，唯贤者而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也。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故曰：小人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辩，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执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也。

卑政第三十三

三七

【注释】

①贵卑：以卑为贵。

②纆（mò）：绳索

【译文】

《淮南子》说：“对落水的人，给他金玉财宝，不如给他一条普通的绳子。”韩信说：“许诺人，让他一百天不吃饭，然后给他吃酒肉好饭，他是不会答应的。”这些话说明的道理是：为政的措施无论高低贵贱，只要有助于事情的成功即可。为什么这样说呢？

韩非子说：“所谓智者的微妙言论，就是那些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也难以完全理解的。现在为普通百姓立法，运用的是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也难完全理解的文字，普通百姓就无从理解了。所以，连糟糠也吃不够的人，不奢望等待有了酒肉好饭才去吃饱；破衣短裤也穿不上的人，更不会要求穿文绣之衣来打扮自己。由此说来，治理世事，太着急了不行，太缓慢了也不行。现在所治理的政事，都是民间俗务，如果不用普通百姓都能明白的道理，而仰慕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也难以明白的理论，离人事也就太远了。据此可知，微妙高深的言论，不是治理世事所需要的。”

《尹文子》说：“凡是虽有道理但对于治理政事没有益处的理论，君子是不讲的；凡能够显示自己的本领但对事功无益的，君子是不做的。所以，君子所谈论的超不出名法权术的范围，所做的超不出农稼、军阵的范围，同世务相结合才去做而已。”

【原文】

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

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

故曰：为善者使人不能得纵，为巧者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善独巧者也，未尽巧善之理。故所贵圣人之理，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之巧者^①，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达见，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贵于人。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贱物，不污于俗，士之抗行也，则治世不以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为国俗。故国治可与愚守，而军旅可与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议曰：文子此言，以为圣人不可用先知先达、博闻强志、傲世贱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为规俗。今但任其风土，化以农稼军阵，曲成于物，而俯同于俗耳，非贵于独能独勇者也。

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险。《淮南子》曰：“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禹求之明，察针于百步之外，而不能见泉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亩之宅。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险也。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农、士、工、商，乡别州异。农与农言藏，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工无苦事，农无废功，商无折货，各安其性。”此立法以理其差也。使贤愚不相异，能鄙不相遗，此至理之术。故叔孙通欲起礼，汉高帝曰：“得无难乎？”对曰：“礼者，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是饿者百日以待梁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

议曰：昔楚之公输^②，宋之墨翟，能使木鸢自飞，无益于用。汉之张衡，能使参轮自转；魏之马钧^③，能使木人吹箫，苟无益于用而为之，则费功损力，其害多矣。《庄子》曰：“朱汗漫学屠龙于支离益，殚千金，技成无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国在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过此而往，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殄耗，圣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观之，事贵于适时，无贵于远功，所自来矣。

【注释】

①倕(chuí)：相传为古代的巧匠。

②公输：即公输般或公输班。即我国古代著名的工匠鲁班。

③马钧：三国时魏国机械制造家。

【译文】

今世的人，品行想显示自己独特的贤良，做事想显示自己独特的才能，辩论想出群，勇敢想绝众。独特的贤良，不足以用来教化大众；独特的才能，不足以周济众务；出群的辩说，不能够用来劝动大众；绝众的勇敢，不能够参与正阵。凡此四项，是导致动乱的根源。所以圣人铺设道路，目的在于贯通险阻；制定法律，目的在于整齐划一。使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同愚笨、鄙贱的人彼此不相互遗弃。这才是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叔孙通打算制定朝班礼仪，汉高祖问：“礼仪不难实行吗？”叔孙通回答说：“礼仪，要根据时势、世情，对人的言行加以节制和修饰。”张释之向汉文帝谈利国便民的事，文帝说：“讲得通俗一些，不要高谈阔论，讲现在就能够施行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的人，抛开时俗最急待解决的事务而崇尚高贵奇妙的理论，无异于饥饿的人不吃粗茶淡饭而等待百日以后的酒肉好饭，又好比给人金玉以使他去救落水的人。

诡俗第三十五

卷八
(杂说)

【原文】

夫事有顺之而失义，有爱之而有害，有恶于己而为美，有利于身而损于国者。何以言之？刘梁曰：“昔楚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芊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乾溪，殉之以二女。此顺之而失义者也。议曰：夫君正臣从谓之顺，今君失义而臣下从之，非所谓顺也。鄢陵之役，晋楚对战，穀阳献酒，子反以毙^①，此爱之而害者也。汉文帝幸慎夫人，其在禁中尝与后同席。及幸上林，郎署长布席，慎夫人席与后同席。袁盎引慎夫人座。上大怒，袁盎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上下乃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主妾岂可同座哉？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豕乎？”上乃悦。由是言之，爱之为害，有来矣。臧武仲曰^②：“孟孙之恶我，药石也^③；季孙之爱我，美疢也^④。疢毒滋厚，药石犹生我。”此恶之而为美者也。孙卿曰：“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商君曰：“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韩子曰：“谓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俗遁世，谓之高恚；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人。不弃者，更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人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恚者，人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人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而人主之大败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家国无危乱，不可得也。

诡俗第三十五

三七五

由是观之，夫俗之好恶与事相诡，唯明者能察之。韩子曰：“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此之谓异利者也。

【注释】

①子反：春秋时楚国将领。

②臧武仲：即臧孙纥，春秋时鲁国大夫。

③药石：治病的药物和砭石。借反映规劝人改过的谏言。

④疢(chèn)：疾病；病毒。

【译文】

常常有这种矛盾现象：做事顺从了他人反而给人造成了损失，行义爱护他人反而造成了危害，有的对自己充满了恶意反而成就了自己的美事，有的有利于自身反而有害于国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刘梁说：“从前，楚灵王骄奢淫逸，暴虐无度，芊尹、申亥在楚灵王死后，顺从了灵王生前的欲望，把他葬在乾溪，并用两位女子殉葬。”这是顺从他人欲望从而丧失了义的原则的例子。在晋楚两国的鄢陵之战中，穀阳百姓用牛酒犒赏军队，子反喝酒误事，以至自杀身亡。这是爱护人反而给人造成危害的例子。臧武仲说：“孟孙氏厌恶攻击我，这好比治病的药石；季孙氏爱我，好比是传我一种难以察觉的热病。热病的毒素更为深厚，而药石却能为我治病。”这是表面有恶意而实际却能成就美事的例子。韩子说：“为故旧行私舞弊的行为，称为不弃故旧；用公家的财物施舍人，称为仁人之举；轻蔑爵禄，重视自己的节操，这样的人称为君子；曲枉国法，包庇亲戚，称为有品行；不惜丢掉官位而为朋友尽力，这样的人被称为有侠义精神；脱俗遁世，被称为清高诚实；富于斗争精神、违令而行，被称为刚勇之材；广施恩惠，以争取众心，称为得人。实际上，不弃的行为是官吏施奸，仁人

之举是损公家之财，君子难为人所使用，有品行造成法纪废弛，侠义的精神造成官职旷废，清高诚实不能感召人来事奉他，刚勇的人致使号令不行，得人的行为造成了君王的孤立。这八项，能使无知的人赢得私誉，却是人主的最大的失败。”由此看来，世俗中的好恶标准正好同人主成就事功的方向相违背。聪明的人才能看到这一点。

患辨第三十六

议曰：夫人行皆著于迹^①，以本行而征其迹，则善恶无所隐矣。夫辨者焉能逃其诈乎？

《中论》曰^②：“水之寒也，火之热也，金石之坚刚也，彼数物未尝有言，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体。”故曰：使吾所行之信如彼数物，谁其疑之？今不信吾之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惑亦甚矣。故知行有本，事有迹。审观其体，则无所窜情。

何谓行本？孔子曰：“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太公曰：“人不尽力，非吾人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安万乘之主，简练群臣，定其名实，明其令罚，非吾宰相。”此行本者也。

何为事迹？昔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而语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誉日闻。然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苦。越攻甄，子不能救。魏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誉之者，齐国大理。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以危^③？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将以为贤？”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

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④、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曰：“夫前世二君亦皆然耳，臣恐后之视今，如今之视前也。”此事迹者也。

由此言之，夫立身从政，皆有本矣；理乱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迹绳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热，则善恶无所逃矣。

【注释】

①迹：即事迹。

②《中论》：东汉末徐幹著。内容属儒家思想。

③幽、厉：即周幽王和周厉王。

④竖刁：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宠臣。

【译文】

《中论》说：“水的寒冷，火的热烈，金石的坚刚，这几种物质从未曾自我表白过什么，但人没有不了解它们的属性的。因为它们的这些性质鲜明地表现在它们的质体上。由此可知，行为必有其根据，事情定会留下痕迹，详细观察事物的本体，事物的真情就无所逃匿。”什么叫行为的根本？孔子说：“立身要遵循义的原则，而孝道就是义的根本；办丧事要遵循丧事的礼仪，而哀伤是丧礼的根本；打仗有军阵队列，而勇是军阵的根本。”太公说：“人民不能为国尽力，就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能廉洁爱民，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够富国强兵，调和阴阳，稳固君王的地位，选拔培养群臣，使他们的名实相符，严明法纪，做不到这些，就算不上我的宰相。”这就称之为行本。

什么是“事迹？”从前，齐威王把即墨大夫召来，向他说：“自从你治理即墨以来，诋毁你的言论天天传到我这里来。然而，我派人到即墨视察，田野开辟出来

了，家给人足，官府里没有遗留没处理的事情，东方因此安宁。这是因为你不来巴结我左右的近臣，以求得他们对你赞扬的缘故。”于是封赏即墨大夫万家作采邑。齐威王又把阿大夫召来向他说：“自从您治理阿以来，天天都能听到对您的赞誉。然而，我派人到阿视察，田野不开垦，人民贫苦；赵国进攻甄时，您不能率兵救援；卫国攻取薛陵，您竟然不知道。尽管如此，仍能天天听到对您的赞誉。这是因为您经常用金钱来贿赂我左右的近臣，以求得他们对您多加颂扬的缘故。”当日即下令烹杀了阿大夫及威王左右经常赞扬阿大夫的大臣。自此，齐国大治。

汉元帝时，石显专制朝政。京房借朝宴之机问元帝：“周幽王和周厉王为什么把国家搞到危亡的边缘？二王所任用的是哪些人？”元帝说：“君王眼光不明，所任用的都是些巧言谄媚之臣。”京房说：“二王是本来知道他们是巧言谄媚之臣仍然予以任用呢，还是认为他们是贤臣然后才予以任用呢？”元帝回答说：“二王认为他们是贤臣才加以任用的。”京房问：“那么今天我们又是怎么知道周幽王和周厉王所任用的不是贤臣呢？”元帝说：“是从二王两代国家混乱、君王危险的事迹中知道的。”这就是“事迹”。

由此说来，立身从政，都有赖以实行的根本；国家的治乱，臣下的贤能与否，都有事迹可寻。做君王的如果能掌握臣下的行为之本，又用事迹去考察他们，这就好比水的寒冷，火的热烈，或善或恶，都逃不过君王的眼睛。

量过第三十七

卷

八

(杂

说)

量过第三十七

三八一

【原文】

议曰：杨惲书云^①：“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人者；士大夫之行也。皇皇求财利，常恐遗之者，庶人之行也。今奈何以士大夫之行而责仆哉？”此量过者也。

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党，党类也，小人不能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过当恕而勿责之也。何以言之？太史公云：“昔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然孔子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岂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议曰：夔、龙、稷、契，王者佐也^②，狐偃、舅犯，霸者佐也。孔子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奇管仲有王佐之材矣。夫有王佐之才而为霸者之政，非小器而何？由是观之，孔子以管仲为夔、龙、稷、契之党而观过也。

虞卿说魏王曰：虞卿说春申君伐燕以定身封，然楚之伐燕，路由子魏，恐魏不听，虞卿为春申君说魏君假道也。“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无敌’，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对曰：“今谓马多力，则有之矣；若曰胜千钧，则不然者。何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谓楚强大则有矣，若夫越赵、魏而开兵于燕，则岂楚之任哉？”

由是观之，夫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孔子小之；楚人不能伐燕，虞卿反以为强大，天下无敌，非诡议也，各从其党言之耳。不可不察。

【注释】

①杨惲书：即杨惲致友人的书信。杨惲，西汉华阴

人，字子幼，司马迁的外孙。

②夔 (kuí)：相传为舜帝时的乐官。

【译文】

孔子说：“人所犯的错误，往往因各自地位和集团的不同而不同。观察他所犯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仁或不仁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太史公说：“从前，管仲做齐国的宰相时，曾九次会盟天下诸侯，匡扶安定天下。然而孔子仍然小看他，说：‘管仲的气度太小了！难道不是因为周道已经衰微，桓公又贤，管仲不去劝勉齐桓公称王天下，而仅仅做天下的霸主吗？’”

虞卿曾劝魏王说：“楚国也强大起来了，天下无敌，楚正准备攻打燕国。”魏王问道：“您刚说过楚国天下无敌，又说它准备攻打燕国，是什么意思？”虞卿回答说：“现在如果说马的力量很大还可以，如果说马可以负载千钧的重量就不可以了。为什么呢？负载千钧不是马所应胜任的事情。现在说楚国很强大则可以，但如果让楚国飞越赵、魏两国向燕国开战，这岂是楚国能够胜任的吗？”

由此看来，管仲九次会盟天下诸侯，匡扶安定天下，而孔子仍然小看他；楚国不能攻打燕国，而虞卿反而认为楚国强大，天下无敌。这些都不是诡辩之说，都是从各自不同的地位和所处的形势来谈论而已。不可不予以观察和区别。

势运第三十八

卷八
(杂说)

势运第三十八

三八三

【原文】

百六之运^①，推迁改移，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子小人无贤不肖，至人无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礼让焉。此数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势运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物多则欲省，求赡则争止。”议曰：《管子》云：“衣食足则知荣辱。”此有余则让者也。《汉书》曰：“韩信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及在汉中，萧何言于高祖曰：‘韩信者，国士无双’此不足则争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禄，父母饿于前，妻子馁于后，能有志不移食鲜矣。”

《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争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者，有所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关龙逢、王子比干不与焉，而谓之皆乱，其乱者众也。尧、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商均不与焉，而谓之皆治，其治者众也。”故《庄子》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智行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新语》曰：“近河之地湿，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四渎东流而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

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议曰：匡衡云：“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尚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由是言之，世之君子乃上之所

化矣。世之小人，未必小人。议曰：《尚书》云：“殷网弗小大，好草窃奸究。卿士师师，非度网获。”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并非法，无得其中，皆从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礼让，未必礼让。议曰：《左传》云“范宣子好让，其下皆让，栾黶为汰²，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由此言之，夫栾黶之让势运之耳。故知世之礼让，未必礼让也。夫势运者，不可不察。议曰：《政论》云³：“虽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变。故知天下君子小人本无定质，尽随势运者多矣。”

【注释】

①百六之运：即厄运。术数家以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为一元，初入元一百零六年，内有旱灾九年，称为“阳九”。其余还有阴九、阴七、阴五、阴三、阳三等。阳为旱灾，阴为水灾。

②栾黶：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栾书之子。汰：通“泰”。

③《政论》：东汉崔寔著。原书已佚。今有辑本。

【译文】

天下有君子，有小人，有礼让。君子之举、小人之举、礼让之举，未必出于人的本性，也未必他们的品行本来如此；这些都是由于大势推动造成的。为什么这样呢？文子说：“人衣食有余才可能谦让，衣食不足就会相互争夺。谦让产生礼义，争夺引起暴乱。物质丰富了，人的欲望就会减少；人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争夺就会停止。”

《淮南子》说：“在水中游泳的人不便拯救溺水的人，因为他的手足难以两用；被灼伤的人不便去救火，是因为灼伤的疼痛难忍。林中不卖柴，湖边不卖鱼，因为这些东西很丰裕。所以在太平盛世，即使小人也能循规蹈矩，利益不能引诱他；世道混乱时，君子也会去做

奸邪的事情，刑罚也不能禁止他们。”所以庄子说：“尧舜之世，天下没有困窘不得志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充满了智慧的人；桀纣之世，天下没有通达的人，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不足。这都是由时势造成的。”《新语》认为：“靠近河流的地方湿润，靠近山岭的树木高大，这是它们近水近山的缘故；四条大河向东流，而百川没有向西流的，原因在于小仿大、少从多。”

由此可知，世上的所谓君子，未必真是君子；世上的小人，也未必真是小人；世上的礼让，未必是真正的礼让。大势对人的塑造和推动的道理，不能不予以研究。

傲礼第三十九

【原文】

《左传》曰：“无傲礼。”《曲礼》曰：“毋不敬。”然古人以傲为礼，其故何也？欲彰夫人德耳。何以言之？昔侯嬴为大梁夷门监^①，魏公子闻之，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引公子过市及至家，以为上客。侯生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②，而公子亲枉车骑。稠人广众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初，公子迎侯生，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驾过之。”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与之语，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市人皆观，从骑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也。

张释之在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廷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廷尉。汲黯常与大将军抗礼^③，或谓黯曰：“自天子常欲群臣下大将军，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将军闻之，愈贤黯也。

由是观之，以傲为礼，可以重人矣。

议曰：《老子》云：“国家昏乱有忠臣，六亲不和有孝慈。”因不知昏乱，乃见其节。向使侯生不傲，则士人不知公子能下士也。使王生不据，则三公不知廷尉能折节也。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信矣夫。

【注释】

①侯嬴：战国时魏人。年七十任大梁（今开封）夷门的守门小吏。后成为信陵君的上客。曾献计信陵君窃符救赵。

②抱关：守关。比喻地位卑微。

③汲黯：西汉臣。濮阳人，字长儒。武帝时任东海太守、淮阳太守等职。常直言切谏。

【译文】

《左传》说：“不要傲视礼仪。”《曲礼》说：“不可不敬。”然而，古人也有以傲慢为礼的，是什么原因呢？为显示他人的高尚品德而已。如何证明这一点呢？从前，侯嬴做大梁夷门的看守，魏公子听说了他的大名以后，便设宴大会宾客。等宾客坐定后，魏公子率领车马，把左边的位子空出来，亲往夷门迎请侯嬴。侯生引导魏公子的车马从繁华的街市通过，驶向魏公子府。魏公子待侯嬴为上客。侯生对魏公子说：“今天我的作为已经够难为公子的了。我侯嬴只是一个城门的看守，而公子枉驾亲往迎接，稠人广众之中，本不宜通过，公子却有意从那里通过。然而我侯嬴也想成就公子的美名，故意让公子的车骑停在市中久等，以观察公子的态度。公子愈是恭敬，市人都认为我侯嬴是小人，而认为公子您有长者之风，能够礼贤下士。”

张释之上朝，三公九卿都会立朝中。王生老人说：“我的袜带子开了。”回过头来向张廷尉说：“替我把袜带子系好。”有人事后向王生说：“为什么在朝中当着三公九卿的面侮辱张廷尉？”王生回答说：“我年纪大了，而且地位卑贱，自料最终也难以对张廷尉提供什么帮助。张廷尉现在是天下名臣，我有意小小羞辱一下张廷尉，使他跪着为我系袜带，目的在于通过这件事，让人

们更加敬重张廷尉。”公卿听说这件事后，都称赞王生贤哲，同时更加敬重张廷尉。

由此看来，以傲为礼可以让人的威望更加隆重。